



作 Rembrandt 蘭荷
藏宮梵魯黎巴國法

像描素穌耶

pw724x/19

題趙紫宸先生耶穌傳

滿江紅二闕

憫惜人寰懷博愛身辭帝闕三載久扶危濟困手援飢溺古墓已埋忠義
骨郇城曾染羔羊血痛蒼生利慾逞干戈心應裂貪殺念何時滅宏大
願猶如昔引金罍立約淚珠雙赤橄欖山頭人不見葡萄園裏枝空折到
如今死海也含悲濤聲咽

埋首連旬靈感至颺颺振筆傳帝子降臨塵宇三年陳蹟舊事淒涼悲草
木新思潮起填胸臆寫當時情景宛如斯憑君說探玄妙窮蒲笈披典
策通佂頡儘推敲嘔盡一腔心血梁案不漸延壽賦孟軻猶進長生液喜
今朝一卷付千秋明明德

湘鄉曾寶蓀敬題

是詞東風第一枝

帝鄉_三雄鷄東方漸白不圖清夢如許
醒來採取梅花笑天採藥邊凍雨溶溶
惟供_二壇上幽香千縷再開簡牘寫春風
獨自愛茲遐_二岑_一憑_二細繹_一遍搜事_二予_一
隨意象解_二陣_一情緒_二拼字_一一片天聲散入
無窮世宇高山仰止計祇有飛龍_二塵土_一
用此篇_二畧_一傳神當_二作素衷_一分與

耶穌傳

導言 請事斯言矣

一本書裏，導言當然是第一篇文字。但以著書的次第論，導言乃是最後的一篇文字，也是最難作的一篇文字，尤其在著者必須講出著書的理由，體材，材料，方法來的時候。讀者若然對於這種問題不感什麼興趣，大可將這篇文章棄置不顧；或者等讀畢這本書之後，若忽然感覺起意味來，再翻翻這篇文章也沒有什麼不可。我的意思原是要讀者對於這本書發生興趣。假使讀者看了導言，覺得討厭，把書擱置了，那豈不是一件罪辜？不過神學者，宣教師，教會領袖等則宜先看這篇文章，然後再讀傳；讀了以後，再將這篇文章，溫習一遍，免得批評的時候，無所依據。

作耶穌傳，基督傳的人，這二千年來，已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的生平，比耶穌的，還要多受人們的研究，解釋，與宣傳；也沒有一個人的生平，比耶穌的還要難懂，難解釋。從精深的學者到毫無了解的匹夫匹婦，從成見極深的神學家到自詡才

能的文學家，選材苛刻的史學家，各種各類的人，都會不能自己地去作耶穌傳。其中大多數的人這樣做是因為對於他人所作的耶穌傳感覺到不滿意；沒有法子，纔自己動起筆來。可是自己一作，若然這箇人不是瘋子，不是狂夫，就立刻會感覺到自己也不見得怎樣的高明。時代不同，背境不同，信仰不同，經驗不同，宗旨不同，便有吹萬不同的耶穌傳。

可是世界上既有如許的耶穌傳，我為什麼還要湊熱鬧，再來一本呢？其中有幾個緣故。第一是我們中國人中，到如今還沒有人自出心裁，用獨到的眼光，脫西洋的窠臼，做過這件事，我不妨首先試試看，即使失敗，也沒有什麼關係。第二是我感覺到我們中國人中，尤其是耶穌的中國弟子之中，很少有人認識耶穌的。聖經又難讀，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所說的却儘是瞎纏，胡謔，與亂猜！翻譯過來的書，如貝辟尼的基督傳，註一海爾的基督傳，註二莫裴德的耶穌生平，註三等，又都是沒有搔着癢處的西洋貨。我自己不一定是一個例外。不過我既有這種感覺，我就應當試試手，老老實實地來一下，不用藏拙而不盡所當盡的本分。第三是我願意對於中國的青年，尤其是中國的青年基督徒，做一點微小的貢獻。近來，我曾經做過一篇文章，今日中國青年還應該學耶穌麼？註四頗為幾個青年朋友所歡迎。他們要了解耶穌，而讀經問道，往往撞牆碰壁，牛頭不對馬嘴，得不到

要領。在這種艱難的時局中，此種現象，實在可以使人痛哭。第四是我自己對於耶穌的崇拜。我希望這句話不把人們嚇退了，以爲我又是一個戴上顏色眼鏡看耶穌的，把神學教義等東西將耶穌蒙住，向人家作道理的宣傳。老實說，讀書的人沒有不戴眼鏡的；我也不能免除這個人類不能免除的毛病。所希望的是本色玻璃磨得準確些，戴上眼鏡子，不把耶穌看得太模糊了。我既崇拜耶穌，就當將他的一生，按我所認識的告訴人。這是我作耶穌傳最重要的理由。

我說耶穌傳是不容易作的。我又不是史學家，不會縝密精詳地做一本純乎歷史的耶穌傳，如何竟敢動起筆來呢？沒有別的理由；祇是因爲我若變了史學家，我就會像蜈蚣一樣，要想百腳之中那一隻腳先動好，弄得沒有一隻腳會動的了。因爲我不是史學家，所以纔大膽地作了耶穌傳。我不幸而不爲史學家，不能更深刻地了解我所崇拜的耶穌；我又幸而不爲史學家，致有我現在這一點對於耶穌的了解！可是我自有我外行的讀歷史的方法。我以爲讀歷史須有兩種心力，尤其是讀神人，至人，聖人的生平。第一種是尋求事實的科學態度；第二種是尋求了解的想像與同情。二者往往不可得而兼；因爲這兩種的要求都極嚴切地叫人從他自己的限制裏跳出來。求事實，應當祇知道有事實，不應當將自己的愛惡

屬難在裏頭。求了解，尤其是求對於聖賢英傑的了解，人又應當知曉一己的限制，跳出一己的限制，而進入聖賢英傑的時地與心靈，看他們所看的，想他們所想的，覺悟他們所覺悟的，然後方纔能夠解釋他們是如此如彼的人物。第一是度理，第二是揆情；情理俱得，方能作傳記。因此，作當代人的傳記比作古代人的傳記爲容易；作同國人的傳記比作異國人的傳記爲容易；作史料多的人的傳記，比作史料少的人的傳記爲容易。因此，作耶穌傳而不用大膽的肯定與大膽的想像，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我作耶穌傳，用了三個有點杜撰性質的辦法。第一是我自己的讀史法；第二是純乎想像的想像；第三是辛苦艱難中所自得的解釋。請分述於下。

一、史實。關於耶穌一生的史料，除去新約四福音書，及散見於使徒行傳及書翰的，極少的關於耶穌與耶穌的言行的之外，簡直是沒有很重要的東西。若瑟夫斯的古代史中祇有一二處提到耶穌與施洗的約翰，而學者以爲關於耶穌的話，乃是基督徒們後來加入的。註五 羅馬史學家戴錫得斯在紀事中提起提庇留在位時，「曾有一個稱基督的某人被殺」。註六 俄國作家末理柯斯基所著的未識之耶穌中提出他種經外的記載，類皆一語數字，實在無關緊要。註七 且該書乃是從顏色極深的眼鏡中看耶穌的，於我全無用處。在古

代，四福音書外，尙有他種『福音書』；如今所存，不過是片鱗殘甲，都爲詹墨士收入外傳的新約一書中。註八察其所載，雖或有實，亦不增加我們關於耶穌的了解。

至論四福音書，從前人都以其中所載，沒有一字一句不是歷史，所以專事調和，以爲祇要人心玲瓏，能把所載的事件與言論，像七巧板，益智圖，那樣湊和起來，即可以成爲一種耶穌傳。現代的學者很少這樣辦的了。因爲四福音書的著者都是以傳宗教爲目的，並不以著作耶穌傳爲宗旨。馬可福音著作最早，約在紀元七十年，但據二世紀初葉的貝璧司所述，Papias馬可爲彼得譯言，曾到羅馬。因此，其福音所載，大都是彼得的見證，不過中間亦夾帶些保羅的意見。馬可也有另外的史料。耶穌升天後十年間，已有耶穌的言論的收集，或以爲是馬太的手筆，今人稱之曰Q，註九或稱之曰『教訓的史材』。使徒在日，教會並無著作福音書的必要，因爲使徒執着有威權的確證。及至使徒死後，基督教流行的地域既廣，傳教的人又較爲複雜，口傳的事實即有變易錯訛的危險，有心人不能不謹慎聽取，筆之於書，乃有四福音書以及其他的福音書漸次的著作。馬可著書，夾雜極濃厚的末世論在內，竟以耶穌爲將要乘雲而來的人的兒子。他的興趣，因此全在耶穌所作的奇蹟，很少記載耶穌的訓言。路加，（著作期約在紀元八十五至九十年間）則取用馬可福音全部，

及另種的史料。他是爲異邦人作書的，故其觀點，在使異邦人得了解。在這本福音書中，外邦人佔了重要的位置。譬如良善的撒馬利亞人的故事，耶穌責備雅各約翰不該求天火降在撒馬利亞人身上的話，東西南北的人全來參與天國筵席的教訓，都在路加中記載。耶穌差使徒去傳道的時候，本來叫他們不往外邦人的地方去，在路加中，這些話就取消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路加又比較精細而有文。不過書中所有的次第，依然不確是歷史的次第。耶穌末次上耶路撒冷及受難復活的事蹟，幾乎佔却全書的三分之二。其中所載，一大部分是他書所不載的譬喻與訓言，似非全爲耶穌在往耶路撒冷的路程中及在庇哩亞時所能有的言論。馬太福音則是猶太人爲猶太人著作的書，其中說明耶穌並不廢除摩西的法律，乃是成全猶太教的，似乎含有保存猶太傳統思想，反對保羅脫離法律的意味。約翰福音的著作最後，所述皆係作者的神學，所以少有歷史的價值。中間所記的種種事蹟，在人情入理之處，當然有歷史的根基；但要取用其材，非得創去一層神學的籠罩不可。神學自有真理；但講歷史，總當除却純乎主觀的成分。約翰福音的作者，著此一書，是要讀者信耶穌是上帝的化身，故所用的言詞，皆指耶穌有超出世人的權能；例如以水變酒，使拉撒路復活等事，都不以事實爲第一義，而以使人發生信仰爲第一義。總而言之，四福音書的

記者，似都未曾完全瞭然於耶穌的理想，故有人說，「耶穌超出於其記者之上」。書的次第，又各有出入，使人不能斷定事實的先後；有時則以所論的題目爲結集事實的中心，馬太，路加，都用此法；有時則彼此顛倒，表明出著者自己亦不知何種次第爲確實。

福音書的難讀難懂都是爲了上述種種的緣故。然則我又怎麼辦呢？我不是史學家；我又不是經學家；而作耶穌傳，却必須要對於史學經學有同樣的，澈底的瞭解。我不幸而不爲經學家，不能更深切地了解耶穌；我又幸而不爲經學家，方纔敢大膽決定，而竟著作耶穌傳。我的辦法是這樣。第一是求教經學家，第二是自己下斷案。在求教經學家方面，我也不盡信書；他們使我不能盡信書。我於讀過五六種名著之後，覺得經學家多少有些共同的意見，理出了一個大略相同的次第來，做我耶穌傳的輪廓；其餘種種都奉還了他們。我因爲祇要一個輪廓，纔把從前所讀的幾種耶穌傳、基督傳等等，都盡情地忘記，又纔將自己的主張大膽地肯定，以爲事實一定是如此如彼。當然，我也許犯了極不可恕的錯誤；但在我自己想，如此辦法，確有好幾分把握。沒有自信力，誰也不能作耶穌傳的！史的耶穌新傳註十給我不少的暗示，但我覺史是史學經學的專家，祇知鑽研史實，不知深識耶穌，苛刻料峭，不足以仿效。史事的證據絕對不在於細碎的，分別的觀察，而在於

看出許多事實合於一處所暗示的整全。以分碎的辦法論，則聖經中一字一句皆屬可疑，即不能知耶穌果爲此言否，果爲彼言否，果作此事否，果作彼事否。以稜情的，直覺的，察看而論，則在萬不周全的四福音書中，自可以看出一個嶄然峙立的人格，以及他的新理想，新精神，與新事業來。我本不配認識耶穌；但我因用理論看，也用全心看，所以有耶穌清楚地實現在我的面前。一方面我闢開了四福音中，我以爲是主觀的成分，跟隨馬可的次第，以及學者所指示的各種大同小異的次第，規定自己所信的次第；另一方面，我依順了剩下的，清楚的耶穌，我將自己的看法加進去，組成一個有線索，有統系的傳記。

狄尼的耶穌的事蹟與其意義一書，給了我許多的暗示。註十一他使我毅然決然地廢除了耶穌信從末世論的觀念。從此我發見耶穌的受難，即是因爲他廢除末世論的緣故。這一點是我的耶穌傳的一個重要關鍵。我明知有許多學者，到如今依舊主張耶穌是一個信從末世論的人，而且這樣的主張，有極好的理由。第一是福音書都記載耶穌對於末世論的教訓。第二是耶穌的主張雖與末世論相柄鑿，他究竟不能完全超脫當代的思想，因爲他是一個人，不能沒有他的背景，猶之人的不能無憑依，星辰的不能不在星系中。耶穌又自稱爲『人的兒子』，豈不是關頭就帶着末世論的意味？況且耶穌爲人儘可以有他的新理想，與

當代的末世論，同存於心中。這兩種思想是衝突的，但是人往往同時信兩種不協和的事情。偉人尤其是如此。邏輯不是拘束偉人的東西。這些話都有至理，尤其是人生不必事事都有邏輯上的符合這一層。但是我却不以為然。耶穌信上帝是聖善純愛的上帝，自己是上帝的兒子，人都是弟兄姊妹，決不能同時又信上帝要將忿怒傾倒在世界上，將一切有罪的人消滅了。耶穌自己的大覺悟與這種末世論，衝突的太顯然太厲害；據我看，這種衝突，不能不使耶穌瞭然於此，而放棄了末世論。施洗的約翰所持斧頭放在樹根上，快要砍下去的那種論調，使他心中為難，所以他雖尊重約翰，受他的洗禮，却又不能不到曠野裏去；自己作一番透澈的思想。他的新覺悟是上帝愛人，自己是上帝的兒子。他必然要問這種經驗與末世論的思想，是不是根本不相容？因此他有曠野裏的試探。他戰勝試探，我以為他就是戰勝了末世論；因為他戰勝了末世論，所以他纔有第三個與世妥協，崇拜魔鬼的試探。但他又把這箇勝過了，就從此與約翰分道揚鑣。偉人固然是一個時代的結晶，不能不帶着時代的色彩，但是偉人的所以偉大，更是因為他們同時能夠超出時代，而創造新理想新生命。新理想新生命的發現，本來不是容易解釋的事。耶穌是一個十足的猶太人。他的思想與生命是漸漸的發展的。他沒有與以色列的歷史斷絕關係。這都不錯。

但耶穌所以出乎其類拔乎其粹的原故，就是因為他得了以色列文化的精髓，吐其糟粕，吸其英華，而後獨創自己的理想。根子生在以色列民族的文化之內，果子結於超此文化的天空之中。後來他講天國，總是放棄了末節，而宣傳法律與先知的要義。而所謂法律先知的要義，即是愛上帝，愛人。最後，他決定舍命，並不是因為他相信末世論，將來自己會復活升天，隨後乘雲而來下；乃是因為他覺到以色列民族最高的理想，是要為全國全世界，作受苦受難的神僕。他的理想是有根基的，並不會憑空飛下。他舍棄末世論就是因為他的思想比當代的思想，根基更加深。他的思想太高了；所以他的門徒們沒有了解他。福音書的著者除了馬可在幼小時也許見過耶穌之外，其餘的都沒有親眼見過耶穌，所錄的話，都已受過猶太信徒們所不能擺脫的末世論的渲染，當然會把耶穌蒙蔽在他所放棄的末世論中間。所幸在重重蒙蔽之下，我們還能夠尋出一個嶄時的耶穌來。可是這種蒙蔽，已經瞞過了許多學者，使他們在薄陰之中住了近乎二千年。馬可隨從彼得，宣乎可以超出末世論了。殊不知彼得雖是使徒的首領，却也不會完全了解耶穌。他與其餘的使徒們心裏，得了新生命。固然。但是新生命是一件事。完全徹底的新理想則另是一件事。使徒們的運動，是情與志的運動，以耶穌復活為中心，並沒有以耶穌的大理想，將世界變成天國的那一

端爲中心。也許因爲使徒們愛耶穌，希望他再來，由是而成了希望與末世論連結的信仰。這樣，一個歡喜神怪的馬可，當然就不免用末世論的眼光去看耶穌了。路加馬太都是以馬可爲藍本的，又有別種同類的傳說，當然也就帶着濃厚的末世論的色彩。他們能將末世論放在耶穌口中。末世論成了耶穌的教訓，就成了絕大的權威，誰也不再敢把牠推翻。即是耶穌自稱『人的兒子』一端，也許是後人傳說的。卽或不然，耶穌用此名詞，也不一定遵從但以理書中的『人的兒子』的含義。因爲耶穌用『上帝』二字，『上帝』二字，有了新意義；用『人的兒子』這個名子，豈不能也有新意義？豈不能代表『上帝之子』的意思？名詞是舊的，用之則人們易於聽，意義是新的，含之則人們難以懂，如此而已。

或者有人要問，耶穌若果然放棄末世論，他一定會有明顯的教訓，這種教訓，既係重要，自然也一定會叫使徒們記得，並且傳出來，爲什麼福音書裏竟沒有明白的指示呢？我的回答是福音書中原有明白的指示，在乎讀福音書的人能否把牠整理出來。著福音書的人，沒有親接耶穌，使徒們又不曾明白耶穌的指示，自己又是深染末世論的人，當然不會直指耶穌對於末世論的攻擊。但記載之中，包含着明顯的憑據，指出耶穌不是一個末世論

者。關於這一點，我以爲有三個點金石，可以拿來作試驗。第一是耶穌的上帝國論；第二是耶穌對於仇敵羅馬政府的態度與言論；第三是耶穌的基督觀。末世論講上帝的國是未曾臨到而將要猝然之間臨到的。在臨到的時候，世界要受審判，以色列要復興，上帝的義怒要傾倒在一切有罪的人身上。耶穌所教訓的，則與這些教訓迥乎不同。復活，審判，與世界有末期，當然都是耶穌所信的；但是相信這些事，不即是一個末世論者；因為在耶穌，復活與審判可以隨時而有。四個福音書都記載他自己使人復活，他自己赦免人，並賜給使徒們赦免人與不赦免人的審判的權柄。到了約翰福音著作的時期，這些思想更加明顯了。在約翰裏，耶穌自己就是復活的生命；人的信不信就是一個審判。保惠師聖靈就是審判官。我們不能說這些思想完全不是出於耶穌的教訓。至於世界有末期，是古代極普遍的思想，不必信猶太人的末世論，然後乃能有世界末期的觀念。且末期臨到之時候，不一定有猶太人的末世論所指示的那種現象。耶穌深信以色列民族對於世界有使命，使徒們，彼得約翰 腓力 保羅等都向外邦人宣傳福音。察其用意，似乎一定是耶穌要使天下人都成上帝的子民。天下人若都成上帝的子民，那末即使世界到了末期，所有的現象，亦不能像末世論所指的現象一樣。不過這些話都不是十分重要的。所重要的是耶穌正面的教訓。

(一)請說耶穌的天國論。耶穌論天國的話，福音書中有兩種的記載，一種是不帶末世論色彩的，一種是純乎末世論的。馬太十三章所載的天國之喻，與馬太二十五章所載的迴乎不同。前者說天國如酵發麵，如子成樹，如人得珠得寶等等，都指出天國已經臨在，人人可在當時就作天國的分子，又是逐漸發展而並不猝然臨到。後者說天國如山羊綿羊的判別，義人得永生，惡人受永刑；又如十童女等候新郎，智者得享樂，愚者被棄絕，都指末世的情形。我則以爲前者是耶穌的教訓，後者是著者所渲染過的傳聞。天國已臨，且將發展，這是耶穌的新理想；與他的上帝觀完全一致，而耶穌的教訓則完全以他的上帝觀爲中心。這種天國觀與耶穌對於仇敵的觀念完全符合。(二)耶穌論仇敵則說要愛你的仇敵，打右臉則轉左臉，奪內衣則送外衣，因爲上帝無偏愛，人當學他而得他的純全。這種論調，與末世論的看法完全不同。末世論說，『看哪，他與千萬聖衆一齊來，審判世界的衆民，滅絕那一切不義的人們。』路加載彼拉多殺加利利人一節，說耶穌聽了但說，『你們若不悔改，也要同樣地滅亡。』彼拉多是羅馬的官吏，殺的是耶穌的國人，而耶穌却言行一致，絕無怨聲。法利賽人與希律的黨羽試探他，問他納稅給羅馬的問題，他祇說，『該撒的東西歸給該撒。』足見他對羅馬政府並沒有革命的思想。這種態度與信末世論者的態度完全

不同。後來耶穌在彼拉多面前受訊鞠，彼拉多三次說他無罪，要設法釋放他，豈不是因為彼拉多明明看出耶穌絕無仇視羅馬的態度來麼？在耶穌看；末世論所主持的心理，仇恨，好戰，簡直是猶太人自殺的心理。耶穌看清了這一點，纔肯舍命去挽回厄運。若說耶穌是一個末世論者，那末耶穌的事業豈不成了一件毫無意義的自殺麼？在這個大關鍵上，我覺得我所見的是毫無可疑的；所以我毅然的說耶穌不是一個末世論者。但是（二）耶穌還有更明白的教訓，可惜使徒們習染太深，未能了解，以致福音書中沒有更顯然的指示。彼得認耶穌為基督，耶穌忻然，就告訴他基督必然要被釘十字架。耶穌以為彼得明白他的基督觀，明白他要受苦受難的神僕；不知彼得心中全沒有夢到這一點。彼得一聽見基督要受難，就竭力反對，因為世界上斷乎沒有基督被殺之理。這與末世論是絕對觸觸的。耶穌叱他是撒但，說他祇體會肉體的事，世俗的事；彼得雖然不敢有異辭，却依然是莫明其妙。馬可福音記載耶穌三次將自己受難的預言警告使徒們，使徒們憂疑惶惑，完全不得其解。耶穌簡直明說自己的基督觀，不是當代的彌賽亞觀，他的國不是普通世界上的國。他的國是歷經艱難而更興的精神世界。所謂釘死之後，三日內必然復活，是說身體雖死，精神巍然永存；與折毀了有形的聖殿，建立起無形的聖殿，同一意義。後來耶穌末次上耶路撒

冷在首途的時候，使徒雅各約翰與其餘十人，猶然以耶穌爲末世觀中的基督，彼此爭權奪位。耶穌勸戒他們，指出屬世的國注重權力，他的國則注重服役，末世論重權位，耶穌的思想完全與此相齟齬。我深信耶穌有極清楚的訓言，不過他不是哲學家，故未曾組成有統系的理論，未曾形成抽象的概念。這種訓言，大概在該撒利亞腓力比耶穌自認基督之後，最爲明晰。使徒們連聽這種訓言於憂患之際，更覺虛涵玄妙，不能領受。況此時耶穌受難，祇幾個月，牢固的思想與習慣，自不能一旦改變。所以耶穌超脫末世論之時，乃是獨舉的明月，高映的孤霞。

狄尼書中不用約翰福音書中的材料。我覺得他太苛刻；故又毅然決然地將約翰福音書中可以視爲史料的抽出來，洗刷了一番，加在傳中。人當持平，平而允，真理自在。我雖不能將約翰的意味完全洗去，却覺得已經持平，縱然帶些色彩何妨！狄尼以爲耶穌死於紀元二十九年。然我加入了約翰的史料之後，深覺耶穌工作不止一年半。故又跟隨莫裴德，按照他所定的年月推算，規定耶穌是死於紀元三十年四月七日。註十二我讀莫裴德的書，一方面非常敬佩，一方面又感覺得不滿意。他說耶穌離開加利利之後，差遣門徒往推羅西頓去傳教。那時節，耶穌因其失敗之故，心中憂鬱，前途茫茫，必須決定將來的事業

與策略，那有用開工夫與閒心緒，往異方去傳教之理。即去傳教，又何故依舊娶上耶路撒冷去與大祭司挑戰而尋找十字架上的慘死？耶穌幾次說他的工作是向着以色列民族，何故又分心分力往異邦去作工呢？推算時日，尙餘七八個月，耶穌纔能上耶路撒冷去守逾越節。因為逾越節是以色列民族最大的節期，各處散住的猶太人都來守節，耶穌若要感化羣衆，與羣衆的領袖，當然沒有比逾越節更好的機會。但在七八個月中，耶穌當要得一種清楚的了解與策略，纔能了無疑義的去冒死奮鬥。所以我以為耶穌在此時間，乃是深思遠慮教養門徒的時候。西方學者往往想耶穌一切都已瞭然，不必更用工夫；真是絕大的錯訛。他們又想福音無有記載，耶穌便沒有作事。耶穌出來便是極忙迫的，忽然寂靜半年有餘，豈不是奇怪？西洋人祇曉得動，不大曉得靜，與靜中的動！此外夏爾孟的文獻裏的耶穌也給了我不少的暗示。註十三他因按照極嚴切的學者的眼光，去對付路加福音，故將耶穌差遣七十門徒一事，放在耶穌末次上耶路撒冷的時候。不知他是否以此次第爲然；若以爲然，實乃大謬。因為耶穌上耶路撒冷是一件難事，須守多少的祕密，不會作盛大的宣傳。且路上的日子決不會長，也不能作盛大的宣傳。馬修的耶穌傳亦頗有幫助。其中述耶穌的言行，是最糟不過的，但其指陳地勢，描寫風景，形容建築之處，實是極好的極真的敘

述。註十四 我曾在耶路撒冷倫敦等處與馬修談論，他對於巴勒斯登實在有精詳的研究。因此，我將他的描寫與我自己在聖地所得的實地的經驗，合在一起，用在傳中。其他所用的書，都不關緊要，茲且不提。我對於愷史，狄尼，莫裴德，夏爾孟，馬修等，都願表示深深的謝意。

這本耶穌傳雖不是歷史專書，雖許有歷史方面的錯解，在我看來，還是一本歷史的傳記。其中耶穌所言所行，俱有歷史上的依據。同時，我敬愛聖經，所以傳中耶穌所言，幾乎全是錄於聖經的。讀者可以讀此傳，兼讀聖經，互相對照；也許讀此傳後，再讀四福音，從前所不瞭然的，乃竟可以因此迎刃而解，也未可知。耶穌所言所行俱有緣故，俱有原因；我都按所了解，組織成了一箇自以爲天衣無縫的史傳。有幾處，我自己還不十分滿意；可是因爲題旨的關係，我便將應放在後邊的事體，依照一個福音的次第，放在前邊了。例如耶穌在拿撒勒會堂中宣講的事件，註十五與法利賽人試探耶穌，要求神蹟一段，皆可以放在後邊。註十六又約翰被希律斬首，我以爲是一件極重要的事實，可以看作傳中一個關鍵，讀者幸注意。註十七聖經中有些材料我沒有採取，費了許多躊躇，許多推敲，纔敢把牠們舍棄：例如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中的十童女故事，與山羊綿羊之喻，因爲這些譬喻都

帶着末世論的色彩；其中雖頗有耶穌的聰明與倫理的意味，然究係福音書著者自己的意見，不當便認為實錄。凡是兩個或三個福音書同載的言論與事件，我就互相參觀，將其各異而可合的地方，聯成一片，以作記載。馬太福音書第十章中所載耶穌差遣門徒時一長段訓話，既帶末世論色彩，復指耶穌升天後教會中的情形，似乎不宜全作記載；但我躊躇許久，不能含棄，又不願盡情刪改，故將大部分摘錄。我在此說明，庶讀者能了解我的苦衷。約翰福音書中所載耶穌之言，都以耶穌自己為中心，語氣神韻，俱與前三福音不符；但以其間，實在有耶穌自說的可能性，故亦節錄數段。如此，傳中所錄經文，乃是以最大限度，不以最小限度為原則。經文語氣與我自己的語氣，亦頗不相同，讀者若細心玩索，自當可以察出；我以愛好聖經，故不甚修改。經文簡潔淺顯，自有其美質，比我的文章要勝百倍。有時聖經譯文譯字有嚙嚙之處，不適宜之處，我都任意修改，務以不失原意為止。所用的術語，例如『報名上冊』，改為『登記』之類，亦自有修改的必要。人名地名皆從聖經辭典，註十八惟有幾個名字，聖經辭典竟未載入，例如 Esdrælon 平原一字；我即按字音自譯為伊斯夏崙。聖經辭典本子極笨重，而釋字極簡略，重要之處或竟不提，實在不是一個利器。

(二)想像。 想像生翅膀的生靈，會飛翔在沒有道路的雲天。牠能夠捉住了一點影子，生出一段文字來；也能使死板的東西，忽然變了靈活的東西。在傳中有幾樁事情，我記下來，實在並沒有歷史的根據。引導我的原則是四個字，「想當然耳」。第二章所述抹大拉馬利亞一段，依史實論，可謂全屬子虛；而以情理論，從她一生隨從耶穌的忠誠看來，我不能不想她是一個奇女子。福音書僅載她曾附七鬼，曾被耶穌治好；却不載如何附七鬼，何時被治，如何被治；而每逢提及，總不但連及抹大拉這個地名，且連及附七鬼一語。七鬼被逐當係一件重要的事情。且耶穌復活一事，與抹大拉馬利亞心象上的發見大有關係。她若不是一個絕頂聰慧的奇女子，決不會有此世界上最大的發見。從這些事情上推想起來，我就寫了一段從我自己心靈中所透露的文字。在我看，她像是生動活躍的。若有讀者，說我捏造事實，那末我已說明是想像，自可承受他的批評；若有讀者說我不近情，不恭敬，不了解，那末他是冤枉了我！可是知我罪我，我俱不辭。第四章中所述伯大尼一段，也是子虛文字。我所以寫此一段，是因為伯大尼離耶穌受洗禮的地方甚近，耶穌過此而到猶太地方，且係必經之路，在此認識拉撒路馬大馬利亞，乃是極可能的事情。伯大尼的馬利亞是一個認識耶穌甚深的女子。第十三章末段所記的事情，應有一個伏線，

一個張本。聖經裏既找不出一個影子來，我便趁此機會造了一件事實！至於耶穌幼年的事情，所述於第二章中的，一大半是想像，一小半是當時的歷史，例如猶大的起義，賽福里的被燬滅等等。不過此種史事，在耶穌身上，發生什麼關係，誰也不能斷定，我用莊子，『而特不得其朕』一語，來題第二章的篇名，原是一種暗示。耶穌降生時的故事，都極有詩意，也都互相觝觸，我竟毅然舍棄，免得影響全局；這在我是覺得極可惋惜，又極允當的一件事。耶穌幼時的事情，祇路加福音有一點極短的記載，所記實在入情入理，應當看作史實。在於青年基督徒，這段關於耶穌十二歲時上耶路撒冷守節的記載，的確是一個可貴可寶的禮物。

想像不但是會造作，亦且會使事實彼此關符合縫，成為渾然的一片。例如第十章中將耶穌慨嘆一節，就是說聰明的人不明理，反教嬰兒得了解，與呼召勞苦負重者來就耶穌的一節，放在法利賽人試探耶穌，批評耶穌不守古傳那一段之後，實在把經文的深意顯得清清楚楚。耶穌不是瘋子，怎能說有智慧者不明理，反教嬰兒明了理呢？不學無術的人往往喜歡借了耶穌這幾句話來輕視，批評，精心研究，誠求真理的人們，殊不知耶穌決不會做他們那種優而酸的醜事。同時，又有許多人把耶穌呼召勞苦負重者的話當作呼召罪人的話，那

簡直是畫蛇續狗，不成個樣子！傳中，諸如此類，都是由想像而構成的；但是在此等處，結構不全以想像爲根基；因爲此種結構，都是從心靈對於耶穌的了解，根基史實而組成的。要大刀原不是小孩子的事情！傳中尙有其他的聯接：讀者以此類推，當然自能瞭然。或者有人說，這樣做，簡直是做小說，不是作傳記。這句話，也對，也不對。對是因爲我本來要做小說，祇是才力不及，不敢便試；但若做出一冊枯燥無味的歷史書來，在今日的中國，會有幾個人高興去細讀呢？人總是喜歡具體的人事的。耶穌說的話，行的事，都是詩，也都帶着小說的意味，因爲上等的小說，往往就是宗教。但是不對；因爲這本傳，是有歷史性的次第的：凡屬耶穌的言與行，都有經過嚴切的批評的經文做根基。讀者忘記了這一點，還是不讀這本傳記的好。凡是作耶穌傳的——作無論誰的傳都是一樣——無有不讓想象去飛翔的。可是不全是正確；因爲想像須在耶穌的血裏受過一個洗禮。譬如黎南的基督傳，墨里的天才的耶穌，勒德微葛的人之子都是從想象中飛出來的作品；但是他們大家用世俗的眼光來猜想；沒有真的認識他。註十九

(三)解釋。沒有史實與想象，事情不會得解釋的。解釋最難；請舉三事。一、關於施洗約翰的被捕被斬。在表面上，大家都知道希律捕約翰是因爲約翰當面責備了他，

註二十 說他不該奪取兄弟腓力的妻子。其實我們稍微想一想這是毫無道理的。試想約翰在南方施洗禮，怎能會當面見希律呢？若說從前約翰與希律當過面，那末憑據在那裏，那末希律爲甚麼不老早把他抓住，反而讓他去鼓動人民呢？同時約翰福音書中明明的記載耶路撒冷的當軸與他過不去；我所以說希律捕約翰是大祭司與法利賽人所唆使的。所以約翰被捕，是爲了他的運動含帶了政治改革上的激烈性，並不是因爲他責備了希律。馬可福音明明記載着希律的迷信，懦弱與狡猾。希律不殺他，反而把他保護着，原是因爲希律受了被拘的約翰嚴厲的責備，心中生怕約翰是先知，殺了他自遭禍殃。後來，希羅底趁着機會殺了他，也不是希律的意思。註二十一傳中所述希律與希羅底的心理，多是我的解釋，是歷史性的，也有小說意味的。等到約翰死後，希律纔認真注意到耶穌的行爲，而耶穌運動的失敗，一部分也是因爲耶路撒冷的當軸與希律結勾的緣故。所以我說，約翰的死，是傳中一個關鍵。

二、關於猶大賣主的一件事。普通的人不加思索，總是說魔鬼進了猶大的心，猶大貪財，所以將耶穌賣給大祭司亞那與該亞法。這些想頭簡直是冤枉猶大的。當然，福音書裏也是這樣說，難道福音書錯了麼？不過福音書沒有叫我們賣掉了精細的觀察與理論。

試想猶大會管錢囊，做偌大一個天國運動的總經理，又不是瘋子，那有肯將耶穌賣了三十塊錢的道理？既已賣了，又何必不到十二小時，就懊悔到去上吊？何必到聖殿裏去與大祭司過不去？人們或者說這是上帝的旨意？人們又說是魔鬼的意思，又說是上帝的意思，竟使上帝與魔鬼同意殺耶穌，這不是該死的攀談是什麼？上帝與魔鬼互相利用，怪不得教內有不少的人，把愛人的道理踏在腳底下，鎮天價鬧迷信！猶大賣耶穌的線索是在約翰福音第六章七十節，馬可福音書十四章三至九節，與馬太福音書二十七章三至五節。他賣耶穌的理由，我已在傳中第十五章第十七章中有詳細的說明，茲不重述；這就是我覺得比較滿意的解釋。解釋是揆情度理，試下一種說明，敘述一件事的緣故。

三、關於耶穌上耶路撒冷，自去與大祭司，文士與法利賽人挑戰，自去投入羅網的一件重大的事。解釋以上兩件事是比較容易的；解釋這件事是極難的。有許多人拿神學的奧妙來搪塞，雖也有牠的意義，却不是一種正解。我的解釋是寫在第十一章中，此處無須細說。所願提的是我自己的經驗；我想這件事，往往半夜不睡，鎮日尋思，將我整個的心做了一個熱切的新禱。高山仰止，仰之彌高；景行行止，行之維艱。我覺到第十一章中所載的見解，豁然貫通，覺得這箇見解是千準萬確的；我的主，我所崇拜的耶穌，他好像自

已向我做了這箇啓示。我實在是算不得什麼，不能深入耶穌的心中。我所深願的，就是在我的思想中，情緒中，我可以有一刹那的耶穌當時的覺悟與志向。請讀者原諒我這一點自訴，因為我是耶穌的弟子，又天天覺得荏苒軟弱，不配做他的弟子。我覺得耶穌的愛國心，愛世心，有時使我鯁咽悲痛，因為我願意愛他，而我的愛心却如此之微弱而無能。這樣，我不肯放棄歷史，我放棄了一切神學，一切玄想；從歷史的道路上，好像找到了耶穌的真心。他感化我，使我在微弱中，用心的眼睛觀看他，用自己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的一小部分）去了解他，作他舍生救國，由此而救人羣的解釋。

其他，尚有種種事件，須要有解釋的：我了解釋，隨時隨地的寫去，此處無須細說。耶穌復活一段，即第十八章，也是解釋。

現在，這本小小的傳記是已經脫稿了。寫作的時間連這篇導言在內，一共是二十一天。在這二十二天中，我睡得甚少，完全不運動，也不作他事，因為這是冬假的時節。我因春季開學，上午到學校幾個小時，其餘的時光，都用在這本書上。

結束，這篇導言，還要負責序的責任。我並不會與同事的學者們作一句的商量；因為這是我的事，商量了我就沒有方法做文章。全書著成之後，我曾與我友洪煥達先生討論耶

耶穌是否末世論者，他雖未置可否，以純乎學者的態度對此問題，却已給我不少的暗示，我深感指示；真所謂「聽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所以我要感謝他。我要深深地感謝司徒雷登先生，他使燕京大學做了一個完全思想自由的學府，容我這不才的人在自由空氣裏懶惰着，也容我得了機會與環境著作這本書。他不負我的思想的責任。我感謝我的內子童定珍，因為她在我不言不語，少食少睡眠的時候，爲我耽心。她沒有攔阻我；因為她知道攔阻我是無用的；但她每日按時送牛乳送蔭湯，送水菓給我，在暗中維持我的力量。我感謝我友湘鄉曾寶蓀女士，因為她時常來信鼓勵我，忻賞了解，啓我甚多。記得民國十七年四月八日復活節，幾個同道，與曾女士與我，坐在橄欖山上，眼看死海，耳聞靈鐘，心中躍躍的感受到耶穌的生命。我感謝伍英貞女士，因為她爲我奔走借書，又爲我辦理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事務，使我得以完全空閒，專心著作。我感謝我友司徒喬先生，因為他爲我預備封面插圖，精心擘畫，使我快慰而敬佩。他的夫人馮伊涓女士與我斟酌跋詞的辭句，我也得了不少的暗示，至爲感謝。我感謝我的學生陳偉崐女士，因為她在我著書之後，邀我到她家中休息三日，多得飲食安眠，又教她的侄女陳樹貞女士，爲我繪猶太地圖，插入書中。我也要感謝我的學生蔡詠春與他的夫人黃秀英女士；因為他爲我按照司徒喬先生的擘畫，繪

畫封面，計算印法銷法等等，周密細緻，使我驚奇；她爲我預備了飲食，使我在疲乏的時候，三個晚上在她家裏喫挂麵，稀飯，閒談游嬉。我的義女管梅瑤女士，我的女兒羅蕤讀過這書的幾段文字，她們的欣賞，使我快慰；我也在此一提。題詞跋詞的字是羅蕤寫的。其他影響我的思想與生活的師友有好幾個，我不指名仲謝，但他們在我工作的良好的部分上也都分。人生是友誼，這句話，真值得我拳拳的服膺！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燕東園

耶穌傳目次

耶穌素描像 荷蘭Rembrandt作 法國巴黎魯梵宮藏

曾寶蓀女士題詞

題詞

導言 請事斯言矣 論語……………一六

(論本書的緣起，史料，體材，與方法)

第一章 宇宙方來事會長 文天祥……………一七

(述耶穌時代)

第二章 而特不得其朕 莊周……………二六

(述耶穌幼年)

第三章 全體大用無不明 朱熹……………三六

(述耶穌的大覺悟)

第四章	初日照高林 常建	五七
	(述耶穌的事業的開始)		
第五章	千尋鐵鎖沉江底 劉禹錫	七三—八七
	(述耶穌與當世的衝突)		
第六章	山高水長 范仲淹	八八—一〇三
	(述耶穌選使徒，教訓他們)		
第七章	世上萬事無不有 杜甫	一〇四—一二七
	(述耶穌的奇能)		
第八章	循循然善誘人 論語	一二八—一五
	(述耶穌的教訓)		
第九章	吉日兮良辰 屈原	一三七—一五二
	(述耶穌守教節，與施洗約翰的死)		
第十章	戰苦陣雲深 張巡	一五三—一六
	(述耶穌在加利利最後的奮鬥)		

第十一章	峯迴路轉 <small>歐陽修</small>	二六—二八
	(述耶穌事業的轉機)	
第十二章	心知去不歸 <small>陶潛</small>	二八—二九
	(述耶穌末次上耶路撒冷，途中教訓門徒)	
第十三章	而渾然中處 <small>張載</small>	二九—三三
	(述耶穌末次上耶路撒冷途中的人事)	
第十四章	歡起持天鈞 <small>李白</small>	三四—三六
	(述耶穌對耶路撒冷的領袖挑戰)	
第十五章	同惡隨蕩析 <small>杜甫</small>	三六—三八
	(述耶穌的仇敵設計謀殺他)	
第十六章	是所望於羣公 <small>王勃</small>	三八—四〇
	(述耶穌與使徒臨別的情形)	
第十七章	上帝深宮閉九關 <small>李商隱</small>	四〇—四二
	(述耶穌受難)	

第十八章

如是我聞 佛書

二五九—五三

(述耶穌受難後的事情)

跋 詞

猶太地圖

導言小註

耶穌傳

第一章 宇宙方來事會長

猶太民族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民族；他們的國土是極小的，人數是極寡的，但是他們對於世界使命的覺悟，是不肯磨滅的。自從他們的老祖宗摩西領他們出埃及，其他的英雄聖哲爲他們佔取巴勒斯坦，在那裏立國以後，他們老是在患難顛頓之中，前後只做了五六百年的自由民族。他們的四面都是仇敵，非利士人要征服他們，埃及，亞述，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相繼的把帝國主義的鐵蹄踹在他們頸子上。可是他們好像有顛撲不破的精神。他們絕對的不肯賣掉了，毀傷了自己靈魂。他們被擄，却能有子孫回來；他們的聖殿被摧毀，却能夠遍地建會堂，用教育崇拜的法子，來維繫發展他們的宗教；他們被驅散，却能在各民族中間，創造自己的生命。死竟做了他們存活的機緣。當然他們絕對的得不着物質的勢力，武裝的勢力；所以唯一的生活法，便是用智慧，用精神，用不屈不撓的努力與進取，去生存在四面楚歌的世界中。他們散居在天下各國，總算是受盡了折磨；但是他們總

將重要的貢獻送給世界上。那些糊塗的勢利的基督徒們，時常以猶太人釘死耶穌爲辭，用種種方法去虐待他們。不道耶穌是常被基督徒釘死的。不過猶太人在萬民當中，除了在中國河南，與沒有成見的中國人同化了，總沒有像水點雨點一樣，消散在萬民的海潮中。或者因爲他們能保持靈魂，所以他們能有偉大的貢獻。他們沒有寸鐵，沒有一刀一鎗，却活潑潑地存在。到如今，一部分人還是要回巴勒斯坦重建古猶太；其餘的就隨處生根，埋頭苦幹。他們最以善作買賣得名，亦最以善作買賣被人們譏誚糟蹋。其實金錢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勢力，小而言之，一旦禍起，可以卷之而奔逃；大而言之，沒有武力，有大財，也可以左右這個不識人情的世界。瞎眼的人，耳朵聰明；麻面的人，心裏玲瓏；矮子肚裏志氣多，鬍鬚身上力氣多；原是有所不足，即有所富餘的報應。猶太人會弄錢，當然不是例外；無須人去妒忌。可是『忌』字總在處處寫着。金錢的味兒，究竟不能流馨久遠。所以還有許多猶太人竟看不起那東西。在英國，猶太人中有大政治家維色列里能爲三島造帝國；在荷蘭，猶太人中有斯賓諾沙能爲思想界發揮玄理；在德國 猶太人中有馬克司能爲被壓迫的民衆提倡共產論，有愛因斯坦能爲科學界倡出相對論，開闢科學界的新紀元。可惜德國老是不能容，不能容，當然將上等的，最高的勢力，白白的送到別處去。總而言之，

猶太人不曾辜負天下，乃是天下辜負猶太人。猶太人的祖宗釘死了耶穌，那些血歸在他們身上。難道不是信耶穌的人弄得猶太人不能簡截了當的信耶穌麼？無論如何，耶穌還是生在猶太民族中，沒有生在別的民族中。

耶穌是大希律統治猶太的末季出世的。大希律是一箇了不得的梟雄。紀元前四十一年他得了羅馬議會的允許，威厲赫煜的回到猶太將耶路撒冷的王征服了，取而代之。他在巴勒斯登做王，有三十七年之久。他的那時代，不是黃金時代，乃是鋼鐵時代。用了一個鐵拳頭，他緊握着猶太的主權。他真是王，也真是羅馬帝國的走狗；爲了自己，他必得收割民脂，奉承他的主人翁。其實羅馬只要他聚斂進貢，一方面不鬧出大亂子，一方面自己不組織軍隊，專仗羅馬帝國國軍的保護。一切猶太的內政，全在他的掌握中。他的政策，說起來也可以算得一個開明專制的政策。其實他有他的觀點。他是見過世面的人，深深的覺得羅馬是不可欺侮的，希臘文化是大有價值的；若要猶太國存立，與羅馬希臘作犄角之勢，最好是從文化事業入手。異邦文化與猶太文化，應當可以冶於一爐，可是他不會了解得猶太民衆的心理，以爲一個鐵拳頭，便可以成事；殊不知鐵拳頭是最無用的。他將重稅加在猶太人身上，叫他們更加恨羅馬。他建了許多城堡，起了希臘式的大戲園，又爲

猶太人建造了極壯麗的聖殿。這當然是猶太人所喜歡的。聖殿蓋好了，猶太人有敬拜上帝的集中點，當然也可以自豪。他們曾對耶穌說，這個聖殿，要用四十年纔能蓋得成，你如何說折了他，三日裏就可以修成呢？但是他將羅馬帝國的國徽，一個大老鷹，安在殿門上，叫猶太人看去萬分不順眼。人民雖慄慄，却也低低頭，敢怒而不敢言。大希律的諭旨，比鐵還要硬，誰反對，誰的血就像水那麼流。他殺了許多人許多祭司。無論什麼人，在他的疑團裏佔了一席之地，便連命也都送給了他。他因為疑忌很惡，殺了他的妻子馬利亞，又殺了兩個兒子。後來這個專制魔王長了一身不治之症，被人擡到約但河東邊的琉璜泉去洗澡。那時候，有兩個愛國的英雄，猶大與馬提亞，乘機領了一羣青年，爬上聖殿的牆頭，把那個不順眼的羅馬的大老鷹，幾斧頭砍了下來。真痛快！大希律聽見，大大的咆哮，立刻回耶路撒冷將猶大與馬提亞，連四十二個同志們，用一把火燒死。可是死是不肯放鬆的。民衆知道希律的死期近了，大家都歡天喜地，氣得希律直瞪眼。他想他死的時候，一定要叫這些民衆大大的悲哀，所以吩咐將各城各村的民衆領袖，都拿來關禁在耶利哥的大戲園裏，等到他一放氣，就叫兵卒們把他們殺盡。不久他死了，死人的號令，却沒有人遵守了。聖經裏記載耶穌出世之後，有人傳說他是猶太人的王。希律起了疑心，

尋不着耶穌和他父母的影踪，便將伯利恆和附近的兩歲以下的孩子們都殺掉。這樣一個人，做這樣一件事，也似乎可信。

大希律死後，他的王國就分給他的三個兒子；他們不稱王而稱分封的王。亞基老於是得了最富厚的一部分疆土，治理猶太與撒馬利亞，以耶路撒冷爲京城。希律安提帕做了加利利和庇哩亞的分封王；希律腓力做了加利利東北以土利亞與特拉可尼的分封王。希律安提帕就是新約福音書中的希律；他和腓力都於耶穌在世的時候，做分封的王；而耶穌的工作，最大部分，是作在希律的封疆之中的。三人之中，亞基老最沒有心肝。他用高壓的手段，虐待他的同胞；後來羅馬——千手千眼的羅馬——看他太不成了，就允准了猶太人的要求，把他廢掉，將猶太與撒馬利亞直接隸屬於羅馬的威權之下。不過猶太的民衆，是最不容易轄治的，無時無刻忘記了他們是上帝的選民，應當有威權行公義於天下，不應當被異族所蹂躪。他們希望得拯救的方法，雖然不一致，然而他們的革命心理，是人人一致的。

猶太的文化，是宗教的文化。他們雖然反對大希律；但是對於大希律所建的，壯麗的聖殿，却把牠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崇拜的中心。聖殿是建在巨大的磐石上的，相傳亞伯拉罕曾在這塊石上將他的兒子以撒奉獻給上帝，而得了上帝的啓示。殿的東壁，可以俯視汲命

溪，巔巖直下四百五十尺。上殿的人，都從西邊來，過一座從郇山駕到摩利亞山的高橋。這條橋叫做泰羅冰橋，有五十尺寬，三百五十尺長，俯視霧壑二百尺，真有『未雲何龍』的光景。殿的南端有一個雄壯偉麗的遊廊，七百尺長，上頭是雕簷；中間一排是七十個哥林多雲花石柱，有一百尺高；兩邊是大理石柱子，五十尺高。這箇遊廊是全世界的一個奇觀。聖殿在中間，四周的院宇，皆有柏香木爲頂的遊廊；較之南端的巨廊，稍爲低小些。殿的外宇，叫做異邦人院，其中人聲雜嘈，浮攤滿目，充滿了賣牛羊鴿子和兌換銀錢的人們。猶太人的上帝是全人類的上帝，所以異邦人也可以崇拜他；但是猶太人却又是上帝的選民，親受上帝的聖詔，他們的祖宗，曾與上帝立過約，所以他們與上帝有更親密的關係。異邦人可以在異邦人院子裏崇拜，無論如何，不能進入猶太人崇拜的院子。有一堵四尺半高的雲石的牆，將異邦人院子，與猶太人院子隔開。過去便有石階，引入更高的地基，在外面有一塊石碑，刻着幾行希臘字說，『外國人不准過此牆界，而入圍住聖所的內院。凡違反者，一經察出，隨卽處死，而違反者自己，須負致死之責』。聖殿有九對門可入；南北各四對，是金雕銀鑲的巨門。東面有一對大門，最雄壯，是哥林多銅鑄成的，叫做美門。早晨晚上的開闔，須要二十個人，纔能推動牠。進了門，就是婦女的院子，婦女與

未成丁的男孩子，都在這裏拜上帝。再進去，是祭司的院子，中間設大祭壇，對向聖所。祇有祭司可以到這院子裏；祇有猶太的男子，可以進去獻祭。聖所之後，有織繡的幔子，自上下垂，遮着至聖所。祇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齋沐入內，祈禱供奉。平時的獻祭，都在祭司院所包圍的露天的大祭壇上，四面有滌器洗盤，按次排列，以備祭祀之用。院的四圍，都是石欄雲棟，華美莊嚴。在聖殿內，又有猶太人的議會廳，是一座鑿石的堂構。當祭司的都是貴族階級的撒吐該人。他們並不關心人民的宗教信仰，自己也不信天使鬼神，也不信永生復活與審判。他們把祭司的職分攔在自己身上，既可因此發財，又可因此握政權。議會裏有七十席，他們雖佔少數，却常做主席。他們的對敵是法利賽人。法利賽人對於宗教最熱心，所信的，剛與撒吐該人所信的相反。祭司們的撒吐該人，是妥協派，普通很願意與羅馬帝國接近。可是猶太人究竟是猶太人，表面上詭譎隨順，內骨子裏還是倔強着。大祭司的寶衣法服，是鎖在法櫃裏的；櫃的鑰匙，却由羅馬官府守藏着；每逢要用那寶衣時，須得祭司們去請求。這一點就是被征服的痛苦。撒吐該人和一切的猶太人，對於這一點，總覺得是芒刺在背的。那站在殿東最高處守望日出的白衣祭司，對着橄欖山，俯着深黝的絕壁，也許會想到他們的民族，總是在瞻望着曙光。

其次，猶太人的宗教，是儀文的宗教。他們相信上帝將法律傳給摩西，詳細地載在西五經中。上帝全部分的旨意，就在那裏保存着。這部經典，是猶太國魂所寄附的寶貝。他們的祖宗在巴比倫喫苦的時候，有這一本經典，給他們安慰，將他們團聚。經典裏的法律當然須要人作註解，作詮釋。於是乎他們的先知絕響的時候，出現了一輩文士，專任作講解闡發的工夫。牽強附會，咬文嚼字，作了家常的便飯。文士的解釋一經猶太議會所認可，即可變成規則與遺傳。所以年深日久了，法律越弄越繁雜，祇有專家能夠守法律，平常的百姓，祇好興望洋之嘆。有些人簡直對於守法律絕了望，索性不管那些繁文縟節了。法利賽人和文士，看這些老百姓都是罪人，新約的福音書中往往稅吏與罪人並提；所謂『罪人』原不過是爲法利賽人和文士所不齒的平民。法利賽人是熱心跟從文士的，文士却不盡是法利賽人。他們的虔敬懇切，很能使人佩服；他們的虛夸驕傲，又很能使人討厭。在耶穌的時候，全巴勒斯坦約有六千法利賽人。他們保守着猶太民族的文化，兢兢業業，未始不是那時節宗教界的中堅。耶穌也曾承認他們的義氣，不過機械矯揉，酸氣凌人，他的門徒應有內發的自然道義，勝他們一籌。可是他們自以爲是，能守千頭萬緒的法律遺規。在大庭廣衆之處，亢聲祈禱，吹筒布施，博得虔誠公義的美名，便輕易

的蔑視沒有機會不能守法的同胞。他們心中相信上帝不久就要爲他們伸冤，將猶太民族從羅馬帝國的鐵蹄之下救出來，不但要使猶太民族治理世界，并且要使一切民族都歸順上帝，守他的法律。

聖殿雖是猶太人心嚮往之的地方，但是散居各地的猶太人，尤其是散居在異邦的，不能都來朝聖，更不能常來朝聖。法律——摩西的五經——雖然是宗教的寶典，但其中的法律，或者時過境遷，已成不合時宜的重擔；或者煩瑣繁雜，不能爲人民所遵循而宗仰。猶太人的宗教生活，又如何有不懈的維繫呢？這一點實在全靠猶太人的會堂。會堂是他們祖宗被擄出國之後，從經驗中產生出來保護信仰，教育人民的組織。這組織極簡單，又極切實用。那時候，耶路撒冷有總議會，各城邑有分議會，處理民間各種問題。這箇議會的會員，就是辦理會堂的團體。每逢安息日，各種事業都停止，會堂裏卽有崇拜。因此，會堂不但成了會議的地方，并且就是宗教教育的中心。禮拜的儀節也極簡單。領導的人先讀一段經書，再讀一兩段先知書，隨後當地的領袖或外來的客人——拉比等——便講解經訓給會衆聽。當然文士最有機會講經，但不必一定是文士，然後可以講經。這種辦法，非常有效率，因爲民衆藉此得到了心靈的慰藉，知識的補救。讀經講經之外，還有

祈禱與祝福；這些大概是現成的文章。雖然這些舉動，免不了機械化，免不了給文士們一種矜誇傲慢的機會，却往往把宗教的生活保持了。基督教後來抄了這篇文章，將會堂摹仿，加上些修飾，做成了基督教的教堂。

人是宗教的動物，也是政治的動物；故宗教與政治必須有連帶的關係。譬如現在的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的權威之下，有專一的政權。他先與羅馬教教皇有衝突，繼而又劃分權限，而其實是不理宗教在政治上的干涉。宗教與政治在糊塗中得統一。德國則不然，希特勒要政教一致，非維持贊成他而提倡一民族，一教會，一政權的教會，排斥不遵從他的自由教會不可。[]，東正教腐化了，就借着教會腐敗的名，把牠打倒，省得有人信上帝，服從良心，而不服從[]。宗教教人服從上帝，政府教人服從政權；二者若在主張與信仰上有衝突，那末信宗教的，必要以服從上帝為第一的本務。信宗教者若然囑強而不甘屈服，那末執政權的，就只有壓迫宗教的一途。有生氣的宗教，一定與政治有間接直接的關係；妥協的不能算宗教。在耶穌的時代，猶太人的宗教便是他們政治思想，政治生活的中心。在當時的猶太人看，每一種羅馬帝國走狗的凶暴，每一種新稅則，每一種外國風俗的侵入，每一種異邦宗教的宣傳，都是對於上帝的選民的侮辱，都是褻瀆上

帝的罪孽。巴勒斯登是上帝賜給以色列的產業，臥榻之下，豈容異族酣睡？上帝親許他們的祖宗亞伯拉罕，以他的子孫爲選民。他們有摩西領他們出埃及的奴虜生活，有大衛領他們立王國；難道上帝不更爲他們預備一位民族的英雄，救他們出羅馬的壓制？他們的上帝是一位報仇雪恥的上帝。紀元前八百十五年，敘利亞強迫猶大王約阿施進貢之後，直到耶穌的時代，猶太人老是被異族所宰割。敘利亞，亞述，巴比倫，波斯，埃及，希臘，羅馬相繼的做他們的主人翁。紀元前二世紀中葉，猶大馬克比出奇制勝，驚天地，泣鬼神地，使猶太國成了獨立國，重新在耶路撒冷的自由中，敬拜上帝。但在紀元前六十三年，羅馬又將鐵蹄踹在他們的脖子上。上帝沒有旨意麼？不爲他們復仇麼？他們不失望，因爲他們信：

那聖而大的神要從他的居處來，

永生的神要踐踏地面，在西乃山上，

要從他的營堡中顯現，

從天的天上施展他大能的威權。

全地將要恐懼戰慄，

成樓的兵，將要抖戰驚惶；

恐怖將充滿了地，到地的盡頭。

高山也要搖動，

巉巖要降低，

溶化銷鑠像蠟在火中。

全地要整個兒的破裂，

地上的都要被銷亡，

有審判臨到全人羣。

但他要與公義的人構和，

要保護他的選民，

他的慈恩必要降在他們身上。

他們必要歸屬於上帝，

他們必要再興盛，

他們必要蒙恩。

他要幫助他們一衆人，

有光華照亮着他們，

他要與他們構和。

看哪，他與千萬聖衆一齊來，

審判世上的衆人，

滅絕那一切不義的人們；

要定一切血肉的罪罰，

因為人們在不義中所行的不義，

因為不義的罪人毀謗了他的名。

（見以諾書一章三至九節）

猶太人的末世觀，是他們絕望中的希望，他們有信仰，既明知依賴人力萬不能操勝籌，就依着幻想延頸而望上帝在人夢想不到情形中來救拔他們。在馬克比光復猶太的時候，他們的戰績，好像是有神助似的；他們又窮又寡，若非神蹟，安得有驚人的成功？痛苦告訴他們死了還能復活，戰死的勇士，必要在上帝爲他們伸冤的日子，醒過來，享受新紀元給他們的自由。在耶穌出世前二百年間，有許多文人鼓吹這種信念；一方面藉以鼓勵顛頓窮迫中的民衆，叫他們不失望喪膽；一方面藉以加深他們民族與國家的觀念。舊約中的但以理一書，就是一個例。作書的人，往往借用歷史故事，用恍惚迷離怪異荒誕之辭，來發揮他們的言論。他們的動機是有三個：第一是他們深信上帝定要大施神蹟，用出人意表的方法，救他們。第二是他們復仇的切心。第三是他們深信已死的人必要與他們一同享受新時代的幸福。於是乎他們提倡有一個受膏君彌賽亞要快快的來臨。這箇彌賽亞是大衛

的後裔，要繼續大衛未竟之功，戰鬥決勝，制服天下；然後使以色列民族獨立自由，繁衍興盛，富庶平安，再由國治而使天下平。這種觀念，也經過許多變遷。在有些思想家看，人力究竟不能挽狂瀾於既倒。所以他們的彌賽亞不復是大衛的後裔，也不是人，乃是一位上帝所遣派的天神，到世界上來，做他的使者，審判天下人。他的名稱是『人的兒子』。這兩種彌賽亞希望都很普遍的種在民衆心裏。耶穌在世的時候，大衛的後裔與『人的兒子』這兩種希望，幾乎有同樣的勢力。

年深日久，猶太人的希望終沒有成就。他們的民族思想，不但不衰落，而且更加揚厲，恨仇敵，望報復的心，亦更加激昂而懇切。羅馬帝國對待他們，雖然暴戾苛嚴，比起亞述，巴比倫來，實在要寬弛溫緩的多。羅馬有智慧，態度宏大，且能主持公平。但猶太人並不見情，他們並不在乎嚴明的治理，他們所求的，是自由和解放。無論如何，外國人是不能管理他們的，他們應得有權利創造自己的運命。因此他們恨羅馬澈心透骨，希望總有一天能瀚雪這被壓迫的奇恥大辱，將死亡堆在羅馬的頭上。當耶穌在世的時候，這種心理可算達到了最高潮。問題是這種風潮幾時成爲猶太與羅馬的大戰爭。民衆當中各處是祕密的結合，收藏兵器，準備廝殺，火山頭上，往往在深夜裏冒出火光烟縷來。

當時猶太與羅馬間的問題，可以用三種方法去解決。第一種方法是妥協，即所謂大希律政策。按這箇策略，猶太人儘可以安心樂意地投順羅馬，把希臘，羅馬的文化介紹過來，作一箇快樂的調劑。羅馬這樣強，猶太那樣弱，主客之勢，相隔霄壤，一旦治於一鑑，豈不大家安心？況且異族的文化，也很有價值，其文章，哲理，美術，詩歌，遊藝，武備，浴池，戲園，宮室，道路，器用，服裝，與夫享樂的人生觀，皆有可取的優點。撒吐該人原是這樣想，大希律亦原是這樣行。不過猶太人總有一箇不甘休橫梗在心中。他們明明的知道這樣一來，希伯來的靈魂就煙消霧滅；猶太的遺傳與寶貴的宗教，就壽終正寢。果然文化溝通，主奴妥協，可以使財主，地主，賈販，商人，保守了產業，得到了心滿意足的安全。但是猶太的人格，豈不是插標變賣了？第二個方法是咬牙靜待。當時思想比較穩健的人，相信時候不到，暴動無益，莫如忍耐等待，逆來順受，讓羅馬肆其淫威，揚其醜德。將來是在上帝手中，上帝不發動，人民亦不須躁急；等到上帝給了他們一個清楚而無可懷疑的記號，民衆乃可以如潮如海一般地去應響。這並不是他們甘心屈服，這乃是他們徹醒待時。可是坐待時勢，靜候天開，究竟有什麼結果呢？若上帝是萬族的神，不但爲猶太人所尊崇，亦爲異邦人所當敬拜，難道他竟會偏向一族而施行神蹟麼？其

間是不是有一個不可解救的矛盾？第三個方法就是拚命打。人不一擲孤注，難道能得天的垂援麼？有許多熱血沸騰的人們，在那裏呼喚說，『以色列民衆啊，不要妥協，不用等待，舉起刀來，上帝助我們！』從前上帝曾經引導他們的祖宗，使他們撼海嶽，摧雲峯，做人以爲萬不可能的事，豈有如今反不及當年？不必揆情理，不必度力量，不必察形勢，不必計成敗，生不如死，死裏逃生，來，舉起刀戈來！

第二章 而特不得其朕

拿撒勒是造在山坡上的城市；在羣山之中，在伊斯列平原的東北角，地中海與約但河山谷之間。山坡的東北有許多白牆的，平頂的廬舍，好像一羣羊緩緩地走上山去似的。夾在這房屋中間的是橄欖樹林子，常是青青的；無花果樹，葡萄園，表明出自然界的奢侈。加利利原是巴勒斯登最豐腴，最清秀美麗的地方。這裏的山比撒馬利亞的山來得清幽圓潤些，不是什麼巔巖，也不是什麼絕巘。拿撒勒的嶺子若是測量起來，也不過離海面一千六百五十尺。山上最高的房子離海面約有一千四五百尺。加利利全省是很美的，不但是拿撒勒。其間衆山林整秀美；小澗縈流，把農人的居處繡得像樂園一樣。若瑟夫斯在他的猶太人戰史裏說：「那裏的地土，盡是膏腴，出產極豐富，望去都是田園，和各種的樹木。因此那裏最懶惰的人們也願意使勁去耘田。幾乎沒有一塊地是開空着的。不但如是，這裏（加利利）的城市都極稠密，村落也極多，各處俱是人。最小的城市也得有一萬五千人。」。當然，人民大都是業農的。不過地方小，人烟稠，工作仍舊極辛苦。生活的簡

單草率，就不用說了。其中的大城市，像迦伯農，却又是一種氣象。城市生活與耶路撒冷的生活不相上下。東邊有加利利海，沿岸的居民，有許多捕魚爲業。拿撒勒在加利利算得一個市鎮。鎮上的人都是小工業，小農田的勞動者。他們都靠着一個清泉得水——就是現在人稱作處女泉的那一個。旅行的過客，也常經此地作買賣。街市上人們有時聚集了，聽聽口傳的各種新聞。他們說亞蘭話，但也會幾句希臘話。一個愛自然的人，若然膩煩了，儘可以緩步上山，去與山海相交通。據說在山頂上，風景極好，四面觀望，可以看見以色列民族史上有名的地方。山林森鬱之處，雲峯起伏之間，聽風聲之蕭爽，看煙火之微茫，有志者可以想見撒母耳之勤勞，掃羅大衛之戰績，以利亞以利沙之信仰，與夫古聖前雄之氣概，既見古人，復思來者，以昔視今，以今視後，有不感慨係之者乎？

耶穌幼年就住在拿撒勒。可是他並不生在拿撒勒。關於耶穌的誕生，頗有些經傳；據福音書所載，在居里扭作敘利亞總督的時候，羅馬皇帝亞古士督下了一道上諭，要猶太人登記戶口。這是羅馬第一次調查猶太人的戶口，在猶太人看是一件得罪上帝的惡事。約瑟和他的妻子馬利亞因此上伯利恆去，好在原籍辦登記的事。大約那時是夏季，牧羊的人

把羊盤夜的散在山坡上。約瑟和馬利亞到了伯利恆，因為那裏旅客多，無處容身，祇得宿在一家旅店的馬槽裏。那時馬利亞的產期到了，就在那裏生了一個男孩子。據有些現代學者的推算，那一年是紀元前七年。兩夫妻在家鄉住了些日子；因為伯利恆離耶路撒冷不過五六英里地，所以到了第八日，按照摩西的法律，他們把嬰孩帶到聖殿裏，將他獻給上帝，爲他行了割禮，起了名字。約瑟是一虔敬的人，表面上似乎極冷靜，心裏却是滿腔熱血；他爲了登記的經驗，又受了不少的刺激，老是想上帝總有一天要拯救他的子民脫離異邦人的壓制。他記起從前約書亞的故事，覺得該用這箇名字給他的兒子。約書亞就是拯救的意思，用當時口音說，就是耶穌。他用「耶穌」這箇名字給兒子，覺得是受上帝指示的，希望着這箇嬰孩將來真的能救以色列民族。按照路加福音所記載的，約瑟和馬利亞於公事完畢之後，就領了嬰孩回到他們的本地加利利的拿撒勒去。

約瑟是一個木工，靠着作工過日子。他雖是窮困，他的家世，却是很高的；因為他是大衛的後裔。這句話想是可靠的；因為後來，才高學博的保羅曾經論耶穌說：「以肉體論，他是大衛的後裔」。在猶西比的教會史裏——這部史是很著名的，是紀元三百二十五年作的——曾經記載着一個故事，說羅馬皇帝多米興曾召耶穌的兄弟猶大的孫子來問話，得

知他的一家是從大衛傳下來的。約瑟的妻子馬利亞也許是名門的女子，她與做祭司的撒迦利亞的妻子以利沙伯是親戚。她的姊妹是嫁給西庇太的；耶穌與雅各約翰是表兄弟。耶穌在拿撒勒長大起來，智力體格，都是特別的健全。他的父母疼愛他，看見他的人也都喜歡他。

耶穌幼年的事情，祇有路加福音記載了一件趣味深長的，其餘毫無史傳。馬可說他有四個兄弟，就是雅各，約西，猶大，西門；他也有妹妹們。他的家是工人的家，勞苦艱難，當然是他所知道的。也許他在很小的時候，就要照顧弟妹們，幫助馬利亞做家事，跟着約瑟學手藝。約瑟和馬利亞都是自重的平民，也都是十分虔敬的，對於耶穌，定有極嚴切極溫愛的撫育。申命記裏摩西的法律教父母謹慎地栽培兒子；其中有一條說：『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這一切話，你當記在心裏，也當教訓你的兒子。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睡眠興起，都當講論』。約瑟在這一樁事上一定是極用心的。他家的門楣上裝着一張摺疊着的羊皮紙，上邊寫着：『聽啊，以色列人：主你的上帝是唯一的神。你應當盡心，盡性，盡力愛主，你的上帝。』到了安息日，他領一家子上會堂去崇拜，在那裏聽教師宣讀法律書與先知書，講解經典。回家的時候，父子兩個時常有幾句討論，約瑟常覺得小孩子

的早慧。小孩子的心，有時候很深刻，真是參不透的。他要問：「上帝既是一個，又是公義的，他爲什麼像經典上所說的，要將他的忿怒傾倒出來，刑罰世界上的呢？」又問：「摩西的法律常有報復的意思難道這算是上帝的法度麼？」約瑟沉下了臉，不說話了；耶穌也就不問了。可是小心裏頭總迴蕩着些個問題。他的母親馬利亞雖然愛他，却很忙碌，顧不得他，趕着要作飯，要整理屋子，又要洗滌縫紉，照顧更小的孩子們。她是虔誠的，懇切的，把一切的事，老是放在心裏想，可是她又總覺得她的寶貝很冷靜，很孤獨。她要思想他，總是不能了解他；在她的直覺的，敏銳的觀感裏，却又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透視，看得出孩子和他父親的性情很相同。在默默之中他們倆好像是彼此了解得。其餘的孩子們，年齡更小，不懂事，胡鬧胡哭一陣子。耶穌安撫着他們，却又與他們離得很遠似的。馬利亞與他話家常，說什麼布的價錢，油的分量，酒與餅的好與歹，經濟的窘迫；覺得他雖然聽着，老沒有關心。有時候，他出去，上山走走，把腳踹在一片爛漫的紅花當中，低了頭想着，好像尋着了什麼。到了山頂上，他望地中海，又向着撒母利亞的，猶大的羣山看。他想起了鄉塾裏的先生教他唱的那首詩，就輕輕的獨自唱起來：

你們要去佔領的地方，

有巨壑，有高峯，

有天上的雨水可以飲，

上帝把這地常放在念中，

他的眼睛常眷顧，

從年初，到年終。

正唱的時候，他聽見一隻小羊悲慘地叫着。原來一羣羊下山坡的時候，這隻羊太性急了些，一滑蹋，落到了磐石的下面，夾在荊棘裏了。他好好的爬下去，把羊抱出來，趕上前把牠放在羣羊的當中。他快樂極了，奔回山上去立着，沒有覺察頭顱被荊棘刺碎了，在那裏淌血珠！

按照摩西的法律，一個孩子在十三歲之前，他的父親要爲他擔負守法律的責任。到了十三歲，猶太的拉比們就稱他爲『法律之子』，他自己要負起守法律的責任來。爲要紀念這箇日子，做父母的往往要領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上耶路撒冷去守節。可是耶穌剛到十二歲，約瑟和馬利亞就攜帶他上耶路撒冷去。也許約瑟覺得耶穌的身材已經很高大了，智慧也很足以自己負責了，儘可以早些領他去守節。也許那一年比較閒空些，旅行的伴侶親密

而且多些；孩子也等得夠了，就早一年去了。約瑟與馬利亞將其餘孩子們交給親友們看管着，預備了水袋，糧食籃子，隨身的行李，杖，以及所積蓄的錢，一起早，太陽剛露紅，就同着一隊香客上了路。從拿撒勒到耶路撒冷有八十英里地。可是耶穌是很健壯的孩子，走得動。他們要走三四天。若是同伴少，他們就得渡過約但河，往東，沿着河岸走；因為經過撒馬利亞是不容易的；那裏的人是猶太人的世仇，動不動就要爭鬪或劫奪。可是這一次同行的人多。加利利人是性躁力旺的，夠得上叫撒馬利亞人溫柔下來。他們所經過的地方，都有歷史的痕蹟。掃羅大衛的戰場，雅各出奔的路徑，亞述，埃及，巴比崙，波斯，希臘，羅馬行軍的遺蹟，都在行人的心中訴說以色列的榮耀與悲哀。走了兩日纔走上了猶太的山道，西望入海的平原，東俯約但河的深壑，好像走在世界的頂頭。突兀的山峯呈顯黯灰的顏色，雄壯而威厲。但是到耶路撒冷之前，他們隨着山勢，轉向東去，上了與橄欖山相連的帶嶺。翻過嶺，一望之際，耶路撒冷便巍峨地峙立在面前。同行的人們大家都提起聲音唱出來；

我歡忻鼓舞的聽人說，

我們一同去赴上帝的殿宇；

我們立腳在你的門內，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峙立着，

一個鞏固的城牆。

衆支派要上去，

上帝所選的衆支派，

按照以色列的心意，

頌美上帝名。

在那裏設着審判的帝座，

屬於大衛家。

你們要爲耶路撒冷求和平，

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要興旺。

願你城中有平安，

願你宮裏有康甯；

我爲了弟兄與同伴，

要說和平住在你當中。

爲了主上帝的聖殿，

我要尋求你的福利。

他們唱的時候，耶穌覺得心中有說不出的情味，劇烈的歡樂中帶着一縷尖銳的悲酸，不由得
不讓滾燙的眼淚流出來。

耶穌站在橄欖山頂上，下臨曠野，上接天雲，對面便是莊皇偉麗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和平之城』。在曉日光中，何等的莊嚴！耶穌的視線，忽然被一道小金光轉移了。東方的太陽剛照在羅馬兵的銅盔上，返射出光來。那個兵全身鎧甲，手裏執了一枝長鎗，立在安忒尼戌樓上。安忒尼戌樓是一座方的，營堡式的高建築，蓋在殿西的山崗上，兵卒站在上頭可以俯視聖殿的院宇。這幾天戌兵分外要留心，監視聖殿，免得各處來守節朝聖的猶太人在京城裏鬧出亂子來。耶路撒冷的城中央有大希律所建的露天戲園；戲園附近，便欣欣谷的上面有希律的宮室，聳着三個高望樓。但耶穌不甚留意這些白石的大廈。他所最關心的是聖殿，不是聖殿的大金頂，也不是聖殿的長廊巨棟，乃是殿基

上的摩利亞山石與至聖所。上帝的靈就降駐在這裏，這裏也就是世界的中心。猶太人受異族的蹂躪，分散破裂幾乎不成爲統一的民族；但是他們頗有人從散處的各國——從希臘，埃及，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回到巴勒斯坦來守聖節。他們是分散的；他們却有一個心，一個靈魂。耶路撒冷和聖殿成了他們生命的中心。但是耶路撒冷亦經過幾度滄桑。大衛從耶布斯人手裏將地基奪過來，建立了京城，名之曰『平安之城』。所羅門在摩利亞石上，即亞伯拉罕獻以撒的祭壇石上，築了上帝的聖殿。埃及的法老，尼尼微的皇帝，巴比崙的君主曾經圍困牠，攻打牠，毀滅牠。尼布甲尼撒傾覆了耶路撒冷，破滅了宮室，毀壞了聖殿，使聖山變了荆棘所蔓，野狐所居的荒邱。波斯王古列又征服了巴比崙，准許尼希米重修耶路撒冷的城郭，重建聖殿，也准許猶太人以大衛的後裔所羅巴伯爲君主。不旋踵耶路撒冷又被亞力山大所征服，受盡了安提歐庫伊壁非尼的褻瀆與欺侮。猶大馬克比及其族人冒了驚天動地的血戰，將耶路撒冷奪回來。獨立了不久，羅馬人又把牠征服了。耶路撒冷被消滅，猶太人能歷經萬險把牠重新建起來；耶路撒冷被建立，猶太人即又將牠爲寄託生命的中心；好像人民與城，城與人民互相依附，彼此助援似的。耶穌已經知道這些歷史的事蹟；他一路想；一路隨着約瑟和馬利亞下了橄欖山，經過了汲淪谷，又上山崗，向

耶路撒冷進行。那些朝聖守節的人，擡頭望着城門，又唱起來：

各國要來臨，彼此說，

來啊，來上主的山崗，

去瞻仰以色列上帝的殿宇。

主要將他的法度教導給我們，

我們要行在他的道路上。

郇山要發出訓誨來，

耶路撒冷要傳揚主的聖言。

逾越節是猶太人記念上帝藉着摩西的手，領他們的祖宗出埃及的節期。猶太人永遠不會忘記那一番的民族解放。在這大節期，爲家長的，都要在聖殿裏獻祭；把祭肉領下來，連同無酵餅，與一家人束上帶，立着吃，記念祖宗如何出埃及。禮節是極繁的，也有極象徵的，戲劇的意味。十幾歲的孩子經過這種禮節，自然要受極深刻的印象。在耶穌心裏問題是更深刻而重要了。他跟着他的母親在婦人的院子裏等候父親，心中已經是很焦急的；他滿心仰望上帝，要明白他的旨諭，却因他是孩子，不能進入獻祭的院子。幾日之間

他走在人山人海之中，常聽見人們的談論。好些人問着：『那位君王幾時來？我們幾時纔會看見彌賽亞來到，將我們從異族的束縛裏解放出來？』又有人問：『大衛的子孫當中可已生出了那位君王麼？他要領我們奮鬥爭戰，那纔快樂呢！』這些話本來是他習聞的，但是現在却不同，這些問題都成了自己必須解決的問題了。對於上帝的法度他不是已經自己負責了麼？在民衆當中他打聽不出滿意的消息來。正在他悶極急極的時候，他走進了猶太人的會議廳，那座鑿石造成的堂廈。一羣道高德重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正在那裏討論經典。起先，他祇是聽着；後來他聽得有味起來，就向那裏坐着的一位鬚髮如雪的老者問了一個問題。那老者很和善很喜歡他，就好好的回答了他的話。他的話很懇切，又很聰明，所以大家都喜歡教導他。於是乎他問了又問，問個不休。他攜帶着馬利亞給他預備的粗乾糧，胡亂吃了些，就找個地方睡了。明天再來，後天又再來。沒有知道約瑟和馬利亞，因為節期將畢，就跟着同行的人回去了。他們走了一日，以爲孩子與別的孩子們一同走着，到了晚上，却不見了孩子。約瑟與馬利亞分頭找尋，他們的同伴也幫着尋，到了星月在天，困倦的旅客都睡着了，還沒有尋着。路邊的石頭突兀着，樹木森森的立着。馬利亞哭了一回，想起孩子的可愛，也許被人拐走了，又發了一回楞。約瑟安慰了她幾句，

說，孩子是不會丟的；他一定還在耶路撒冷，并且還在聖殿裏。約瑟本來不多說話，所以坐了些時，就躺下了。天剛放明，馬利亞把他叫醒了，立刻回耶路撒冷去。到了第二天的上午，他們在聖殿裏找着了耶穌，見他坐在教師們中間，一面聽，一面問，並且問很深刻的問題。不但是馬利亞，就是約瑟也暗暗的驚奇。馬利亞招呼他，他一見父母來了，就跑過去；馬利亞擎着悲喜交集的眼淚，握着他的手，對他說：『我的兒子啊，爲甚麼向我們這樣行呢？你父親和我傷心的尋找你！』

耶穌看着她，說：『爲什麼找尋我，豈不曉得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爲念麼？』

他們不明白他的話，在耶穌的心裏覺得上帝要拯救以色列，這是上帝的事，也就是他自己的事。他應當以上帝的事爲事，以上帝的旨意爲旨意。約瑟立在旁邊，沒有說一句話，祇把耶穌的手緊緊的握着。耶穌仰起來看了他一眼，又回顧去看馬利亞；他感受了他們悲哀，喜樂，憂苦，驚奇中，發出來的純潔的愛。不一回他們出了聖殿，又找了些同伴，動身往拿撒勒去了。耶穌這一次受了極深的刺激，得了極深的覺悟，又了解了極深的愛。他更加孝順他的父母，聽從他們。耶穌去了，聖殿裏的人，教法師和旁聽的人，都覺得詫異，都說這孩子可愛，真聰明，真有上帝賜給他的聰明。

耶穌在拿撒勒跟着約瑟做木匠，在安靜的生活中，度了一年。到了紀元六年，加利利有了一個大騷動。亞基老在猶太做王，凶悍暴戾，無惡不作，猶太人無法，祇得請求羅馬將他廢掉，另派羅馬的執政官來治理他們。羅馬准了請求，便直接管轄亞基老的轄境。當時居里扭做敘利亞的總督；他即開始調查猶太的戶口。猶太人覺得羅馬不應當有這樣的威權，來計算上帝的選民，加重他們賦稅的責任。從前大衛調查戶口，受了上帝的懲罰，所以以色列民族對於這件事是憎惡的，覺得是上帝所不許的。在這種不滿意的狀況中，加利利人猶大和一個法利賽的銳黨賽特克就造起反來。他們聚集了許多人，乘希律安提帕的不備，進了他的首都提庇利亞，打開了武庫與銀庫，搶了兵器錢財，就瘋狂癡蠢的騷動了。這些人熱心有餘，智識不足，真的相信這麼一鬧，上帝就會來幫助他們的。他們打起了『上帝以外沒有王』的口號，一呼百應，竟聚集了一萬餘衆。那時，耶穌跟着約瑟作工，祇看見人情洶湧，處處都是不安甯。許多熱血沸騰的青年都在準備加入戰團，爲上帝爲民族拚命。可是羅馬的大老鷹總是在空中盤旋的，一見猶太人作亂，正像老鷹見了一大羣雞雛一樣，立刻從青空裏直掙下來。在約但河東面加大拉地方有羅馬的軍營，由軍長華勒斯管帶。華勒斯一下命令，那些有組織，有訓練，有紀律，有勇猛的羅馬兵便迅雷不及掩

耳的下來，橫衝直撞的把猶太的叛徒殺得箇片甲不同。猶大和賽特克本來佔據着離拿撒勒三四英里的賽福里城爲大本營。華勒斯把亂事平了，打算斬草除根，就吩咐把賽福里城一把火燒了，把其中的男女老幼擄去發賣做奴隸，把所有的叛徒兵卒，幾乎有二千俘虜，不分皂白地都釘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羅馬的政策往往拿以一警百爲原則；所以這一次就在高處立了一個十字架的林子，把俘虜釘在上頭。同時賽福里城被焚，火光燭天。晚上，在拿撒勒的山頭上，可以看見以火光作背景的十字架！申命記上說：『凡被懸掛的人，都是在上帝面前受咒詛的』。這真是夠人思想的。

耶穌漸漸的長成了。他已經是一個很有技巧的木匠，很有思想的青年。在安息日，他崇拜之後，常常上山去走走。到了山頂上，他可以在玄默之中與上帝交通，也可以想想上帝在以色列民族史上所有的顯示。往東看，在約旦河東的平原之外，他可以想見他祖宗亞伯拉罕的蹤跡，如何奉了上帝的旨意，向不熟識的地方行。東南方，他可以看見崗巒起伏的基列。再往南便是摩押的境界；在那裏摩西領着以色列的羣衆，望見了迦南。他，摩西，沒有實現他的夢；成大業，立大功，原不必看見最後的效果。在耶穌的面前是他泊山，在這山坡上女先知底波拉曾經作了驚人的大事。她藉着巴拉的軍威，從山上衝下去，

把西西拉的戰車陷在汙泥中，好像天上的星宿幫着以色列鏖戰一樣。向南望，耶穌看見伊
斯翼崙平原；在微茫之上，有吉博山頂透露出。掃羅王與他的三個兒子約拿單，亞庇拿
達，麥基舒亞在那裏爲以色列民族獻上自己的性命。掃羅受創之後，不甘心死於非利士人
之手，就伏在自己的寶劍上死了。看哪，以色列有英雄，又有先知。迦密山像獅子的頭
一般突出在西邊。以利亞在那裏制勝了巴力的祭司，將以色列從心靈的墮落中救出來。
在北邊有黑門山，在雲中舉起着白雪滿頭的山巔。上帝的化工，何等的奇奧華嚴啊！耶
穌看海，能夠想到當時的商業；波斯的絲，西頓的玻璃盤，推羅的紫色布，加利利海的鹹
魚，死海的軟木，加利利的甜酒與橄欖油，亞拉伯沙漠邊上所產的香料，沿海的明珠，都從
地中海上經過，售賣在以弗所，特羅亞，馬賽爾，西班牙，意大利，希臘，埃及，與夫羅馬
勢力所達到的遠地方。由來爭戰地，自古貿遷場，歷歷的都在他眼中。上帝對於這樣的
世界，究竟有什麼偉大而永恆的旨意？

耶穌雖愛靜獨，却也有許多朋友。他的父親是他最好的，最知己的同伴。他們一塊
兒做工，一塊兒崇拜，一塊兒談天。可是在他十九歲的時候，約瑟病死了。從此，他在
傷心悲痛之餘，總覺得父親的靈魂，與上帝同在着。上帝原與父親有同樣的意義。同

時，他與祭司撒迦利亞的兒子約翰是親戚，見過幾次面，討論過他們的信仰。有多少地方他們是同志；他們一同覺得以色列民族復興的根基是在於心理的改造與建設。等到以色列的心理改造好了，上帝的救法就必成全在人間。不過約翰老是想到曠野裏去，要準備好了，宣傳悔改的福音。至終，他去了。約翰的性情是剛果執一的；他不願享受祭司階級，貴族階級的利樂，毅然決然的撇下了榮華，穿上了駱駝毛的衣服，束上了一條皮帶，拿了一枝杖，直往曠野裏走。他也不剪頭髮，也不剃鬚鬚，老是蟬毛蝶似的，立着坐着，都像一座移不動的泰山。他的聲音像雷一樣響。耶穌極其欽佩他，可是有些地方，不能與他同意。約翰呢，也佩服耶穌，總覺他比自己高出萬萬倍。因為他是不輕易許可人的，所以沒有這麼說。約翰到曠野裏去了，耶穌還是在家裏，因為他要撫養弟妹們，安慰漸老的母親。他父親約瑟的責任，他得肩起來。

同時，耶穌還有其他的朋友。他母親的姊妹撒羅米是西庇太的妻子。西庇太與撒羅米有兩個兒子，一個叫雅各，一個叫約翰。當耶穌近三十歲的時候，雅各約翰都是二十左右的青年。耶穌與他們當然有來往。他們所認得的彼得安得烈那些同業的漁人，也都與耶穌認識。他們不常聚在一塊兒，不過碰見的時候，耶穌與他們總談到上帝要救以色列，

並且要救全世界，全人類。對於耶穌，他們已經非常的佩服，不是他們能了解，因為他們的心理是簡單的，乃是因為耶穌的品格神韻，不期然而然的在他們心裏打上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那時候，賽福里城又重新被建造起來。耶穌是一個最勤苦最能幹的木匠，當然在那裏有工作。他常離開家，往那裏去作工；在那裏認識了好些人，瞭解他們的心理，聽了許多新聞，受了許多刺激。這些年耶穌在世面上磨練經歷，幾乎教他參透了各種人的意念心思。平常他是很忙的；有工夫，他就不很願意離開他的母親和弟妹。但有時他也同他的母親到加利利海邊上去一趟，當作一種休息，並且可以探望親友們。加利利海邊上有一個村子，名叫抹大拉，風景極秀美。村子裏有一個美貌的少女，叫馬利亞，性情脾氣極怪癖。因為她時常鬧脾氣，鬧起來又非常的厲害，沒有人能了解她，也沒有人能管理她，所以人都說她是附鬼的，至少附了七個鬼。她喜歡青年的男子，常去撩撥他們，等到他們去親近她的時候，她又膩煩了，就訕笑譏刺他們，叫他們玩狎不是，老實又不是。他們不理她，她又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望着他們傻笑。碰着她不高興，她就整天的睡。一有錢就亂花亂用；沒有錢就挨餓。人家給她喫，她就開口罵，在她心裏，毫無定準，也毫無一點的懼怕。悶極了，也會喝醉了酒，會大哭，會大笑，會披著長頭髮，袒着胸在人羣裏鑽，

好像不知道廉恥似的。安息日，人家去崇拜，她也去；崇拜好了，她又嘮嘮叨叨地批評那些文士和法利賽人，說甚麼假道學，假惺惺，烏烟瘴氣，那一類的話。她心裏好像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要求，可是愈要求，愈失望，因為這箇世界是一個不可能的世界，沒有可以滿足她那箇不可思議的東西。因為她鬧得凶，人們又說她是附了鬼，附了懶鬼，醉鬼，瘋鬼，淫鬼，凶惡鬼，哭笑鬼，浪費鬼，至少有七個。其實這全都不是。有一天，她正鬧的時候，耶穌走過了。耶穌聽見人家講抹大拉馬利亞的事，也就站住，在人中間看她。他的眼睛停在她的身上，她一見了，忽然停止了笑與哭，睜了兩隻滿了驚奇的圓眼睛，靜了些時，大喊道『得了』。一溜煙，她就跑回家去了。她在耶穌裏，在那一霎時的永恆裏，得到了普通女子所得不到的宇宙心裏，男子心裏的生命。後來，耶穌見過她好幾次，與她講解他自己的志願與事業。她就安定下來，溫婉謙和地做人。因此，大家又說，耶穌治好了她，將那七個鬼趕跑了。抹大拉的馬利亞，我們記得麼？是自始至終，跟隨耶穌的。她是不怕痛苦艱難的；她服事耶穌，供給耶穌；耶穌到那裏，可以跟，她就跟到那裏。十字架底下有她，墳墓門前有她，如今在人間最美的生活裏，似乎也應該有她。

紀元二十六年，羅馬皇帝提庇留委任本丟彼拉多為猶太的巡按使。彼拉多是三十多歲

的軍官，心志又高傲，又囂強，治軍是很好的，治民，尤其是猶太的人民，則不當其才。他帶着妻子革老底亞從羅馬來；滿心要做些大事，立些豐功。在他之前已經有過四個羅馬巡按使治理亞基老所不能治的猶太。彼拉多到了該撒利亞之後，就想做一件了不得的事，讓皇帝知道他的大才，別國的人民都崇拜羅馬皇帝的偶像；獨有猶太人始終不肯就範，還不會崇拜他。彼拉多之前的巡按使似乎都遷就着，沒有勉強猶太人做這一件最犯忌的事。彼拉多不服氣，以爲有武力，有威權，什麼事都能作；所以他沒有去研究研究猶太人的心理，便一口氣吩咐兵士們將羅馬皇帝的偶像擡進猶太人拜獨一無二的上帝的地方，耶路撒冷的城裏。他的計畫，原像是極妥當的；他把偶像乘人未備的黑夜裏擡進去，放在大眾可以看見的安忒尼成樓上。猶太人若來攻打成樓，那末他們便是反叛羅馬，巡按使就可以用兵來平定他們。若不來攻，那末他們就祇好屈服在他的權威之下。他的功績也算得不小了。第二日猶太人看見了，使人情洶洶起來。當時該亞法爲大祭司；他的岳父是亞那，爲人很是狡猾。他一想力敵不能勝，祇可以智取，就教大祭司傳諭出去吩咐猶太人民往該撒利亞去請命，求彼拉多將偶像撤回。不數日間，有五千猶太人到了彼拉多那裏，跪着請求。彼拉多立在成樓上望過去，漫漫的盡是人頭。他們日夜呼籲，風雨不能阻，飢寒

不能迫，威脅不能止，跪着，並不是向彼拉多叩頭，乃是在祈禱上帝。一日又一日弄得彼拉多慌了。他下了一個命令，叫猶太人都上賽馬的戲場上去，在那裏向他請求。同時，他暗暗的吩咐兵卒將戲場四面圍住。

彼拉多到了那裏問猶太人說，『你們要什麼？』

『要請你將羅馬皇帝的偶像從耶路撒冷撤回』，猶太人說。

『那可不能』！

猶太人却安安穩穩的說道：『那可不能不辦到』。

彼拉多大怒，大喊着，『你們不聽命便殺你們』。

那時四面的兵士一齊都上來，拔刀在手，準備殺人。

第一個猶太人，一聲不言的担着頸子，伏在地上等殺。其餘的猶太人都解開了頸子，伏在地上等殺，沒有一個人嚇慌了。彼拉多沒法，便回到營裏，吩咐將偶像撤回；他還沒有預備着丟前程呢！真的，羅馬的兵力是強的了，巡按使的意志却没有猶太人的意志強。至終要勝利的是宇宙中正道的意志。

第三章 全體大用無不明

紀元二十七年，羅馬皇帝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丟彼拉多作猶太的巡按使；希律在加利利作分封的王，他的兄弟腓力在以土利亞和特拉可尼作分封的王，呂撒聶在亞比利尼作分封的王；亞那和該亞法作祭司長。那時候撒迦列亞的兒子約翰在曠野裏受了上帝的命令，在約但河一帶，宣傳悔改的福音。他是曠野裏雷霆乍驚的人聲。人們遠遠地聽見那聲音說：

豫備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街衢，

低窪的地方必要填滿，

大小的山岡必要被掘低，

灣灣曲曲的去處要修直來，

高高低低的地方要墊平，

凡有血氣，莫不仰見上帝的救恩。

約翰毛髮森森地立在河岸的磐石上。他穿着駱駝毛的衣服，腰裏束着皮帶，喫蝗蟲野蜜，是野人，是以色列民族中最後的先知。他是祭司的兒子，他絕對的不肯去做祭司。他心裏最清楚，最曉得這輩祭司的腐化。祭司們，亞那，該亞法等等，都是大富翁，愚弄人民，收割脂膏，那裏有宗教的氣息存在他們裏頭，在他們身上那裏有上帝的使命。有這種人做領袖，以色列怎能夠撥開雲霧見青天？這世界上充滿了不公平。其他的話不必講，人們第一件事，就是悔罪改過，革面洗心。真的，約翰是先知，有先知的標記，就是摒棄一切，不知道別的，祇知道轉達上帝的聖言。他沒有從誰那裏學了一套話，他的福音是他從上帝那裏直接得來的，是自得於冥默之中的；他的福音裏有奔山裂石，摧崖倒峽的威能。人們聽見了，自西自東，自南自北，都來到曠野裏，要受他的洗禮。

他威厲地對他們說：『毒蛇一類的，誰告訴你們躲避將來的刑罰呢？你們應當結善果，表明悔改的心，不要想有亞伯拉罕拉做你們的祖宗，告訴你們罷，上帝能教這些山頭上的石塊作亞伯拉罕的子孫』。約翰指着山坡上；腳跟前的，許多亂石，想若然冥頑不靈的人，看不出上帝旨意的人，能做亞伯拉罕的子孫，豈不是石頭也可以做亞伯拉罕的子孫？人的冥頑真是可憐。可是上帝不能永遠寬恕人。他的日子要來到；那時節他要施懲罰，

他先要懲治以色列人，隨後刑罰全世界；隨後他要遣派剩下來的人，合他心意的以色列民族治理萬國，不但是羅馬帝國，連全世界都要聽以色列的號令。日期快要到了，悔改的被拯救，不悔改的要淪亡，人在威嚴的上帝面前，不能漠然，也不能逃避。於是他接着說：

『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

來受洗禮的人問他說：『我們該做什麼呢？』

『有兩件衣服的，就分給沒有衣服的人；食物有餘的，就分給沒有食物的人。』

稅吏，就是民衆看爲是羅馬帝國的走狗的，也來領受洗禮，要參加約翰的預備末世臨到的民衆運動。這些人心裏何嘗愛羅馬，因爲饑寒的驅使，所以幹上了那個爲羅馬收稅的勾當。金錢是有變化氣質的力量；他們本來愛錢財，一受了金銀的薰染，自然更巴巴急急地包辦稅務，收割民脂，將羅馬所定的數目收齊之外，餘下的都傾入私囊。久而久之，他們就成爲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的地痞土豪。可是宗教也是種在他們心裏的；他們聽說末世要來臨，錢財要失勢，心裏不免惶恐，所以也跑來問約翰說：『夫子，我們當作什麼事？』

約翰看着他們，覺得這些人的心理是簡單的，不能與他們講大道理，所以沉着臉說道：

『除了例定的稅銀，不能詐取人。』他沒有教訓他們去解衣推食，拯救民衆，因爲不走第

一步，第二步是不能走的。

兵丁也來了，問說：『我們呢？我們應當怎樣做？』

約翰說：『不要勒索，不要詭詐；自己有錢糧，應當知足，不應當硬奪他人的錢財。』

在羅馬統治下，無論是直接的，間接的，人民都感受經濟上的壓迫，都要付人丁和土地的稅錢。約翰傳末世來臨的道理，一方面教他們懺悔罪惡，躲避將來的，就在眼前的大難；一方面很清楚地將他們當前的經濟問題，指出給他們，正摸着了他們的痛處。同時，他們好像在空濛中收取了彌賽亞降世的影子；覺得他們所切望的果然要實現了。所以他們議論紛紛，心裏猜疑，將空氣充塞了期望和期望所產生的不安甯。影響所及，不旋踵就把約翰的事業變成了一個蔓延極快的運動。有些人說約翰即是彌賽亞，有些人說不是。約翰知道他們有這疑團，所以很痛快地對他們說：『我不是彌賽亞，不是那受膏的君王。我用水給你們施洗禮，還有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我給他解鞵帶還夠不上呢！他來了，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禮。他手裏要拿着簸箕，要簸淨了場上的麥子，將麥子收在倉房裏，將秕糠用不滅的烈火燒毀了。』

那時耶穌有三十四歲了。他聽說約翰在約旦河上施洗禮，講末世來臨，新時代將到的

道理，心中奮發，決志要去參加這個宣傳悔改與天國的運動。他的弟兄姊妹，都已長成，可以維持生活，供養老母，不用他再爲他們負經濟及撫育的責任。所以他辭別了他的母親及親戚，單身南行；他的母親雖然十分捨不得他，哭泣勸阻，他也不能兼顧了。當時他的朋友們有許多已經上約但河去跟隨約翰；彼得和他弟弟安得烈去了；西庇太的兩個兒子雅各約翰，都是爲復興民族熱心的，也許同着去了。約翰是他所佩服的，現在在以利亞曾住的地方，奉着上帝的旨意，大聲疾呼，好像是第二個以利亞。他也在曠野裏爲以色列民族開闢新紀元。那裏是樵夫牧子所聚的地方，樹木陰翳，山石崢嶸，伐木的人，往往用野火燒殘木，驅使匿居深藏的虺蜴與蠍子。這一次可是約翰來驅除蛇蠍了。從耶路撒冷到希伯崙，從伯利恆到猶太的叢山，從約但河附近到加利利，人都出來聽他的福音。凡是信從的，悔過的，約翰就在約但河裏爲他們施洗禮，表明他們的罪愆洗滌乾淨了，心志一新，可以作新時代的選民。跟從他的人愈來愈多；他們來來去去，甚至於及到了希臘，小亞細亞，與埃及。他的聲音像隱隱的怒雷，從這座山搖撼到那座山，從山谷底翻起來，在天雲裏隆隆然應響着。耶穌的心裏不能沒有一個極激烈的回聲。於是他到約翰的面前，要受他的洗禮。約翰很驚奇的說：『你也要受洗禮麼？你是新紀元的原動力，如何也要表明』

懺悔而受洗禮。況且我是什麼人，敢爲你施洗禮呢？」

耶穌回答說：『你暫且許我。這洗禮不也是表明進入新時代的象徵麼？我也願意有這個表明，盡這個禮。』

約翰祇得許了他，爲他施洗禮。耶穌從水裏上來，得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心體通明的大覺悟。天上有無窮的青，瞳瞳的曉日照在他的頭上，好像上帝的心向着他開闢了。他覺得上帝降在他心中，像鴿子一般憑空飛下來。他聽見有聲音對他說，『你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這是天聲，是人聲，是心聲，是宇宙靈魂裏所透發的聲音。耶穌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兒子，豁然貫通，了無疑惑，臉上充滿了光輝。約翰看見這形貌，心中驚詫讚嘆，便說，『看哪，上帝的羔羊，背負世人罪孽的。』相形之下，約翰覺得自己萬不能望耶穌的項背，所以對人說：『娶新婦的，便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聽，聽見新郎的歡樂，就忻忻然有喜色。我如今也得着喜樂了；他必要興旺，我必要衰微。』

天風隨意吹拂，人不知道牠從那裏來，往那裏去。心靈的事，原是超人知識的奧妙。有遠象的見遠象；那不見遠象的，或者望望然，或者囂囂然，怎能夠知道上一層世界裏的真際。凡是得見遠象的，因此祇有直赴玄默之中，自對真實，自問真心，絕對不能向世界請

求智慧。耶穌既已大澈大悟，便向着荒山走去，要作一番透關的，一棒一條痕的思想。他想他是上帝的兒子，這是千真萬確，顛撲不破的。從前在聖殿裏，在會堂裏，在自己家裏，在拿撒勒的山林裏，他早已明白這一點；現在所發顯的是這一點的證實，和這一點所含蘊的深義。上帝是良善周備的聖愛，心中有此愛湧現的，便是上帝湧現在他裏面，也便是上帝的兒子；如此則人人有爲上帝的兒子的可能，有爲上帝的兒子的希望。上帝既是聖愛，人又怎能爲這至善的真際，機械地作一個限制。世界上，烟霧彌漫，盡是罪惡的狼戾和私心；一旦有人撥開這重重的障翳，讓賜生命的天光照在心裏，天下的人豈不是都得了自由和解放，都得了美溢豐腴的生命麼？人的紛爭，人的卑鄙，人的罪愆，都是因爲他們沒有得到應當得到的澈底的滿意；若一旦得了上帝，世界豈不可以成了天國麼？可是人的束縛是一重一重的，是萬牛之力不能斷絕的鐵鏈子。約翰要解放以色列民族，像千鈞之槌一般地將悔改的福音打擊這鐵鏈子。他宣傳上帝的忿怒，快到頭上的懲罰，稱猶太人爲虻蜴，爲蝎子，奮厲威赫，無所不至。但他所傳的，雖有至理，却非正解；人當悔改，固然，但上帝要將忿怒傾在全世界，這一定是猶太教師們傳統的錯誤。從此以後，耶穌可以與約翰樂其始，斷不能與他共其成。這一點不但是耶穌見到，即眼光尖銳的約翰也似乎見

到了。耶穌如此想着，一步一步的獨向山的深處行。約旦河東岸的那一帶高山峻嶺，人跡斷絕的地方，南北有三十英里長，東西有十五英里寬。巖巖怪石，亂捲在雲光之中，望去好像鈍紫焦黃，曾經燒不盡的浩劫一般。削下來的荒壑把猶太東隅的高原截爲兩片。過此，林木漸稀，人跡無存，便是山羊的踪跡也無有了，祇有野與靜。耶穌行了好久，覺得乏了，就坐在巖牆之下的磐石上。孤獨！是啊，孤獨是天才的命分，是先知的生活，是上帝的兒子的權利，太陽將山燒得像新時代開始的榮耀。孤獨麼？耶穌是上帝的兒子，奇險譎怪的山頭是上帝親手創造的，是他的家鄉。野狐叫月，惡豹追風，都在他的腳下。

從今以後，上帝要怎樣的引導他的兒子去拯救以色列民族，從這箇民族去教化天下呢？以色列應當怎樣做纔能自救，又纔能擔負這拯救世界的責任呢？以色列有使命，這箇責任，也就是上帝的兒子的使命。這時代，以色列民族誠然是在羅馬帝國的鐵蹄之下，但是這箇艱難，又豈不是以色列民族絕大的機會？在以色列度被擄生活的時候，匍伏於巴比崙的淫威之下，先知尚且對自己的民族說：『我上帝選召你，要彰顯正義；我援扶你的手，保護你，使你作與民立約的中保，爲列邦的榮光；差遣你使盲目的得光明，使被拘囚的出監。』

獄，使住在黑暗裏的出牢籠』。『你要作我的僕人，復興雅各的支派，使以色列得保全的民衆可以歸回，這還是小事，我必使你爲列邦之光，將我的救恩傳到遍天下』。這使命誠然是極清楚的；但是現在，上帝的兒子應當怎樣行？有澈底的使命，豈不應當有澈底的策略，有光明正大的手段，去實施這樣震古鑠今的事業？這些問題迴旋反覆在耶穌的心裏；嶄巖高聳着，衝着滿天的星斗。整個的耶穌，身體與心靈，都化成了一個不能停止的，滿有希望的新禱。他與上帝同在，上帝與他同在。他不飢亦不滿，不食亦不飲，不睡眠亦不覺得什麼憊困，因爲他的心純粹的住在一個異象的世界中。後來有人傳說，他在曠野，不飲不食的思想着，有四十晝夜。他的問題是：復興以色列民族應有什麼樣的步驟？建造天國應有什麼樣的策略？記憶中盤旋着當代的三種主張：第一是依賴上帝的佑護，領兵開戰，作一個神蹟，制勝羅馬的淫威。第二是徹醒的等待，希望着準備着彌賽亞來到。第三是妥協。這些思想湧上來，耶穌把牠們打回去，過些時牠們又衝回來了。他是上帝的兒子，有使命。那使命不就是當代所切望的彌賽亞的使命麼？耶穌記得但以理書論到他，稱他爲『人的兒子』說他要攻克以色列的仇敵，那隻野獸。那書裏說：

我見有寶座設立，

上頭坐着亘古常在者，

衣服光明如雪，

頭髮如純潔的羊絨，

寶座如火焰，

轆輪如火火，

.....

他坐着要審判，

案卷都已展開了。

我正觀看，那獸被殺.....

身體損壞，

擲在火中焚燒着。.....

我在夜裏看見了異象，

見那像人的兒子的乘雲而來，

到亘古常在者那裏，

被引到他面前。

他受了權威，

尊榮與王國，

各國的民族都來事奉他。

他的權威是永遠的權威，

他的國永遠不消亡。

後來馬克比一族，率領了以色列人民應驗了這些話。可是馬克比族的王國幾乎是曇花一現，便爲羅馬侵佔了。王國雖亡，理想不死，所以又有以諾書繼續的鼓吹說：

那人的兒子有公義，

公義與他同居着，

他要開啓一切隱匿的寶藏，

因爲主的靈已經挑選他。

他在萬靈的主之前，永作正義的首領。

這爲你所未見的人的兒子，

將要使諸王與強權者離開他們的座位，

將要使剛強者的繩纜鬆弛，

而擊碎罪人的齒牙，……………

全地將要大喜樂，

公義的人要居住在地上，

蒙召的人要在地上往來行。

耶穌既負復興民族，建立新紀元的責任，他自己是不是這樣的彌賽亞，這樣的一位『人的兒子』？無疑的，他自己覺得可以稱為『人的兒子』，但不必盡如但以理書以諾書所指示。至少他的父親不能命他動兵戈。他的心靈是宇宙心窩中所湧現的，無疑的是；他有公義也毫無可疑；他將來舉起標準來可以審判萬國，那也無可疑。不過伏尸萬里，流血盈野，那可不是他的事！

雖然，這芸芸總總的，莫不有一個麵包問題；麵包問題不解決，他們又如何能跟着去建立新社會——天國。從來以彌賽亞和號召的，舉旗吶喊，踴躍用兵的，背後都有麵包二字做有聲有勢的應許。打勝了仇敵，上帝必要使人民享受豐美的物質生活。耶穌能這樣應

許他的從者麼？不戰，那裏會有麵包，沒有麵包，又那裏會有大國？那時候，東方拂曙，剛有白濛濛的迷迷霧籠罩在山峯之間。耶穌腳邊有許多大小的石頭，好像千百個麵包，千萬盤餅。猝然之傾，像有一個聲音對他說：『你若是上帝的兒子，可以叫這些石頭變爲餅。』

耶穌心裏閃了一道比電還快的靈光。他回答說：『經上說，人活着不單靠食物，也是靠上帝口裏所說的一切話。』

以色列民族的真精神在耶穌的心懷裏洶湧着。石頭變餅麼？血肉也可以變餅，奸盜邪淫欺詐劫奪也都可以變餅，豈獨石頭？可是上帝的旨意是要石頭變餅麼？變了餅，上帝的旨意就成全了麼？古昔的時候，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曠野飄流了四十年。那時一大隊羣衆也沒有飲食，渴得幾乎死，餓得幾乎死，不曾聽見摩西把石頭變了餅。山石裏衝出活水來，野地裏生出瑪拿來。祇要有志向；要自由，得自由，要生命，得生命！申命記裏因此說：

你當記念你的神這四十年在曠野裏引導你，

要使你卑微，要試驗你，

要知道你的內心如何，

肯不肯守他的誠命。

主使你卑微，使你飢餓，

却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識的瑪拿供給你，

要你知道人活着不單靠食物，

也是靠主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這四十年你的衣服沒有爛，

你的腳也沒有腫，

你心裏應當曉得主上帝督責你，

正像父親督責兒子一般。

以餅爲前題，人就利用上帝；以上帝爲前題，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人所需用的自有解決的辦法。耶穌絕對的不輕視物質的生活；但是耶穌決定了他是聽從上帝的，不是利用上帝的；他的運動是心理建設的運動，不是物質革命的運動。

使命是清楚的，事業的性質也是清楚的。可是耶穌怎樣做纔能號召羣衆，使他們信從

他，跟隨他，去成全這箇民族復興，天國臨格的偉業呢？這箇問題有兩個重要的關鍵，第一是耶穌是否要從民衆的領袖入手？若然要改革他們的心理，鼓勵他們，隨後呼召民衆，使民衆雲從影響呢，他必須要一直往耶路撒冷去，與聖殿裏那一輩大人先生們辦交涉。大人先生們肯甘棄權榮來隨順一個加利利的木匠麼？不有驚天動地的發動，應驗着他們所信的遺傳，能夠轉移他們的心向麼？第二是方法，用平常布帛菽粟的教訓呢，還是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蹟呢？耶穌要走的是近路呢，還是遠路？要做的是容易的事呢，還是千難萬難的事？是上帝的兒子麼？看哪，上帝要怎樣辦？亘古以來，上帝性急着，給人一箇簡便速成的捷徑麼？正在思量的時候，耶穌走到一個高峯的頂頭，在太陽當空的光華中，遠遠地望見了耶路撒冷。平安之城哪，牠立在白光返照的磐石上。在其中，有數不清的猶太人，正切望着乘雲而來的人的兒子彌賽亞，正等待着從天飛下的一個記號呢！在其中有莊嚴巍峨的聖殿，金頂聳在天雲裏。忽然，有一個聲音說：『你若是上帝的兒子，你就可以立在殿頂上，從那裏跳下去，人們豈有不喜出望外的歡迎你麼？』經上說：『主吩咐天使用手扶持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耶穌轉過身來厲聲叱道，『經上說：「不可試探主你的上帝」。申命記裏所載的偉蹟

還繫迴在耶穌的靈魂裏。人難道可以試探主麼？可以利用人的弱點——迷信，妄想，顛倒的夢——來達到宇宙中的，人類所仰望的，至善麼？用了怪誕不經的方法縱使得了人們的贊助與協作，那末換湯不換藥，心裏沒有徹底改造過的領袖和民衆，就算得是天國的子民麼？上帝的兒子縱使能行出奇驚人的事，又豈可利用這權能來買服人心？這簡直是用宗教來抹殺宗教，用正誼來消滅正誼，用上帝的名來褻瀆上帝，不是試探主是什麼？僞！惡魔的飛鏟！從今以後，不動則已，動則必須在民衆方面入手，又必須用布帛菽粟的教訓。其餘的都在上帝的手中。

然則不可能麼？耶穌不是個不切事實的夢想者，舉頭天外，大放厥辭，便可算了事。耶穌的天才，以耶穌的性情；何事不可作，而必經經於萬無可能的舉動？以色列歷史上的古聖英傑固然深深的存活在他心裏，但是他澈底自由，不能爲遺傳所束縛，不能爲法律所拘繫。以色列固然是得天獨厚。但是羅馬的政治法律，希臘的美藝文章，凡爲耶穌所習見習聞的，雖有許多的缺點，亦未始不是由上帝所佑護而產生的，他豈不能深深的欣賞？他是上帝的兒子，固然；上帝的兒子，豈不能洗淨了大希律的文化溝通政策而運用之，藉以使上帝的公義流行於全世界？這樣做，既可以免除了萬難倖免的戰爭，復可以一舉手，一

投足而解決了他自己的難題。耶穌緩緩地走在約但河西的最高峯頂，打量而又打量。在摩押羣山的那邊，紫氣蒼茫之外，豈不是膏腴千里，豈不是伯拉河與希底結河中間的亞述和巴比崙麼？米所波大米的那邊，不是波斯帝國麼？在北方，不是大馬色與安提亞，富庶繁衍，人文萃薈的區域麼？在西方，則猶太崇嶺之表有大海，大海四周，豈不是埃及，希臘，羅馬諸大國麼？這些去處，大可以有一個偉大的文化，像一條金繩似的，把牠們圈在統一的生命裏。而這箇文化的最高點是上帝，以色列民族的神！以色列的使命豈不是要全世界投降在上帝，公義的上帝之前麼？以色列的使命，又豈不是上帝的兒子的使命？然則，要怎樣做呢？妥協，惟有妥協！那個試探的聲音發了一個最後的，最難的，也是最美妙的議論。他說：『你若是俯拜我，我就將這一切，這世界的繁華尊榮，都送給你』。

耶穌立刻厲聲叱道，『撒但，退後去！經上說，應當敬拜主，你的上帝，單要事奉他』。

這最後的試探是最微妙，最凶惡的，因為得世界，是得子女玉帛，車馬玩好，高名大祿，爵位權勢，凡爲人生欲望中所要求的，莫不包蘊於其中。能勝過這箇試探，其餘的試

探都可以像摧枯拉朽似的勝過了。耶穌是上帝的兒子麼？他在這裏就有了明證。人得了全世界而丟掉了靈魂，有什麼益處？可是耶穌不妥協，並不是他不能欣賞羅馬政治法律的宏大，希臘美術文章的典麗，更不是他不願全世界有一個統一的文化。凡事必以其道得之，不以其道得之，雖一舉手而愛有天下，不爲也！耶穌若妥協，即不能不向專制的羅馬，腐化的撒吐該人，固執的法利賽人委屈求全；非但不能傳布上帝的純愛，且須委清潔於泥塗。同時，猶太民衆深恨羅馬以及羅馬勢力所維繫的所謂文化，決然不肯信從一個委屈求全的人物。所以妥協即是民族的自盡，人格的消滅。以耶穌那樣的才性，不能沒有一個文化統一的思想，亦不會沒有一個斬釘截鐵的不妥協。他果然佔了最後的，最大的勝利。從那時起，十字架已經樹立於空中。上帝是至善，上帝是純愛，惟有上帝能夠救猶太，能夠救全世界。那時耶穌疲乏極了。可是心中有無窮的光明，有無量的喜樂。他下山崗的時候，容貌上有至善純愛的上帝的光輝。

第四章 初日照高林

伯大尼有一家人家，姊弟三人同住著，就是拉撒路和他的姊姊馬大與馬利亞。拉撒路不十分健康，所以常住在家裏。馬大是大姊姊，擔當一家的事務，極會打算，也極會操作。因此拉撒路和馬利亞就不大經心，把一概的事務都交給她去計畫幹辦。忙的時候，她要唧咕幾句；但平時總是看顧她的弟妹如同母親看顧兒女們一般。馬利亞是一個好靜的女子，素來是嬌生嬌養的，不過她對於宗教很熱心，時常仰望著上帝。這一家家道雖不富裕，却還可以過得去。三個人都是慷慨而好客的，路過的人總歡喜在他們那裏喝一杯水，然後再上耶路撒冷或是度過山嶺往東去。伯大尼離耶路撒冷不過是二英里地，是旅客們常常經過的地方。

耶穌下山之後，先往哀嫩去，因為哀嫩水多，約翰和他的門徒就在那裏施洗禮。約翰說他是上帝的羔羊，能擔當人間的罪孽。那時彼得和安得烈正跟著約翰，希望幫他作民族復興的工作；但是聽他這樣擡舉耶穌，自己又很謙卑的退讓著，他們就很好奇的來和耶穌接

交。他們本來認識耶穌，而且早已佩服他的人格和言論。他們到了耶穌的寓居，與他同住了幾天，深爲他所吸引，因爲約翰是固執剛愎的，除了雷霆煙雨之外，幾乎沒有透露煦煥溫愛的光輝；耶穌則不然，剛毅不亞於約翰而風度性情，滿有使人忻喜的溫藹。因此，他們就跟了他。過了幾天，好幾個約翰的門徒也來了。耶穌覺得時期到了，他該離開庇哩亞境界往猶太去，在那裏開始他自己的工作。主意打定了，他便與門徒們渡過約但河往西走，上了山坡，順着長而巖，紆而曲的山道，向着耶路撒冷行。在橄欖山的崗坡上，沒有望見耶路撒冷之先，他們到了伯大尼。伯大尼有疏疏的幾家人家。他們因爲梯山度嶺，登了三千餘尺的高，覺得疲倦了，想找一個地方，略略休息一回兒。門徒中有一個人是認識拉撒路和他的姊姊的，就領了耶穌上他那裏去。拉撒路見了耶穌歡喜的了不得，急忙請馬大馬利亞預備款待他和他的門徒。姊弟三人殷勤服侍，硬把耶穌留住，說要聽他講一講上帝對於以色列的旨意。耶穌祇得囑咐門徒們先行，自己暫且住下。自從這一次的相識，耶穌與拉撒路馬大馬利亞成了極知己的朋友。休息了幾時，耶穌覺得精神已恢復過來，心裏充滿了希望，要出去開始他的工作。他的門徒對於施洗禮，宣傳悔改的福音，是十分熱心的；找到了有水的地方，他們就學起約翰的樣子來爲人們施洗禮。其實耶穌沒有

施行洗禮；他對於這一層，沒有什麼興趣。他所注意的是人們思想意念的轉變，是人們出幽谷，遷喬木的實在。因此，他宣傳天國的福音，門徒們跟着施洗禮。人們越來越多，幾乎好像要舍約翰就耶穌的那個光景。不但是老百姓們對於他的活動感受了極大的興趣，發生了極大的希望，即是文士和法利賽人中間也有人注意起來，往往出來雜在人羣中聽耶穌的教訓。這是紀元二十七年冬季的事。

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底母，是耶路撒冷猶太議會的會員。他年紀已經老邁，鬚髮蒼蒼；爲人却極精細溫雅，和藹可親。他是一個飽嘗世故的長者，自從聽耶穌講了天國之後，深深的覺得耶穌所說的實在是上帝的話；所以他打定主意，夜裏來見耶穌，與他詳細地作一次深談。他見了耶穌，很尊敬的很謙卑的說：「夫子，我知道你是從上帝那裏來作師傅的，因爲你所作的事，若非上帝同在，沒有人能作的」。

耶穌看他誠懇，又是老態龍鍾，藹然可親，心裏很是愛他，對他說，「我誠懇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總不能夠看見上帝的國」。

尼哥底母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豈能再進母胎而生出來麼？」耶穌所用的是譬喻，尼哥底母以爲是生育上的實事，一想自己已經兩鬢如霜，若必須先如嬰兒之未孩，

然後乃能望見上帝的國，那末自己在這件事上，總是無分的了。眞所謂『竹葉於今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深夜之談，徒費唇舌而已。

『不然』，耶穌說，『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決不能進上帝的國。從肉身上生的，就是肉身；從聖靈生的就是靈。我說人必須重生，你不用驚奇；風隨意吹拂，你聽見牠的聲音，却不知道牠從那來，往那裏去，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

『如何能有這樣的事呢？』尼哥底母說。

耶穌默然，心想如此平凡簡單的事情，以色列的導師，尙且不能明白，其餘又如何剖釋？新紀元應有新精神；不道改心一事，是人們夢想不到的奧妙。前路的困難就可想而知了。耶穌思想中充滿了悲憫，說道：『你是以色列人的師傅還不能了然於這事麼？我說平凡的事，你且不了然；若說靈性中的事，你又如何能信呢？』

談了些時，耶穌告訴他上帝是純愛的，特地差遣他到世界上來，要世界因信他而得救，不至於淪亡。上帝並不要定世界的罪，乃是要世界得救。法利賽人老想上帝要刑罰世界；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上帝不定世界的罪，世界的罪是世界自己定的；光照在黑暗裏，黑暗不接受。人們見光，却不就光；定人罪的，就在於此！

耶路撒冷是人們崇拜上帝的地方，也是詭詐欺僞集中的地方！本丟彼拉多那時已經在耶路撒冷到任；狼厲嚴峻，揚起了他軍閥的氣焰。猶太的內政依舊由猶太的議會管理而猶太人的頭腦，就是機變敏捷譎計多端的祭司亞那。他可以左右他的女婿，大祭司該亞法的行爲，也可以玩彼拉多與治理加利利的希律於掌股之上。亞那與該亞法狼狽爲奸，全憑着聖殿裏的買賣與自己尖銳敏刻的眼光。他們聽說約翰在約旦河的東邊施洗禮，講悔改，聲勢浩蕩；心中感覺得非常的不安。約翰是祭司的兒子，祭司們的腐敗，如何瞞得過他的眼睛？防微杜漸，不如先發制人，所以打發了幾個心腹的祭司和利未人從耶路撒冷到約翰那裏去，一方面探訪情形，一方面尋把柄收拾他。他們來了，問約翰說：『你是誰？』

約翰說：『我不是基督，不是彌賽亞。』

他們又問說，『如此說，你到底是誰？是以利亞麼？』

『不是。』

『是一位先知麼？』

『也不是。』

他們問不出情由，便發狠的說道，『你到底是誰，快告訴我們，我們好去回覆差遣我們』

來的人。你自己說你是什麼人。」

約翰說，「先知以賽亞說曠野有人聲。這就是指着我說的。」

那些來人中間有個法利賽人，他問，「你既不是彌賽亞，又不是以利亞，又不是先知中的一個，你有什麼權柄可以施洗禮呢？」

約翰回答說，「我不過是用水施洗禮，有一個人站在你們中間，你們不認識。他比我後起，却超在我之前；他的輻帶，我還不配爲他解呢！」

他們看約翰好像瘋瘋顛顛的，察不出什麼意外來，便回耶路撒冷去覆命。亞那却不肯放心。他與該亞法商量妥了，修了一封書，差遣一個伶俐的心腹，到治理加利利和庇哩亞的希律那裏去。那封信上說了許多恭維的話，說他政治嚴明，境內安好等等。不過近幾個月，外面風聲不好，有人傳說在他的境域裏，有人想作亂，由施洗禮的約翰爲首領。這件事似乎是關心猶太分封的王的利益的亞那不能不提一提，精明強幹如希律王，當然早已在洞鑒之中的了。希律本已提心吊膽的觀察着約翰的舉動，但因不願庸人自擾，所以未曾有什麼動作。他想亞那既有警告，不如召約翰來，親自問他一問。他立刻打發人去，吩咐他們不要大驚小怪，祇說分封的王要聽他講講悔改的福音。約翰到了。希律問長問短，

非常的囑囑。約翰明知此番的事凶多吉少，上帝自有旨意，就向希律講悔改的道理。他說希律是一個罪孽深重的人，應當快快的痛心疾首，懇切的懺悔。他說希律不應該娶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他的話像利劍一般的刺了希律的心。原來希律勢力大，看見弟婦長得漂亮，雖然有三十七歲，却還有徐娘的風韻；遂將自己的妻子，一個亞拉伯的貴族女子，驅逐了，把希羅底留下，當作妻子。希羅底有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也長得美而豔。宮闈之間醜聲洋溢。約翰忿厲指責，使希律始而恐懼，繼而怒恨。至終他把約翰鎖枷收監，叫他等待他的命令。

耶穌聽見約翰被囚，心中雪亮，立刻決意離開猶太回加利利去。他要在約翰傳道的境域裏作他自己的事。與其在猶太，直接受祭司們的節制，不如爽爽快快到希律的領域裏去，張起旗幟來。希律的危險，遠不如亞那的危險。耶穌是絕對無恐怖的，無論怎樣的恫嚇，不能轉移他的決心；不過識時勢，明事理，是必須的。向北行，最近的路是經過撒馬利亞。他同門徒們即過嶺前行，心中狠是急急的。第二天的午正，他們到了叙加。撒雅各賜他兒子約瑟的那塊地不遠，有一口井，名叫雅各井。耶穌因為長途跋涉，感覺困倦，就坐在井邊休息；太陽在頂上照着。在他心中早已把猶太人與撒馬利亞人中間的仇恨

拋在九霄之外。上帝愛猶太人，也照樣的愛撒馬利亞人。他吩咐門徒上街去買食物，自己獨坐在井邊，並不覺得有什麼危險與恐怖。在他的靈魂兒裏沒有恐怖的立足地。他正休息的時候，有一個中年的撒馬利亞婦人出村子，到井上來打水。她把水瓶從頭上取下來，正要取水。耶穌看着她，對她說：『請你給我一口水喝』。

婦人注視他，聽他的口音，曉得他是猶太人，不免詫異起來，對他說：『你不是猶太人麼？爲什麼向我一個撒馬利亞的女子要水喝起來？』

耶穌回答說，『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賜，又知道我是誰，你必要問我要活命的泉水喝呢！』

婦人笑道，『你又沒有取水的器具，井又深，從那裏去得活命的泉水呢？我們的祖宗雅各將這口井留給我們，他自己同他的兒子和他們的牲口都喝這井裏的水；難道你比他還大麼？』

耶穌說，『我不是指這井裏的水；喝這水的，必要再渴；人若喝我給他的水，就可以永遠不渴，因爲我所給的水，要在他的心靈裏成泉源，直湧到永生。』

『那末把這水給我罷，』婦人央告說，『省得我飲了又渴，渴了又飲，老是很遠的到這』

裏來打水。』

耶穌很可憐她的遲鈍，就清清楚楚的告訴她所說的活水不是水，乃是一個心靈的新精神。婦人聽了，覺得很不錯，就說，『我看你是一位先知。我們的祖宗在這座基利心山上拜上帝，你們猶太人說不然，拜上帝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你說我們究竟應當在那裏拜上帝？』

耶穌想這箇問題是極重要的；人們真是可憐，老是以爲上帝是爲空間時間所限止的，住在一定的地方，像一個不能遠游的人一樣。所以他告訴婦人說，『你相信我罷，時候到了，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却知道；時候已到，如今就是了，凡是真心拜上帝的，必要用心靈與真誠來拜他，因爲父要人這樣的崇拜他。上帝是個靈，所以拜他的，要在心靈誠切的生活中心靈敬他的名。』

當時門徒們回來，見耶穌和撒馬利亞婦人說話，心裏甚是詫異；却沒有人問他爲什麼要與這樣的女子去攀談。婦人看見門徒們來了，立刻撇下了水瓶子，到村子裏去，將耶穌的事告訴人。她心中已經受了極大的感動，好像望見了一個美妙的超乎世界的世界。門徒們對耶穌說，『食物在此，請夫子喫罷。』

耶穌說，『我有我的食物，是你們不知道的。』

門徒們更覺希奇了，難道耶穌竟會喫撒馬利亞人所供給的飲食麼？猶太人看撒馬利亞人是卑污的，絕對的不能與他們有往來，更不用說是一同飲食了。耶穌了解他們的疑惑，所以很嚴正地對他們說，『遵行差遣我的父的旨意，作成他的工，這就是我的飯糧。』

正說話間，有許多撒馬利亞人來了，請耶穌住下。耶穌就在那裏住了兩日，爲他們講解上帝的國的道理。他們大家都喜歡；因爲撒馬利亞人的成見沒有猶太人的成見深。

耶穌到了加利利，一起手就打着約翰的旗號，對人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他雖與約翰分道揚鑣，但對於悔改爲天國來臨的準備這一層，依然是同意的。況且約翰下獄之後，有許多跟約翰的人都來跟他了。約翰爲他開了路，他現在正該在他的本鄉奮勇的向前進行。起初，他利用了會堂中安息日的聚集，向羣衆宣傳他的福音。

紀元二十八年的開始，他回到了拿撒勒；按他平時的習慣，他於安息日上在會堂裏教訓人。有一天，會堂的主席將以賽亞書交給他，他開着書，當大衆誦讀道：

主的靈在我身上，

他用膏油膏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報告被擄的得解放，

盲目的得看見，

受壓迫的得自由，

宣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

羣衆都目不轉睛的注視他，要聽他的講論。他對他們說，『今天這經裏的話應驗在你們中間了。』

衆人議論紛紛，有的說他口中有恩惠的話；有的却不信，說，『這不是木匠約瑟的兒子麼？他的弟兄們不都是我們所認識的麼？』

他們這樣議論着，耶穌感覺到他們的成見的鞏固。拿撒勒是他的本鄉，有許多人是他素來認識的；他知道其中誰是激烈的革命分子，誰是趨財奉勢的，誰是自作聰明而毫無主意的。因此他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先知能在本鄉受人們的歡迎的。我對你們說實話罷，當以利亞的時候，天閉塞了，三年零六個月不下雨，偏地大饑荒。那時以色列中間有許多寡婦；以利亞並沒有奉差遣往他們任何人中間去，却奉差遣往西頓的撒勒法一個寡

婦那裏去。先知以利沙的時候，以色列中間有許多長麻瘋的人；但其間除去敘利亞國的乃縵，沒有一個人得了醫治。」耶穌說話的音調並不含帶怒意。他祇有悲憤；爲什麼以色列自己家裏有無限的寶藏，異國的人倒知道領受，自己的人民倒反而把牠拒絕了呢？羣衆們聽了這些刺心的話，都怒氣填胸，大嚷大亂的要攆他出城。拿撒勒是造在山坡上的市鎮，一面有一個極陡的巖壁；他們想在那裏把耶穌推下去。可是耶穌的爲人是他們所曉得的，不但沒有一絲的恐懼，而且極鎮定的走開了；沒有一個敢動手，只是吶喊而已。

離了拿撒勒，耶穌向着東北走，度過了加利利的山嶺，往迦伯農去。路上他經過迦拿；在那裏他有朋友。但是他沒有停頓。他早已計算將迦伯農做他的大本營；因爲迦伯農是加利利海西北岸的一個大城，其中有一個大會堂，很容易作會集的地點。同時在加利利的西北岸是伯賽大，譯出來就是漁家村，在那裏不但有他的親戚，并且還有他好幾個門徒。這些人現在各歸本鄉，各執素業，祇要一呼召，他們都是願意拋棄了一切來跟從他的。在迦伯農他可以自由活動，至少可以奠定了他事業的基礎。在這裏交通是便利的，人民是衆多的，有耶路撒冷的繁盛而沒有耶路撒冷那種烏烟瘴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糾紛；有拿撒勒民衆的簡單，而沒有拿撒勒的偏見與陋習。耶穌覺得時機已經成熟，他須要幾個人

來補助他，轟轟烈烈的幹一下。到了加利利海岸，他於是就去尋找相識的人。正在行走的時候，他看見西門和西門的兄弟安得烈在那裏下網捕魚，因為他們是漁人。他招呼了他們，對他們說，『來，跟隨我，我要你們去得人像你們得魚一樣。』

把網子拋了，這兩個青年就跟着耶穌去了。

再走了些時，他們看見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他的弟弟約翰在船上補漁網。耶穌又召他們，說道，『你們也來跟我。時機已經到了。』

他們高興極了，便立刻撇下了他們的父親西庇太，撇下了船，船伙們，和漁網，跟着耶穌走了。這些人是有血性的，認識了耶穌，佩服了，就捨棄一切，忠信到底。他們要去作天國運動，天國是他們的產業，是他們的報酬，——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拚棄，不足以勞他們的顧盼。因此他們很歡喜的跟耶穌進了迦伯農。

一到安息日，耶穌就進了會堂，開始宣傳他的福音。這箇會堂很寬大，又很壯麗，有八十尺長，六十尺寬。門前蹲着兩隻大石獅子，獅子中間是極闊的石臺階。整個的堂構是石頭鑿成砌成的，太陽照在上頭，像一座大理石的廣廈。堂的大門向正南，剛對着加利利海。進去有兩行雕柱，直達中間的拉比的座位。當中是經卷的櫃子，兩旁是石座，是

會堂裏的首座。 石雕柱托住了上頭的花樓，婦人孩子們就在那裏參加安息日的崇拜。石頭上所雕刻的都是一些宗教的象徵，有葡萄藤，七燭臺，五天使的『所羅門印綬』，『七天使的大衛盾』，『星宿』，『花卉』，『樹葉』，『香爐』，『號筒』，『橄欖梗』等等。 同時，有異邦的雕刻的物象，如『樹』，『掛着纍纍的棗子』，『獅子』，『鷹』，『馬頭魚尾的怪物』，『有輪子的廟宇』等等，也『班駁雜沓』的雕在石頭上。 中門之上，還有一隻羅馬國徽的老鷹。 這座會堂是一個羅馬軍官捐錢修蓋的，一切尺寸工程都是按照羅馬的權衡與方法。 好在這座會堂是在迦伯農，不在耶路撒冷；迦伯農的人民看着這些雕刻花樣，就祇是花樣，並沒有什麼要重的意義。 反正堂構是羅馬人造的，帶上些羅馬東西有什麼關係呢？

耶穌在會堂裏讀經講道，聽衆們都覺得駭異，因為他的話充滿了力量，好像有權威的，不像文士那些陳腐的言論。 正在那時，一個患神經病的人——他們說是附不潔之鬼的——大聲的嚷起來。 他指着耶穌說：『拿撒勒的耶穌，你與我們有什麼相干？ 你來消滅我們麼？ 我們知道你是誰。 你是上帝的聖者。』

耶穌鎮靜地看着他，說，『安靜，從他身上出來罷』。 那人就摔倒，在人羣中，不一回，好了，安然無事了。 看見的人都極詫異，彼此說，

『這是什麼一回事？』

『這是新的教訓，大權威的！』

『真的，他能驅除那不潔淨的鬼啊！』

『是啊，鬼都服從他的。』

於是他的聲譽被這些人傳播了。他的作爲轟動了全加利利。

這一天迦伯農的人，三五成羣，沒有不談起耶穌的。耶穌離了會堂之後，雅各約翰跟着，一直往西門和安得烈的家裏。西門的岳母正害熱病，在牀上呻吟着。他們請耶穌去探視她，耶穌攙了她的手，囑咐她起來。她一起來，熱就退了。到了傍晚，太陽落山的時候，滿城的人都來了，聚集在西門家的門前。猶太人的規矩，太陽落山，安息日就算已經過去；人們就可以作平常的事情了。他們把患病的，附鬼的，躺着的，坐着的，許多許多有疾病苦痛的人，一齊都帶到耶穌那裏來請他醫治。耶穌的同情，他的溫柔而又嚴厲的聲音，他的手掌，都儲藏着偉大的醫治力。他的人格是有吸引力的，一句話可以使失望的看見了生命。他眼中的信仰的光輝足以引起人們心中的信仰。實在說，純潔高曠的心靈所能作的事，沒有不是合理的，但不必是生活卑劣，程度淺顯的人們所能了解。世上的事

一律是概然的，而不是必然的。下一層生活的問題都是上一層生活中的勢力解決的。耶穌負着上帝加在他身上的使命，歷經患難危險，往往呈現着不可思議的力量。他治病原是一種極合理，極自然的事情。

第二日早晨，天還未明，耶穌即起來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去祈禱。西門起來，不見了耶穌，滿處的去找尋。尋見了，對他說：『衆人正在尋你呢。』

耶穌說，『我們離開此地往別處去罷。我們且到鄰近的各城鎮去，我也可以宣傳上帝的福音。因為我來，原是爲此。』他們於是便開始遊行，往各城各鎮去，走遍了全加利利。

第五章 千尋鐵鎖沉江底

加利利海沿岸有好幾個比較繁庶的城市。其中的人民在當時有十五萬左右，大都是造船捕魚的。商業交通都很發達，所產的物品，有油，與麻布，惟最大的是鹹魚；鹹魚亦最著名，每年由駱駝海船運往世界的各處，——雅典，希利波利，以弗所，羅馬等——爲當時一種極鮮美的食品。諸城市中如哥拉汎，伯賽大等或有很好的會堂，或有極美的曠地，俱是耶穌和門徒工作的地點。他們常常度那紆緩的山徑，沿那樹木蔥蘢的海岸，宣傳福音給民衆聽。一起手工作非常的順利，民衆們從來沒有聽見過有威權的教訓，看見過有勢力的神蹟，像耶穌所說所行的。在種種的束縛之中，人的心莫不掙扎着要得解放。病痛，恐怖，貧窮，愚魯，以及自私自利的罪惡，遺傳法律的細如牛毛的規則，在他們身上心上好像千百條巨大的鐵鏈子，一重一重的綁縛着。當然耶穌一呼，人們就如潮如海的來歸傾了。在他們，羅馬帝國的專橫是不十分急迫的，散在冥漠中的牛鬼蛇神，却日夜的恫嚇他們，侵擾他們。人附上了鬼，那便真是活該；而附鬼的人們，又這樣的多。什麼患神經病的，

癱瘋的，羊癲瘋的，患瘡疾的，眼病的，長大麻瘋的，都是有鬼在作怪。耶穌到那裏，這些受苦的人們跟到那裏，懇求他醫治，保護，安慰。悲天憫人的心，怎能夠瞑目不視呢？耶穌的福音，是解放人的福音，但是在他看，解放心，比解放身體要重要到萬萬倍。治病，逐鬼，雖也是急事；但祇好說是次要的：第一件事是宣傳新思想，創造新精神。民衆擁擠着耶穌，逼得他不能做最重要的工作，所以他祇得領帶了門徒，暫避喧囂，往各處去宣講天國了。

過了些時，耶穌和門徒又到了迦伯農。有人傳說他在一家人家裏住，一傳十，十傳百，轉瞬之間，人都往他那裏來了。連文士都雜在沒有救藥的老百姓中間來旁觀聽一下子。屋子裏滿了人，門前還是擁擠着，甚至於彼此踐踏。耶穌向他們講話。正講着，有四個人擡了一個患癱瘋的來。那長癱瘋的決意要見耶穌，三軍之帥可以奪，他的決心不能變。沒奈何，四個人就把他擡到屋子的平頂上去，拆開了屋面，好容易把他用了繩子宕下去，放在耶穌跟前。耶穌見那患癱瘋的有堅固的信心，便對他說道，「小子，你的罪惡赦免了。」

人家都站着，文士們却坐着，聽見耶穌這樣說，心中滿不高興，臉上顯出怒意來，好

像說，『你是誰，竟敢說褻瀆的話？ 除却上帝，誰能饒恕人的罪呢？』這真是一個大問題，不但是神學上的根本觀念與牠有關係，就是文士們的尊嚴，也受了妨礙。請看全猶太國除了文士，還有誰能，還有誰敢，說上帝饒恕這個，懲罪那個？除了文士，誰有權利能代表上帝宣述赦罪與不赦罪的旨意？況且這些小百姓，既不曉得守牛毛似的法律，又不知道遵海沙似的遺傳，根本是罪人，夠得上被赦免麼？

耶穌一看看透了他們的心，更看透了不能倖免的爭端。天國的福音，與文士的，法利賽人的宗教，是水火不相容的。一攔一掌血，問他們。耶穌問，『你們心中為什麼議論紛紛呢？那一件事容易，還是對癱子說你的罪赦免了呢？還是對他，說拿起你的小床來走呢？叫你們知道罷，人的兒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文士們所謂罪，如今一概不得算爲罪；人的兒子都把牠打破了消滅了。人可以從牠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了。於是就對癱子說，『我吩咐你起來，掙起床回家去？』

癱子立刻跳起來，掙起床在人叢中擠出去了。人們大家詫異着，同聲說，『讚美上帝！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這是耶穌第一次與猶太的權威交鋒。

耶穌出城去，經過稅關，見稅吏馬太坐在那裏。馬太已經和耶穌發生過關係，耶穌也

已經知道他不願意做稅吏，所以這一次，耶穌就對他說，「你來，來跟我」。

馬太毅然決然的跟了他。那一天，他大擺筵席，專請耶穌，邀了許多不三不四的收稅人來作陪。法利賽人看見了，連忙來問耶穌的門徒說，「你們的師傅為什麼要與稅吏罪人一同喫喝呢？」法利賽人心裏橫梗一個階級的觀念，他們守法律，所以聖潔；稅吏罪人不守法律，所以不聖潔。兩者之間，有萬山之隔，豈可彼此交融呢？耶穌自名為教師，安息日在會堂宣道，讀律法和先知書，平日竟與稅吏罪人，這些下流的人民為伍，這可了不得。耶穌聽見了他們的問題，就回答說，「康健的人不需要醫生。我來不是要召義人，乃是要召罪人！」

法利賽人的傲慢，老是比他們的惻隱之心為更強。法律是要緊的，遺傳是要緊的，人只要被重重的規則壓着，便壓死壓絕了，也無足重輕。摩西的遺則與法利賽人的威權這兩端，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耶穌却不是這麼想。在他看，這些思想和制度，簡直是澈底的不道德。但他深深的希望能夠感化法利賽人和文士，所以乘問題發生之際，即用了譬喻，釋明他自己的思想。他說，「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迷失了一隻，不把九十九隻撇在野地裏，去找尋那失掉的

羊，等到找着呢？或是一個婦人有十塊錢，丟掉了一塊，豈不要點上燈，打掃屋子。細細的找，等到找着呢？找着了不大的歡喜麼？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上帝面前，也有極大的歡喜。」

耶穌這麼講，法利賽人竟像聽之而不聞似的。對石頭講，也許還會點點頭，對他們講，他們簡直不動心。稅吏罪人，豈不都是父母所生，提攜奉負，畏其不壽的血和肉，心和靈麼？他們違逆上帝，固然；難道他們悔改了，歸託生命給上帝，依然是被上帝所吐棄的麼？上帝是父親，也會有偏心麼？因此耶穌又向法利賽人說，『有一個老人家，有兩個兒子。小兒子不孝順，浪費了父親的產業，在遠方爲人家牧豕。一天他醒悟過來說，『我父親家裏僱工既衆，糧食又多，我奈何做了路上的餓殍？我決志要起來到父親那裏去，對他說，「父親，我獲罪於天，開罪於你，再也不配做你的兒子了。從今以後，把我當作一個傭工罷。」於是他就回去。父親遠遠的見他，立刻動了慈心，奔上來與他抱頭接吻。兒子向他懺悔着，他好像不理會，反而吩咐僕役給他穿長衣，戴指環，着鞋子，宰牛犢，歡天喜地的迎接他。他便設筵作樂說，「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生，失而復得的。』』

耶穌看着法利賽人們，見他們正在那裏眨白眼，嘴唇角子兩頭低下去。他心裏一陣悲酸，便接着說，『大兒子從園田裏回來，聽見絲竹的聲音，就叫過一個僕人來問是什麼事。僕人與他說了，他就生氣，再也不進屋子裏來。他的父親出去勸解他，他說，「我服事你多年，從不會違背過你的命令，你何嘗給我一隻山羊，叫我和朋友們快樂一下子。如今你那個兒子，那樣嫖妓宿娼浪費家產的兒子，一回來，你到宰牛犢。」父親對他說，「你常與我同在，我之所有，即是你之所有。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復生，失而復得，我們理當要喜歡。」』

可嘆哪，以色列人天天惱恨羅馬帝國，說他們不應該被欺壓，被宰割，自己却天天在那裏欺壓同胞，宰割同胞，竟沒有一絲一毫的覺悟。人必自侮也，而後人侮之。以色列人天天輕視異邦的風俗與制度，自己却被成見惡習重重的束縛着，還自鳴得意，豈非聾者不能觀文章，聾者不能聽鐘鼓麼？

那時候，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禁食，囚首喪面，顯得逾常的熱心。有人來問耶穌說，『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的門徒禁食，你的門徒不禁食，是為什麼呢？』

耶穌對他們說，『新郎與陪客同在，陪客安能禁食？日子到了，新郎離別了，那時他

們自然會禁食啊！沒有人把新布縫在舊衣服上，怕新布一縮，帶壞了舊衣服，破的更大了。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恐怕新酒性烈，把舊皮袋迸碎，酒與袋都毀壞了。新酒須裝在新皮袋裏纔合適。」新興舊不能相調劑，新生命應有新制度：新制度纔能容納而發展新生命。僵化的猶太文明，不能容耶穌的理想：兩者之間，祇有不妥協，也祇有紛爭。

安息日是猶太人最僵化的制度。在安息日上，猶太人絕對不能作事情。即在戰爭的時節，猶太人也必得在安息日上偃旗息鼓，聽仇敵來屠戮，假使仇敵要這樣乘機會的話。法利賽人說一個人若是要在上帝面前蒙恩，總得守這日和這日的各種繁文虛禮。他們造作了各樣守安息日的方法，叫人們為難。例如「你若不將帶子縫在衣服上，單是攜帶着，便是犯了安息日，因為你攜帶東西。」「你若走在草地上，你就犯了安息日，因為你的腳碾草子，便是小規模的碾穀子。你若用鞭根在泥裏踏了一個痕，你就犯了安息日，因為你小規模的耕了地。」當然老百姓們沒有法子守法律。那些道高德厚的教師們總是說，「平民是受咒咀的蠢才，他們不明白法律，也不守法律。」甚至於耶穌時代最開明的大師希里耳也會作「村夫不怕罪，農工不作善」的謬論。

有一個安息日，耶穌和門徒在麥田裏走過；門徒掐了麥穗子。法利賽人對耶穌說，

「你們在安息日爲什麼作不可作的事呢？」

「經上怎樣記的呢？」耶穌說。『大衛和他的從者窮乏飢寒的時候所作的事，你們沒有讀過麼？他在亞比亞達作大祭司的時候，怎樣進了上帝的殿，喫了陳設的餅，又給他的從者喫。這個餅除了祭司，別人都不能喫，大衛喫了，你們又爲什麼不責備他呢？告訴你們罷，安息日是爲人設立的，人不是爲安息日設立的。況且人的兒子又是安息日的主人。』

又有一個安息日，耶穌在會堂裏教訓人。有一個婦人患了十八年的病，痛苦萬狀，走路時：儘是偻僂着不能挺起背來。耶穌見了她，心中可憐她，對她說，「女子你無病了，痊愈了。」他又將手放在她身上扶持她，她伸起腰來，果然好了，便讚美上帝。會堂裏的主席，因爲耶穌在安息日治病，心中老大的不快意，向着衆人說，「七日之中，有六日可以作工。天天好來就醫治，爲什麼必要安息日上犯規矩呢？」

耶穌聽了這些話，又看見了他那種鄙夷傲慢的神情，不免火從心起，直截爽快的說道，「你們這些冒牌的善人哪，安息日上你們中間誰不將你們的牛或驢從棚子裏牽出來，給牠水

嗎呢？這個女子，她不是同胞麼？不是人，不是亞伯拉罕的女兒麼？被撒但束縛了這十八年，難道不應當在安息日使她得解放麼？」他的仇敵聽了他的話，縮着頸子不敢再開口。民衆是本來沒有成見的，大家嘻嘻哈哈的稱讚他。可是從此法利賽人的仇恨，也結深了；耶穌的戰陣，也十分嚴明了。耶穌作什麼，他們就跟着找把柄，作反宣傳。

有一次耶穌又進了會堂，見一個右腕枯槁的人。文士和法利賽人表現出一種仇恨的死靜，要看他在安息日再要醫治病人與否，好找着了把柄制止他，剷除他。這樣的危險分子耶穌，能長久容讓他煽惑民衆，推翻摩西的法律麼？總得讓他嘗一嘗有權威的人的辣味。耶穌——他說話好像比摩西還要有勢力，有尊嚴；他竟敢自稱『人的兒子』，饒恕人的罪惡，竟敢與稅吏罪人作朋友，與民衆作同樣的生活，輕視了法律的尊嚴；他竟敢破壞神聖不可侵犯的安息日。他簡直是最危險最可怕的革命家。

他們這樣想，耶穌看去，真是洞若觀火。他們的肺肝心腑，真和盤的托出在他的眼前。但是反抗抵禦，仇恨凶殺，皆不足以阻礙天國的進行。用了威厲嚴正的聲音，他對那患癱瘓的人說，『起來，站起來立着。』

那人站了起來。耶穌對着衆人亢聲的問道，『我且問你們，安息日上救性命，殺性命，

那一件是應該作的？」

衆人屏氣不言，法利賽人也無聲息，雖然他們還是想殺了人去保全摩西的法律是應該的。法律原是殺人的，禮教原是殺人的，道德，——他們所謂的道德——也是殺人的；不殺人，那個壓制人生的大機械，又怎能存在着？

青天裏的霹靂說，『你們中間有誰的羊，安息日上落在井裏了，不去把牠救起來？一個人就不及一隻羊麼？』可是空氣裏滿佈着至死不變的頑凶與殭惡，像一個濃黑的死的影子。耶穌又忿又悶，遏不住心窩裏洶湧的悲憫，就對患臂腕的人說，『把手伸出來！』他一伸手，手就活動了，沒有病了。法利賽人立刻出去與希律的黨羽計畫殺耶穌。

殺耶穌的策略是怎樣的呢？耶穌有民衆隨從他，這時候仰望他的，總有幾萬人；猶太，耶路撒冷，約但河與死海西南的以土買，推羅西頓一帶的民衆，都來隨順他。加利利的民衆，當然就不用說了。要懲治耶穌豈是一件輕易的事？希律是一隻狡猾的狐狸，一方面不肯犯衆人的烈怒，一方面也不肯輕易把耶穌放過去。耶路撒冷的亞那，他有千里眼，順風耳，他會有巧妙的設計。也許最好是讓民衆信耶穌是彌賽亞，能解放他們脫離羅馬的壓迫，因此來要求他稱王作戰，鬧起亂子來。希律就可以逮捕他，彼拉多，居里扭，

一定都會贊成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禍根除去。可是耶穌心中雪亮，既不干犯希律的忌諱，也無稱王立國的絲毫的表示。所謂上帝的國，並不是世上的國，是一個宗教與生活的運動。口號雖然可疑，事實却昭然若揭，不會有反亂的痕跡。況且耶穌的言論中，對於異邦人，絕無一點仇恨。然則法利賽人要怎樣辦呢？耶穌所持的就是民衆；現在第一隻棋子，須得讓他在民衆面前失掉信用。因此，他們搜盡枯腸，做起反宣傳來。可巧正在那時，民衆大集，有人將一個被鬼附的，又瞎又啞的人，領到耶穌那裏來，求他醫治。耶穌醫治了他，法利賽人得了勁，倡言說，『耶穌趕鬼是依仗鬼王別西卜的。那可危險了，小鬼去，大鬼來，將來的日子，可不好過了啊！』

耶穌聽見這種煽惑，就回答他們說，『一個國家若是自相分爭，就要成爲荒墟，一家人家若是自相分爭，就要根本搖動。撒但攻撒但，豈不是自相分爭，他的國如何立得住？不但是這樣，我若是靠別西卜趕鬼，你們的子弟也趕鬼，又是依仗誰呢？好你們真的是定了自己的罪了！不過我若是依賴上帝的靈，驅除鬼魔，上帝的國就臨到你們了。』

耶穌這些話是邏輯，是生命，一層剝一層，一句深一句，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真是鞭辟入裏，語妙天下。但是他再進一層說，『人怎能進壯士的家却奪他的家具

呢？除非先縛壯士。」別西卜在耶穌腳底下，豈有耶穌而依仗別西卜？豈有打擊他而又依賴他？因此，耶穌慨然的說，「不與我和合的，就是敵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我告訴你們，人們一切罪，一切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惟獨褻瀆上帝的靈，（稱他爲別西卜）就萬不能赦免的了。言語干犯了人的兒子，還可以得赦免，惟獨說話干犯上帝的靈的，那就不可得赦免了。」民衆聽着罷，法利賽人是挑撥的，分散的。法利賽人是褻瀆聖靈的。

這一次，法利賽人可謂大丟臉，大失敗。但是策略可以變，仇恨不肯變。過了些時，耶穌又在民衆面前宣講天國的福音。如潮如海的人在那裏聽着。文士和法利賽人想他行神蹟號召衆人，確是非同小可。但是講末世論的師傅，總說彌賽亞降世，必有關於他自身的顯聖的朕兆，或是乘天雲而下降，或是集天軍而來臨。此番不如請他顯個神蹟，若使他不能，那末自稱人的兒子，卽非妄談，亦是逾分，在民衆眼中，也就降格了。因此，他們恭恭敬敬的對耶穌說，「夫子，我們願意你顯個神蹟給我們看看，叫我們也好頂禮信仰。」

耶穌回答說，「一個邪惡的，淫亂的世代，要求看見神蹟。我對你們說罷，除了先知

約拿的神蹟，更無別的神蹟了。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的腹中，人的兒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裏。可是尼尼微人聽了約拿的話，就悔改了；看哪，此地有一個人比約拿還要大。南方的女王不遠千里而來，要聽所羅門智慧的言論。看哪，此地有一個人，比所羅門還要大！』是啊，尼尼微人，南國的女王，若然有知，可以起來審判法利賽人。神蹟在眼前，何以一睜而不視？耶穌的言論，耶穌的行爲，耶穌的福音，耶穌的力量，與夫那出類拔萃空絕古今的耶穌的人格，俱澄清見底的，毫髮不爽的陳列在眼前，奈何還要求神蹟？除了耶穌自己，更無朕兆，除了耶穌自己，更無神蹟。有耳朵聽的人哪，應當聽。

耶穌的運動，日日的擴大，聲勢愈來愈洶湧，人數愈來愈加增。他醫治了許多人，還有許多人擁擠着求醫治；安慰了許多人，還有許多人要接近他，求他親自去撫慰。他祇得吩咐門徒常在加利海邊上，把小船預備着，叫他有退避的機會。不過他的名譽傳播開來，驚心動魄的消息，也傳播開來。有人說希律的黨羽各處滿布着；有人說法利賽人爲法律熱心，並且喫了虧，決不肯甘休；又有人說，耶路撒冷的領袖都起了疑心，正在暗地探索的準備着。風聲傳到耶穌的家裏，馬利亞和耶穌的弟弟妹妹們，都提心吊膽起來，希望耶穌放下這危險的工作，速速的回家，免得全家受了累。馬利亞愛子之心深切到眠食不安

了。她與她的兒女們，其實都不會深切的了解耶穌。約瑟生前，雖然開個木匠作，却也十分的整齊，在拿撒勒的小社會裏，頗有良好的名譽。一家的人，勤苦勞動，自食其力，安分守己，直到如今。這回耶穌掀起了偌大的風潮，連拿撒勒的木作，都被文士們法利賽人們光顧起來了！馬利亞想不如親自跋涉風塵，到耶穌那裏去勸他回來。心中恐怕自己不中用，所以又帶了兩個兒子同去。到了耶穌的地方，正值他在那裏講道，治病，連飲食的閒暇都沒有。他們嘆息着說，『他真的是瘋了。』馬利亞和她兒子們，站在人羣的外面，急急的等待着與耶穌說話，央求了人擠進去告訴他說，『你的母親與弟弟們正等着你說話呢！』

耶穌一聽就知道他自己家裏有深切的關心，也有深切的誤解。人的悲哀，最深的，正在於此。但是他既然獻身，更不退轉，此心此生，只可屬於上帝，屬於天國，屬於天國的人民。就對傳言的人說，『誰是我的母親，我的兄弟呢！』四面的人包圍着，他伸手指着他們說，『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凡是遵行天上的父的旨意的，纔是我的母親，我的弟兄。』

衆人之中有一個女子大聲的對他說，『懷胎生你，以乳哺你的人有福了。』但是耶穌

說，『莫如聽從遵行上帝之言的人爲有福。』

鐵鏈子的末一節，最堅厚的一節，打斷了，鏽琅地分散在山石上。

第六章 山高水長

到了紀元二十八年的春夏之交，耶穌的天國運動幾乎有了全民運動的趨勢，其間有絕大的可能，也有絕大的困難。他的工作已經超乎會堂聚集的範圍，也已經非一人獨當所能約束，引導與發展。有幾件事是必須規定的。第一，文士和法利賽人，連同耶路撒冷的爪牙，希律的黨羽正在感覺事情的緊張，安排相對的戰陣；耶穌須得避免他們所要找的事由，將這運動保護着，庶不致步了施洗的約翰的後塵。會堂是當然不能用了；即使要用，也不爲文士和法利賽人所容許。他得避免與政界的威權作衝突，所以盛大的聚集，必須離城市而在曠野，山坡與海灘。第二，他的從人，非止一類，男女老幼，求安慰的，求革命的，求以色列民族復興的，風起雲湧，變化難常，非有有效率的指導，有聯絡的組織不可。他所急需的是一輩與他心志相同的人，作他的化身，傳他的理想。第三，他的主張，在這幾個月之內，雖已構成一個有統系的，有威權的方式，——這是由積漸的自覺與紛爭而得來的，——尚不會貫徹的打入他從人的心坎裏。他必須將這些理想極清楚的傳授傳給幾個最

能了解，最有希望的門徒，使他們作全團的酵，發動在民衆中間。因此，他上了山，在孤寂的靜默中，仔細思考。他用了整夜的工夫祈禱，懇求上帝的指引。早晨，在晨光曦微中，他招呼了門徒來，挑選了十二個人，作他的使徒，將天國運動的責任加在他們身上。這是難乎其難的，因為這些人雖然跟着，隨時隨地，願意爲他，爲天國運動，犧牲性命，却依然是一知半解，不成器的人才。用不精幹，不澈底的人，做創造新人羣的大事實是在一種最大的冒險；但是時期已到，一切的一切，總得在他們身上作孤注的一擲。他信上帝，也信人；不才的人物在上帝的慈愛與指引之下，可以成驚天動地的事業。

主意打定了，他就選十二個使徒，命他們常與自己作深密的團契，又給他們權柄宣傳他的意思，趕鬼，治病。這十二個人是西門，耶穌給他起名叫彼得；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稱他們爲半尼其，譯出來，就是『雷之子』；安得烈，腓力，巴多羅馬，馬太多，馬亞勒腓的兒子雅各，達太，奮銳黨，就是革命黨的西門，以及加略人猶大。這些人是各有所長，各有可取的；有的是暴急輕躁的，有的是精明幹練的，有的是沉毅果敢的，有的是老成持重的，有的是平淡無奇的，有的是熱誠蓬勃而經驗虧缺的，有的是飽嘗世故而安然不競的。其中最有希望的當然是彼得，彼得二字即是磐石的意思，他最有赤誠，最少成見，最有才

能，也最能了解耶穌的心念。衝鋒陷陣，他總是告奮勇的，耶穌倚他爲心腹。其次是雅各，剛愎矯捷，猛烈非常；但頗有成見，國家民族的觀念也極深。約翰，雅各的兄弟，年紀最輕，溫文可愛而激昂慷慨。這兩個人，耶穌最器重，稱他們爲『雷之子』，表示對於他們的欣賞。安得烈與腓力都是交際之才，不過安得烈持重，腓力奔放。馬太是飽嘗世故的，他能識得人，因爲他服務稅關，已經深悉世態的炎涼，人情的忠僞。多馬是門徒中最精細的一個，他不輕信人言，有科學的頭腦，也有澈底的虔誠。西門是革命黨，雖然慍懣威烈，却足以聯絡他那黨裏一班有志的青年。這些人中間，加略人猶太倒是一個上等人；他因有銳利的頭腦，敏捷的手腕，所以時常自負。他好名，有蓬勃的野心，喜歡做領袖，喜歡將可以出風頭的事攬在自己身上。他對於彌賽亞來臨，以色列民族復興的運動極熱心，在最熱心的時候，最不會忘記了自己的聲譽與地位。耶穌愛他的才具，又憂他的私心，知道他非擔一點重要的事務不可，所以派他管錢囊。至於巴多羅馬，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和達太大概都是平淡無奇的，可以任細事，庸才而已。

耶穌選定了門徒，心中歡喜，即在山上對他們細談他自己的主張，叫他們明白奧義，可以去作天國的宣傳。天國是人生的至善，人生的最大的幸福；所以他說：

虛心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的是天國；

哀慟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要受安慰；

溫柔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承受世界；

慕義如渴如飢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要得豐足；

憐憫人的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蒙憐憫；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稱為上帝之子；

爲義受逼害的人有福了，

因爲他們得天國。

有一等人格，乃有一等幸福。耶穌願他的門徒有虛心，有悲天憫人，慕義若渴的心。天國的子民溫柔而不失剛勇，能因清心見上帝，能因排難解紛，創造和平，而爲上帝的兒子。當然，要如此做，就要受世人的反抗與侵逼，所以耶穌重言以申明之，說道，『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是有福的，應當大大的喜樂；因爲你們的精神便是你們的報酬，在你們以前的先知，都是被人們所逼害的。』

耶穌看這十二個人心中大有希望，所以又說，『你們是世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光，是山上的城。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照亮一家人。你們的光也當照在人面前，叫人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爲，歸榮耀於你們在天之父。』

門徒的責任既是在不平安中創造和平，在惡劣的社會中創造天國，在被壓迫的民衆中創造自由引他們歸向上帝，那末他們應當有什麼樣的倫理與宗教的觀念，又應當有什麼樣的公義的準則呢？法利賽人正在批評耶穌，說他廢除法律，推翻摩西，他們的話果然是真的麼？所選的門徒雖非文士，雖都無學術，無知識，亦仍是猶太的良民，對於法律，有相

當的尊重與了解。法律有流弊，亦有中心的精神，耶穌果要全部把牠打倒麼？在這一點上，耶穌不能不使使徒們有深切的了解，看得出他如何撥其精華，遺其糟粕。同時，他要使使徒們確知他所主張的公義，果然是超乎文士和法利賽人所主張的公義。所以他說『不要想我來要廢去法律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除，乃是要成全。我且告訴你們，天地可廢，法律永存。無論何人廢去誡命中最小的一條，且教人如此作，他在天國裏，便是最小的；但無論何人，遵行誡命，且教人如此作，他在天國，乃能爲大。我懇切的告訴你們，你們的公義，若不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公義，天國之中，便斷然沒有你們的地位！』

法律之所貴，貴在精神，不在文字。摩西的法律，缺點甚多，不但應有重新的解釋，且須立乎其較高且大者，然後乃能使其得真實充備的成全。耶穌覺得他對於上帝，已如親見其面，親識其心。若上帝是純全的聖愛，普世的生命，那末他的法律必須發於至善的生命，而揚其本質。推度此意，摩西的法律祇夠決定行爲的外表，制止不軌的動作，而絕無內外兼容，引導動機，樹立高標的可能。摩西的十誡，俱有此虧欠。所以耶穌說，『古人說「不可殺人」——殺人的難免受審判」。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動怒的，即難免受審判。』殺心起於怒，怒而不制，焉能制殺；且上帝既爲人的父親，人人之間，便有兄弟

的關係。心中惱恨兄弟的人，殺機既啓，豈能事奉上帝？耶穌因此說，「你們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的事來，就當把祭禮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修好，然後再去獻祭。」

十誡中說不可殺人，也說不可姦淫；但是耶穌說，「只是我告訴你們，凡見女子即動淫念的，這人心中已經與她犯過姦淫了。」人的集中謂之貞，人的渙散謂之淫，淫的凶險，在於侮蔑他人的人格而墮落自己的人格；有肉的濫交而無心的純和，所以淫者心靈死。因此耶穌說，「若是你的右眼叫你顛撲，你就剜出來將牠丟掉，甯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使全身墜入地獄中。若是你的右手叫你顛撲，你就將牠砍下來丟掉，甯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使全身墜入地獄中。人或說離婚，祇須寫一個離婚書。我且告訴你們，與妻子離異的，若非妻子有淫行之故，即是置妻子於淫婦之例；娶淫婦的，即是犯淫的。」

接着耶穌又指出摩西法律的流弊，當時人們都通行起誓，好像自己的人格不足以證實行為的誠僞，又好像一起誓，一切責任都可以交卸，不誠之風，反而熾盛。所以耶穌說，「古人說，『不可背誓，既已起誓，總當向主謹守，』只是我告訴你們，不可起誓；不可指天爲誓，因爲天是上帝的帝座，不可的地爲誓，因爲地是上帝的足凳，也不可以指耶路撒冷

爲誓，因爲耶路撒冷是大君的聖都。同時，又不可指着自己的頭起誓，因爲你不能使你的頭髮變黑變白了。你們的話，是則是，非則非，過此卽不是純正的了。」

摩西的法律，適合於古代，主張報仇，作機械的，主動反動均等的動作。但是耶穌澈知此種思想是人類禍亂的根源，決應將牠推翻，用上帝純全的愛的觀念來作替代。人們一日不相愛，一日不互助，卽一日存着滅亡的禍患。人的智識愈高，若依舊有仇恨，有分爭，人的消滅，亦愈加慘酷。耶穌一方面洞鑒於古法的險惡，一方面觀察時勢，又深深覺察以色列若繼續仇恨的心理與作爲，他們與羅馬帝國之間的血戰，決無幸免的可能。血戰一來，以色列必要慘死酷亡於羅馬的鐵馬金戈之下。耶穌馬自身亦將顛狂喪亂，終於淪胥，無可倖免。因此，他不能不教訓門徒，叫他們去主持和平，先給當世一個當頭的棒喝，再用絕對的犧牲精神，去實現超仇恨的愛，超凶殺的善，超抵抗的捍衛與勝利。他說，「古人說，『以眼報眼，以牙報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告你，要取你的裏衣，就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兩里。求你的就給他；向你借貸的，不可以推辭。古人又說，『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爲那逼迫你們

的人祈禱，這樣，你們便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上帝叫太陽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你們要純全，像你們的天父一樣。」

文士和法利賽人的倫理，純粹是機械的，消極的，不能脫出了古代的思想；他們的宗教行為自然也不能無憾。他們所誇耀的三件事——布施，祈禱與禁食——都是表面的虛文。民衆的苦痛，他們何嘗真了解，真悲憫；上帝的旨意，他們又何嘗真認識，真奉行；他們以自己爲前題，舉凡所作，無非是叫自己在民衆面前受尊崇。揆諸上帝爲父的高標，他們的行為，簡直就是不道德。民衆不需在上位的能加恩，而需人間的同情與友愛；輕視民衆，雖有盛大的布施，亦不過是布施者的誇耀，於民衆終無切實的福利。耶穌的宗教須較的此種行為高出萬倍，所以對門徒說，『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人們看見。你們施舍，不可吹號筒，像那冒牌的善人在會堂裏和街道上所作的一樣，故意沽名釣譽，卜得自己的榮耀。他們如此，已經得了報酬。但是你們布施，不要使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事，乃要行施舍於暗中；天父在暗中鑒察，必然報答你。』真的，宗教的力量全在內心；不求人知，而人無不知，像日月的燭照於天，人們受其煦燠的輝華而渾忘其有私恩偏惠於天下。宗教發於內，出於至誠，入於至誠；其動也自動，其靜也自靜，爲而不有，有

而不持；而生命洋溢，如浩蕩的江潮！

耶穌又說，『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冒牌的善人，愛站在會堂廣衆之前，十字街口稠人之間，故意求人們的嘆賞。我告訴你們（求仁得仁），他們已得了報酬。你禱告的時候，要入內室，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父在冥默之中鑒察，必然報答你。同時你們禱告不可像異邦人，嚕囁重複，疊疊多言，以爲繁詞雜語，可以得神明的垂聽。你們不可學他們，因為你們未曾祈禱之先，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你們的需求了。所以你們禱告，應當如此說，

我們的天父，願人尊你的名爲聖，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人間猶如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除免我們的責負，像我們免却人們的責負一樣。不使我們遇見試探，要救我們脫離凶惡，因為國度，權威，尊榮，盡屬於你，永無窮盡，亞們。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至於禁食，法利賽人曾經問過耶穌，要曉得他爲什麼不注重這件事。在他們看，人當

因禁食而禁食，大可以無的放矢；否則亦當張大其事，爲人面前的誇耀。不過耶穌却對門徒說，『你們禁食，不可學冒牌的善人。他們裝腔作勢，滿面愁容，故意要得人的讚許。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你們禁食，要梳頭要洗面，不要叫人看出你們的禁食來。父在暗中鑒察，必然報答你』。

宗教與倫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退則朝拜上帝，進則和樂人羣。宗教是根，倫理是枝葉與果實；宗教是源，倫理是支流與波瀾。宗教主敬，倫理主恕；恕，人事庶幾乎平正而發揚。耶穌論恕說：『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你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爲甚麼看見弟兄眼中有刺，反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先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使雙眼光明，然後纔可以去除掉弟兄眼中的刺』。不過恕的道理，應當先從自己開始。文字和法利賽人動不動就說摩西是這樣，先知是那樣，其實尙沒有摸着法律的總綱領。總綱領是什麼呢？耶穌說就是：

『你們願人如何待你們，你們也當如何去待人』。

『這便是法律和先知的道理』。

耶穌向使徒們解釋了法律和先知的真意，倫理和宗教的真義之後，再勉勵他們去切實奉

行，因為知而無行，不如無知。知是不容易的；文士和法利賽人不算不熱心，對於法律與先知亦不算不熟習，而至終祇能泥守節文，不識精髓，他們所知，簡直是等於不知。既然不知，當然不必說行了。知難，這是真的；但是行亦不易。人若要努力奉行法律和先知的真理，就必遭遇打擊，感受折磨。耶穌所以說：『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人到滅亡的，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人入永生的，那門是窄的，路是狹而直的，找着的人也少。同時，你們要預防假先知，他們身披羊的皮，裏面却是殘暴的豺狼』。

行。宗教即是行，人生即是行。有好的品格，即有好的行為，有腐化的心腸，即有不好的行為。耶穌說：『荊棘上豈能生葡萄？蒺藜上豈能生無花果？好樹結好果；惡樹結惡果；好樹不能結惡果，惡樹也不能結好果。不結好果的樹，祇合砍下來，丟在爐中。……聽我的話而實行的，好像一個聰明人將屋子建在磐石上。雨淋，水衝，風搖，撞擊那屋子，屋子不倒塌，因為牠有磐石的基礎。聽而不行，則像愚人蓋屋在散沙上。雨淋，水衝，風搖，撞擊這屋子，屋子就倒塌了。這損失是何等的大啊！』

使徒聽了耶穌的訓誨，心中踴躍；因為耶穌的話是有權威的。他的話都是從他的上帝意識裏返照出來的，不但是一種精闢的選擇，扼要的修正，乃是一種生氣磅礴的啓示。是

上帝的心的啓示。這些理想一方面出於法律和先知的神髓，有歷史上的繼續性；一方面出於耶穌天性中獨特的發明，有嶄新的啓示力。新的人格，新的理想，新的生活，巍峨的峙立在使徒的面前，這就是上帝的臨在，就是天國，就是新紀元。

山上的白雲悠悠地凝住在林梢。天上地上留着一片的清靜。耶穌和門徒雖然已經下了山，山上還好像充滿着不可思議的和諧。山角邊的路，蜿蜒地游出空谷來，那一端退藏到翠微中去了。那曠谷中有許多人等着耶穌。他們見他和門徒下山來，就擁護着跟着走。不一回，他們望見了海，加利利海。海水常是茶綠色的，遠看是一片晶瑩，承在一個巨大的玉盤裏。海的面積有十三英里長，七八英里寬；沿岸有城市與鄉村。水平線則在地中海的水平線下六百尺；山風削下去，海面上有時會一刹那的波瀾洶湧起來，也會一刹那頃的平靜了。白天裏沿岸是樹木，有許多禽鳥鳴在葉叢裏。氣候偏於熱，兩岸豐腴，多產麥子。果木也很有，葡萄，無花果，胡桃等等。地上紛漫着的都是小紅花，黃金色的小菊花，紅瓣黑點的『野地裏的百合花』。在沒有星月的黑夜裏，遠遠的有兩三星火，到人的記憶裏來提起着岸灘邊的漁村。那一天，海邊上有幾隻小船預備着。耶穌一到，立刻上了一隻船，有些門徒也上了船，有些留在岸上，招呼羣衆到空曠的海灘上坐下。

耶穌見衆人坐定了，就在船上對他講論。他說了許多話，又用一個譬喻說，「你們聽啊，有一個農夫出去撒種；撒的時候，有的種子落在路旁邊，飛鳥來一忽兒啄盡了。有的子落在有淺土的石頭上，土不深，苗也長的快，太陽出來一曬，因為根子淺，苗就委倒了。有的子落在荊棘當中，荊棘長起來，把牠擠住了，使牠不能結子粒。又有的子落在膏腴的田裏，發生滋長起來，就結實；有的子結了三十倍，有的六十倍，有的竟結了一百倍」。

這幾個月之中，耶穌對人的品性更加了解了。他曉得有的人聽了他的話，全然不得知，心裏紛紛擾擾的都是些不相干的思想。有的人聽了天國的福音，非常的歡喜；聽一次就驚駭然的要作耶穌的門徒。可是一聽見文士們的譏諷，希律黨羽的議論，就立刻委倒了。有的人聽了也接受，也有根蒂，可惜被世俗的浮名虛利，家庭的糾纏，朋友的迷惑，礙住了，不能結出果實來。不過還有些人，心田豐腴，接受了真理，便篤信不渝，立了堅強的品格，成了美好的事業。

海岸附近有一片田園，遠遠望去，好像麥子與稗草一齊生長着。耶穌見了，又說：「天國正像農人撒好種在田裏。及至睡覺的時候，仇敵來，將稗子撒在麥子裏。到了長苗吐穗的時候，稗子也顯出來。僕人對田主說，『主人啊，你不是撒好種在田裏麼？那

裏來的稗子呢？」主人說，「這是仇人的花樣」。僕人說，「我們去薅出來，好麼？」「不必」，主人說，「恐怕薅稗子，連麥子也帶壞了。容這兩樣一齊長，到收割的時候，我要先將稗子薅出來，一束一束的留着燒；再將麥子收到倉庫裏去」。

又說，「天國正像農人撒種在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麥子長起來，農人也不知其所以然。地上生五穀，是出於自然的，先發苗，後長穗，再後穗上結成飽滿的子粒；穀子熟了，就用鎌刀去割，因為收成時候到了」。

耶穌說完了問聽衆說，「你們了解麼？」

他們中間有一個文士回答說，「都了解了」。

耶穌看見他是文士，并且很誠懇的聽他的話，就滿心的歡喜；因為他覺得文士的智力實在高出於民衆，敏捷精強，不由得令人讚賞。所以他就說，「一個文士受教作天國的門徒，恰像一個家主，能從他的庫藏裏搬出新舊的東西來」！

傍晚，民衆還是擁擠着，好容易被門徒們遣散了。耶穌對門徒們說，「我們渡到對岸去罷」。白天裏工作極緊張，極辛苦；晚間耶穌和門徒若不找一個安靜冷僻的地方去，人們不斷的跟着，就沒有飲食休息的機會了。於是他們開了船；也有別的船與他們同行。

耶穌在船梢上，因為乏極了，乘機會枕着枕頭睡。忽然海面上起了暴風，波濤澎湃，浪頭愈打愈高，打得船內幾乎滿了水。門徒們本來是漁人，慣於划船。不過這一次風浪鬧大了，大家都慌了手脚。祇得叫醒了耶穌說，『夫子，我們要喪命了，你不顧麼？』

耶穌醒來，叱風說，『靜！靜！』

一霎時，海面大大的平靜了。耶穌對他們說，『爲甚麼恐怖？你們就沒有信心麼？』

『這是誰？』門徒們彼此驚惶地說，『連風與海都聽從他了！』

第七章 世上萬事無不有

破曉，那隻乘風破浪的小船，泊在絕壁之下。那裏的山，蠻橫而陡峭，山坡的石上，有鑿好的墳墓和天然的山洞。在稍微平曠的灣兜裏，往往有人放豬，成羣的蠢動着。山頂上有羅馬的戍防兵六千人，謂之羅馬營，駐紮在營堡裏。海灘上悶熱，瘧病流行，不利於水土不服的羅馬人。因此他們駐紮在山頂上，既可以避免不適宜的氣候，又可以俯視東邊的漠野，防着沙漠上忽來忽去強徒，觀察西邊加利利的民衆，抵禦任何忽然發生的騷擾。可是這箇地方，——低加波利的格拉森——是人跡稀少的地方，極冷僻，極安靜，正可以作耶穌和門徒休息的去處。耶穌纔登山，石洞裏鑽出一個披頭散髮的人來，向着他長嘯了一聲。他是一個瘋子，人家說是附鬼的，膂力非常大，能掙斷縛住他的鐵鏈子。在石頭的墳塋裏住着，沒有人敢去奈何他。發起瘋來，他會用石頭砍自己，大哭大嚷。他一見耶穌便掙掙着臉，衝過來。耶穌站住，極鎮靜的問他說，『你是誰？叫什麼名字？』他大喊說，我是營！我是營！』耶穌看着他，他立刻靜了下來，心裏清楚過來了。正在

那時候，附近的一羣豬，有二千隻，忽然發起瘋來。原來豬是頂蠢的，一隻豬嚇慌了亂奔，亂走，一羣都會傳染着瘋狂。這隻嚇慌的向懸崖奔去，一羣都奔去；牠失足從石壁上滾下海，那一千九百九十九隻莫明其妙的跟着滾下海，像山石崩裂似的衝在海裏淹死了。

牧豬的闖了禍自然是逃得影踪全無。那地方的人傳說瘋子裏頭的鬼，叫做『營』的準的鑽在豬羣裏將牠們全數送到海裏去。人們聽說有這樣的事，就出來觀看，看那素來認識的瘋子果然全愈了，心中又驚奇，又恐怖，只怕不吃豬肉的猶太人耶穌再來難爲他們的豬；祇得央求他離開格拉森。

不久，耶穌和門徒又渡過海來，計算着再去加伯農。耶穌治病趕鬼的名譽，在這時候是幾乎無人不知的；他的權威，幾乎無人不信的，連文士和法利賽人也得承認他的力量。耶穌剛上海灘，有一個會堂的職員，名叫睚魯的，來見他，俯伏在他面前，央求說，『我的小女兒奄奄一息，病將不救了，求你去撫摩她，叫她得性命。』耶穌就與他同去。衆人看見耶穌，又來跟着他，愈擠愈多。從中有一個女子，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延醫服藥，歷盡苦辛，金錢使盡，而病勢反而加重了。她雖在衆人中間，偷偷的摸耶穌的衣裳，心裏想，自己生的是暗病，不好意思明明的訴說，不如把衣裳一摸，病就神不知鬼不覺的好了。

果然，她這麼一來，病立刻好了。耶穌覺察了，轉身問說，『誰摸我的衣裳？』

門徒對他說，『你看衆人擁擠你，怎好說誰摸我呢？』

耶穌周圍看，要找着摸他的女子。那女子知道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戰戰惶惶的俯伏在耶穌面前，將實情告訴他。耶穌對她說，『女子，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你的痛苦解除了。』

治病先治心，耶穌要見那箇女子，原是爲此。正說話之間，睚魯家裏有人來對他說，『你的女兒死了，何必再勞動先生呢？』

耶穌對睚魯說，『祇要信，不要恐懼。』於是帶着彼得，雅各，與雅各的兄弟約翰向着睚魯家裏來。屋子裏的人哭泣哀號，雜亂紛紜，耶穌對他們說，『爲甚麼亂嚷亂哭呢？小孩子沒有死，是睡着了罷。』

他們嗤笑耶穌。耶穌把他們一齊攆出去；就帶着那管會堂的睚魯，和他的妻子——小孩子的父母——以及彼得，雅各，約翰，往小孩子的臥房裏去。小孩子躺在床上，像睡的樣子；耶穌握着她的手，叫他說，『大利大古米』。譯意是『闺女啊。我叫你起來。』那闺女立刻坐了起來；她已經是十二歲了。他們都覺得驚奇。耶穌囑咐他們讓她進一點

飲食；可不要將這事隨意傳出去。

有兩個瞎子，聽見耶穌從睢魯那裏來，且已做了不可思議的神蹟，因為風聲傳開來，比人還走得快；就站在路旁等着。他們又聽人說他是大衛的子孫，真是人們所希望的那一位呢。所以耶穌走過的時候，他們大聲的喊求說，『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們罷！』

耶穌進了屋子，人就領了瞎子來。耶穌說，『你們信我能作這事麼？』

『我們信，』瞎子們同聲說。

耶穌摸着他們的眼睛，說，『照着你們的信心，給你們成全了罷。』

至誠的同情，神奇的人格，純粹的信仰，激愛的摩撫，所能成功的，出人意表的事情，是往往而然的；這些力量到什麼程度纔有限止，是人們所未曾透闢地了解的。是這一切條件完全湊合之後而後有此不可思議，不能否認的奇事呢？還是另有超乎今人知識的理致在其間呢？宇宙果開而不闔，惟待神人引衆人進入生命之境呢？還是竟無其事呢？古昔所行，果不行於今時呢？還是今無其人與其際會呢？宇宙自身，為什麼能在無生之境湧現生命呢？是高出於宇宙的生命吹噓無生而造生命呢？還是究竟玄妙，恍惚迷離而不可

思議呢？科學遺棄了觀物的心，將不變的抽象概念，籠罩在時刻變易轉移，無限無量的具體世界，取其同，撇在異，以成其比較準確的知識，難道便可以說科學所必須遺棄的重要事件，一定無可能而不有麼？若世界全部俱可用算數來測量，故有量而無質，那末吹萬不同的新意義，又孰爲爲之的呢？開明的人，在新知識的指示之下，誰還能說孰可能，孰不可能呢？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操觚者，自信之耳，原未嘗虛擬！

耶穌進了迦伯農，有一個羅馬百夫長親信的僕人，病瀕於危，百夫長委託猶太人的幾位長老來求耶穌前去施救。他們對耶穌說，「他配得上你爲他行這事，因爲他愛我們的百姓，給我們建造會堂。」耶穌便與他們同去。雖他的府第不遠，百夫長又託朋友們去見耶穌說，「夫子，百夫長不敢勞動尊駕，因爲他說『你到我舍下，我不敢當。我也自知不配趨聆教誨。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全愈了。我自居他人權下，也有兵在我權下；我對這個說，去，他就去；對那個說，來，他就來，對我的僕人說你作這事他就去作』。」

耶穌聽見這些話，不勝驚異，轉過身來對跟隨着的衆人說，「我告訴你們，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未曾見過。」百夫長差來的人回去，看見他的僕人，病體竟已霍然了。

過了不多日，耶穌周遊加利各地，宣傳天國的福音。與他同行的有十二個使徒，與被鬼所附，被疾病所累的几个婦女；內中有抹大拉的馬利亞，她是全心交獻的女子；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約亞拿，有蘇撒拿，和許多別的女子。他們都用自己的財物供給耶穌和他的門徒。這些人到了拿因，將近城，見一個人被人抬出城來。他的母親是寡婦，他是這寡婦的獨生子。有許多人跟着這寡婦走。耶穌看見那寡婦，心中憐憫她，對她說，「且不要哭。」於是他上去，按着槓，抬那青年的人就站住了。那一個青年躺着像死了的；耶穌對他說，「青年。我吩咐你起來。」那青年坐起來，并且說話。耶穌將他交給他的母親。衆人都大大的驚奇，歸榮耀與上帝說，「有大先知在我們中間興起來了。上帝眷念他的子民了。」

這時候，大概是紀元二十八年的八月，希律將約翰收監，已經八個月了。他把約翰管得極嚴，而待得極寬；獄門常有好幾個兵執着鎗守着，把得水洩不通，同時約翰的門徒倒可以餽錢送物，常常來探視他。希律這樣做是有理由的；他禁錮他，這箇宗教的勢力自然是在他掌握之中，自己就可以高枕無憂；他不殺他，當然他亦不會干犯了神靈的威怒，因為他怕約翰若果然是上帝差來的先知，殺了一定於他自身有妨礙。希羅底幾次撒癡撒嬌，要

他把約翰的頭送她當作玩意兒，他總推三阻四，沒有肯允許。狡獪，希律是有名的；懦怯，迷信，疑慮，不安甯，是他自己知道的。同時，約翰在監獄裏，孤寒冷澀，焦急萬狀。門徒們把耶穌的作爲告訴他，說什麼全加利利都被耶穌感動了，連推羅，西頓，猶太，耶路撒冷，以士買都有人特意來參加耶穌的運動了；說什麼他與文士和法利賽人起衝突，不守安息日，不遵行摩西的法律，與罪人做朋友，在上千上萬的人中間行奇事治病趕鬼，大有權能；說什麼耶穌講道是有能力的，全不像耶路撒冷的那些教師們；又說什麼耶穌主張打右臉則轉左臉，奪內衣則給外衣，愛仇敵，爲他們祈禱等等，因爲天國已經臨到，天國的生活是純愛的生活。約翰聽見了，感覺得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弄得一肚子的狐疑，所以決定差遣他兩個最忠實的門徒去請問，耶穌問他到底是不是他所渴望的彌賽亞。那兩個門徒到了耶穌那裏，對他說，「施洗的約翰打發我們來問你，那將要來的是你麼？還是我們等候另一位呢？」

正當那時候，耶穌治好了許多有疾病的，受苦痛的，被惡鬼附的，眼睛看不清的。所以耶穌回答他們說，「你們去把所看見的，所聽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得乾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聽見了天國的福音。凡不因为我跌倒的

是有福的。』

耶穌究竟是誰呢？他的言論，他的事功，他的品格盡是明證。不過他沒提起末世就要到了那些事。約翰自己去想罷。一句話的是，不能增益事實的啓示；一句話的非，也不能減削事實的啓示。

約翰的門徒走了，耶穌對衆人，以及衆人中的文士和法利賽人論他說，『你們從前上曠野裏去要看甚麼呢？要看風吹動的蘆葦麼？要看衣錦繡，曳華裾的人麼？那鑿梁肉，衣文繡的人却在王宮裏！你們出去究竟要看什麼呢？要看先知麼？我告訴你們罷，是的，他比先知更偉大。女子所生的，沒有一個比約翰更偉大的。然而上帝的國裏最小的，還要比他大！』約翰祇知道上帝忿怒，要懲罰全人類，全世界；沒有知道上帝愛世人，要他們互助相愛，不淪亡而得永生。而且永生卽是此時，天國卽在此地。上帝的國裏，最小的弟兄姊妹都能了然於此，有此生命，豈不是比約翰更偉大麼？可是約翰不是風吹的蘆葦，隨風而披靡；也不是鑿梁肉，穿華服的人，隨世俗而浮沉。他是特立獨行，心志清潔，信仰純正，忘私利，主正誼，完全歸託於上帝的先知。

民衆與稅吏，那些曾經受過約翰的洗禮的，聽了耶穌的話，都以上帝爲義；惟有法利賽

人與教法師們，竟自以爲是，守住了自己的主張，而廢棄了上帝的旨意。在他們看來，約翰的拘謹也不是，耶穌的解放也不是；除却他們的意見竟不知更有光華萬丈的真理。因此耶穌長嘆了一聲，說道，「如此，我可用什麼來比這一代的人物呢？他們好像甚麼呢？孩童們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喚說，『我們向你們吹笛子，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流淚』。約翰不喫餅，不飲酒，你們說他附了鬼；人的兒子來，也喫餅，也飲酒，你們說他是老饕，是酒徒，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是智慧之子，總能爲智慧作見證。」

世界上不少蔽目塞耳，靈明滅，心肝死的人們。黃鍾毀棄，瓦釜雷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豈獨法利賽人和教法師們？他們護教未嘗不熱心，衛道未嘗不努力；平日未嘗不克己復禮；但是排斥異己，出主入奴；誇新則另換偶像，泥舊則固執虛文；一鬼除而七鬼來，一隅舉而三隅失；遂使同教相仇，甚於無信之人，分爭迭起，俱爲缺德之輩；以視法利賽人與教法師們，其間曾不能以寸；是真可令人痛哭流涕而長太息者也！

耶穌決不與文士和法利賽人絕交；所有的衝突都是道義上的事。若文士和法利賽人們能謙和，領受耶穌的真理，耶穌的心就極熱烈地歡迎他們了。他們未嘗不知道耶穌的純義，純愛，所以其中仍有人打破了銅牆鐵壁來與耶穌相往還。有的文士願意隨着耶穌無論

上那裏去；梯山航海，皆所不辭。有的像睡魯竟俯伏在他面前；有的像尼哥底母，雖已老邁，猶不辭辛苦，夜裏來見他。尚有許多文士和法利賽人，或因猶豫，或因恐怖，或因地位的關係，或因世俗的牽連，像尼哥底母一般的，不能明明地做耶穌的弟子，但在暗中，亦未始不薰香禱祝而心嚮往之，在基督教開教史上第一個往天下宣教的，就是一位後起的，大有學問的，法利賽人聖保羅。當時若有學問淵博，宗教熱心的文士和法利賽人參加耶穌的團體，耶穌定要以無適無莫的心，如父如兄的愛，歡迎他們，立他們為使徒。可惜文士和法利賽人，因為地位高，學問深，顧忌多，束縛重重，不能有快刀斬亂麻的勇敢，反不如捕魚收稅的人們！後來，他們既與耶穌發生了正面的衝突，堅持泥守，心地愈弄愈驕，竟把了解耶穌的，性情上必須的條件——同情，寬量，——完全消滅；囁強則偏囁強，頑固則偏頑固，傲心岸然，雖欲不自絕於耶穌，亦有不可能之勢了。耶穌所見的遠象，所有對於上帝和自己的認識，上下與天地同流，為人類所繫命，為道義的根源，當然要日益彰明，能吸引入對於他矢澈底完全的忠誠，也能激起愛黑暗甚於愛光明的人的反感，使他們一不作二不休地自絕於人生上達唯一的法門。因此，耶穌有忠心至死，不變不移的朋友，也有憎惡日增，尋釁挑戰的寇讎。朋友的忠與仇敵的恨，或深或淺，原是一個人人格或高或卑的見

證。然則人要知耶穌是誰，應當看看他的朋友，也應當看看他的仇人。

有一次，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西門的，請耶穌上他家裏去喫飯，耶穌忻然地去了。按猶太人的禮節，客人一到，主人要與他接吻，表示款待的殷勤，要吩咐僕人打水與客人洗腳，拂拭他腳上帶來的路途的沙塵。這一次，法利賽人爲地主，以爲耶穌不過是一位民衆間游行的教師，既無權位，又無實力，給了他一個面子，已經算極好的了，竟不與他接吻，也不給他洗腳。當時，他們入了座。按猶太人的風俗，主客分座，各倚一個像醉翁椅的座位，將雙足伸在外面。他們正談笑着飲食的時候，有一個女子腫腫地走了進來；原來猶太人家中是開着門的，隨時可以有外人進來。這箇女子是城裏有名的蕩婦，所謂是一個『罪人』。她所以腫腫的緣故，是因爲她心中曉得自己的卑污微賤，在人們眼中是瞧不起的。她走來，門徒們看她，都說她好像是抹大拉的馬利亞的化身，風度姿態，無不相似，不過她要顯頹些，衰老些，瘦削些。她聽過耶穌好幾次，心中極深摯地敬愛他，覺得世界上沒有人能體會她的痛苦的，祇有耶穌，他深深的體會得。她暗暗地決志從今以後，定要從墮落的生活出來。但因她自己深刻的覺悟，以爲自己不配當面去見耶穌，趁有機會，她總要表示她心窩裏沸騰着的摯愛。人們說今天耶穌在法利賽人西門的家裏坐席，她就將

積蓄下的錢，去買了一瓶最高價的香膏，倒在自己用的玉瓶裏，捧着，直向耶穌的所在來。她也不打扮，也不飲食，帶着人生最淒涼最刺心的悲哀，走在太陽之下。見了耶穌，她祇有站在他背後哭，屏着氣，不能收着像雨點一樣的淚。她祇有哭，祇有垂淚。她有千言萬語訴不盡的傷心，只是沒有話。靜默了一忽兒，她俯伏在耶穌腳邊，挨着他的脚哭，淚點溫熱地滴在他的脚上。他的頭髮披散在肩上，像海上月夜的波瀾，像山上，春雨後細草的芊綿。哭濕了耶穌的脚，她就用頭髮來給他揩，揩不乾，就用嘴吻着，接連地吻着。她揭開了玉瓶的蓋，將香膏傾倒在耶穌脚上，芬芳飛溢，滿屋裏都充塞了香氣。受膏的君王，有大祭司將香膏傾在他的頭上。但是一個人所不齒，人所不顧，人所玩弄的女子，怎能將香膏傾在耶穌的頭上呢？至多她可配做得一個卑微的女奴，用香膏爲主人抹脚。與其做人們的玩具，用上帝所賜的，如花如玉的身體，去承受那沒有忠愛，但有獸性的摧殘，不如俯伏在泥塗中，作耶穌的女奴！

法利賽人西門看見了這樣的事，心裏老大的不高興，滿臉上表現着鄙夷的神氣。他想耶穌怎會是先知，他若是先知，豈不知道摸他的是誰，豈不知道那接近他，撫摸他的是怎樣的一個該死的女子？耶穌本來不要說話，因爲他心裏有澈心肝的悲憫，有透入靈魂的了

解，有浩無涯淡的同情。不過瞧着西門的樣子，他不能默然無言。他說，『西門，我有句話要對你說。』

西門說，『夫子請。』

『一個債主，』耶穌說，『有兩個欠他債的人。一個欠五千兩銀子，一個欠五兩。因為他們無力償還，債主就大發慈悲，不要他們償還了。這兩個人那一個更愛債主呢？』

『我想是多得恩免的人罷。』

耶穌說『好，你斷的不錯。』轉過身來，他指着俯伏在腳邊的女子說，『西門，你看見這箇女子麼？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給我水洗腳。這箇女子，却用她的熱淚爲我洗了腳，用頭髮來擦乾。你沒有與我接吻，這女子從我坐席之後，就不住的吻着我的腳。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這女子倒用香膏膏我的腳。我告訴你罷，她雖然罪孽多，她的罪却都赦免了，因爲她愛的多。』

說到這裏，耶穌頓了一頓；他不要明明的指責西門，叫他難堪。祇說，『那赦免的少的，他的愛，也就少了。』法利賽人沒有禮貌，耶穌已經指責了；耶穌身受款待，自然要海涵汪洋。君子處世且不失禮敬，況且是神人麼？因此，他不說西門自以爲罪少，不須

多得恩，而亦不能多有愛。說着，他轉過來，對女子說，『你的罪赦免了。』

同席的人緘默得像搬不動的石頭一樣。不可能的世界，不可溶的冰山！他們心裏問，這是甚麼人，竟敢赦免人的罪？竟敢赦免萬無可赦的人的罪？可是那時，那女子的頭擡了起來，溫婉的眼睛看着耶穌，一切都是光輝，一切都是非人間的世界。耶穌知道人們心中的議論，也知道那女子心中的歡樂，就對她說，『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女子去了，真的，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別有天地非人間。

第八章 循循然善誘人

法國的思想家巴斯喀爾曾說過，「耶穌基督極簡單地講論極偉大的事，好像他所說的，未曾經過思考似的；但他所說又是切中繁育，叫人明白的了解他的思想。這樣的清楚，再加上這樣的天然渾成的簡單，真是可以豔羨的。」真的，耶穌能用匹夫匹婦所了然的話，具體地說出哲學家用了抽象的，繁複的理論所不能達到的理想。他的話是圖畫，是詩歌，祇疎疎的幾筆，將宇宙中的神妙，都活躍的烘托出來。哲學科學，都像浮雲一般，有時飄蕩着，轉眼間就變遷了，或是消滅了；祇有詩，人的生命中所流露的，不會丟掉了美，竟可以歷萬古而常新。今日很少有人讀柏拉圖與康德的文章，更少有人讀牛頓與達爾文的科學書。祇是陶潛，杜甫，莎士比亞，哥德，依然有權威。耶穌的話僅稍稍的載在四冊福音書中，一個黃昏可以讀得完，然而死滅沒有權勢吞蝕了牠，因為牠是詩，是人的生命。簡單的譬喻，透關的寓言，包蘊着至深至奧的理想，非使徒們所能偽造，非世界上的藝術家所能摹擬，清清楚楚地證明着耶穌的存在。人以言而存，言以人而立，非耶穌無以爲此言，

非此言，亦無以證耶穌。耶穌的話是他的憑據，是他人格的憑據，因為在我們看，他就是他的話，他的話也就是他。科學家祇有言，持現象而執抽象；人知道了地果然圓，一切果然相對，不必追究這是誰的言。有人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人；人與言應當一致，而往往不一致。惟耶穌則人言不分離。讀他的言，不但可以想見他的為人，並且可以與他相交接。世界上，聖賢英傑，有言者，都有此種影響。論現象，則使人知物理，論生命，愛的生命，則使人見天心人心的實在。實在不可見，不可觸；可見可觸時，即在神祕的境界；除却純粹的神祕境界，惟有言可以當作見與觸的交接點；而靈明接近的兩個生命，可以不多言，不盡言，而深得了解。至其極，人竟可以無言；如此，則相知轉深，又進入了神祕的境界。不過在日常生活中，雖最深處，亦仍須有言，不言時，誤會易於滋生，久而久之，相識者竟會彼此相遠，像是陌路相逢的一般。是啊，言是代表人的，代表心的，竟可以說即是人，即是心；因此，約翰福音開頭便說，『太初有言，言與上帝同在，言即上帝。』耶穌的話並不多，但總是一語破的的。他在加利利宣傳天國，常用譬喻寓言釋明他的理想。他的譬喻寓言，都是人事絕無鳥獸蟲魚的言語，絕無荒誕不經的奇聞。對於人的耕事，田，烹調，縫紉，借債，得寶，捕魚，牧羊，以至於婚嫁，飲食，戰爭，建築，得王

國，闢家業，無分鉅細，他都感覺到極濃厚的興趣。他又欣賞自然，葡萄，百合花，荊棘，蒺藜，無花果，空中的飛鳥，海裏的游魚，地上的荒狐，田間的麥苗與稗草，山與海，夕陽的絢爛，薰風的和融，以及天際的浮雲，都流露在他的言中。不但如此，他覺得自然的美，人生的美，遠勝於一切矯揉造作的藝術。田間的荒草，勝於沙羅門時代最豐盛，光怪六離的繁華。婦女的溫婉，嬰兒的天真，田夫的辛勞，甚至於人間種種的明鎗暗箭，深機絕算，法利賽人的傲慢，稅吏的謙卑，細微曲折，他都賞識而洞鑒。至於人間的談諧，喜樂，痛苦，悲哀，一切的甜酸苦辣，都迴蕩在他的胸中，翻騰在他的情中，湧現在他的言語中。窮，他知道，愚魯，他知道；富，他知道，知慧，他更知道。他出入於民衆之中；存活於民衆的生活之中。讀他的言論，誰不會感覺他溫和像春天的太陽，清爽像秋夜的明輝，熱烈像夏日的火傘，嚴厲像冬月的冰霜？誰不會知道他的愛，比時雨春風還要有生意；他的情比長江大海還要浩蕩；他的理知比明星朗月還要清澈；他的談諧比迴峯峭壁還要幽奇；他的喜樂比出岫的雲，離江的水還要靈活；他的忿怒比驟雨的奔騰，迅雷的分劈還要威而烈，猛擊而震驚；他的悲哀，比陰整的秋颺還要淒以愴，比黑夜的波瀾，還要悠遠而瀟灑。

耶穌論天國說，『天國像一粒芥菜子，種在地裏，比一切的籽種還要小，等到長起來，却比各樣的菜都要大，空中的飛鳥，也要來營巢在其中。』

『天國好像麵的酵，婦人拿牠來藏在三斗麵粉裏，直等全團發起來』。

『天國好像真寶藏在地裏頭，人找着了，把牠埋藏着；去歡歡喜喜的變賣了一切所有的，買了這塊地。』

『天國又好像商人覓明珠，遇見了一顆價重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收買這顆珠。』

『天國又好像漁人撒網在海裏，聚攏了各樣的水族；滿了網，就拉上岸來，坐下，揀好的收在器皿裏，將不好的丟棄了。』

耶穌論天國是獨出的，與當時傳統的思想迥不相同。他說天國是人羣的生活，起於微而成於大，祇要有一點酵，一粒子，世界就有大希望。天國是生命的長發，是演變的，並不是猝然成全的。當時的人想公義的世界，非由上帝激烈的，強硬的作爲，忽然威臨在人間，是無法實現的；非由猶太人革命流血，作疾雷風雨的激變亦是不可能的。耶穌不作這樣的夢想。人以耶穌爲夢想家，而不知他的務實真是叫人驚奇。同時，當時的人，莫不

將天國放在不可知的將來，空想中的末世；耶穌不這樣想。他以為天國若非已經在人間，牠的來臨是毫無把握的，但是天國已經在，在人心坎裏，祇要發揚光大起來，就可以像芥子的成菜，麵酵的發麵團一樣。天國是人間的至寶，像寶藏，像珍珠，值得人去含棄一切，努力使牠實現。天國中間，善惡並至，像魚入網一樣；但時期自會臨到，人自會有鑑別，取其美好的，舍其惡劣的。耶穌信上帝，所以澈底的信世人。人間有苦難，有罪惡，是耶穌所澈知的；所以人必須奮鬥，必須犧牲，設身於現在的天國，勞瘁作工，設想於將來的幸福，不失信仰；如此，則今日雖千難萬難，至終必有一個圓滿的人間。

人心不收集，即渙散；人生於憂患，不立穩，即傾覆淹溺於風雨飄搖之中。而人要得維繫，得勇猛，即當作祈禱的精修。人的事業，並不在於作其可能的；乃是在於作其不可能的；因為到現在，這世界還是一個不可能的世界。祈禱一事是使人作不可能的事的發動機。耶穌說，『你們所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着，叩門就給你們開門。……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給他蛇呢？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子；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麼？』

耶穌信上帝，所以信祈禱，敢作不可能的事。

『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半夜裏有人到他那裏去說，「朋友，請借給我三個餅，因為我有一個相識的遠道而來，我沒有食物供給他。」』那人在屋裏回答說，「請你不要攪擾我，門已經關上，孩子們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來借給你。」我告訴你們，這人雖不願因他的朋友起來給他，但因他情詞迫切地懇求，就祇得起來照他所需用的供給他。』

耶穌又說一個譬喻，教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他說，『某城裏有一個官，不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那城裏有一個寡婦，常到他這裏去求告，說，「我有一個對頭，求你爲我伸冤。」』他老是不准，後來心裏想「我雖不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只因這個寡婦煩擾我，我就給她伸冤罷，免得她常來糾纏不清。」你們聽這昏官的話罷。上帝的選民晝夜呼籲他，他縱然爲他們忍了多時，豈不終久給他們伸冤麼？」官府昏庸，尙且爲急切的寡婦伸冤；難道仁慈的上帝，不終爲他的子女伸冤麼？

『你們要信上帝。我實在告訴你們，人向這座山說，「你給我移到海裏去」，心中不懷疑，信所說的必能成就，他必看見這事的成就。我告訴你們，你們無論求什麼，信所求的已經是成就了，你們就必得到所求的。』

祈禱一事，原是人心向上的祈嚮。即不信上帝的人，存心向善，善的力量，猶然運行

在他心中，因為宇宙中自有善；何況信上帝的人豈不更要衝入聖善的境域麼？祈禱是人的全心向着上帝——人的至善——作努力的上衝，要得超乎自己的力量，去作移山倒海的那種不可能的事。在耶穌的教誨中，我們可以找出祈禱的必須的條件。第一是信上帝，信他是聖善與慈愛的，有全能使人作應當作而不可能的事。第二是誠心與恆心；誠必發於內性，誠於中，形於外，所以祈禱的時候，要入內室，在冥默中朝見上帝，絕不能學法利賽人的驚外。恆則失敗不灰心，拂逆不喪膽；惟其不灰心，不喪膽，故有究竟的成功。第三是相信人。信上帝與信人是一氣的；信上帝不易，信人亦不易。信上帝，謂之忠；信世人，謂之恕；非忠不能信上帝，非恕不能信世人；因為上帝的實有，在忠中得保證；世人的良善，在恕中得憑據。耶穌教人祈禱，所以說『免我的債，如同我免人的債』的話。我蒙天恩，即以恕人為條件，我盡人事，亦即以信天為條件。敬天事人，理無二致；祭獻的時候，若心中記起人的仇恨來，便當去修好，可暫將祭禮擱在祭壇前！

在於耶穌，恕是一件澈底澄清的事。『若是兄弟犯罪』，他說，『你要攔阻他。若是他悔過，你要饒恕他。』

彼得過來說，『主啊，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是七次麼？』七是猶太人

的全數，彼得想饒恕人七次，可謂至矣盡矣的了。

『七次麼？』耶穌對他說。『我說，七十個七次！天國好像一個王，要與他的臣僕

算賬。纔算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一千萬兩銀子的人來。因為他沒有錢償還，主人吩咐將他與他的妻子兒女，以及他一切的財產，一齊發賣，藉償所欠。那人俯伏哀求，說，

「主阿，寬容我，將來我都要還清。」主人發了慈悲，便將他釋放，並且竟免了他的債。

那人出去，遇見了他一個同伴；因為欠了他十兩銀子，他就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嚨，說，

「把所欠的還給我。」同伴跪着央求他，說，「寬容我罷，將來我必要還清。」他不答

應，竟去把他下在監獄裏，等他還清了所欠的銀子。衆伙伴不服氣，將這件告稟了他們的主

人。主人就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箇可惡的奴才，你央求我，我把你所欠的都豁免

了。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麼？」主人大怒，將他交給司法官，要他還清所

欠的債。照樣，你們若不從心裏饒恕你們的弟兄們，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

人生問題最基要的，是飲食男女。在天國裏，人要將上帝的愛，推行到兩性和經濟的

關係上去。上帝是父，人當然是親戚了；在人的中間，亦當然要事事表明出人格的尊重

來。耶穌的思想都是從信上帝與信世人兩點出發的，所以在各種關係上總舉出最高的理想

的標準來，例如愛仇敵，轉左臉之類。在兩性與經濟問題上尤其是這樣。有一次，有法利賽人來試探他，問他說，『人無論什麼緣故都可以離婚麼？』當時，人所謂離婚，祇是單方的事，就是男人棄妻子。

耶穌回答說，『那起始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運合，二人成爲一體」，這經你們沒有讀過麼？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離。』

『這樣』，法利賽人說，『摩西爲甚麼吩咐給妻子離婚書就可以離她呢？』

『摩西因爲你們心硬』，耶穌說，『所以許你們棄妻子，但原來並不是這樣。我告訴你們，凡是棄妻另娶的，若不是爲了妻子犯淫亂的緣故，就是犯奸淫了。人娶被棄的淫婦，也是犯奸淫了』。

在這裏或者有人要問耶穌是否絕對的不許人離婚。耶穌對於人事的教訓，如同孔子蘇格拉底的言論一般，皆因當時有問題發生，故有應付的答覆。人沒有問離婚一事是否絕對不能有，耶穌也當然沒有作詳細的解釋。惟揆度其意，耶穌與摩西不同。摩西注意到人的弱點，所以因人的硬心而准許人離婚，以爲權宜之計。耶穌不會責備摩西，說他不該如

此作。但耶穌所注重的乃是天國裏，新時代裏，理想的生活——所以提舉理想的兩性生活標準。這就是立天下之大經。惟在耶穌的言論中有兩箇重要的觀念，我們不可不注意：第一是天國的子民在凡事上皆以上帝的旨意爲旨意，所以在婚媾上，必誠求上帝的支配。若夫婦是天作之合，男子將全箇自己交託給女子，女子亦將全箇自己交託給男子，全歸全受，以致二人成爲一心，合爲一體，一切喜樂悲哀成功失敗皆相與共享而同受；那末人生最高超，最快樂，最美滿，最偉大，最有力量的生活已實現於其中，尙有什麼離婚問題的發生？所以說，『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離。』第二是姦淫乃破壞婚姻惟一的原因。男子或女子，或雙方，有了姦淫的心理，姦淫的行爲，那末不離自離，離婚一事，已經生米成熟飯，自然也不成問題了。耶穌不說凡行淫者可以離婚；因爲行淫與離婚不是正理，決不能舉以爲大經大法，作天國的規律。所以祇說，『凡是棄妻另娶的，若不是爲了妻子犯淫的緣故，就是犯淫了。』至於姦淫二字應作何解，當由智者用寬厚的眼光，察事情的曲折，時勢的需求，與夫上帝一時一時的指引，而後作個別的決斷，非可以攏統便下一個總定義。性情不投，志向不合，是姦淫麼？男子凶暴殘虐，女子游冶放蕩，都是姦淫麼？男子不供給生活，而作奸犯科，女子不撫育子女，而浪費妄爲，亦都是姦淫麼？豈必情移愛

盡，發生法外的男女關係，然後乃是姦淫？耶穌教人克己，亦教人愛人；人若不違反耶穌的至意，當代問題，就可以由他而得指示。他的至意是愛人，尊重人，不要人生遭摧殘，入毀滅；乃是要人生得發展，達到豐盛美備的生命。在於耶穌，浪子淫婦都有懺悔的機會，重生的可能，與平常人一樣。而平常人誰又不與浪子淫婦多少有心理上行為上的類似呢？讀耶穌浪子之喻，想耶穌受淫婦用香膏抹腳的風度，誰能不擊破金甌，嘆賞不已呢？

人的良莠，有兩件事，可以作判別的權衡。第一，看他如何對付異性，第二看他如何對付金錢。耶穌論兩性既如以上所述，論金錢又如何呢？

耶穌說『你們若借給人，指望再收回有甚麼可酬謝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給罪人，更加利收回。你們借給人，不要指望收回來；你們的賞賜就必大了；必可以作至高者的兒子。』

『你擺設午飯或晚飯，不要請你的朋友，弟兄，親戚，和富有的鄰舍，恐怕他們也請你，你便得了報酬。你擺設筵席，倒要請那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眼瞎的，你就有福了，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可以報答你。』

世人結交須黃金。金錢勢位，蓋可以忽乎哉？但是萬惡之源正在於此。耶穌給一個當頭棒喝，指出天國中人民的公義，是超出的公義，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公義。表面上看來，這些好像是過激之論，理想之談。然而仔細想來，耶穌說話的方法，都是如此。剜眼截手，移山入海，轉左臉，送外衣，都是詩，亦都是至理名言。人比金錢爲貴重；若我能援人，使人出艱難達至善，則千金亦當視作蔽屣，豈有借人錢而更望加利率還麼？

耶穌又說：『不要爲自己積蓄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有銹壞，有賊掘窟窿來偷竊。要積蓄錢財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銹壞，也沒有賊掘窟窿來偷竊。你的財寶在那裏，你的心也就在那裏。眼是身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即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裏面的光若是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愛這個，便是恨那個；不是重這個，便是輕那個。你們不能事奉上帝，又事奉金錢。』

『我告訴你們，不要爲生命憂慮，喫什麼，喝什麼；爲身體憂慮穿什麼。生命不勝於飲食麼？看天空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穀在倉庫裏，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

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麼？誰能用思慮將生命延長一刻呢？何必爲衣裳憂慮呢？想田野裏的百合花，怎樣長起來。牠也不勞苦，也不紡織；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的一朵呢？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生着，明天丟在火爐裏，上帝尙且給牠如此的妝飾，何況你們呢？所以不要憂慮說，「喫什麼，喝甚麼，穿什麼」。這都是異邦人所求的。你們所需用的一切東西，天父是知道的。所以祇要先求他的國與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給你們了。」

耶穌的理想全是以上帝爲前題，以上帝爲中心。上帝是純全的愛，至上的善；人若以他爲至寶，爲第一義，其餘一切，皆可舉興。若反而重金錢，重衣食，喧賓奪主，則荆棘盛而五穀不生了。執其上則下無不有，從其下則上莫能存。人祇要一心事奉上帝，努力作事，其餘儘可以任乎自然，如田野裏的花，天空裏的鳥。如此，人便可以爲飛魚躍，得澈底的自由。耶穌沒有說人不須有計畫，有經濟；他所說的是人不當崇拜金錢而爲金錢的奴虜；不當恐怖憂慮，受衣食的驅迫，而爲恐怖憂慮的奴虜。人而能勝恐怖與憂慮，人便得了澈底的自由，然後乃真的有豐美的生命。

衆人中有一個人對耶穌說，「夫子，請你吩咐我的兄長與我分家產。」

耶穌說，「你這個人！誰立我做你們斷事的官，爲你們分家業呢？」於是就對衆人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因爲人的生命，不在於財產的豐厚。」他用譬喻對他們說，「有一個富翁，田產豐多，自己心裏想，『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得下，我要怎麼辦呢？我要把我的倉房折卸，另蓋一座更大的，好收藏我的財物與糧食，然後對自己說，我的靈魂啊，你有許多財物積存着可作多年的使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喫喝快樂罷！』上帝却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裏我要收回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給誰呢？』」

人生無常，不得至善，而專事逐物，豈不可悲？有錢的人，何不善用錢去爲人們謀利益，謀幸福，而反爲牠所轉移，而爲物欲的奴隸呢？所以耶穌又用譬喻，對門徒說，「有一個富翁的家宰浪費了主人的錢財。別人去控告他。主人叫他來問他說，『我聽見你這件事怎麼樣？你把所經營的交代明白，不必再做我的家宰。』家宰想『主人辭我，不用我做家宰，如何是好呢？鋤地呢，無力；討飯呢，怕羞。我知道了。我要讓人在我不做家宰之後，接我到他們家裏去，供養我。於是把欠他主人債的人一齊叫攏來，問第一個說，『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說，『二百簍油。』家宰說，拿你的賬快坐下寫五十簍。」又問一個說，『你欠多少？』他說，『一百石麥子。』家宰說，『寫八十石。』主人

知道了，誇讚這不義的豪宰作事敏捷，善於應付。因為今世之子，在世故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我告訴你們，你們要用不義之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生的帳幕裏去。」

人的錢財，在現在的制度裏，大概都是不義的；既已佔有不義之財，而猶不思爲人們謀幸福，那就連不義的家宰都不如了。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誰還把真實的錢財（道義）託付你們呢？若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人格）給你們呢？」

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聽了耶穌的話，就嗤笑他。耶穌對他們說，「你們在人面前，自稱爲義；你們的心，上帝却知道，因爲人所尊貴的，是上帝看爲可憎的。」法利賽人不服氣，耶穌又用譬喻說，「有一個富人穿着紫色袍，和細麻的衣裳，天天的奢華宴樂。同時有一個要飯的，名叫拉撒路，渾身生瘡，被人撿來放在富人家的門前，要得富人桌子上掉下來的零碎來充飢。狗子來舐他的瘡。後來那花子死了；富人也死了，並且安葬了。天使來將那花子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胸懷裏。富人却在地獄裏受痛苦。他舉目遠遠地望

見亞伯拉罕和他懷裏的拉撒路，就喊着說，「我祖亞伯拉罕哪，可憐我罷！打發拉撒路用指尖蘸點水來涼涼我的舌頭罷！」亞伯拉罕說，「兒啊，你該回想你生前如何享福，拉撒路如何受苦，如今他在這裏得安慰，你倒受苦了。可是在你我之間有一個深淵，雙方隔絕，誰也不能飛度的。」「既是這樣」，富人說，「我祖啊，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父親家裏去，因為我還有五個弟兄，他可以對他們作見證，勸告他們，免得他們將來也來到這個地方。」亞伯拉罕說，「他們可以聽從摩西和先知的教訓。」他說，「不然，若有人由死復生到他們那裏去，他們纔能悔改呢？」亞伯拉罕說，「他們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教訓，縱然有人由死復生，也毫無用處！」」

這些話，真可謂犀利的神劍，足以摧却終南第一峯！

耶穌對門徒說，「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絆倒人的是有禍了。把磨子石拴在這人的頸子上，丟在海裏，還強如他將這小子裏的一個絆倒了。」在耶穌看一個人是最寶貴的；得盈天下而失一心靈，或是使他人丟失心靈，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損失。

然則作耶穌的門徒果然不容易麼？至善的上帝是超乎一切的；天國的人民的公義，也是超乎一切的，超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公義，超乎一切機械的，權利義務，工作酬報相對待

的公義。要了解耶穌，當了解超的意義；不超無宗教，也無真自由。超，故難；難，故須依賴上帝。耶穌不談本分，盡本分是不夠的。但是人能盡本分，已算極好的了，豈能更望超出本分的高誼？耶穌並非不知此，所以說，「你們誰有僕人耕地，或是放羊，從田裏回來，就對他說，『你快坐下來喫飯』呢？豈不對他說，『你給我預備晚飯，束上帶子伺候我，等我喫喝完了，你纔可以喫喝』麼？僕人照吩咐的去作，主人還謝謝他麼？同樣，你們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可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我們不過是盡了本分。』」

實在的人生本來是往前直衝的，不應當蹉跎然，爲憂疑恐懼所拘縈，或患得，或患失，或貪生，或惜死。因爲生機是活潑潑的，生趣盎然的。耶穌的意思原是要人得這種高超自在，了無牽掛的生命。同時，做他的門徒，原是冒死的事，在死亡中，忘却世上有死亡，在苦難中忘却人間有苦難，心中祇有上帝在，眼中祇有至善在，手中祇有天國的事工在。因此耶穌又對門徒說，「凡是愛護生命的要損失生命；凡是在世上不惜自己的生命，要保全生命到永生。若有人要服事我，就讓他跟從我；我在那裏，我的僕人也要在那裏；若有人果然服事我，我的父即要尊敬他。」

然而生活的性質是活潑勇往的，應當不知憂慮恐懼爲何物，有「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

存」的氣概；人的行爲却又應當機警而謙卑，不爲虛誇傲慢所蒙蔽。所最奇妙的事是人間最偉大的人物總是最敏銳而又最謙卑的，決無一知半解，傲慢一切的神情。耶穌教人機警，則說，「不要把聖物供給狗，也不要將你們的珍珠丟在蠢豬前，恐怕牠們踐踏了珍珠，反而轉過來咬你們！」

有一個法利賽人的領袖，請耶穌赴筵；耶穌見所請的客人們，都愛坐首席，便設了一個譬喻對他們說，「你被人請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怕有比你更尊貴的客也被請了來。那請你的人進前來對你說，『讓座給這位罷』，你就羞慚惶愧地退下去，也許竟在未座了。被請的時候，你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請你的人來對你說，『請上坐』，那時，你在同席的人的面前，就有光彩了。因爲凡自高的必降卑，自卑的必升高。」

同席的人有一個聽了耶穌的話，說，「在上帝的國裏喫飯的人是有福的！」

耶穌對他說，「有一個人備了大筵席，請了許多客。到了坐席的時候，打發人去對所請的人說，『請來罷，樣樣都齊備了。』衆人異口同音的推辭：第一個說，『我買了一塊地，必須去看看，請你准我辭了罷。』第二個說，『我買了五對牛，要去試一試，請你准我辭了罷。』又有一個說，『我纔娶了妻子，實在不能去。』僕人回來，告訴了主人；

主人就大怒，對僕人說，「快出去到城裏街頭巷尾，邀那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來，坐滿了我的屋子。我告訴你們，先前所邀請的，沒有一個人得嘗我的筵席。」」

天國的喜筵本來是邀請文士和法利賽人的，奈何他們地位高，世務忙，不得參與盛大的歡忻；苦惱的老百姓倒反而參預了！耶穌的聲音真像啓示錄所說的，是衆水的聲音，衆水入海的聲音。

第九章 吉日兮良辰

九十月之交，猶太人有一個會幕節，是紀念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在曠野裏立會幕的一回事。在春季耶穌曾單身上過耶路撒冷，去守逾越節，在羊門治好了一個患病三十八年的人。那日是安息日，犯了猶太人的忌諱，那些有權位的就想治死他；可是被他躲過了。在那時候，耶路撒冷的文士們就與他爭辯，問他有什麼權柄敢作摩西法律上所不准許的事。他說施洗的約翰曾經爲他作見證，上帝的作爲也是他的見證，並且他所作的事更是清清楚楚證明他有救度人的權利。那時，他上耶路撒冷原是忙裏抽閒的，希望在那裏看看有沒有他宣傳福音的相當的機會。他覺得空氣不好，時機未至，所以立刻就回到加利利。在半年多的時間中，他在加利利的運動發達得像霞蔚雲蒸一樣。雖然文士和法利賽人已經與他到了嚴陣相對的地位，但因民衆的護從，希律黨羽的忽關心忽不關心的放弛，他在加利利的工作還沒遭着什麼可以叫他提心吊膽的打擊。這一次，猶太人的會幕節到了；他不打算到耶路撒冷去，因爲他知道去也沒有什麼大希望。他的兄弟們對他說，「你離開這裏上

耶路撒冷去罷。人要顯揚名譽，沒有在暗處行事的。你如果行這些事，就將自己顯給全世界的人們看，叫你自己的門徒們，也可以曉得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耶穌說，「我不去」，因為他知道他的兄弟們沒有認識他，更沒有了解他。後來他想他的兄弟的話雖然動機不純正，却也有幾分值得考慮的意思在裏頭。他身受上帝託付的重任，要宣傳天國的福音，經驗與事實，權能與心靈，莫不證明他在這事上有特殊的地位。上帝的兒子，果然要使信從的人都作了上帝的子女，在自己實在有與衆不同的，深邃而偉大的宗教經驗，即自認為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基督，——彌賽亞——也無所不可。而基督的自身與他的事功豈不應當在耶路撒冷彰顯在萬人中間？況且，此番去守節，更可以乘機察看時勢，有沒有相當的變化。總之，爲上帝，爲天國，此番的行動是切要的，必需的了。祇要加意謹慎，別的事，都在上帝的手中。於是他暗暗的上耶路撒冷去了。

在耶路撒冷聚集的人都已聽見過耶穌的名譽與工作，其中有許多人是見過他或是親身跟過他的。他們聚攏來就議論，彼此問詢，說，「他到底是誰呢？」有的說，「他是好人」；有的說，「不然，他是煽惑衆人的」；又有的說，「這個人沒有讀過書，怎麼會明白經典的呢？」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到了節期，耶穌上殿去教訓衆人，告訴他們說，

『我的教訓，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遣我的託付給我的。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他必會曉得我的話或是出於上帝，或是憑着我自己的意思的。』

聽衆之中，有幾個人氣忿忿的要想殺他。他就說，『摩西豈不傳法律給你們麼？你們却沒有一個人守法律！爲甚麼想要殺我呢？』

他們回答說，『你被鬼附了麼？誰想殺你呢？』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因爲衆人議論紛紛，人情不安，耶穌又彰明昭著，毫無恐怖地在聖殿的院子裏，走廊裏，宣傳他的天國，心中非常的痛恨；就打發了差役去捉拿他。

節期的末一日是最重要的。天放亮的時候，號筒一響，一個白衣祭司提着一個金甌，出了聖殿的南門，上西羅亞池子裏去取水。他後面跟了一大羣民衆，大家右手拿着月桂，楊柳，與棕櫚樹的枝子，左手拿着檸檬樹枝子。他們都到池子上來；池子是石頭鑿成的，是四方的，通着一個一千多尺長的石隧道。這個隧道是耶穌以前一千餘年鑿成的，從城外一直通到城裏頭，將汲甕的水通過來，往西羅亞池子裏噴冒。祭司取了水，領着民衆們回來，進了聖殿的水門，直向聖所行。民衆在外院聽見號筒吹了三回，就知道聖水已經到了內院。那時，還有一個祭司提了一甌葡萄酒，與取水的祭司並肩齊行，到祭壇那裏，

將水與酒奠在石吞口裏，流到地下的石穴裏去，表明上帝將他的神靈傾倒在他的選民中間。祭司與人民一齊高唱讚美頌，聲音極宏壯地舉起來，空谷高山都好像被捲入天雲裏去了。

正當那時，耶穌立在婦人的院宇裏，大聲的呼喊說，『人若渴了，可以上我這裏來，我有水給他喝！』信我的人，猶如經上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耶穌感動了許多人；衆人聽了他，有人說，『這真是那先知』；有人說，『是基督』；又有人說，『基督豈是從加利利出來的麼？』經上豈不說，基督是大衛的後裔，從大衛的家鄉伯利恆出來的麼？』衆人議論紛紛。祭司長的差役把耶穌找着了，準備要拿他；不過聽了他的話，就被他誠懇的態度，熱烈的情緒，有權威的教訓，有攝引力的人格擋住了。他們回到祭司長和法利賽人那裏，空着手；祭司長問爲甚麼沒有把耶穌帶了來。差役們回答說，『從來沒有人像他這樣說話的。』

法利賽人說，『你們也受了迷惑麼？』官長和法利賽人中間有信他的麼？這些不明白法律的百姓是被咒詛的！』

當時，尼哥底母也在座；他是上年年底，夜裏去見耶穌的。他就發言說，『不先聽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作的事，我們的法律難道便可定他的罪麼？』

『你也是出於加利利的麼？』他們忿然的說。『你去查考罷，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沒有出過先知！』

議會裏意見紛歧，祭司長和法利賽人們沒有法子辦耶穌。耶穌鎮靜的威儀，同時又把他們礙住着。他在耶路撒冷又留了幾天，告訴人們說，『我是世界的光，跟我的，就不在黑暗裏去走，必要得見生命的光。……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要認識真理，真理必要叫你們得自由。』這時候，耶穌講天國的道理，常常提起他自己，與在加利利不相同，因為他已積漸的覺悟到人們所需要的，就是他自己，而他愛人到白熱度，也願意將自己舍棄給人們。同時他也積漸的感覺到將來必有一日，猶太人的領袖，祭司和法利賽人們，要與他有一次最後的決戰。若是他不能戰勝了他們，他們必要把他殺死，然後纔能快意。過了幾日，因為法利賽人與他爭辨，又因為他在安息日上治好了一個瞎子，掀起了風潮，他不能久留在耶路撒冷，便回到加利利去了。

在那時候，加利利與庇哩亞分封的王希律的生辰到了。他在宮裏大開華筵。他的臣僕，家宰，以及千夫長都餽送禮物，進宮慶壽。加利利的首領，也紛紛的來賀。希律當然是覺得很威武，很快樂的；治理的國境雖小，威儀却也夠得上希律所誇耀的。到了那天

晚上，酒綠燈紅，纖歌曼舞，他坐在中間受賀，與臣僕賓客們暢飲壽酒。飲到正痛快的時候，希羅底的女兒，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打扮得像紅綻的春梅一樣，出來跳舞侑酒。他又跳又唱，跳得像點波的輕燕，捎蝶的飛鶯；唱得像泣露的芙蕖，吟風的莖竹。賓客們無不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希律樂得手舞足蹈；因為賓客們都嘖嘖的稱羨，所以舉起大觥來狂飲痛飲了一回。那女孩子跳舞完畢了，就飛跑似的上前來俯伏在希律面前。希律已經酩酊大醉，便對她哈哈大笑的說，『你隨意向我求什麼，我一定給你。』又起誓說『隨你向我求什麼，就是一半的國土，我也一定一定賜給你！』那女孩子一陣風跑到裏面去問她的母親應該求什麼。羅希底聽見王已經起了誓，心裏想今夜裏纔是我報仇雪恨的日子。那施洗禮的約翰橫也要希律廢了希羅底，豈也要希律廢了希羅底；每逢希律召他來，他老是這麼向希律發癡性，說什麼上帝的威怒是不可抗的，將來的禍患是就在眉睫的，弄得希律直發楞。希羅底好幾次勸他殺了約翰，他總不肯聽。她有時，乘希律狂歡恣賞，向他要約翰的頭來作玩意兒，希律就立刻板起臉孔來，急得她連忙陪笑臉。有時，她想法子去賄賂守監獄的兵士們，兵士們都因為希律特別的囑咐，不敢任意去難為約翰。約翰在監裏幾乎一年了，倒住得很舒舒服服的。這晚上他的性命可沒有保障的了。希羅底對她的

女兒說，「你去求王把約翰的頭賜給你。」那女子飛也似的跑出來，俯伏在王的面前，嬌聲的央求說，「願王立刻將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裏賜給我！」希律聽了，吃了一驚，幾乎把酒都嚇醒了。因為他知道約翰是義人，是聖人。約翰叫他要讓他的黨羽難為耶穌，以致阻礙他的工作，他也樂意地聽從；因為他心裏敬畏約翰，知道約翰在他那裏，耶穌和他的門徒決不會鬧出亂子來。但希律已經起了誓，並且又在賓客的面前，豈能損失了自己的威榮？他心裏留着這一點忽翳忽亮的靈明，怎能敵得過他那養癰成疽的世俗心？所以他不肯推辭。同時，他已利令智昏，想不出躲避的法子；祇得硬着頭皮吩咐一個護衛兵去把約翰的頭取來！護衛兵到監裏去斬了約翰，把一個毛髮森然，血滴淋漓的頭放在盤子裏拿來交給那女子。希羅底得了頭，平了一口氣。約翰的門徒聽見了，來把他的尸首領了去，為他葬在墳墓裏。這就是一個大先知，一個聖人的結局！

約翰的死是在紀元二十八年的冬季，離猶太人的獻殿節很近；因為十二月初旬，就是這個節期臨到的時候。自耶穌從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到現在不過是四十餘天的光景。工作依然極忙迫，不過因為天氣涼了，露天聚集，不十分方便，所以比較起來，事情稍微鬆懈些。耶穌聽說約翰被希律殺了，也不覺得希罕，因為在他看，這是遲早難免的事情；但他

心中悲憤，曉得約翰一死，他自己的工作，一定要受重大的打擊，也許他自己也要得約翰所得的結果。他本來不想再上耶路撒冷，因為他覺得再去是極危險的一件事；而且他的工作正在登峯造極的時候，須要他自己照顧與指引。雖然他自己毫無懼怕，但爲了天國的緣故，他總得避免危險，延長時間纔是。不過有兩個緣故，使他覺得必須再上耶路撒冷去一趟。第一是約翰既死，祭司們和法利賽人們總要喜歡的；他們因爲得意之筆，也許就趁此機會，慫恿希律去逮捕耶穌，給他的運動一個煙消火滅的結束。耶穌要去打探打探，究竟內中有什麼發動。事勢已經如此，他還該聯絡耶路撒冷與他接近的許多人。民衆大多數是尊重他的；法利賽人中間也有幾個與他深表同情的。萬一加利利不能作公開的運動，他就索性孤注一擲把工作轟轟烈烈地移到猶太去。上帝的國是必要建立的。祇要民衆擁護他，祇要他清清楚楚地作宗教的運動，不干羅馬帝國政治上的忌諱，縱使祭司和法利賽人反對他，一時也奈何他不得。心理的革命豈不就漸漸的有成就了麼？第二，他聽見拉撒路，他的好朋友，又病了。會幕節的時候，他常住在伯大尼拉撒路的家裏。那時他已經病了，不能飲食，也不能睡眠；可是因爲耶穌到了，他居然能坐起，能走動，能飲食睡眠了；樂的馬大與馬利亞什麼似的。不過耶穌一走，拉撒路又病了，並且比先前更沉重。

馬大祇得差人去告訴耶穌說，「你的朋友拉撒路病重了。」耶穌覺得拉撒路是不久於人世了，總得趁機會去與他再見一面。於是他帶了幾個門徒又上耶路撒冷去了。

獻殿節是一種宗教式的光復紀念。自從聖殿被安提歐庫污辱之後，馬克比族人用了驚天地，泣鬼神的戰功把牠得回來，在紀元前一百六十五年，重開聖殿，崇拜上帝。耶穌仍舊上聖殿去當着民衆宣傳天國的福音。這一次人們都聚集在殿東隅的走廊裏，那廊叫做所羅門游廊。在那裏太陽照着，可以避冬天的寒風。望到對山去，就是橄欖山，他看見坡上的羣羊，跟着牧羊的人在那裏斃枯草。他就想去在路上所看見的牧羊的生活。他想起牧人怎樣的辛苦，關心着羊的動靜，尤其是在大寒天。牧人怎樣領着羊，呼叫着，引牠們上山下坡，到有水的地方，將桶子提水倒在水槽裏，讓他們喝着。到了樹影子延長在地上的時候，他又呼叫着領牠們進羊圈，進那亂石堆成的圍牆。圈的前頭留着一個洞；到晚上，牧人把自己的破襖袍包緊了身體，蜷宿在洞當中。他自己簡直就是羊的門。半夜裏天寒風緊，遠遠的聽見餓豺飢狼嗥鳴的聲音，牧人還要提心吊膽地徹醒着，將自己的性命放在危險中，保護那些不會說話的，不會自保的，怪可憐的羊羣。同時耶穌又聯想到那批經管聖殿的祭司們，那些吸民脂，食民膏的撒吐該人，和那些漠不關心的法利賽人。他們不

是民衆的牧人麼？民衆不是他們的羊麼？可是他們是什麼樣的牧人？不好像是像羊羣的強盜與賊麼？一年有幾次節期，他們就發幾次財。你看這院宇裏賣牛羊鴿子兌換銀錢的人們，不都是他們的黨羽，不都是他們的爪牙麼？這樣的大冷天，牧人保護羊，自己飽嘗風霜的滋味。而祭司們呢，還是剪羊毛，剝羊皮，只顧自肥，那裏還顧得羊的命？耶穌心裏沸湧着無名的悲憤。他更覺得那些民衆的領袖的可惡，也更覺得這痛苦瀰漫的世界中，他，就是他，是民衆的好牧人。民衆要他自己，他也澈心肝地情願將自己完全給民衆。

民衆聚攏來，圍着耶穌；耶穌滿腔孤憤，滿心悲酸，便對他們說，『我告訴你們，人進羊圈，不從門進去，倒從別處爬進去，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從門裏進去的纔是牧羊人；羊也聽他的聲音。他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領出來。自己在頭裏走，羊在後面跟，因為牠們認識他的聲音。……我又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從我而進的，必然得救護，並且有草喫。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却要羊得生命，並且得豐滿的生命。我又是好牧人；好牧人爲羊舍性命。僱工的見狼來，就撇下羊逃去；狼抓住羊，趕散了羊羣。僱工的逃走，因為他是僱工，並不顧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

羊，我的羊也認識我，像上帝認識我，我認識他一樣。並且我爲羊舍性命。我另外還有羊，不是這圈裏的，我要領牠們來，牠們也要聽我的聲音，要與這裏的合爲一羣。我父愛我，因我將命舍去，好再收回來。沒有人能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權柄舍性命，也有權柄將性命得回來！」

猶太人聽了這些話，又紛紛的議論起來，甚至於起分爭。內中有許多人說，「他是被鬼附着的，他是瘋了。」又有人說，「附鬼的人不會說這些話，豈有附鬼的能醫治瞎眼麼？」

晚上，耶穌住在伯大尼。拉撒路見了耶穌，又精神好起來了。馬大忙着服事他，供給飲食，讓他安眠，因爲她知道耶穌很勞苦，是應當多休息的。馬利亞則依然不管事，除了稍微幫些忙，讓馬大要她怎樣就怎樣之外，總是陪着拉撒路。耶穌來，她就在他旁邊，或竟坐在他腳下，靜靜的聽他說話。她偶然開了一句口，耶穌和拉撒路聽了都覺得有意思；原來她對於天國的事情有出人意表的了解。

在白天，耶穌常在所羅門游廊裏。撒土該人，法利賽人都很注意他，並且作着極微妙的反宣傳。他們特意裝作尋求天國的樣子，誠懇懇懇的來問耶穌說，「你叫我們猶豫不定

的要到幾時呢？你若然是基督，那末就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罷。」他們想若然拿得住他的把柄，就可以去請出羅馬當軸來對付他，說他是個煽惑民衆，預備作亂的。

耶穌知道他們的機巧，就說，『我已經告訴你們了，你們不信。我奉父的名所行的事也可以爲我作見證，只是你們不信，因爲你們不是我的羊。……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能從我手裏把牠們拿去呢？（你們巧計多端，作反宣傳，有什麼用處呢）？父與我原是合一的。』

那些問難的人們聽了就大怒，拿起石頭來要打他。耶穌極鎮靜地問他們說，『我靠着父，顯出許多善事來給你們看，你們爲那一件事，要拿石頭打我呢？』

『我們不爲善事拿石頭打你，是爲你說僭妄的話。你是個人，反將自己當作上帝！』

『你們法律上豈不寫着麼？』耶穌問他們說。『我曾說你們是上帝。』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若那些承受上帝的道的人，尙且稱爲上帝，父所分別爲聖，差到世上來的，他自稱是上帝的兒子，你們還該向他說，『你說僭妄的話麼？』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們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們縱然不信我，也當信我所作的事，叫你們知道父在我裏面，我在父裏面。』

猶太人又要用石頭打他，但是他毫無恐懼，慢慢的從他們中間避開了。耶路撒冷全城都轟動了。耶穌覺得來勢不好，祇得急急的辭別了拉撒路，馬大，馬利亞，往約但河那邊去。到了約翰起初施洗的地方，他就暫且住下。相信他的人跟過約但河來。大家說，「約翰沒有行過一件奇蹟；但是他指着這個人所說的話，都是真的。」

這一次耶穌在耶路撒冷的時間最短促；而所得的經驗最深刻。過了約但河，他重游一年前約翰施洗和他自己得大覺悟，聽見上帝稱他爲愛子的地方，心中有許多的感慨，也有許多的希望。約翰現在是在上帝的懷中了。他也在上帝的懷中。所見的遠象依然是極清楚的；山上的石頭都可以作見證。但是事業是費周折的，要經過千難萬難的。民衆能隨從，但因根深蒂不深，容易轉移；果能在艱難中作同甘共苦的同志麼？不會像楊柳一樣，因風傾側麼？耶路撒冷的領袖是毫無希望的；難道還會接受他所傳的真理麼？將來時勢轉移的時候，他和他的門徒，是否還當回到耶路撒冷來作一個最後的決戰？現在，加利利的事工依然是風起雲湧；不妨，上帝的事，上帝自會成全；上帝引導着，祇有向前行。耶穌祈禱着，默想着，深深的感覺得上帝的密近，心中充滿了歡喜與力量。

正在那時，馬大和馬利亞差人來告訴他說拉撒路又病危了。他以爲無妨，所以又在所

住的地方停頓了兩天，作他的思考與祈禱。因為耶穌愛拉撒路，馬大，馬利亞，所以對門

徒們說，『我們再往猶太去罷！』

門徒說，『夫子，他們近來要用石頭打你，你還往那裏去麼？』

耶穌回答說，『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時麼？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於跌倒，因為看見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要跌倒，因為沒有光。』頓了一頓，他又告訴門徒說，『我們的朋友拉撒路死了！』

多馬，又稱低土馬的，心中疑懼，對同行的門徒說，『我們去和他同死罷！』

有許多朋友們到馬大馬利亞的家裏來，因為拉撒路果是死了；他們來弔唁，也來幫助這兩個孤苦的女子料理喪事。耶穌從約但河的空谷裏登山，一路翻過來；將近伯大尼，就差一個門徒先去報個信。馬大聽見耶穌來了，連忙出去迎接他；馬利亞心中懷悲，仍在家裏坐着，在默靜中垂淚。馬大一見耶穌，就說，『夫子啊，你若早在這裏，我的兄弟就不會死了！』

耶穌說，『你的兄弟是要復活的。』

『我知道在末世復活的時候，他自然是要復活的。』

耶穌看着馬大，知道她不了解天國是已經存在此時此地的；人生是有變化而精神不磨滅的，所以對她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依然存活；活着而信我的人，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

馬大說『夫子啊，我信。』馬大說了這話，便回去，暗暗的叫她的妹子馬利亞說，『夫子來了，叫你。』

馬利亞聽見了，急忙起來，到耶穌那裏。那時耶穌還沒有進村子，仍在馬大迎接他的地方。弔唁的人，看見馬利亞急急的走出去，以爲她到墓墳上去哭了；就跟着，要去安慰她。馬利亞到了耶穌跟前，俯伏在地上，對他說，『夫子啊，你若早在這裏，我的兄弟就不至於死了。』

耶穌看見馬利亞哭，又看見與她同來的人都陪着流淚，心中不禁悲愴，不勝憂鬱，擎着眼淚說道，『你們將他葬在那裏？』

『請夫子來看』，他們說。

耶穌哭了。

在拉撒路的墳上大家靜默地哭了一回，都回去了。耶穌同馬大和馬利亞還流着淚，緩

緩地回村子裏去。許多人覺得耶穌愛朋友的心真懇摯，受了極深的感動，就信從他，做了他的門徒。他們永遠不忘記耶穌怎樣愛拉撒路，怎樣有威力，常常的提起，講給他們的子女們聽。後來這些話傳到遠方去，有人說，拉撒路死了四日，耶穌竟使他復活了。

第十章 戰苦陣雲深

耶穌從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心中曉得時勢的急迫，必須把民衆趕緊地感化過來。有三件事他必得要對付的，并且須民衆的了解與依附然後乃能有效率。第一：耶路撒冷的祭司們和文士們，撒吐該人和法利賽人對於南方的民衆有很不可侮的勢力。民衆雖受他們的剝削與輕蔑，聽了天國的道理，又雖忻忻地接受，却依然被古傳法律所籠罩，一旦有反宣傳的煽惑，仍舊要在一刹那頃使耶穌失望，而被那輩無心肝的人們所愚弄。當然：猶太一帶，耶穌是鞭長莫及的。但若是加利利的民衆澈底的覺悟起來，也未始不可以響影猶太的民衆。祭司們在政界上的活動是耶穌所不能制止的，祇好聽其自然。他們持政權，耶穌就必須持上帝的真理與民衆的覺悟。加利利有力的輿論，儘可當得十萬的精兵。第二：希律既殺約翰，心中必然疑鬼疑神，即不怕耶穌有政治上的革命，亦定要顧忌耶穌對於他個人生命權益上的妨礙。他的黨羽，滿布各處；一有舉動，他的工作便可大受影響。希律所持的是政權，自己的黨羽，與羅馬的兵力。而對付他，因為工作在他的領域裏，就必須

有比較精密的安排。一方面，耶穌當在加利利海的那面，腓力所轄的地界，安排一個退步，平安的時候，可以當作一個休息的地點，危急的時候，可以當作一個退避的場所。另一方面，耶穌可以暫時停止露天的工作，正好讓冬季不適宜的時候度過去，藉以觀察時勢，而等待開春再作大規模的運動。但是工作不能停，且須加緊做去。好在冬天，人都在家裏，耶穌可以差遣門徒遍行各城各村，在人家家裏宣傳天國。一冬的工作，應當有可觀的成績。第三，耶穌要在門徒們身上作更澈底的工夫；萬一自己受難，他們便是自己的化身。此身可以死，天國必須來；自己可以失敗，上帝的事，必須遲早有成功。因此，耶穌將門徒們聚集攏來，指導他們去作迫不待緩的工作。好在他們與他同工，已經有一年之久，曉得他辦事的方法。各城各鄉，他們也都去過，所認識的同志，既是不少，所以旅行的路徑，亦不甚陌生。這真是他們爲天國，爲耶穌建立功勳的時候。

耶穌將他們領到一個安靜的地方，指點教訓他們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你們要求賜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不過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撒馬利亞的城，你們不要進；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隨去隨說，「天國近了」。你們可以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麻瘋的人得乾淨，把鬼趕出去。你們白白的得來，也要

白白的捨去。腰袋不要帶銀錢，行路不要帶口袋，不要帶兩件褂子，也不要帶錢和拐杖；因為工人得飲食是應當的。路上不要問人的安。你們無論進那一城，那一村，要打聽在那地方誰是好人，就住在他家裏，直到臨走的時候。進他的家裏去，要請他的安；他家裏若配得平安，你們所求的平安，就必臨到那人家。若不配得，你們所求的平安，仍歸於你們。凡不接待你們，不聽你們的話的人，你們離開那家或那城的時候，就把腳上的沙塵蹣下去，對他們做見證說，「你們城裏的塵土，粘在我們腳的，我們也不帶了去。雖然如此，你們該知道，上帝的國臨近了！」我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所多瑪和蛾摩拉所受的，還比那地方所受的容易呢！」

猶太人款待行旅原是一件慣常的事情。耶穌吩咐門徒出去，叫他們受人們的供給，所以是合乎情理的。不過現在形勢急迫，事工不能不緊張，作工的不能散漫，隨便往撒馬利亞或其他不相干的地方，也不能沿路盤桓，作觀玩遊散的事。他們要拚棄一切宣傳天國的福音。前途的危險，處處都伏着，等待他們，所以耶穌預先告訴他們，叫他們警醒提防，免得臨時猶豫，轉生恐怖。他說，「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羣；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你們要防備人，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公會，也要在會堂裏鞭打你們。」

爲天國受苦受難本是一件平常的事。耶穌自己便是一個例；學生能步先生的後塵，也可算得有光輝的了。但在苦難之中，人會經驗到奇妙的忻慰與指引，絕非不經艱險的人所能領會與嘗到的。平安在險中，快樂在苦中，生命在死中。因此耶穌再進一層，教導他的門徒說，「學生不能超過先生，僕役不能高過主人；學生和先生一樣，僕役和主人一樣也就夠了。人既罵家主是別西卜，何況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們，因爲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匿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訴你們的，你們要在明處說出來；你們耳中所聽的，要在屋頂上宣揚出來。那殺身體而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是應當怕的。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麼？若是你們天父不應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凡在人前認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在人前不認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

耶穌的工作現在是有組織的，比較安靜的，也是大規模的，與從前頗不相同了。他所遣派出去有七十個人，兩個兩個的出去，分頭進行。大概所到的地點是預先支配好的，彼此有聯絡，有呼應；有使徒們在中間調遣，暗暗的與耶穌通消息。他們的工作，還不過

見許多的艱險；因為加利利的民衆都像久旱的荒田，正望着雲霓和雨露。他們對於耶穌已經發生了信仰，只要聽見他或是他的門徒要來，有病的，有災的，都會抱着滿心的信仰等待，真有『奚我後，後來其蘇』的渴望。不過他們的希望不奢，祇要疾病得醫治，生活得維持，心境得平安，也就心滿意足，不問其他的了。滿布在各處的革命的青年們，與他們的領袖們呢，時常在暗潮中鼓動，對於耶穌的運動，還在觀望着，不但歡喜與耶穌的門徒相接近，且不免有許多的人想利用這個運動，去達到他們革命的目的。因為耶穌現在的工作是分布散開在民衆中的，是比較安靜的，耶路撒冷的當軸與希律的黨羽也好像還在布陣設計的時候，還沒有斷然的處置。門徒在各處努力宣傳與作工，既有相當的成績，他們就把事情延長了，經過了冬季，又經過了春季。直到晚春時節，他們纔絡續地回來。

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對耶穌報告說，『主啊，因你的名，鬼也服從我們了！』

耶穌對他們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落下來，像閃電一樣。可是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可以勝過仇敵一切的權能，斷沒什麼能陷害你們的了。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字記錄在天國裏而歡喜。』

這一次的游行宣傳，經過了三個多月的工夫，門徒們雖然高興，却已辛苦萬狀，需要幾

日的休閒與密靜的團契。所以耶穌對他說，『你們來，同我暗暗的往曠野裏去歇一歇。』於是他們坐了船，稍稍的往曠野地方去。可是因為門徒們都回到耶穌那裏來了，天氣又好，正是春夏之交，風光明媚的時候，民衆就四處的打探，出來找他們。他們一曉得耶穌和門徒的去處，都如潮如海的跟了來。有的人竟從旱道步行趕在耶穌和門徒們的前頭了。耶穌上了岸，看見許多人在曠野裏等待着，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好像羊沒有牧人一樣。他教訓他們，直到太陽紅紅地橫在山脊上頭。門徒們進前來說，『這是曠野地方，四無人煙，天色又是晚了，不如遣散了衆人，好讓他們到鄰近的村子裏買些東西喫。』

耶穌正在思想，要試一試，民衆們現在的心理，是否對於他的理想果有了解，就猝然的對門徒說，『好，你們給他們喫罷。』

門徒詫異起來了，彼此說，『我們能買二十兩銀子的餅給他們喫麼？』

耶穌說，『你們去看看，我們中間有多少餅。』

跟耶穌的民衆都是十里二十里地遠道而來的，大概都爲自己準備充足的乾糧；可是門徒們問了他們，大家都說沒有，因為各人都顧着自己，雖然聽了耶穌的教訓，却沒聯想到『施比受更爲有福，』就當在這樣的事情上實行出來。聽道理是一件事，懂道理又是一件事，

行道理更是一件事。天國的實現，真的談何容易！可是耶穌不失望，決意要證明在困難的時候，大家協作，大家有無相通還是可能的。他讓門徒們再去找一下。那裏有一個小孩子，身邊帶着五個餅，兩條魚。他聽見耶穌要大家一同喫一頓野餐，就慨然把所有的——五個餅兩條魚，——都交給門徒，拿去給耶穌。耶穌叫衆人一排一排的坐在青草地上。衆人都坐下了，或是五十人一排的，或是一百人一排的。大家都安安靜靜的等待。

耶穌拿了童子的五個餅兩條魚，叫童子立在旁邊，自己向天祝謝，正要擘餅；衆人中有幾個人的良心發現了，也含慚帶羞的將自己所帶的糧食一齊交給了門徒。這一來，衆人都受了感動，大家爭先恐後的將餅啦，乾魚啦，拿來擱在門徒的筐子裏。門徒們一面收，一面分，好像冥冥中有一種力量在那裏激勵，在那裏贊助，覺得筐子裏分出去，又滿了，分出去，又滿了，簡直像憑空來了無窮盡的天糧一般。衆人喫了，也滿心快樂；因爲那施舍的，不但自己得飽足，連他人也沾了光；那沒有帶餅的，得了食物，又得了意想不到的快慰。天上還留着淡淡的幾縷紅雲，現着自然的笑容。大家喫飽了，門徒們把碎魚碎餅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筐子。喫餅的，除了婦女和孩子，還有男子五千人！門徒們說耶穌用了五個餅，兩條魚，使五千人喫飽了。

耶穌遣散了衆人，隨即催門徒上船，先渡到伯賽大去；自己則上山去，獨自祈禱。春盡夏初的時候，雖在深夜，革尼撒拉地方附近，山林既不寒，湖水又極溫，即終夜在露天亦可以休息得。耶穌忙了一日覺得門徒們必須去休息，自己則必須用靜獨的工夫，仔細思想，懇切祈禱。他知道門徒們回來之後，羣衆運動又必轟然大起，耶路撒冷的祭司們，在亞那與該亞法的指導之下，不但定要起來干涉，而且還要除滅他與他的工作，然後乃能快然於心。他在希律的領域裏，本來精心計畫，專作天國的宣傳，不至於受嚴重的干涉；但是如今約翰已死，希律正在疑懼之際，加利利的文士和法利賽人若與耶路撒冷的領袖們連合陣線，祇須慫恿希律，便可有迅雷不及掩耳的發動，可以一舉手而將他的工作消滅。同時，加利利是政治革命的勢力，潛伏醞釀的地方，大家都在盼望彌賽亞出來，爲他們作戰的領袖。一年以來，耶穌治病傳道，成績昭著，各處的人都在訪問他是不是基督；他雖明知自己是天國中唯一的首領，却因情勢不宜，常常禁止受惠的人勿作宣傳，免得引起誤會，阻礙他的事功。方纔分餅會餐的時候，表面上雖是盛大的，新人生的表顯，其間已不免人們求餅不求天國，求他作君王不求他作新人生的首領的表示。察其形勢，不但是法利賽人要重鑿旗鼓，向他來要宣傳天國有何權利的證據，即加利利的人民亦或者要強迫他說明自己而作

革命的領袖。門徒們雖然爲他勞苦了這幾個月，忠勤懇摯，據他看來，還未曾做到澈底了解天國的地步。分餅的時候，他們尙且不了解他的指示，何況在更重大的將來呢？他們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縱有作述，豈盡可靠？況內中像奮銳黨西門，加略人猶大的一流人，俱是猶太的狹義的國家主義者，信從耶穌，豈無政治上的奢望？耶穌自己是猶太人，深受猶太文化的陶鑄，對於復興以色列民族，由此民族而宣傳公義於天下這一端，有至嚴切的期望。他的天國宣傳原是達到這箇目標的運動；因爲他的覺悟高出於當代的思想，故表面上看來似乎是與政治無關的。其實他何嘗不日夜祈禱求上帝拯救以色列呢？他覺得上帝是普世的上帝，人類俱是弟兄，以色列雖受特殊的詔命，却不能因此而任意妄爲，顯違上帝的旨意。很清楚的是以色列的得救絕對不能依靠兵力，也絕對不能仰仗一個天神下降的彌賽亞。依賴兵力，則羅馬可以於一朝夕之間消滅猶太；依賴天神下降的彌賽亞，則夢想顛倒，究竟不過是空花泡影。然則妥協投降麼？不。唯一的救法是得一個新人生，新心理，崛起地立在光天化日之中，作自己人格的保障，作天下萬國的救星。可是人們不明白，以滅亡爲生命，這實在是耶穌所長太息的。

耶穌在山上祈禱幾於終夜。到了四更時分，他在海灘上走。因爲風水不順，門徒們

的船祇得南行，到了革尼撒拉附近的地方。白霧迷濛中他們見耶穌在海灘上走，以為他在海波上走，不覺驚怕起來。耶穌涉水登船，船也就在革尼撒拉停了。

過了幾日，耶穌和門徒到迦伯農去。那時耶路撒冷的當局遣派了幾個文士和法利賽人從耶路撒冷來，作制止耶穌的運動。有幾個往希律那裏去，其餘的與加利利的文士和法利賽人以及希律的黨羽商量進行的辦法。他們又到耶穌這邊來觀察他的舉動。當時門徒中有幾個人沒有洗手就進飲食，文士和法利賽人一見立刻不高興起來了。原來法利賽人拘守古人的遺傳，若不細細地洗手，就不喫東西。從街市上回來，不洗澡，也不喫飯。還有好些別的規矩，他們也兢兢然遵守着；他們不但洗手沐身，并且還洗杯盤罐盂銅器等物。法利賽人問耶穌說，「你的門徒為什麼不照古人的遺傳，用俗手喫飯呢？」

耶穌知道這就是明鏟交戰的時候了，對他們說，「以賽亞指着你們冒牌善人的話是不錯的。他說，「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裏却是遠離我。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訓人，所以崇拜我也是枉然。」你們是離棄上帝的誡命，拘守人的遺傳。摩西說，「當孝順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罪當死；」你們倒說，「人若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獻給上帝了。」以後你們不再容他奉養父母；這就是你們承接遺傳，廢棄上帝的道

了。你們還作許多相類的事情。」

文士和法利賽人們更不打話，沒有聽完就忿忿的走了。遺傳的虛文空套，往往與摩西的法律相衝突，摩西的法律，又往往與最明顯的倫理相衝突；耶穌都列舉了出來，文士與法利賽人安得不怒，又安肯與他甘休。

耶穌叫了門徒來，對他們說，『你們要聽，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沾污人，出口的乃能沾污人』。

當時，門徒見勢頭不好，對耶穌說，『法利賽人聽了你的話，大不滿意，你知道麼？』耶穌回答說，『凡是栽種的東西，若不是我天父所栽種的，必要給拔出來。任憑他們罷！他們是瞎眼領路的；瞎子領瞎子，不都要掉在坑裏麼？』

法利賽人們走了之後，耶穌依舊終日工作，宣傳他的福音。他心中悲憤憂苦，不能自已。於是就當着大衆祈禱說，『父啊，天地的主宰啊，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的人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父啊，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與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也沒有人知道父。』耶穌覺得獨立蒼茫，絕無知音，世上祇有他認識上帝，也祇有上帝認識他，他身負

上帝託付的重任，又誰可以共此鉅艱？文士和法利賽人豈不是聰明通達的人麼？奈何都是領瞎子的瞎子！這些民衆渴望救援，雖屬愚蒙，究竟還能虛心領受。門徒們呢，與他同當艱難，雖仍朦朧，却有忠心。豈不是嬰孩麼？聰明才智之人睹目塞耳，不肯領受真理，大好機緣，竟然交臂失之；而此輩嬰兒，反而成了知音，其間豈不有上帝的旨意麼？但是文士和法利賽人所加於人的法律遺傳，重擔重轡，總依然壓在這些羣衆的肩頭！因此，耶穌祈禱之後，心中充滿了憐憫悲哀，大聲的呼召民衆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能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轡，學我的樣子，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我的轡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過了幾日，耶穌在曠野裏教訓人。民衆依然如潮如海的依附他，跟隨他。耶穌要再試一試民衆的心理，究竟改變到什麼程度，所以又叫他們將食物交出來，大家會餐，看他們有什麼舉動。這一次，比上次容易，大家譴然就地而坐，靜待分享。不期民衆之中早有奮銳黨的計畫，正待時機。在耶穌呢，這樣的會餐是一個心靈團契的表示，是一個天國來臨的象徵。可是在於民衆呢，不是這樣；有的人祇想這是物質享受的好方法，若是耶穌爲他們的領袖呢，衣食經濟，將來可以無憂；還有的人比較深刻些，以爲耶穌有此勢力，一呼

萬應，假使揭竿而起，作之君，作之師，與羅馬戰，豈有上帝不佑而功勳不立的道理？於是會餐之後，一人倡，千人和，大家要強迫耶穌作王。羣情洶洶，呼聲震天。正大亂大嚷之間，耶穌避開了。民衆找不着耶穌，無不澈底地失望，有的人失了物質享受的奢望，有許多人覺得一陣冰寒，眼見一年中造在空中的樓閣倒塌無餘。於是一閃而散，轉眼間，祇有林中的老鴿飛起來叫了一聲。

明月之下，海上有一條小船。耶穌和門徒正渡海。門徒們還不覺得時勢的嚴重，聽得耶穌叫他們謹防法利賽人的酵，以爲船上沒有帶餅，所以引起了耶穌的注意。這時候，真的，門徒的心與耶穌的心，如隔青山一萬重。

過了一兩日，耶穌在常聚的地方待着。到他那裏來的民衆，雖仍有人，已大不如前。門徒中間，也有離去的，走得影跡無踪。耶穌默然。坐了些時，忽見幾個親信的門徒在那裏交頭接耳，都現着驚懼的神情。耶穌問他們說「我的話，你們厭棄麼？叫人活着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只是你們中間有不信的人！」

其時十二個使徒都跟着他，他問他們說，「你們也要離我而去麼？」

西門彼得回答說，「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去跟誰呢？我們已經信了。」

耶穌慨然說，「我不是揀選了你們十二個人麼？你們中間不是有一個魔鬼麼？」這句話是指猶大，因為猶大慫恿衆人，要他作王。

法利賽人們知道民衆已經鳥獸散，心中非常得意，便去尋找耶穌。找着了，他們又舊事重提，盤問耶穌，要他從天上顯個神蹟給他們看。他們心裏想古經遺傳，都是以色列民族的寶典，豈容人任意作踐？近代的經書都載着彌賽亞降臨的預言；他來到的時候，應得有一個無可疑惑的神蹟做預兆。今耶穌是什麼人竟敢倡傳天國，既無朕兆，復無權位，無怪這些被咒詛的民衆也會恍然大悟，乾乾淨淨地棄絕了他。他們來盤問耶穌，原是一種得意之筆。

文士和法利賽人受了耶路撒冷當軸的囑咐，到分封的王希律那裏，將耶穌的運動如何有危險性的話，去刺激他。希律是狡獪而多忌，迷信而懦弱的；自從殺了約翰之後，時常提心吊膽，咄咄書空。今番聽了耶路撒冷來的警告，心中一想不錯；約翰在日，嘗說耶穌比他偉大。他又想人們所傳的話若是無訛，那末彌賽亞降世之前，必有以利亞爲先驅；現在人都說約翰就是以利亞轉世，則以利亞已來，而又被殺在監獄之中。以利亞的靈不會死，

一個去，一個可以繼續來。如今該是附在耶穌身上了。希律因此很驚慌的說道，「這個耶穌準是施洗的約翰復活了，所以有這些異能從他那裏顯發出來！」耶路撒冷的爪牙就對他說，不要驚怕，祇要差人出去把他捉了來，與約翰一般地放在監獄裏，或竟乾乾淨淨的把他除滅了。

這箇風聲傳出來，民衆又不再生心跟從耶穌，天國的事業可謂一敗塗地。耶穌就帶了十二個使徒毅然決然的離了加利利，往腓力的封疆裏去了。這是紀元二十九年夏季的事。

第十一章 峯迴路轉

船到了加利利海東岸，耶穌與十二個使徒上去，已是腓力的境界。耶穌領了門徒到了一個高坡上，默然無語，遠望着他用盡心機要感化的加利利。白雪蒼鬱的地方，不是哥拉汛麼？平林如蔞，漁舍如蟻蝶的，不是伯賽大麼？海的西北岸，海灘上，堂廈像白鷗就清波的不是加利利的名城迦伯農麼？城市依舊，人事已非。耶穌心中想到這些地方的民衆，甘自暴棄，不禁感慨係之。他就長嘆一聲說，「哥拉汛哪，你有禍了！伯賽大哪，你有禍了！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奇能，若行在推羅西頓，他們早已披麻蒙灰地悔改了。但我告訴你們，審判的日子，推羅西頓所受的，比你們還要容易呢！迦伯農啊，你已經升到天上，將來必墮落在陰間；因為在你那裏所行的奇能，若行在所多瑪，他還可以存留到今天。但我告訴你們，審判的日子，所多瑪所受的比你還要容易呢！」

自從使徒們跟隨耶穌之後，總是奔忙忙碌，汲汲不遑，從不曾有這幾日那種閒逸的生涯。他們跟着耶穌，依山傍水，一路往北，又轉向西北，好像要上推羅西頓去的樣子。

轟暴猛烈的人們，在這種沉鬱清肅的情形中，也不免精細起來了。他們觀察耶穌，看他沉默寡言，臉上顯出慘白的悲哀，却又有不可思議的光華，好像他的靈魂已經升在另一個世界之中。他們又覺得冥默之際，有微妙而偉大的力量，將他們凝結，成了一個深邃幽妙的團契。上帝的靈，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數日間，他們到了腓力的國境與腓尼基卽推羅西頓的所在地，接壤的地界。在那裏，他們頓住了。

有一個迦南的婦人，從腓尼基來，見了耶穌懇求他說，『大衛的子孫可憐我。我的女兒被鬼附着，非常痛苦，求你救援。』原來推羅西頓早有人跟過耶穌，知道他的奇能。這個婦人，受了那裏與耶穌接近的人的指示，所以來見他。她懇求耶穌，耶穌却一言不答，因為這不是他現在所要作的事。他不願在異邦的境域內有飛揚的名譽，有忙迫的工作。現在是他考慮祈禱，決定將來的時候。

門徒進前來對耶穌說，『這婦人在我們背後大聲哀告，請打發他走罷！』

耶穌說，『我奉差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

婦人趕上來，俯伏在他腳前，哀求說，『主啊，幫助我！』

猶太人以外邦人爲狗，所以推羅的人尤其恨他們。耶穌想着，就對那婦人說，『你不

知道猶太人稱你們外邦人爲狗麼？我豈可拿兒女們的餅丟給狗喫呢？」

婦人說，「主啊，不錯，但是狗也喫他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兒。」

耶穌看着她心中悲憫，就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了罷！」

此事以後，耶穌卽往東與東南行，常沿着以士利亞北界的邊疆。他覺得上帝對他有新

的啓示。加利利的工作是完全失敗了；失敗，是的；可是失敗就是成功的先兆。爲什麼

他要在加利利失敗呢？上年春夏之交，他不是滿有希望，滿有喜樂，覺得上帝的國，已經

臨到了人間麼？民衆不是漫山遍野地上他這裏來麼？卽本年晚春時節，門徒從各城各村

裏歸回，他不是尚有七八分把握麼？而何以轉瞬之間，風飛雲動的成功就變了冰消瓦解的

失敗呢？他知道，他深深的知道；此番的失敗，非戰之罪，亦非夢想之罪。耕種雖好，

豈能長於荊棘叢中？工作雖勞，豈能變易積久的習慣？但真理已見，異象獨存，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而後，會當光昌於人間。陳義太高，固然；但不陳義，

又待何如？加利利的革命狂潮；耶路撒冷的妥協政策；文士與法利賽人的泥守古傳的主

義；希律喪心病狂的威脅；民衆的卑狹的唯物思想；門徒們的虧欠正解；甚至於羅馬帝國的

權威，鈎連輻湊，都是此番失敗的原因。而耶穌的失敗，卽是以色列民族的失敗。今後

的事功，須在最短的，不待人的時期，作震驚天地的事，藉以喚醒以色列民族，救其脫離迫在眉睫的危亡。

在耶穌的思想與祈禱之中，現在有四個問題：第一，耶穌自己身負上帝的託付，既爲新時代，新民族，新人生向人啓示的中心，是否即是人們所期望，而無徹底了解的基督？末世論所指示的彌賽亞，用兵作戰的君王，他絕然不是。然則他是怎樣的一位彌賽亞？第二，他要作什麼樣的事？第三，他要在那裏作這樣的事？加利利庇哩亞猶太所有的門戶，現在都已封鎖了。若必打開一門，則應當打開那一門？第四，此後的工作，因多吉少，祇可以冀成功於萬一，不能夠操勝籌於一朝，自己死後，誰爲有力的繼任者？這幾個月之中，他應當在山窮水絕之處，另闢途徑。他應當退隱深藏，得上帝親切的指示，又應當專心一氣，教育十二個使徒。

上帝的事，是永遠不會失敗的；失敗卽是上帝成功的法門。從古以來，自從摩西到如今，大凡立大功，成大業的先知，聖哲，豪傑，英雄，屈指算來，幾乎沒有一個不從艱難困苦失敗危亡之中建立豐功偉績的。豈有到了耶穌而有一個奇特的例外？耶穌思潮裏掀起了一個先知所指示的，擔當苦難，背負罪孽的神僕。約翰不是說他是「上帝的羔羊，擔當

世人的罪」的麼？約翰是先知，他說的時候，雖或不知道此言有何深奧的意義，如今這句話，却有嶄新的指示了！在以色列人被擄的時候，有一位先知，曾經說過；

看哪，我的僕人！

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裏所喜悅的……

他不喧嚷，不揚聲，

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

將炮的殘燈他不吹滅；

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

他不灰心，他也不喪膽，

直到他在地上建立了公義。

那位先知又說：

他在上帝面前生長如嫩芽，

像出生乾土的根子；……

他被藐視，被人壓棄，

多受痛苦，飽嘗憂患，

他被藐視，猶如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

我們也不尊重他。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的痛苦，……

他受刑，我們得平安，

他受鞭傷，我們得醫治。

我們都是失路的迷羊，

各人走自己的道路，

上帝將我們衆人的罪孽，

都歸在他的身上。

他被欺壓受苦，却默然，

像羔羊被牽到屠宰的場所，

又像在剪羊毛的人手下

寒噤苦歎，沒有發聲音。……

同代的人誰曉得他受鞭打，

從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爲民衆的罪愆？

……

上帝決意將他壓傷，使他受苦，

上帝以他爲贖罪的祭禮；

但上帝必使他看見後裔，

又必使他得長年；

上帝所喜悅的事，

必在他手中發揚；

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

得以心滿而意愜。

(上帝說) 多人因識他，我的義僕，而稱義，

他也要擔當他們的罪孽；

所以我要使他與位高者同分，

與強盛者均得錦標；

因他將生命傾入死亡中，

被列於罪犯之間，

猶然擔當多人的罪孽，

更爲罪犯悲歎而籲求。

在耶穌思想中，先知的話，輾轉迴環，好像是上帝對於他特殊的啓示。他現在更明切地曉得了，以色列的使命，是一個擔當苦難，背負罪孽的使命；也即是他自己的使命。以色列民族的救贖，絕對不在於飛降的彌賽亞從天顯威能，也不在於上帝用猝然下臨，向人類傾倒的忿怒，而在於爲正誼，爲人道，將自己的生命舍棄，藉以喚醒民衆，救度人類的神僕的大犧牲。耶穌現在透澈地曉得了。這神僕就是他心目中的基督；是的，耶穌是上帝的兒子，也就是這樣的基督。以色列若能接受這樣的基督，那末前途有無限的光彩。若不能

接受他；不但不能，且又從而陷害他；那末他們必要借羅馬的刀斧，加於至高的聖者；他看見，在愁雲堆裏，矗立着一個不能倖免的十字架。以色列的子民正期望一位威榮顯耀的大衛的後裔，又正等待一位乘雲而來，施行審判的人的兒子。他們所求的無非是一位有神權的，世俗的君王。而耶穌現在則深受啓示，曉得自己是受難的基督，到世上來祇戴着奴僕的音容！十字架，光華萬丈的十字架，是死亡的表示；誰知道更是生命洋溢的表示？基督要走上十字架，要死。但是上帝的聖者不能消亡於朽壞之中。他要復活，他永不死；如何不死，生命的主自己知道，從容赴死，殺身成仁者始能知道；上帝親自啓示！

耶穌對於自己的地位確知了，其餘的問題都勢如破竹地得了分判。時期已迫在眉睫，耶穌不挽回狂瀾，那末以色列必要自撞於羅馬的鐵拳之上，一轉瞬而消亡。以色列對於自己的存在，對於世界的使命，亦必盡歸於無有。而在此危急之機，民衆既不能受感於一朝，官府復不能容忍於須臾，唯一的對象卽是以色列的領袖們。耶穌必須用驚人的挑戰使他們受最深的刺激，從夢中醒過來。他們不醒，則有自己死——死便是最後的喚醒民族的方法。用自己的死亡，促他人的覺悟，是東方人最特別的，最偉大的信念；西方人不能窺見其中的精元！『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人之死，聖賢英傑之死，卽

是國家天下所繫命的威權。推此心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雖與上帝同德可也！對象既已看清，地點即無可疑；耶穌必須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將何以對付你那生命的主啊？

近二三月來，耶穌常常招集了使徒，教訓他們，也常常祈禱，緘默無言，臉上有另一世界的光輝。使徒們時常往來於腓力的國境與加利利之間，打探消息，供獻食用，聯絡友朋，乘間治病趕鬼，暗暗的還維持着天國宣傳的事功。他們感覺到有一大事在醞釀中，觀察到耶穌奇特的溫愛與光華，恣嘗到團契幽深的滋味；但不曉得雲中霧中究竟是什麼方向。此種事，塵心滯重的人，無法了然。其中存心最難，塵染最深的是猶大；他老想跟隨耶穌，舍棄了這許多許多，未見得有甚意義；不過苟且因循，暫觀事變，尙不肯決絕而遠颺。耶穌而果有作爲，他在天國中，當佔重要的位置；耶穌而真的失敗，他決定着自己亦自有驚動人世的，顯揚名聲的作爲。而耶穌則如見其肺肝然。耶穌教育使徒，訓練使徒，每待其自發而利導他們；因爲他深曉得智慧是內發的，是艱難痛苦中生長，是自覺的，絕對不能從外面鑲入而成生意蓬勃的威能。他的事是生活在他們面前，將上帝的真理逐漸地啓示給他們。他栽種，他灌溉，他培壅，晝夜的看守着，信這些微根嫩蒂，總有開花結果的日

子。

又過了幾時，——這時候的日月是我們不能推算的，——耶穌領了使徒們在約但河的東岸行走，又漸漸的北向，到了該撒利亞腓力比。該撒利亞腓力比是在伯賽大之北二十四英里，是一個最秀美的地方。在古時候，馬其頓的希臘人曾在此地開鑿巖洞，爲崇拜自然的神，名叫潘的，與仙女們的壇所。山崖之上，有一個神龕，是大希律立以媚外的，在那裏供着羅馬皇帝的偶像。他的兒子腓力後來將這個地方大加修葺，擴張建築，做了他的首都，把她稱爲腓力的該撒都。羅馬皇帝即叫做「該撒」。 該撒利亞腓力比，是腓力媚外而定名的；意思就是腓力紀念羅馬皇帝而開闢的都城。有一天，耶穌與他的使徒們登山臨水，在這自然與人工同臻優美的環境中，在這暗示深刻的境界中，一面走，一面談心。耶穌問他們說，「人說我是誰？」

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耶利米，或是古先知中的一位。」

門徒們將民衆間所聽見的各種猜度告訴耶穌。當時的人都信日期到了，上帝要將古先知從死人中宣召出來，差他們重到人間，爲他預備那大日期。有人想施洗的約翰就是以利

亞轉世；希律就是這麼想。他來了，要準備上帝審判世界，懲罰天下，要宣傳天上降臨的人的兒子，人們所希望的彌賽亞。人們想耶穌也許就是施洗的約翰，也許竟是以利亞自己。不過又有人想耶穌有點像耶利米，因為耶利米痛哭流涕地勸告以色列人不要反抗巴比崙，乃要服從上帝，免得亡國的慘痛；耶穌也同樣的勸告猶太人敬遵上帝的旨意，不要作螳臂當車的自殺，而召亡國，亡心，的大禍。無論如何，耶穌定是先知中的一位。先知之跡，已經絕滅了。現在在世的，若有作上帝的使者，傳上帝的言論的人，他必是一位轉世的先知。耶穌的言行，從開始就使人想他是先知。拿撒勒人以為木匠家裏怎能出先知，耶路撒冷的文士們以為拿撒勒怎能出先知；而民衆則以為他若不是先知，決不會行驚人的奇事。

耶穌聽了，又問他們說，「你們說我是誰？」

這一問是一切關鍵的關鍵。使徒們面面相覷，沒有人能回答；因為他們與耶穌親近，如此預料，常得了如彼實現的結果。他們以為恕人七次，至矣盡矣；而耶穌則說要恕七十七個七次。他們想法利賽人的酵是指餅，而耶穌則指他們的虛榮驕傲，與此種心術如酵發麵的惡勢力。況且要說出一個極親近，極熟識，極佩服的人是誰，心中雖有個成竹，却總不

能成爲一句確當的話，簡直是世界上最難的事情。他們也猜度得幾分。這幾個月來，耶穌的行徑，教訓，溫愛，期望，無不顯出他是他們所希望的基督。然而他們從前倒很清楚的這樣想，如今反而糊塗了；因爲他們在這幾個月中心中起了一種莫可究詰的衝突，好像一個不甚清楚的遠象與一個習聞習信的彌賽亞觀念在那裏閃。

他們正想的時候，彼得猝然的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

耶穌曉得彼得比誰都智慧高，他准的看清了，就非常的喜歡，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爲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團契建造在這塊磐石上，罪惡的權能，不能勝過牠。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託給你，你在地上的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你在地上的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

耶穌在使徒們面前接受了彼得的承認，其餘的人都沒有異議，分明表示彼得所認的，即是他們心中所已識，口中所未言的，所以他吩咐他們不要將這箇消息在外面宣揚，因爲他的時機不會到，免得引起無謂的糾紛。彼得所認的基督，分明不是當時人——屬血肉的——所期望的基督，非由上帝的指示，非由心靈向上的直覺，斷不會有這樣深切的正見。這個

正見，便是磐石；因為天國必須建築在耶穌的基督生命上。有耶穌所有的基督生命的團契，即是天國。而天國的鑰匙即是愛，舍己舍命的愛，——並不是權位，榮利，與任何不可捉摸的祕密或玄想。所以從此耶穌便指示彼得與其他的使徒，他自己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法利賽人們的許多痛苦，并且被殺，第三日復活。記得罷，天國是耶穌所有的那種基督生命，與夫以此為根基的團契；天國的鑰匙是基督的愛，與此愛所發的自舍的精神。鑰匙是解開生命的：解不開即是束縛，天上人間都是如此；解得開，即是釋放，即是大自由，天上人間，亦都是如此！

彼得見其一，未曾見其二，知道耶穌是基督，未曾知道因此耶穌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彼得有了『磐石』，却不曾得『鑰匙』。當耶穌提出『鑰匙』來交託給他的時候，他拉住了耶穌，急急的勸他說，『主啊，萬不可如此。這事萬不能臨到你身上！』

耶穌轉過來，瞪着眼，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你是箇阻障！因為你不體貼上帝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耶穌知道彼得熱烈的，清潔的愛。這個愛要保全他，反而做了阻障。人間的溺愛，大都是如此的。愛可以僨事，愛可以成仁，看愛的目標何如耳。且彼得與其餘的使徒，

還在想耶穌是末世論所指示的彌賽亞；殊不知他們大大的誤解了。於是耶穌對使徒們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爲我喪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了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能拿什麼換生命呢？』

這些話使徒們沒有一個人能領悟的。彼得是耶穌最賞識的，有忠心貫日，義氣薄雲的氣骨；但耶穌現在對他忽而誇讚，把他擡到青天之上，忽而叱責，把他擲於黑獄之中，簡直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同時，又告訴他們說彌賽亞要受難。在猶太人中，誰聽過將來會有一個被殺的彌賽亞？誰曾相信一個被釘十字架的基督？誰會了解他們所希望的受膏之王要死於祭司長與文士之手？又誰能明白隨從基督的人反會不得威權官爵而去天天背負十字架的？使徒不了然，可是也不敢問；因為近來耶穌與他們極親近，却又與他們極疎遠，時常寥寥數言之後，即默然不語。他又時常獨入深山，靜坐長跪，像一個苦修的宗教家一樣。因此，該撒利亞腓力比的發顯，並不是一個完全的光明，乃是一個半明半滅的指示，半壁青天，半壁是疾捲的愁雲。

過了八天，大約是紀元三十年初春時節，耶穌帶了彼得雅各約翰，他所最親信的使徒，

暗暗的上了一座山，也許是黑門山。微雲迴岫，青風吹衣，他們就坐在危峯之下。耶穌祈禱，他們在旁邊靜靜地等待着；寂默之中，但聽得幽壑飛泉，長林歸鳥。不一回，明月在山，照得水銀瀉地，石磴生寒。彼得，雅各，與約翰，心中愁悶，先是無精打彩地坐着，後來竟蜷宿在背風的石凹裏，呼呼的睡着了。這時候，耶穌獨醒，在冥默中仰對上帝。他走過來，見彼得們睡着了，便又輕輕地走開，立在石壁之下，月光照在他的白衣上。石上的樹倒挂着，像一個飛下的人影。彼得正在夢中，被夜啼的鷓鴣叫醒了。他跳起來，遠遠的看見耶穌變了形像，衣裳放光，潔白得比漂白的布還要亮。正驚奇間，他舉起頭，祇見兩個人自天下垂，正是摩西與以利亞，與耶穌說話。他便大叫道，「夫子，我們在這裏真好！我們可以搭三個帳幕，一個爲你，一個爲摩西，一個爲以利亞。」彼得因爲驚惶失措不知道說什麼纔好。正在那時，有一朵雲飛來，遮蔽了他們。使徒們揉揉眼，周圍一開，不見有什麼人，祇有耶穌獨自立在迴峯之下。

第十二章 心知去不歸

猶太人的逾越節將近，耶穌定志要直上耶路撒冷。他離開了腓力的地界，再進加利利。到了門徒所聚集的地方，見他們紛紛然正在治病趕鬼。他們一方面與文士們辯論，一方面又治病趕鬼；因為當時人們對於這些門徒失了信仰，又聽他們枝梧囁嚅，說不出什麼道理來，病也就治不好，鬼也就趕不跑了。耶穌就幫他們結束他們的事。衆人許久沒有見耶穌，以為他不敢再到加利利來；及至見他，非常的驚異，又以為他真有膽量，所以都上前來請他的安。不過耶穌領着門徒，暗暗的經過加利利，向撒馬利亞走去，不願意人們知道他的行蹤。耶穌進加利利原是件極危險的事情，因為祭司長與希律的黨羽各處都是，在在可以將他逮捕。耶穌相信上帝自有旨意，所以一直逕行，只是慎細的提防着。

先是他在迦伯農小作勾留，攝擋行旅的事務；他的住處，祇有幾個心腹的門徒們知道。雅各，約翰回家去見了西庇太和撒羅米，將耶穌要上耶路撒冷的消息告訴他們。在他們想，這回耶穌上耶路撒冷一定是要去作王，顯明他是人們所仰望的基督，一轉眼就開啓了光

復以色列國的新紀元。雅各素來是一個國家主義者，剛愎好勝，事事不肯落在人後。約翰也是一個英俊不凡的青年。他們雖是忠義奮發，有神駿待駕的氣慨，却整個誤會了耶穌的意思。他們的母親撒羅米，原是耶穌的姨母、心裏想既是如此，她就該幫她兩個兒子一臂之力，在耶穌面前託個人情，庶幾將來不但兒子們可以做高官，受顯祿，就連自己，也有無限的榮光。因此，她滿心歡喜地領了雅各約翰上耶穌那裏來，先給他行了一個大禮，說有事相求，敬希俯從。耶穌愕然，問他們說，『你們要什麼呢？』

撒羅米回答說，『願你叫我這兩個兒子，在你國裏，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

耶穌看了他們非常可憐，對他們說，『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什麼！我將要喝的盃，你們能喝麼？』

雅各約翰連忙接着說，『我們能！』

耶穌說，『我所喝的盃，你們固然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賜與的；我父爲誰預備，就賜給誰。』

得國之先，耶穌與他的從者都要冒艱險，當患難，喝那苦盃，那是當然的事情，豈有願

得尊榮顯貴而不肯付一點代價的麼？於是雅各約翰自以爲大有把握，便忻忻然有喜色。其餘的十個使徒聽見了，立刻妒忌忿忿，惱怒這兩個想要捷足先登的兄弟。

耶穌知道了，便叫他們來，婉轉懇切地勸告他們，說，『你們知道世俗的觀念是人民的君王，是主人，可以治理他們，且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只是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爲大，就當作你們的僕人，誰願爲首，就當作你們的奴才。正如人的兒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舍性命，作衆人得救的代價。』

使徒們又面面相覷，不能了解。於是耶穌領過一個小孩子來，叫他站在他們中間，對他們說，『凡爲我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來的上帝。』

這次的旅行多少是有祕密性的。耶穌的目的祇要直上耶路撒冷，途中沒有耽誤，不爲希律的黨羽所截取，不爲文士與法利賽人所侵擾就好了。所以臨行之前，先差遣幾個門徒在他前頭走，好去打探消息，安排寓處。從加利利上耶路撒冷原有兩條路，一條是直穿撒馬利亞南行，路線短；一條是避開撒馬利亞向東，渡過約但河，沿河的東岸南行，進耶利哥，然後西向耶路撒冷，路線比較長。撒馬利亞人是與猶太人世世相讎，生生相殺的，非

有大隊行旅，不能經過他們的境界。

約但河東，是庇哩亞，正是希律的領域，且有大城

市，對於耶穌有許多不方便。因此，耶穌的初意是要向撒馬利亞方面走。先走的門徒們

到了撒馬利亞的一個村莊，要為耶穌預備寓居；那裏的人不肯接待他們，因為他們是要上耶

路撒冷的人們。撒馬利亞人最反對上耶路撒冷去守節的人，因為他們經過終不好好的規規

矩矩的行。雅各約翰已經像脫羈的怒馬一樣，聽見前面有攔阻，便大怒，對耶穌說，「主

啊，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這些人，像以利亞所作的麼？」

耶穌轉身責備他們說，「你們的心如何，你們還並不知道！人的兒子來，不是要滅人

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

約翰又對耶穌說，「夫子，我們看見一個人，牽了你的名趕鬼，我們禁止他，因為他不

跟從我們。」

「不要禁止他」，耶穌說，「因為沒有人奉我的名行異能，反會輕易毀謗我的：不敵擋

我們的，就是幫助我們的。」

正當耶穌與他的使徒們計畫渡約但河往東轉南的時候，有一個人來對耶穌說，「你無論

往那裏去，我要跟從你！」

耶穌一聽，悲不自禁，因為他現在幾乎無家無國，究竟要到那裏去呢？拿撒勒已經拒絕他，加利利已經拒絕他，適纔撒馬利亞也已經拒絕他。終日長行，終夜無眠，前途茫茫，夫復何爲？於是就對那人說，『狐狸有洞，空中的鳥有巢，只是人的兒子沒有安枕的地方。』那時，旁邊站着兩個人，也是想跟隨他的，他就他們說，『跟從我來！』

第一個人說，『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了我的父親，再來跟你。』

耶穌說，『容死人去埋葬死人罷，你祇管去宣揚天國！』

第二個人說，『主啊，我要跟從你，但容我先去辭別了家裏的人們。』

耶穌說，『手扶犁頭而向後看的，不配進上帝的國！』

時機迫促，光陰寶貴，望艱險的前途，知大難之將來。非常的日子，豈能再作平常的事務？葬親別友，盡是人情，豈可因天國而棄除養生送死的大事？無如洪水橫流，泰山崩頹，人生不幸，值此艱虞，豈不應當先務其急麼？使徒們雖然感覺得情勢的緊張，却依然如在夢中；其餘的門徒，簡直連一個糊塗的夢都不曾做得！耶穌想着，心中有澈底的悲哀。孤單啊！冷獨啊！誰能理會此心呢？因此他行走的時候，好像獨步，沒有人與他同行一樣。他走在前頭，默然的一個人；門徒後面跟着，雖覺得有異，惴惴然，驚惶恐

佈，却終不敢發問。悶走了好幾里，耶穌立定了，等待他們。十二個又都聚在一處；耶穌把自己將要遭遇的事，告訴他們，說，「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的兒子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的死罪，把他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他，吐唾沫在他臉上，鞭打他，殺害他。可是過了三天，他便要復活！」

使徒們依然不得要領，彼此議論，不知復活是什麼意思。他們不懂耶穌；因為他們只能體會肉體的事，不能體會心靈的事。其實耶穌的話，一次清楚一次，告訴他們，自己是要捨命的；天國的事情是永遠不會消滅的；他雖赴死，祇要三日，——最短時期內——天國的生命，就可以死灰復燃，光明熾盛起來的。人間的悲哀；人間難免的悲哀！泰山在前而不見，長河對面而不知，人不死，而心死，不亦大可哀乎？可是耶穌信上帝，也信人；他曉得門徒不了解，所以又轉輾迴環地指示他們，說，「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與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做下一個預算，計算能蓋成不能呢？恐怕奠了地基，不能成功，旁觀的人都譏笑他，說，「這個人開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個王出去與別一個王作戰，豈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萬兵去抵敵那

領兩萬兵來攻打他的麼？若是不能，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款。這樣，你們無論什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行旅當中，耶穌遇見了許多人。因為逾越節近了，他們都上耶路撒冷去守節。其中過路的，有幾個法利賽人，見了耶穌，就連諷帶刺的對他說，「離開這裏去罷，因為希律要想殺你啊！」

耶穌說，「你們去告訴那個狐狸說，『今天，明天，後天，我必須前行；因為先知決不能在耶路撒冷以外喪命！』」希律是乖覺的。耶穌雖然在艱險之中，却仍有許多人追隨他，希律若逮捕他，在這人們往來不絕的時候，必須鬧出事情來。況且他又是以利亞轉世，施洗約翰的後身；一旦殺了，豈不更有後患？現在耶穌既然是上耶路撒冷去，自投羅網，那是最好不過的：這樁交易儘可讓給彼拉多那個笨東西去做，自己到落得一個乾淨！耶穌這樣的對那個一本正經，不識時務的法利賽人說，倒是為希律開了一條出路！

那時候，又有人將彼拉多怒殺加利利人的事情告訴耶穌，說彼拉多因為加利利人囑強，所以最恨他們。耶穌與同行的門徒都是加利利人——除了猶大之外——須要格外小心纔是；免得在耶路撒冷吃了他的虧。因為近來，彼拉多殘殺了許多加利利人，將他們的血攙

雜在他們的祭物中。毒辣惡狠，真是一等。耶穌聽了，問那些告訴他的人說，「你們以爲這些加利利人比衆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這害麼？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也都要如此滅亡。從前西羅亞樓倒塌，壓死了十八個人，你們以爲那些人比一切往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麼？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也都要如此滅亡！」人們議長論短，既說彼拉多可怕，復說加利利人有罪，把陳腐的舊見，充滿了心腦，而自己則竟好像是個例外，全不想革面洗心，做一個有價值的人。人而自得，雖有彼拉多的毒辣，西羅亞樓倒塌的那種危險，又安能損其毫髮？耶穌對於他們，曾經盡心教誨；而他們總是道聽塗說，醉生夢死，爲人在世，竟沒有什麼成就。所以他又慨然的對他們說，「有一個人有一棵無花果樹，栽在葡萄園裏；時期到了，他到樹前找果子，卻一無所有。就對園丁說，『看哪，我這三年，年年來找果子，竟毫無所得，不如把這棵樹砍了罷，何必白佔地土呢？』」園丁說，「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圍掘開土，加上肥料，以後結果子便罷；若再不結果子，就把牠砍了。」

此撒馬利亞人不容納；希律的黨羽和文士與法利賽人不放鬆；使徒與門徒們，就是耶穌所依靠的一班人，不了解；而且風聲鶴唳，處處皆驚。耶

耶穌所最感痛苦的是門徒們的不覺悟，看這種情形，他們如何能分擔他的憂慮，共當他的患難？當十二個使徒爭權位的時候，不但是猶大在內忿忿然，即雅各、約翰，反爲發生問題的人物；不但是雅各約翰，即在該撒該亞腓力比認他爲基督的彼得，亦不能處之泰然。彼得思想中還是摩西，以利亞的法律與先知的訓言，尙不能超於這些個而透認耶穌的新的基督觀。流行的基督觀是以權能尊威爲中心的；耶穌的是以純愛舍身爲中心的；古時先知最高的神僕觀是以以色列全民族爲受命者的；耶穌的神僕觀是以自身爲以色列的靈魂，而肩負使命的。彼得既不明白這一點，其餘的也就可想而知。不但如此，一路旅行的時候，使徒們還唧唧噥噥的爭論論功行賞的問題。這一個說我先來，所以任勞的時期長，應當多受勸祿。那一個說，不然，我雖後來加入，却在最艱難忙迫的時期，任怨任勞，應當多受恩賞。耶穌聽了不勝悵惘，就用一個譬喻向他們說，「天國好像一個家主，清早出去僱工人進他的葡萄園作工。他與工人講定一天一錢銀子。講定了，即打發他們進園去作工。已初時分，看見街頭尙有閒人，就對他們說，「你們也到葡萄園裏來，當給的工資，我必給你們。」他們也進去了。午正申初，又去僱了人來。酉初也還看見有人閒着，問他們說，「你們爲什麼整天在此閒蕩呢？」他們說，「因爲沒有人僱用我們。」家主說，

「你們也來葡萄園作工罷。到了晚上，他對賬房說，「叫工人們來，付給工錢；從後來的人起到先來的人止。」西初進園的工人各得一錢銀子。先到的人心中以爲他們必要多得工資，豈知所得的，也祇是一錢銀子，就埋怨主人說，「我們整天勞苦，在日頭底下，奮力勤工；那後來的只做得一小時，你竟叫他所得的跟我們一樣麼？」主人回答其中一個說，「朋友，我不虧負你；我與你講定的，不是一錢銀子麼？拿了你的去罷。我給那後來的與給你的一樣，這是我的事。我的東西，難道不能隨我的意思用麼？我做好人，你就眼紅了麼？」這樣，那在後的將在前，在前的將在後了！」

因爲離逾越節還有好幾日，所以耶穌不必急趕路程；每逢可以停頓之處，他仍舊作些宣傳天國的事，他的門徒更是踴躍地分頭去幹。不過耶穌最大的事是預備使徒們，叫他們有深的了解，知道此番的事，是一種劇烈的爭戰，是一個萬死一生的冒險。同時，他也要他們知道自己辭世之後，應當如何繼續努力，使天國有究竟的實現。有時他用譬喻寓言講給他們聽，使他們心目中有副圖畫，容易記得；有時他用相反相成的言辭來教誨他們，使他們受深刻的刺激。現在的教訓與從前的迥乎不同；其中滿了悲憤的情緒，急迫的刺激，所說的都有汲汲不可終日的意思。耶穌自己也與半年前不同；他本來是興高采烈，活潑歡

忻的，人人都覺他是冬日春風，煦和可愛，因為他自己的希望很高，以為可以由改造民衆，而挽救以色列的危亡。他雖知道自己的生命日日在危險中頂撞，却不如現在那樣萬死一生的慘黯。如今呢，上帝的旨意已經明顯，他必須在耶路撒冷受難。他仍依仗着民衆，若民衆不離棄他，他與祭司長，長老，文士，法利賽人爭戰，或者可以一挑釁而轉移他們，使他們失勢而自己取而代之，再來作保全以色列民族靈魂的事工。這是宗教的革命，亦簡直是政治革命。但是成功的成分，千萬分中不到一二分。要救以色列，在於耶穌則惟有此途。救國救民原當本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去幹；萬一有成，那末榮耀歸於上帝；若至終必敗，那末以身殉之，將一己的舍生，去促使全民族的覺悟。一人可以失敗，可以死亡；若因此而以色列民族的靈魂得以保存，則一死又何足惋惜？況且上帝的旨意是奧妙幽遠的，豈不要轉潰敗爲勝利，使不能一旦行於猶太的大理想，轉能爲世界萬代所宗仰而賴以得救的方法？近則救國家，遠則拯人類，只有十字架是至大至剛的權能！

這樣的想着，耶穌就威厲熱切地對使徒們說，「我來要把火丟在地上，若使已經燃燒起來，不就是我所願意的麼？我有當受的洗禮，還沒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那時使徒們以為耶穌可以一舉手而定家邦；從此之後，世界便可以和平了；但是耶穌轉

機思維，此種和平，尙不能猝然實現；目前以及將來，一切便是高的理想與低的私心，兩相衝突，不但是國際間如此，卽一國之內，一家之中，亦必如此。所以又說，『你們以爲我來是叫世界太平麼？我告訴你們，不是，是叫人分爭。從今以後，一家五人要彼此分爭，三個人和兩個人相爭，兩個人和三個人相爭；父親和兒子相爭，兒子和父親相爭；母親和女兒相爭，女兒和母親相爭；婆婆和媳婦相爭，媳婦和婆婆相爭。』

時勢緊迫，危在眉睫，而使徒們猶然不知。耶穌對此真有一人獨醒的慨嘆。凡事有朕兆，朕兆已經明顯，以色列若不急改方針，猶逞迷信的夢想，希圖用強權，神蹟，去勝過鐵血的威武，真不啻蚊子負泰山，商鮪馳長河，非惟不自量，抑且愚魯有甚於自殺。耶穌因此慨然的對衆門徒說，『你們看見西邊起了雲彩，就說要下一陣雨，果然下了雨。南風一起，你們說，天氣要燥熱，也就燥熱了。你們知道分辨天地的變化，怎樣看不出這時候時勢的變化呢？你們又何爲不自己審量什麼是合理的呢？你同你的仇敵去見官，還在半途，務要盡力與他講和了結，恐怕他要提你到官裏去，交與獄卒，禁錮你在監獄裏，那時，我告訴你，你若不受盡折磨，就斷不能出來了。』

耶穌自己決志以身殉國，以死救世，這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了。可是自己離棄人間

之後，他的理想，當有繼續發揚的人去闡揚傳佈，庶幾以色列雖亡而等於不亡，上帝的國雖受打擊而等於另闢新世界。在這一點上，他必須預備他的使徒們。祇是知音渺少，此曲難廣？耶穌不禁有舉世無人之嘆。有一個門徒聽見了，愕然，便冒昧地問他說，「主啊，得救的人少麼？」

「你們要努力進天門」，耶穌說，「我告訴你們，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來關了門，你們站在外面叩門，說，『主啊，給我們開門罷。』」他要回答說，「我不認識你們，不曉得你們是從那裏來的。」那時你們要說，「我們曾在你面前喫過喝過，也知道你在我們街上教訓過人。」他要說，「我告訴你們，我不曉得你們是那裏來的，你們這些作惡的人哪！離開我去罷！」你們要看見拉伯拉罕，以撒，雅各，你們的祖宗，和衆先知都在上帝的國裏，你們却被放逐，在外面切齒而哀傷！同時，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將有人來，在上帝的國裏坐席。只是在後的將在先，在前的反而落後了。」以色列民族應在上帝的國裏，爲全世界的領袖，奈何執迷不醒，反叫異族的信衆，超在前頭；知道罷，人可不醒，道不能亡；祇可惜以色列太自棄了！

耶穌又對使徒們說，「你們要腰裏束上帶，點亮了燈，自己好像僕人等候主人從婚姻的

喜筵上回來。他來到叩門，就給他開門。主人見僕人徹醒，那僕人就有福了。我告訴你們，主人必且叫他們坐席，自己束帶伺候。主人或三更天回來，或三更天回來，看見僕人徹醒，那僕人就有福了。人要須徹醒！人若知道賊什麼時候來，自然就會徹醒，不容他挖透房屋，偷竊物件，這是你們知道的。你們要準備着，因為天國來臨，在你們想不到的時候！

彼得聽了猶不了然，問說，「主啊，這箇譬喻是為我們說的呢？還是為衆人說的呢？」

耶穌說，「誰是那忠心耿耿，識見朗朗的管家，主人派他經理家務，按時分糧給一家的人呢？主人來，見他忠勤，他就有福了。主人必且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若僕人想主人必遲來，就縱酒恣飲，隨意打僕役婢女；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主人來了，豈不要重重的懲治他麼？豈不要定他與不忠的僕人同罪麼？僕人知道主人的意思，既不準備，又不順他的意思去行，他必多受責打。那不知道主人的意思的，作了該受責打的事，必少受責打。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

彼得深受耶穌的託付，應作天國的磐石，應將天國的鑰匙，為民衆，為人羣開闢門徑；

所以耶穌切切的告訴他，多給則多取，多託則多要的意思。耶穌對於他的期望是最深切的；然而他還未澈然悟入，體會耶穌的深意。

走了幾天，離耶路撒冷不遠了。耶穌想到自己好像一個王，上遠地方去，奪取王國；又想到他去了之後，他的從者，必有忠僞動情相互迭出的情形，覺得應當預先警戒他們，使他們奮勉作工，維繫天國的進行。他又想起從前大希律的兒子亞基老到羅馬去請求，要作猶太國的君王。猶太人乘他出國之時，竭力反抗，不讓他竊取猶太的國柄。後來他得了羅馬的允許，回到猶太，重賞效忠於他的人，也重重的刑罰了反抗他的人。想着，耶穌就說，『有一個貴冑往遠方去，要得國回來。便將十個僕人召來，交給他們十錠銀子，說，「你們去作生意，直到我回來的日子。」』當時，他本國的人恨惡他，打發使者隨後去說，「我們不要這個人作我們的王。」後來，他得國回鄉，吩咐叫那領銀子的僕人來要知道他們行商，有多少贏餘。第一個人上來說，「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十錠。」主人說，「好，良善的僕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權柄治理十座城。」第二個人說，「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五錠。」主人說，「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個來說，「主啊，看哪，你的一錠銀子還在這裏，我把牠包在手絹裏存着。我本來怕你，因為你是

個嚴厲的人：沒有放下的尙且要去拿，沒有種下的尙且要去收。」主人對他說，「你這惡奴才，我要憑你的話來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嚴厲的人，未放卽要取，未種卽要收，爲什麼不將我的銀子存在錢店裏，等我回來可以連本帶利收回來呢？」於是他吩咐他的從人說，「將他那錠銀子奪過來，給那有十錠銀子的人！」他們說，「主啊，他已經有十錠了。」主人說，「我告訴你們，凡有的還要加給他；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至於我那些仇敵不要我作他們的君王的，可以牽過來，在我面前殺了罷！」」

行路的人紛紛紆紆的議論天國的事情。他們聽見耶穌教訓門徒，又聽見門徒們自相傳說，所以感覺了異常的興奮，彼此猜疑。有幾個法利賽人聽得不耐煩了，一直趕上耶穌那裏，問他說，「你們講上帝的國，到底上帝的國，幾時來到呢？」

耶穌回答說，「上帝的國來到，不是眼所能見的。人也不能說，『看哪，在那裏；看哪，在那裏，』因爲上帝的國就在人的心裏！」

第十三章 而渾然中處

上耶路撒冷守節的人，經過庇理亞，往往在幾個希臘化的城市中，看看洋化的景象。牠們看見希臘神廟，裏面供着石刻的男女偶像，又有英雄的氣概，又有溫柔的美麗。牠們是敬拜獨一真神的，覺得這些都是外邦人的虛假。可是小孩子們看了，雖然因爲大人都指斥牠們，不敢多說，心裏却依然覺得有意思。來來往往的人們很多。耶穌與門徒也在衆人中行走。在街道的一邊，有一個小孩說，『看哪，那走過的人，不是像廟裏那個英雄的石刻麼？多麼昂藏啊！』媽媽，媽媽，我要去，我要走過去看看他！他會不會打我們小孩子的？』婦人一看，原來就是拿撒勒的耶穌。她曾經聽過他，受過他的感化；現在小孩子既然要去看他，他就很樂意地領了他去。耶穌他們走得快，所以她祇好領着孩子追；其餘的婦女們看見了，也領着孩子們跟上來。耶穌與門徒們正有事要幹辦，心裏正在急；可是他看見婦人領了小孩子直追，就立定了。小孩子說，『媽媽，你看他多麼好，他還笑着呢！』媽媽，我要他摸我，我要他摸我！我也要摸摸他！』門徒們不耐煩了，責備這

些人說，『走開罷，走開罷！別胡鬧了。』

耶穌就惱怒他們，對他們說，『讓小孩子們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上帝國裏的都是這樣的人。我告訴你們，凡要承受上帝的國的，若不像小孩，斷不能進去！』

你看，那些小孩子，多活潑，又多聰明，心裏毫無半點的成見和驕傲。他們那麼鬧，那麼頑皮，那麼淘氣，比起死氣沈沈的正人君子來，不是像生龍活虎之於泥塑木雕麼？天國的事業不能依靠那些習慣已經僵化在骨頭裏的人們。天國是在將來，是在這些小孩子身上！不記得麼？這一代的人物，在古傳習俗的籠罩之下，哭不是，笑也不是；吹笛子跳舞不是，槌胸悲嘆也不是；簡直是沒有辦法的！大凡一個人失去了小孩子的生命便就要不得。世界上的天才，無論他年紀多麼老，歲數多麼大，總依舊守着天真，總保存着赤子之心。猶太國就壞在假，一假就老，一老就死；那是一定不易的天經地義！於是耶穌笑迷迷地把小孩子抱起來，摸他們，爲他們祝福。小孩子們淘氣極了，又摸他的頭，又搖他的鬚子，大笑大嚷了一下子！門徒們這幾天看見耶穌有點怕，這些小孩子簡直一點都不怕他。

在希臘化的城市裏，有許多富庶的猶太人。其中有一個年輕的資產階級者，雖然有

錢，却是不像好些個別人，一有錢就洋氣十足，忘記了祖國的精神。他是兢兢業業的，守法律，信上帝，從不曾越出猶太人的軌範。有人告訴他，說像他那樣的人，應該去見見耶穌，領略領略他的教訓。他想不錯，打聽得耶穌正經過那裏，好機會不可失之交臂，所以一起心就來了。一見耶穌，連忙跪下，問他說，『良善的夫子，我應當作什麼事，纔可以承受永生？』

耶穌看了他心中覺得詫異，因為這個人又誠懇，又謙卑，又滿心的要做好人。可是他父親稱他爲『良善的夫子』，大概他想『良善』二字，就是守法律，奉經典，死守遺傳，事事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的意思。所以耶穌問他說，『你爲什麼稱我是良善的呢？除了上帝之外再沒有良善的了。誠命你當然是曉得的：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妄作見證，不可虧負人，當孝敬父母，……』

耶穌還沒有說完，他就搶着回答說，『夫子，這一切，我都從小遵守了。』

耶穌看着他，就愛他，因爲他實然是誠懇迫切，有心向上。但是耶穌想這個人臉上誠懇之中，總隱着一股塵俗之氣；大概財產殷厚，堵塞其心，所以如此。看他穿的都是些細軟貴昂的材料，臉上雖不大豐滿，却已有團團的趨勢。他的教法，祇在超脫金銀的束縛。

同時，耶穌又想他如果真想承受永生，他總得跟隨我來，在這急迫的時會中，做他的貢獻。就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所有的，分散給窮人，然後乃有財寶在天上。并且你還要來跟隨我。』

少年的富翁聽了這些話，心中萬分爲難。他是極精細的，所以細細地訪問耶穌必須捨棄一切的理由；耶穌一一的回答他，告訴他自己所處的危險，須要想法子得解脫，告訴他天國中如何須要他的輔助，民衆如何困窮，又告訴他若然要求得永生，非跟着耶穌一同冒險不可。他打量了一番，又盤算了一番，臉上紅一陣，青一陣的，委決不下；至終他祇說了『再見罷』，憂憂愁愁的去了。

耶穌周圍看着，對門徒說，『有錢的人進上帝的國是何等的難哪！』

門徒們覺得非常的驚奇。

『小子們』，耶穌又說，『倚靠錢財的人進上帝的國，是何等的難哪！駱駝穿過引線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

門徒們分外驚奇了，對他說，『這樣誰能得救呢？』

耶穌懇切地注視着他們，說，『在人固然是不可能；在上帝則不然，因爲上帝萬能。』

『看哪』！彼得接着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了！』

『我告訴你們』耶穌說，『人爲我與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兒女，地產，沒有不在此世得百倍的，沒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親，兒女，田地，並且今世受逼害，來世有永生。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落後，在後的將要超前了！』

甚矣，犧牲二字之難明也。其實，所謂犧牲，亦不過是去其小也者，就其大也者。亦不過解開鐵鎖鏈，握得玉如意，進入解放的生涯，享受大自由罷了。撇下了房屋親戚；則天下的房屋親戚莫非我有；舍棄了榮華富貴，則天下之榮華富貴莫非我享；猶之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神與俱往耳。同時，大解脫實在還是大私心；所以人得了脫度，還須爲人間擔當苦難，還須進入處處逼人的生活，往來於地獄之中。這樣，人纔得永生，纔得知道永生是什麼一回事。舍此而推測揣懸，想來想去，也不過得了一個死靜。勇敢的高峯是多高，純愛的深淵是多深，問耶穌。在人是不可能的，在上帝則不然，因爲上帝萬能。

在沒有上耶利哥之前，耶穌與門徒進了一個小旅店，要在那裏安歇一宿，準備第二日早晨，天氣涼爽些，再上耶利哥；因爲三月內，春雨之後，地上的爛泥攪成一片，在太陽裏曬

起碎縫來，蒸得低濕的地土熱騰騰地使人發悶。耶穌正坐着休息，有一個法律的師傅走上來，試探他，問他說，『夫子，我該做甚麼，纔可以承受永生？』

耶穌與他閒談，反問他說，『法律上寫的是甚麼，你念的是怎樣的呢？』

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一樣。』

耶穌本來不願與他多談，心中正沈思着，就說，『你回答的是，這樣行，就必得永生。』

那位教法師看見人漸漸地圍攏來，要聽他們的談論，很想顯顯自己的高明，於是他又問：『那末誰是我的鄰舍呢？』

耶穌正在想上耶利哥的路徑，便順口用了一個譬喻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半路上遇見了強盜。他們剝了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丟下他走了。偶然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那邊過去了。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地方，看見他，也照樣的從那邊過去了。獨有一個撒馬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裏，看見他，倒動了慈心，走上前去用油與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他到客店裏去照應他。第二天他拿出二錢銀子來，交給店主說，「你且照應他。此外所費用的等我回來一定付還

你。」你想這三個人中間那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人的鄰舍呢？」

這一問倒叫那位教法師爲了難。祭司和做祭司生活的利未族人，不成問題的，不是那個遭難的人的鄰舍了。不然，他們是猶太人，是敬奉摩西五經的，怎的又繞在垂死的人那邊，不顧一盼的走了呢？可是撒馬利亞人，——哼——讓他比祭司和利未人好，那可太惡作劇了。撒馬利亞人簡直算不得人。所以他想了一想，很聰明的回答耶穌說，「誰是鄰舍？是憐憫他的罷。」

「你去照樣行罷，」耶穌說。

第二天早晨，耶穌與門徒們沿着一條清澗，灣灣曲曲的下坡盤壑的行。曠谷裏迷霧濛濛地。死海在他們的左邊，在太陽裏像一塊生鐵，鈍鈍的舖在山兜兒裏；海裏升上了一陣迷霧。約但河在二月裏泛濫了之後，將一層爛泥，留在地面上，曬得乾而裂，一片一片像魚鱗一樣的了。他們到了約但河，在淺的地方，涉水而渡，上了西岸，然後順着羊腸曲徑，在峭壁與高泥墩中間穿行。耶利哥城現出在前面。棕櫚葉的青色裏透出大理石宮室，露天戲園，與敵樓來。城裏的建築是大希律所造，他的兒子亞基老所修理的。以利亞沙的水活活的流，潤着果木園，把地方灌溉得個像豐美的園林。城的那一邊好像靠在猶

太的光山坡上；翻過嶺去，他們就可以望見耶路撒冷了。

耶穌正要進耶利哥的時候，有許多人擁擠着，因為這幾天，守節的人愈來愈多，都在耶利哥作暫時的耽擱。城裏有一個人，名叫撒該，是個稅吏長，又是個富翁。他聽見過耶穌許多的事蹟，沒有看見過他，心裏老是想見他一面，看他是怎麼個樣兒。他有幾個錢，人們所以不能不顧忌他一些子，可是他究竟是羅馬帝國的走狗，猶太人心裏總不能器重他。他幼年的時候，連父母都因他太頑皮，太沒有出息，而說他是個沒有希望的壞東西。動不動親戚朋友都感覺到他的不長進。後來，縱然他湊學好，也沒有人相信了。因此，他橫了心，一不做，二不休，幹了幾年，便做上了稅吏，又幾年，竟做上了稅吏長。耶利哥是交通的要道，商業貨物，經過的很多；羅馬帝國在此設立稅關，僱用了得力的猶太人，收到許多的進款。撒該當稅吏長，事情辦得非常之好。他爲羅馬打算，也爲自己打算。撈了這麼一筆錢，他也就闊了；可是他很硬氣，從來不肯刮窮人。那些刮精剔骨的富翁，他倒着實剝削些，好出他肚子裏一段不合時宜的惡氣。聽說耶穌在人堆裏走，人多，他又是個矮子，看不見，就爬到桑樹上去等候着。耶穌遠遠地看見桑樹上爬着一個奇形怪狀的流氓，又看見人們指着他，罵說這個撒該，是個賣國的，是爲羅馬收刮猶太人的稅吏。耶

耶穌就明白了，曉得他就是耶利哥赫赫有名的地頭蛇。可是出乎意料之外，耶穌走到了桑樹之下，擡頭一看，見了撒該，就笑着對他說，「撒該，你快下來，今天晚上，我打算住在你家裏！」

撒該見耶穌如此待他，心裏一樂，幾乎從樹上摔下來。一個拉比居然與稅吏會做起朋友來；世界上真是無奇不有的了！撒該急忙下了樹，歡天喜地的把耶穌與他的從人都接到家裏去；管人們說長說短，那真一點兒都不相干。衆人見了，當然議論紛紛的，說他又與罪人做朋友了，說他鬧得更不像個樣兒，竟在罪人家裏住宿了。撒該家裏是咨嗟立辦的，一忽兒就擺上筵席來，就有許多不三不四的弟兄們來作陪客。耶穌與他們賓主同歡；大家談談京城裏的新聞，說說旅客們的趣事。等到晚飯已畢，撒該沉着臉，嚴肅地立起來說了一片語。他訴說從小到現在的經過，一五一十的說自己的不長進，人們對於他的不信任，自己沒有機會悔改，更沒有朋友輔助，以致於落到做稅吏剝削同胞的勾當。他又說他沒一個了解他的；耶穌就是他生平第一個實在的知己。從前他要錢，因為他沒有別的可做；如今他不要錢了，因為他曉得了，他有了一個真的知己！說着，他竟慷慨激昂，聲淚俱下。耶穌坐在一旁，靜靜的看他，心中充滿了憐惜與溫愛。他並沒有說過一句撒該不應當這樣

做，那樣做的話；可是他這自然不拘的風度，比說話還要強。撒該說完了話，轉過身來，對耶穌說，『主啊，我現在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敲了竹槓，刮了地皮，我就加四倍償還他。』

耶穌說，『好，今天救恩臨到了這一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人的兒子來原是尋求救援那失喪的人們。』

過了一夜，耶穌離開了耶利哥。城外有一個要飯的瞎子，是底買的兒子巴底買，正坐在路邊行乞。他聽人們說耶穌在撒該家裏喫飯住宿；這時候又聽得嘈雜的聲音，就問同伴們說這是什麼一回事。他們告訴他說拿撒勒人耶穌，就是那行奇事傳天國的，正在走過呢。他一聽就大聲直嚷，說，『大衛的子孫耶穌啊，可憐我罷！』有許多人責備他，不許他作聲；他越發大呼大嚷的『大衛的子孫耶穌啊，可憐我，可憐我！』地喊個不休。他的聲音悲而急，懇切而激昂，像要命，不像要錢的樣子。

耶穌就站住，說，『叫他過來！』

門徒們與同行的旅伴們就叫那瞎子，對他說，『放心罷，起來，他正站着等你呢！』瞎子撇下了衣裳，丟下了破甌與杖，跳起來，走到耶穌的跟前。耶穌問他說，『你要

我作甚麼？」

瞎子說，「拉波尼，我要能看見。」『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你去罷，』耶穌說，『你的信心救了你了！』

瞎子立刻看見了，歡天喜地，決意就在路上跟了耶穌。

從耶利哥下去是一片平原，天氣非常熱；那裏的路高起來，在耶路撒冷的西南，紆曲在起泡的，灰石的山崗之中。前面盡是些光山，一層高一層，直挺在寸草不生的世界上，太陽當頂的時候，連一個影子都沒有。在耶利哥與橄欖山麓之間，可謂沒有一點水。山上

有石洞，轉灣抹角的地方，都是在猝然之間，真有『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的樣子。

耶穌講那良善的撒馬利亞人的故事，大概心目中指着這個地帶。耶穌這次經過此地，人又多，又是在白晝，當然毫無危險。到了下午，他與同伴們都到了伯大尼，已經走了十五英里地。伯大尼是個山村，離耶路撒冷很近，可是望不見耶路撒冷；這個還得拐一個灣兒。

馬大與馬利亞好像預先知道了的，早在那裏等候着。這回他們的兄弟，耶穌的好朋友拉撒路是不在的了。她們見了耶穌悲喜交集，又笑着，又下淚，不知怎樣纔好。因為明天即是安息日，又因為馬大與馬利亞熱切的挽留，耶穌就吩咐門徒們先往前走一步，去找住

宿的地方，自己在伯大尼住下了。馬大一面應酬耶穌，一面預備飯，預備安歇的窩子，紛忙得祇少手來做，祇少腳來跑。馬利亞呢，却什麼都不管，什麼都忘記了，只坐在耶穌跟前，聽他講一年來的經過。耶穌將他現在的計畫略略的告訴她，她默默的想着，悲一陣，喜一陣，只管出神。原來她獨有會心，不但是她的直覺力極敏銳，就是她的信心，也加人一等。那時馬大太忙了，心裏煩腦，想她的妹子，真的不解事，怎麼一個灣兒都不動，老是坐在那裏這，是幹嗎呢？耶穌不說話了，馬利亞也呆呆的一言不發，好像心上壓了一塊泥磚似的。馬大氣不過，就進前來說，『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你不在意麼？請你吩咐她來幫幫我罷！』

耶穌知道她們兩個的脾氣，也知道馬利亞心中的悲感與了解，便回答說，『馬大，馬大，你爲這許多事，思慮煩擾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他在疲乏悲哀的時候，依舊有一點談諧的意味。馬利亞因爲姐姐叫了，方纔有點不好意思，便立了起來。耶穌揮手叫她再坐下，指着她說，『馬利亞已經揀了那上好的一碟，是不能奪去的！』飲食安眠，在於一個行旅辛苦的人，固然是要緊的；但是孤獨，悲哀，在茫茫的世界上，又當有什麼好菜，好飯，好床鋪來安慰呢？馬利亞揀上了那碟上好的菜，供給耶穌，豈不勝於玉盤

珍饈麼？孤高的人，要知音，而知音渺然；要朋友而朋友杳然；要了解與同情，而了解與同情竟比和氏之玉，石家之珊瑚，更爲難得！坐下罷，馬利亞，祇幾何時，你的主，你的朋友，便連這一點的安慰都不能享受了！

在伯大尼有一個長過大痲瘋的人，名叫西門，請耶穌喫飯，並請了十二個使徒同席。那是紀元三十年四月一日，安息日的晚上。馬大喜歡做事服事人，所以被請去幫忙。馬利亞當然毫無用處。他們坐席的時候，馬利亞悄悄的拿着一玉瓶最貴重的真哪噠香膏來，打破了玉瓶，把香膏澆在耶穌頭上。芬芳撲鼻，竟把酒餚的氣味都壓倒了。門徒們間有幾個人看了這事不順眼，很不喜悅。加略人猶大更是如此。自從耶穌不肯作王之後，他老是氣忿忿的，耶穌也很知道，曾經明明的指責他，說他是個魔鬼。今天，馬利亞，那個懶惰無用的女子，來用香膏澆在耶穌的頭上，居然把他當作君王看，他竟安然順受，顯出極感激的樣子。這是什麼一回事呢？難道一個弱女子，竟比加利利成千成萬的羣衆還強麼？難道她這麼一來就能叫耶穌做了王麼？猶大心裏又氣又懣，看見其餘的人也有點不高興，他就猜着了他們的心思，代他們發發言，出出氣也好。他就哭喪着臉說道：『這香膏爲甚麼不賣三十兩銀子贖濟窮人呢？』

耶穌胸中雪亮。一切的事上帝自有旨意；人力是無可挽回的。他也不發怒，也不興奮，祇是安靜地說，『由她罷，爲甚麼難爲她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他是預備我的安葬的，所以將香膏來澆在我身上。你們常有窮人與你們同在，要向他們行善，隨時都可以；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猶大豈不知道什麼是美事？他是乖覺的。不過他心中就只有自己，沒有耶穌。耶穌說『你們不常有我，』他聲音中有無窮的悲愴。他的話，誰能說不是傷心人語？誰能說他不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傷心人？傷心的人，纔有深切的透入，澈底的了解，也纔能說，『我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福音傳到那裏，這個女子所作的事，也要傳述到那裏，人們都要想念她！』

在這裏，一個是流芳百世，一個是遺臭萬年。

第十四章 欸起持天鈞

沒有離開伯大尼之前，耶穌打發兩個門徒往前面村子裏去借了一匹驢駒，因為他決意要騎了驢駒，像先知所指的君王一樣地上耶路撒冷。他知道與他同行的門徒與旅伴，許多人，都希望他做王，雖然他們的觀念是不清楚的。驢駒還沒有牽來的時候，他帶領了幾個親信的人——彼得，雅各，約翰，馬大，馬利亞，抹大拉的馬利亞等，——先到伯法其等待。從伯大尼出口，一拐灣，就是伯法其，在那裏過去一些，他就可看見耶路撒冷，在晨光曦微的薄雲中。他心中悲憤鬱結，明知此去是隻手回天，要遇見萬山的崩墮，好像耶路撒冷整個兒要倒塌下來，壓在他的身上。他在前面走，其餘的人後面跟，大家都屏息而行，感覺到情形的嚴重。山迴路轉，耶路撒冷，壯麗巍峨的耶路撒冷，即高聳在他們面前。

耶穌一見耶路撒冷，心中的悲哀，像洪潮一般地湧上來，不禁放聲大哭。他含悲嘆息，說道：『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常殺害先知，用石頭砍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裏

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像母鷄展開翅膀庇護羣雛一樣，你總是不願意。看哪！」耶穌轉身對跟着的人們說，「你們的家，要成爲荒墟，留給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能再見我的面了！」

不一回，門徒將驢駒牽來，許多從人和守節的旅客們都興興頭頭的跟了來。人愈聚愈多。這時節離開逾越節的正日還有五天，可是各處來的猶太人已經有好幾萬。他們要早到些，可以在聖殿裏行潔淨禮，將他們從外邦帶來的骯髒都洗滌盡了，準備好守逾越節。門徒們把驢駒牽到耶穌那裏，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讓耶穌騎上。有許多人把衣服鋪在路上，又有許多人把野地裏的樹枝砍下來，鋪在路上；大家前呼後擁的下山坡來。他們唱着歌，手裏搖着棕櫚樹的枝子，鬧得震山蕩嶽，如潮如海一般。羣衆的聲音舉起了他們民族中有名的聖歌，唱：唱：唱：

匠人所棄的石頭，

已成了房角上第一塊石頭！

這是上帝的作爲，

在我們眼中看爲希奇……

奉了上帝的名來的，

是應當稱頌的！

唱了，大家又高聲歡呼『和散哪！和散哪！高高在上和散哪。』『和散哪』——即是

拯救我們的意思。離城門不遠，羣衆又唱了起來：

『郇城的人民哪，

應當大大的喜樂！

耶路撒冷的民衆哪，

應當歡呼！

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

他是公義的，

他要施行救援！

謙謙和和的騎着驢，

騎着驢的新駒子！

唱了，又接着歡呼說，『天上有和平；至高之處有榮光！』

衆人中有幾個法利賽人急得滿頭流汗，趕上去，到耶穌那裏，央求他，說，『夫子責備你的門徒罷！』這樣的鬧，算什麼呢？這樣的天翻地覆，簡直不成個事體了；不要鬧出大禍來了麼？誰又該作君王，鬧亂子，叫羅馬人來干涉逾越節的尊嚴呢？

耶穌對他們說，『我告訴你們，若是他們閉着口，噤着聲，這些石頭也必要呼叫起來！』

耶穌進了耶路撒冷，合城的人都大爲震驚，彼此問道，『這是誰！』衆人說，『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穌。』

法利賽人驚惶失措地嘆息，對那些反抗耶穌的同伴們說，『你們簡直是徒勞無益，全世界都已隨從他去了！』

民衆的不可靠，一時的示威的不可恃，是耶穌所深深曉得的；祭司長，長老，文士，法利賽人們的陰謀詭計，毒辣凶惡，也是耶穌所深深了解的。他也不震驚，也不恐怖，後面的橋梁，既已焚了，舟已沉，釜已破了；前面自有上帝的指引。他的血要開成一條以色列民族得救之路，要闢出一個全人羣得救之門。所以他默然鎮靜，憑惡勢力在黑暗中進行牠的毒計。他此刻則可以依仗民衆暫時的呵護，去與耶路撒冷的領袖們作一番澈底的周旋。他要把他們的惡毒，罪孽，自殺的方法，自私的陋習，一切的一切，完全顯露出來。現在

的事，祇有他們投降在他的聖威之下，革面洗心，起來同心救國，把上帝的旨意，成全在民衆中間，然後推之於全世界。不然，就是他死。此外，沒有第三條道路。他死的成分有九分半，他們投降的成分幾乎沒有半分。那全在乎上帝的旨意。若是上帝的旨意要他死，那末也毫無妨礙；他已盡心盡力，更無怨憎，更無惶慚。況且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爛了，便祇是一粒；麥子的死而爛，原是生命的起頭。人們或許想耶穌儘可居易俟命，猶太人不接受他，何不往推羅西頓去？一時無成就，何不抱着百世以俟聖人的思想，作比較穩健的舉動？可是耶穌早已想過這些思想。他眼看猶太滅亡在即，豈能靜待其變而不赴湯蹈火，以性命作孤注之一擲？他冒了險，也許尚有希望，縱然所希望的毫無把握。況且他的使命是向着猶太人的。若一旦事在危急，見難思退，避到外國去；若尚有一線的生望而即掉頭不顧；這豈是耶穌的意思？惜生愛命，耶穌與人是一樣的。但是見難而退，知其不可爲而不爲，即忠臣義士尚且不肯；況於耶穌，豈肯尋找出避人耳目的理由作爲推諉之辭，而自己逍遙於烟塵苦難之外？大凡聖賢的心志，神人的見解，至愚而至拙，至大而至剛，莫不出於常人範例之外。不然，這個世界上尚有岳飛，文天祥，蘇格拉底，耶穌這一類人麼？沒有這一類的人，尚有我們這個不可能而竟能的世界麼？

耶穌進了耶路撒冷之後，環城察看了一回，然後進了聖殿，又周圍觀察了一回。殿宇裏已組有了盛大的準備，不是準備敬崇上帝，乃是準備買賣，將成千成萬的金錢財寶，從困窮的民衆身上收割攏來，叫一班不勞而食的祭司們，撒吐該人們，養得肥頭胖耳，過那其實不可能的好日子。城裏頭，一面則羅馬的旗幟飄揚，戍兵威立；一面則芸芸總總，醉生夢死。以色列祖宗所遺下的精華，虔敬與勇猛，儆醒與戒備，皆不知拋在何處。但見成千成萬的人擁擠不開，買賣喧嘩，你爭我奪，——簡直是昇平的氣象！耶穌觀察完畢，便囑咐了門徒們幾句話，自己逕往城外，回到伯大尼去了。白天裏他尚有民衆的保護，黑夜裏則狡狐號月，豺虎隨風，他得分外的謹慎。此外，城中雖因他的來到而議論紛紛，祭司們和法利賽人雖因他的猝然臨之而措手未及，他尙不至有性命的危險。因為他們不知道他黑夜裏住在何處。

四月三日上午耶穌回到耶路撒冷。他的門徒與許多民衆跟隨他，緊緊的上聖殿去。到了外邦人崇拜上帝的院子裏，看見作買賣的已經嘈雜紛紜，浮攤設櫃，搭棚立架，簡直是一個做好生意的市場，他便赫然大怒，按照他所預定的計畫，將手裏的繩子做鞭子，將那些做買賣的趕出去。他的忿怒像火一樣地從他的眼睛裏爆炸出來。他揚起鞭子把牛羊都趕

出殿院去，倒出兌換銀錢的人的銀錢，推翻了他們的桌子；同時喊着賣鴿子的人，叫他們把鴿子拿出去。作買賣的人雖有許多，却沒有人敢抵禦耶穌的威勢；因為他的力量與震怒是沒有人能夠攔擋的。一時秩序大亂，民衆附和着，那些作買賣的人都搶着自己的器具銀錢，抱頭竄鼠地四面奔逃，一齊被轟出殿門去。耶穌一面趕他們，一面嚷着說，『你們敢將我父的殿當作買賣的地方！』他讓他們出去，却不許他們搬了東西經過聖殿，對他說，『經上不是記載着的麼？』我的殿必稱爲萬國祈禱的殿；』你們竟把牠當作賊窩了！』

民衆們因爲耶穌威武，果然是他們所希望的基督，所以大家助威隨和，覺得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上帝是他們要崇拜的；祭禮是他們要奉獻的，但是出重價錢，買祭物，又不得不買院宇的祭物，叫祭司們做好生意，收割他們的脂膏，在羅馬人壓在他們身上的重擔上再加一個重擔子，那是他們心中最氣不過的。現在竟有一位耶穌，那自認爲上帝的兒子的基督，敢爲他們吐氣揚眉，他們都感覺到甜美的快意。但他們祇知道一時的快意，不曉得耶穌的深意究竟是什麼，也不曉得這件事要發生什麼樣的結果。民衆祇有短促的眼光與熱烈而暫時的感情。可是祭司長和文士們却不是這樣想。他們的看法可是深刻了；因爲他們曉得這一回若讓耶穌佔了勝利，不但是節期上的進款，十成割去了九成，并且從今以後他

們在民衆面前便失去了尊嚴，打破了飯碗不算數，簡直連祭司的地位權勢，都一齊掃了地。他們想到自己的權位勢力，非常耽憂，可是他們完全沒有夢想到他們的失勢，乃是猶太文化新發展的機會；乃是民衆心理轉移的開始；乃是全國改變眼光，出幽谷，遷喬木，不入於淪亡的必要的條件。宗教是猶太人民的靈魂，是以色列族的生命。如今猶太人在祭司們的儀式主義之下，在文士和法利賽人的法律遺傳的壓制之下，竟把自己的宗教變成了束縛靈魂的，行險徼倖的迷信，變成了催促死亡的勢力；若非一旦打倒那些禍國亡家的末世觀與投降虛偽的假形儀，猶太的國家與文化，簡直就沒有存在的可能。同時，民衆若不受新的刺激，轉過來看見自己的宗教文化的使命，決不能放棄他們那種血氣悻悻的幻想，決不能免去與羅馬帝國的一場血戰，也決不能免去自作自受的滅亡。猶太已經是亡國了；但還有牠的靈魂，還有牠聚居的土地：一旦再起禍變，那末連所餘下的都非消滅不可。耶穌所要挽救的是滅亡後的滅亡，是人心文化的滅亡！祭司長和文士們心中竟蒙上脂油，毫不能理會到這一點。私心自利是使人瞎眼的，最厲害的毒藥。祭司派的撒吐該人祇要維持地位，不恤與羅馬帝國作種種飲鴆止渴的妥協，宗教二字，除却形式之外，早已拋在霄漢之外。法利賽人呢，死守法律與遺傳，以爲摩西若被推翻，猶太必致消滅。他們未嘗不愛國，未嘗

不熱心，但是執迷不悟，不識真理，也不識時勢。他們在民衆中間比撒吐該人的勢力大。若他們肯轉移過來，與耶穌同心協作，那麼少數的撒吐該人，即不能有任何的力量。然而他們沒有覺悟，反而與撒吐該人，他們反對者，通同一氣，想種種方法來壓迫耶穌。所以耶穌最恨惡他們。現在耶穌肅清了聖殿，已經下了挑戰書。一場大戰，一場決戰是不能免的了。於是，祭司長和文士聚議商量，決意要除滅耶穌。祇是他們戰戰惶惶，畏懼民衆，因為民衆附從耶穌，愛聽他的教訓。

耶穌說，『上帝的殿必稱為萬國祈禱的殿。』他的意思是極明顯的；他要以色列的光輝照耀全世界。他所肅清的是外邦人拜上帝的院宇。不過這時候，雖有希臘人來見他，他也忤然與他們周旋，他的急迫的工作，就是執住羣衆，努力地教訓他們。晚上，他依舊出城去，住在伯大尼。

四月四日，一起早耶穌就上聖殿教訓羣衆。正在殿裏行走的時候，大祭司親自帶領了文士長老們出來責問他。他們的意思是要在民衆面前顯出他們的尊嚴與耶穌的卑微，好叫人們不信任耶穌。大祭司顫着聲音問他說，『你仗着什麼權柄做這些事？誰給你權柄作這些事？』

耶穌知道他們的狡詐，也知道他們的頑固，心中不免慨嘆，就回答他們說，「我也要問你們一句話，你們若回答我的問題，我也回答你們的。約翰施洗禮的權柄是從天上來的呢？還是世界上的人給他這個權柄呢？」

大祭司與同來的人彼此商量，大家以為若說約翰的權柄是從天上來的，那末耶穌必要當着民衆們問「你們天上來，不必由人間授與。約翰的權柄若是從天上來，那末耶穌必要當着民衆們問「你們為什麼不信他，」這樣，祭司長怎會有個下台的辦法？若說是從人間來的呢，那末人要問，是人間那裏來的；并且民衆也要不答應，因為他們相信約翰是先知。因此他們決意不回答這個問題，就說，「我們不知道。」

「我也不告訴你們，」耶穌說，「我仗着什麼權柄作這些事。」

耶穌轉過身來就對衆人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他對大兒子說，『我兒，你今天到葡萄園裏去作工。』他說，『我不去；』以後懊悔了，就去作工。那個人又對小兒子說，『你也去作工。』他回答說，『父親，我就去；』却竟不動身。你們想這兩個兒子是那一個遵行父命呢？」

大祭司與文士們聽到這裏，就想走開，曉得這些話是指着他們說的；可是他們是有體面

的，不能顯出羞慚的樣子來，所以祇得硬着頭皮聽下去。

『我實在告訴你們，』耶穌說，『稅吏與娼妓，比你們先進上帝的國了。約翰遵着義路到你們這裏來，你們却不信他，稅吏與娼妓到信他。你們看見了，後來還是不懊悔去信他。』

大祭司又想要走，幾乎有怒不可遏的樣子了。可是耶穌立刻接着說，『你們再聽一個譬喻罷。有一個家主興辦一個葡萄園，周圍圍上籬笆，裏面蓋了一座樓，挖了一個壓酒池，把來租給園戶們，自己就往外國去了。到了收果子的時候，他打發僕人去向園戶們收取。那裏知道園戶們拿住僕人，打了一個，殺了一個，又用石頭砍死了一個。主人又差別的僕人去，比先前去的更多。園戶們還是照樣待他們。後來他差自己的兒子去，以爲園戶們必要尊敬他；不料園戶們看見兒子來了，就說，『這是承繼產業的，來罷，我們殺了他，佔他的產業。』於是就把主人的兒子，推到葡萄園外面去殺了。你們想園主來的時候，要怎樣處治這些園戶呢？』

民衆們說，『這些園戶真可惡，應當下個毒手除滅了他們，將園子租給按時交果子的園戶們。』

耶穌說，「經上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經做了屋角上第一塊石頭。這是主所作的，在我們眼中，看爲希奇，』你們沒有讀過麼？我告訴你們，上帝的國，必要從你們手裏奪去，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了。誰掉在這塊石頭上，必要跌得粉碎；這塊石頭掉在誰身上，必要把誰砸得稀爛。」

大祭司與文士們聽了這個譬喻，曉得耶穌切切的指責他們，不覺怒從心起，想立刻拿住了他。祇是他們怕民衆，因爲民衆們以耶穌爲先知，所以只好耐着性子，另謀妥善的方法。大祭司的臉發了青，領着文士與法利賽人們默默的走了。

大祭司與從人走了之後，耶穌慨嘆了一聲，又用譬喻來對民衆們說，「天國好像一個王爲太子設喜筵。僕人去請被召的人們赴席，他們却不肯來。王又差別的僕人去說，『我的筵席已經齊備了，肥牛已經宰了，各樣都預備好了，請你們來赴席。』那些人不理，都跑開了。一個到田園裏去；一個作買賣去。其餘的拿住了僕人，凌辱他們，竟被他們殺了。王就大怒，發兵去除滅那些凶手，燒燬他們的城。於是對僕人們說，『喜筵已經齊備，祇是所請的人不配來赴席，你們可以往岔路口去召所遇見的人來。』僕人就與到大道上去，將所遇見的人不論善惡都請了來，以致王的宮裏賓朋滿座，非常熱鬧。王出來觀看

賓客，見一個人沒有穿禮服，就對他說，「朋友，你到這裏來爲甚麼不穿禮服呢？」那人默然。王吩咐僕人說，「把他縛了，推到外邊黑暗裏去。」那人出去在黑暗裏切齒哀哭。因爲被召的人多，被選的人少！」

耶穌說這些話，因爲他明知不但是大祭司和文士們要拒絕他，卽以色列民衆也不願意聽他的呼召。這樣，他的理想，反而行於外邦了。

到了下午，大祭司派了幾個法利賽人與幾個希律的黨羽來窺探耶穌，想要從他的言論裏找出事由來陷害他。可巧那日希律也上耶路撒冷來，一則有他的公幹，一則也逞勢守守節，玩一個熱鬧。他知道耶穌在耶路撒冷，很願意見見他，倒底是什麼個樣兒，像不像施洗的約翰，像不像古時候的以利亞。責任不在他身上，可是他總想湊一個熱鬧。他的黨羽猜到了他的心意，又因爲聽見了耶穌的挑戰，所以去與法利賽人撒吐該人通個聲氣。大祭司覺得他們來得正好，就差了法利賽人與這些黨羽去試探耶穌。事情急了，什麼手段都好用；並且本來彼此相仇的法利賽人與撒吐該人，現在都把信仰問題，政治思想拋在一邊，同心同意的要處置他們的公敵耶穌。真是有私心的人結合起來，倒比正人還容易。他們到了耶穌的面前，就假意殷勤的問他說，「夫子，我們知道你是誠實的，甚麼人的情面你都

不循，因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誠實的宣傳上帝的旨意。我們有一件事想請問你；你說我們該不該納稅給該撒？」

這個問題是極凶險的；你看他們已經準備了繩子，躍躍欲動的要縛耶穌去了。若耶穌說應該納稅給羅馬帝國，那末民衆就要抱怨他，因為民衆正在重重稅則之下，掙扎呻吟，痛苦萬狀，心裏沒有不想猶太人絕對不該將汗血的錢送給羅馬用的。民衆抱怨他，他就失了衆心，事情就好辦了。若耶穌說納稅是不應當的；那末他就是煽惑民衆的革命黨，反叛羅馬的匪徒，希律的黨羽立刻可以把他一拿，事情就結束了。民衆雖然凶，羅馬的兵威倒是夠他們一瞧的。希律的黨羽當然想不出這個好法子。推測起來，這個妙計，一定是那個老奸巨猾的亞那出的；只有他會利用民衆的愛國心，和羅馬帝國的兵威，把牠打在一起，叫耶穌去鑽那死胡同。

耶穌一看就破了就中的機關，對他們說，『你們爲甚麼要試探我呢？拿一個銀錢來給我看。』

他們拿出一個錢來，放在耶穌的手裏。耶穌說，『這塊錢上的人像是誰？』
『是該撒。』

耶穌說，『該撒的東西當歸給該撒，上帝的東西當歸給上帝。』

他們聽了，驚奇的很；因為這句話不但是簡單，且竟說明了猶太人的心願與宗教的深義。猶太人本來想外邦人是污穢的，不能與他們同食同居，外邦人的污穢就當歸於外邦人，不當沾污了上帝的選民。如今猶太人的口袋裏竟會有起外邦人印鑄的銀錢來；這不歸給外邦人還歸給誰呢？可是上帝的東西總當歸給上帝。大祭司和撒吐該人將歸給上帝的錢放在私囊裏，法利賽人將應該歸給上帝的榮耀歸在自己身上；這是多麼大的罪辜呢。耶穌的話雙管齊下，不由得他的仇敵和民衆們不驚奇。

不一忽兒，撒吐該人又來請問耶穌，要想在民衆面前折他的臺。他們是不信死人能復活的，法利賽人是信的；若使他們能在這個問題上，難倒了耶穌，民衆自然也會一閃而散。他們問說，『夫子，摩西的經書上說，人若死了，撇下妻子而沒有孩子，他的兄弟可以娶嫂子爲妻，爲哥哥傳後。現在有一家，有七個弟兄；第一個娶了妻，沒有生兒子就死了。第二個娶了嫂子，也沒有生兒子就死了。從第三個到第七個都是這樣，沒有留下孩子。後來那個婦人也死了。當復活的時候，那個婦人是誰的妻子呢？七個人不都是她的丈夫麼？』

『你們錯了』，耶穌說。『豈不是因為你們不明白聖經，不曉得上帝的大能麼？人從死裏復活，也不娶，也不嫁，像天上的使者一樣。』這幾句話，耶穌說了，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們想耶穌不能答，便是不明白上帝的道理，不明白上帝的道理，豈能做先知，豈能自尊爲基督，爲彌賽亞？耶穌則反了一個面，說撒吐該人，做祭司的人們，不了解上帝的旨意，又豈能忝居高位，徒食厚俸，而做民衆的領袖？頓了一頓，耶穌又說：『論到死人復活，你們竟沒有念過摩西的經書麼？荆棘篇上所載的怎樣說呢？上帝對摩西說「我是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你們簡直是大大的錯說了。』撒吐該人奉摩西的五經爲圭臬，竟不明白摩西的意思，在摩西的時代，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早已死了；上帝爲什麼說是他們的上帝呢？難道上帝是死人的上帝麼？難道撒吐該人竟會自相矛盾，信起死人的上帝來了麼？

耶穌的仇敵，現在接二連三的攻擊他，要在民衆面前與他搗亂，叫民衆嗤笑他。撒吐該人的嘴堵住了，法利賽人又來了。一個文士聽了這番辯論，非常的驚奇，又嘆賞，又恐懼。可是他也要來交一個鋒，問耶穌說，『誠命中那一條是第一要緊的呢？』

耶穌說，『第一要緊的是說，「以色列啊，你要聽。主我們的上帝是獨一的主：你要

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說，「你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那個文士聽了，竟五體投地起來，對他說，「夫子說上帝是一位，實在不錯；除了他以外，再沒有別的上帝。并且盡心，盡智，盡力愛上帝，又愛人如己，實在比一切燔祭，一切祭禮要好的多！」

耶穌見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對他說，「你離上帝的國不遠了！」

大祭司和他的黨羽，在一天上將四個重大的難題壓到耶穌身上來，以為總可以把他壓倒了。不料權柄，納稅，復活，誡命，種種的問題都不能夠搖動了耶穌的營壘。不但如此，并且所排的陣勢，反叫耶穌攻破，不免大大的相形見拙，呈露出大祭司與文士們的弱點來。從此，他們乖覺的改變了策略，不敢逞能在民衆的面前了。

可是他們還糾纏着，不肯放鬆一點。耶穌就問衆人說，「文士們怎樣說基督是大衛的後裔呢？」大衛被聖靈感動，曾說，「主對我的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將你的仇敵制伏在你的腳下。」大衛既自己尊他為主，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後裔呢？」這個問題原像是以小聰明對付小聰明；但是問難的人反被詰難，便不敢再招羞辱，祇得嚙得與寒蟬一樣。

傍晚，耶穌在銀庫那裏坐着，看衆人投錢入庫，獻給上帝。有許多富翁聲勢浩大的來投庫，將金的銀的，當着大衆傾倒在庫中。後來，一個窮寡婦走過來，乘沒有人看見的當兒，往庫裏投了兩個小錢。耶穌叫過門徒來說，「我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在庫裏的比衆人所投的更加多。衆人捐有餘的錢，寡婦捐不足的錢。她把養生的錢都投上了。」

晚上，耶穌覺得黑暗的權勢更加大了，竟不回伯大尼去，就在橄欖山的林子裏，露宿了一夜。

第十五章 同惡隨蕩析

四月五日的清晨，耶穌又回到聖殿裏來，民衆擁擠着跟隨他，要聽他的教訓。在關智這方面講，他的仇敵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到了這時候，他們也顧不得人的性命了，祇好飢不擇食，寒不擇衣，弄出方法來攻擊耶穌。可巧人們捉姦，逃了姦夫，拉住了淫婦，正在那裏起鬧。文士和法利賽人立刻得了意，將那淫婦交給幾個惡暴的男子，把她拉到耶穌面前來。那時耶穌正在外邦人崇拜上帝的院子裏，有許多人圍住他。文士和法利賽人將淫婦帶來，將她連推帶撞地送到人叢裏，叫她立在當中。那婦人臉上淌着血，頭髮蓬得像鬼一樣，緊抱着還沒有穿好的衣服，低垂了頭，立在人當中。一個文士上前來，問耶穌說，「夫子，這個婦人是行淫的時候，被人拿住的。摩西的法律上吩咐我們，將淫婦用石頭砍死，你說該把她怎樣辦呢？」他們這樣做，這樣說，是要捉耶穌的話柄；因為耶穌若是說應該按照摩西的法律把她打死，那末他們就可以在民衆面前責問他，抨擊他愛人愛到底，罪人都有悔改的希望的話，民衆必要懷疑起來，離開他去了；耶穌若說不要打死她，

那末他就在民衆面前彰明昭著的違逆了摩西的法律，民衆也必分爭起來，弄一個烏獸散的結果。文士和法利賽人想這種邏輯是最妙的邏輯，叫人是不待，非不得；却不知道這種東西是死東西，人的生命老是像山峽間的洪流一般，在兩個巔絕的石壁中間衝出來。

千人萬人的眼睛看了淫婦，又看看耶穌，好像淫婦不再是與他們一樣的一個人，好像耶穌不再能夠抵禦這個世界上的惡毒了。耶穌則並不舉目看淫婦。他曉得她的悲傷，羞恥，怨恨，恐怖。誰能在上帝面前決定貞婦一定不淫，淫婦一定不貞呢？誰又能說那一種是真戀愛，那一種是假戀愛；那一種戀愛是神聖的，那一種戀愛不是神聖的呢？心裏的事最難斷。人們生活裏的歷史最難知。耶穌心中祇有悲悽。他祇知道淫婦是人們要殺的；他自己也是人們要殺的；他與她雖然高潔卑污有不同，都同背着世界上的狠毒與私心。文士們殺了她，便可以殺耶穌，她是殺人的工具；殺了耶穌，可以讓他們自殺而殺猶太的靈魂，耶穌簡直也就是殺人的工具了！耶穌祇是默然，俯身下去，用指頭在地上寫字。他們等得不耐煩，以為耶穌沒有辦法了；所以咄咄逼人地問他，催他回答，這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究竟應當怎麼辦。

耶穌直起腰來，鎮靜地，悽惋地，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沒有罪的，可以先用石頭來』

砍她！」說着，又彎腰下去用指頭在地上寫字。

文士和法利賽人聽了這句話，先是氣極了，就要舉起手裏的石頭來。忽然一想不行。文士倒底是細心的，至少在他們自己的利害問題上。他一想剛纔這個婦女坦着胸，在悲苦中露着那種嬌柔嫵媚的樣子，他看了還動了一動心。他又想若是摩西的法律果然必須敬遵無違，他還該先向自己下一個石子。那倒還不要緊，誰能看透一個文士的心呢？不過後天就是逾越節，沾污了自己，似乎沒法兒吃逾越節的羔羊，那可太不吉利了。他正呆呆的出神，不期然而然的手頭一鬆，石頭撲秃地落在地上了，好像給了他一個警告似的。猝然之間，他老人家頭也不同，竟一溜煙去了。衆人好像着了魔似的，一個都不動手。文士和法利賽人，以及那些跟隨他們的羣人，一個一個從老到少，都走完了；耶穌纔伸起腰來，對那婦人說，「婦人，那些人在那裏呢？沒有人定你的罪麼？」

「主啊，沒有。」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婦人心裏充滿了感謝，又好像充滿了自新的力量，悲喜交集的走了。耶穌想着，不免怒從心起，再也不能不明明的責備那些害羣之馬文士與法利賽人了。就當着門徒與民衆

說，「文士與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坐位上。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須謹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攔在別人的肩上，自己連一個指頭都不肯動。他們作事無非要人看見，所以將佩帶的經文做寬了，衣裳的縫子做長了。他們喜愛筵席上坐首席，會堂裏坐高位，又喜愛人們在街市上請他們的安，叫他們拉比。但是你們不要受拉比的稱呼，因為祇有一位是你們的夫子，你們都是弟兄。也不要稱呼地上的人爲父，因為祇有一位是你的父，就是上帝。也不要受師尊的稱呼，因為祇有一位是你們的師尊，就是基督。你們中間誰爲大，誰就作你們的僕人；凡自高的必降卑，自卑的必升高！」

那時節，有幾個文士與法利賽人又過來觀察他的舉動。看他們的樣子，閉上了薄薄的嘴唇，像決意不再開口似的。耶穌看着他們，心中悲憤交集，又憐憫他們，又厭惡他們，因為他們處危如累卵的時勢，竟猶然毫無警覺；所以就直截痛快地告戒他們，說，「你們這些冒牌善人文士與法利賽人啊，有禍了！你們在人面前封鎖了天國的門，自己不進去，也不容願意的人進去。你們這些冒牌善人，文士與法利賽人啊，有禍了！你們走遍了海洋陸地，勾引人來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比你們還加倍地作地獄的種子！你們這些冒牌善

人，文士與法利賽人啊，有禍了！你們將薄荷，茴香，芹菜，獻上十分之一；法律上重要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而不行了。……你們瞎眼領路的，你們吞駱駝，瀝蠟，倒行而逆施！你們這些冒牌善人，文士與法利賽人啊，有禍了！你們洗淨了杯盤的外面，裏面却盛滿了勒索與放蕩。你們這些瞎導師，法利賽人啊，先洗淨了杯盤的裏面，好叫外面也乾淨罷！……你們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裏面裝滿了死人的腐骨，與一切的污穢。你們在人前顯出公義來，裏面却裝滿了虛假與非法的事情。噯，你們這些冒牌善人，文士與法利賽人啊，有禍了！有禍了！你們建造先知的墳，修飾義人的墓，說，「若是我們在我們祖宗的時候，我們決不會與他們一同使先知們流血。」這就是你們自己的證辭，證明你們是殺害先知的子孫了。你們去充滿你們祖宗的惡貫罷！你們這種蛇類，毒蛇的種子哪，怎能逃避地獄的刑罰呢？上帝差遣先知哲人到你們這裏來，有的你們要殺害，要釘十字架；有的你們要在會堂裏鞭打，從這城裏追逼到那城裏；好叫世界上所流的先知的血，都歸在你們身上，從義人亞伯起，直到你們在殿與壇中間所殺的巴拉加的兒子撒迦利亞的血爲止。我告訴你們，這一切的罪，都要在這一代身上總算賬了！」

這兩天猶大不知道在做什麼，老是一見就走，一到就離開了。看他臉上，好像蒙了一

層灰似的。可是他是猶太人，交遊又廣，認識許多文士和法利賽人，在耶路撒冷，當然是他的事情。這時節，祭司長和文士們正焦急，不知道怎樣纔能夠把耶穌治死了。他們說，再過兩天，就是逾越節；不除滅了耶穌，怎能度過這個重要的節期呢？不能尊嚴堂皇地度過這個大節期，猶太國還有祭司長和祭司的地位麼？還有法利賽人與摩西的法律麼？節期是這樣近，民衆又是這樣的跟着耶穌，這簡直是難之有難了。那老奸巨滑的亞那又想了一個法子出來；他說沒有內線事情是難辦的；不是黑夜，事情又是難辦的；爲今之計，莫如往耶穌的從者之中去弄出一個奸細來。有一個人說他認識一個猶大，是耶穌的使徒，這幾天倒是口出怨言，好像是有心事的樣子。也許可以試試他看。於是那人就去找猶大。起先，他不過探探猶大的口氣。漸漸的談得投機起來，猶大情不自禁的發起牢騷來，一五一十的訴說他對耶穌的事業的意見。他說猶太國在羅馬鐵蹄之下，轉輾泥塗，有志之士，無不奮發，欲求一當，以自救救國。羅馬強盛當然誰都知道；但是小心翼翼，惟命是聽，實在叫人覺得以色列民族，便永無翻身之日。加利利人猶大揭竿而起，準備不周，計畫不大，當然有那立刻滅亡的結果。但從前馬克比族，受了上帝的指引，慷慨激戰，在不可能形勢之下，竟成了震古輓今的偉業，將以色列民族從希臘的暴力之下解放出來。現在耶

耶穌——他其不世之才，有宗教之力，上帝與民衆，無不與他同在，且其思想人格，智慧勇毅，皆出於馬克比的猶大之上。若一旦舉義，非但全加利利即在他掌握之中，即猶太全國亦必忻然隨順，上帝豈不要差遣天軍天將，火車火馬，助我選民，以消滅羅馬；如此則不崇朝而猶太可以王天下。而耶穌身負全國所繫的運命，具天下無偶的奇才，得人和與天時，應當乘勢爲俊傑，卽爲帝爲王，亦無不可；何期加利利人要他作王的時候，他竟斬釘截鐵的拒絕了，忍心害理地辜負了全國的擡舉，推翻了民衆的希望。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耶穌不但拒絕了全國的要求，且竟倡言愛人愛仇敵的論調，將過高的思想，堆在惱怒滿心的民衆頭上，牛頭不對馬嘴，豈有成功之理？說到這裏，猶大長嘆了一聲，說自己亦非無才，如今撫脾空嘆，徒有負負而已。但細察耶穌心潔而行超，志誠而力堅，決不肯棄人民於不顧，亦決不甘與可憎可惡的羅馬妥協而同化。他的愛國愛民的心，却又驚人出奇：他所以晝夜不遑的緣故，原是要救以色列民族。猶大自己不卽離開耶穌的緣故，亦是因爲在這一點上，與他是同志。耶穌雖然一敗塗地，然而看他的樣子，毅然決然，猶有捲土重來的意思。也許上帝，另有引導幫助他的方法。誰知他這七八個月來，更加異想天開了，竟欲感化民衆，促使祭司長與文士們的覺悟，而轉移羅馬的政策，真所謂與虎謀皮，

自招禍害而已。這時候誰不知道猶太人仇恨惡毒的滿盈，羅馬人精詳周密的壓制。猶太人不先發制人，羅馬亦必乘勢而消滅猶太。羅馬人知道猶太人的難治，已萬分不耐煩了；若其先發，猶太國又將奈何？猶太人與羅馬拚一死戰，爭個人格，雖亡猶榮；況且上帝在天，決不讓選民腦肝塗地，也決不讓外邦的狗喜樂盈天的。以色列的民族史是指點清楚的，選民曾經滄海，每逢覆亡，必有一興。現代的人難道竟是列祖列宗的罪人麼？古昔的艱難，難道可以勝過，而現代的便不可以勝過麼？耶穌自己教人觀察時勢，而竟昧於時勢，真可痛惜的啊！猶太說到這裏，眼眶裏擎了旺亮的淚珠，低頭不語了。

那個來人，是一個精細的文士，聽了這一番話，曉得要猶太作奸細是不可能的，便拐了一個灣，說耶穌實在是奇才，祭司長十分敬愛他，每要乘機會與他周旋。昨日特地去見他，反而在大衆之前受了他的凌辱。現在逾越節到了，尚有兩天；這是猶太歷史上一個最光榮的記念。猶太人年年守逾越節，一方面感謝上帝救以色列出埃及，一方面原要藉此而保守着民衆的愛國思想。如今耶穌肅清了殿宇，已經將這個紀念的大節，弄得落花流水，不成個樣子。到了節期，他又必然出來鬧亂子，豈不叫羅馬人開口大笑？大祭司的意思是要與耶穌得到一個彼此的諒解，私下裏商量應興應革的事情。若能將逾越節莊嚴鄭重

地度過，其他的事，儘可從長計議。大祭司總是寬大爲懷的，但不知猶大能否想個法子，讓耶穌去見他。

猶大一想這倒是個辦法，可也是一個難題目；因爲耶穌是絕對不肯妥協的。他又想大祭司既有誠意，就是有一點武力去免強耶穌亦自無不可：事情是這樣，祇要日後見人心。逾越節失敗，人民看輕了歷史上的聖蹟，羅馬人譏誚了猶太的渙散，那便是一樁大惡不赦的罪孽。於是猶大對那來人說，叫他去見大祭司，轉達猶大拜上祭司長的敬意，與他願意效勞的誠心。不過這幾日連猶大都不知道耶穌夜間的行蹤，須得略一訪問，然後再作報告。等到傍晚，猶大仍在此地候信，再作細密的計畫，免得事情遂成而又生波折。

大祭司的使者，那個精細的文士，走了之後，猶大坐着獨自估量了一番。這時候，他竟利令智昏，看出了自己的榮譽來了。他想大祭司這一班人，都是老奸巨猾的，也許會撒個大謊，把耶穌一舉手而除滅了。這不是極可能麼？但察看來人的樣子，却又未嘗不誠懇；他爲民族計，簡直是使人萬分佩服而感激，豈是這種人而竟會二三其德麼？決不可能！頓了一頓，猶大又想這一年來自己辛苦艱難，竟受了耶穌幾次的指摘，心上的傷痕，到現在還暗暗地流出血來。他好意拉攏，滿擬耶穌可以因此而成大業，不期加利利失敗之

際，自己千憂萬慮，竟被耶穌當作魔鬼。當然，耶穌與彼得最爲親密，還吐他爲撒但，何況其他，不過耶穌吐彼得是撒但是愛他，在他以彼得爲磐石之時；說猶大是魔鬼是惡他，在加利利失敗之後。想到這裏，猶大又嘆息了一回。可是他不想則已，一想則萬事都到眼前來。他想他管錢囊，能在極艱窘的時候，供給不匱，使耶穌無物質上的顧慮。卽在耶穌渡加利利海之後，獨居深處，他猶忠心耿耿，聯絡朋友，勞瘁輸將。祇有那些怪女子，抹大拉的馬利亞那一流人，有了錢物，喜歡親自輸送，不肯交他代轉。又祇有那些羸弱的加利利人有時會唧噥幾句，暗示他管錢囊是自己有所貪圖。這簡直是冤哉枉也。不過耶穌在這一點上是好的：他完全信任，時常稱讚，毫無一點疑心。他勞苦功高，耶穌却又不介意。當雅各約翰爭權謀位的時候，彼得亦預分此事，耶穌教訓衆人，嚴切誠懇，老用那敏銳的眼光看着我猶大，使我萬分難堪。在伯大尼，這是最近的事了，他責備那懶惰無用的女子馬利亞，又遭了耶穌的指摘。猶大心中想着這些事，不免自惋自惜，又怨又恨了一番。可是現在大祭司都來求教我，我竟有了一個排難解紛的機會。他們雖然油滑，其實也跳不出我猶大的意料。若大祭司與文士們果能與耶穌有諒解，將來也許有一個巨大的轉機。回天之功豈不在我猶大一人之手？猶大的臉上微微的露出一點長久不曾發出的

的笑意來。他心中夾雜了三個念頭——愛國心，怨恨心，虛榮心——好好歹歹地，在裏頭滾作一團。大祭司請求的事情，他是決定去幹的了！

下午，耶穌在殿宇裏宣講天國，述說以色列自救的方法。他講愛人愛仇敵，救以色列，救普天下。他講以色列應該心向那愛人的上帝，因為他是以色列的天父，也是萬國人的天父。民衆聽了朦朧模糊，莫明其妙，反而議論紛紛，漸漸地不來擁擠他了。原來，民衆對於消極的言論是歡喜聽的，對於積極的，真的救法，是聽不進的。耶穌與祭司長，文士，法利賽人辯論，揭開了他們的腐惡，民衆聽得都感覺到興奮與趣味；因為他們都被這些人壓迫，有人爲他們說出心裏的苦楚來，他們自然是樂意的。同時，耶穌若是專門治病趕鬼，講奮興，講永生，他們也是歡喜聽的；因為這些事於他們有物質上的利益。等到耶穌將他最高的理想陳述出來，雖然是天下惟一的救法，他們就不感受興趣了。耶穌看去，希望很少，便停止了講論，帶着幾個使徒出殿去，下汲淪谷上橄欖山，與使徒們談話去了。

耶穌從殿裏出來的時候，有一個使徒對他說，『夫子，請看，這偉大的聖殿，這是何等的石頭，這是何等的殿宇啊！』這個聖殿是猶太人的榮譽，尊嚴，與權能，幾乎用了五十年工夫纔得建成。在這時候，聖殿雖大部分已經建好，却未完全竣工；尚須三十年，始得

各部落成。在頭腦簡單的加利利人看，這簡直是莊嚴的宗教，最高最雄偉的表示。長廊高闊，銀琢金裝，一重重的臺階，一層層的門戶，實在是一個驚人的建築。當中的殿，高出重雲；正門的高有一百五十英尺，比較在羅馬的聖彼得大禮拜寺的前闊還要高。無怪使徒中有人驚嘆讚美，指爲奇觀。可是耶穌心中另有一種悲感。他來，肅清了聖殿，要將此偉大的建築作萬國祈禱的房子；因爲宗教的真際，全不在乎外觀如何，而在乎像稅吏們謙卑的呼籲，窮寡婦們盡力的捐輸。這座巍峨燦爛的殿宇，在耶穌看，除非祭司長與文士，法利賽人真的懺悔了，竟已不啻荒叢亂磳，荆棘銅蛇了。所以對那使徒說，『你看見這大殿宇麼？將來這殿宇必要拆毀，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

耶穌上了橄欖山，坐在山石上，面對耶路撒冷，不禁悲從中來。『我巴不得你今天就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他說，『無奈這事現在是隱藏的，叫你的眼睛看不出來！日子將到，你的仇敵必要築起土壘，圍困你，攻打你，掃滅你與你的兒女們；因爲你不知道上帝眷顧你的時候。』

彼得，雅各，約翰，安得烈，悚然恐懼，暗暗地問他說，『夫子，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呢？世界的末期，有甚麼預兆呢？』使徒們依然被當代的末世觀所束縛，所

以還不明瞭耶穌所指的事情。耶穌所指的是耶路撒冷的滅亡，以色列民因不接受他的計畫而自召的滅亡。事情是不容易了解的；他們到了羅馬在紀元六十六年至七十年間攻毀猶太國之後，尙且還沒有了解，當耶穌指示的時節，當然更是茫無頭緒了。

耶穌對他們明明的說，關於末世的事，他完全不知道。『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他說，『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的兒子也不知道，祇有父，他獨自知道。』不過觀察當時的形勢，猶太國的滅亡，是無可倖免的了。他因此繼續地警戒門徒說，『你們要謹慎，免得人迷惑你們。將來有好些人要冒充彌賽亞，（起來與羅馬宣戰）但是你們聽見打仗的風聲，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然的結果。……你們要謹慎，因為人要把你們交給公會，在會堂裏鞭撻你們。可是你們要爲了我的緣故，在君王與諸侯面前，對他們作見證。我們的福音則必須要傳給萬民聽。……你們若忍耐到底，那末你們就必會得救。可是禍難來到的時候，你們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裏去；在房頂上的不要下來，也不要進入房子拿家裏的東西。在田裏的，也不要回家拿衣裳。那時候，懷孕的與哺嬰兒的婦女們可有禍了。你們應當祈求，叫這些事不發見在冬天，也不在安息日臨到你們。你們要做禱祈禱，因為你們不知道這災難的來臨是什麼時候。』

猶太國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耶穌所能作的已經至矣盡矣；祇是以色列對於全世界的使命是不能消滅的，從今以後，福音須要傳給萬民聽。從今以後，使徒們的責任是保存耶穌所發見的寶藏，將他傳告萬邦，在萬民之前，爲耶穌作見證。

耶穌說這些話的時候，猶太國正熱切地期望那威武的彌賽亞來臨與上帝刑罰外邦的日子，正作那萬無可能的好夢。同時，大祭司該亞法在自己的院子裏會集了文士與法利賽人大家疾首蹙額地商量除滅耶穌的法子。他們現在有同舟共濟的必要，把所有的神學上，政策上不同的意見，激烈的衝突，都拋在一邊，簡直是一個同心同德的團契，一個共存共榮的組織了！那個窺探猶大的文士將猶大願意幫忙的事，訴說了一遍，並且說明對付猶大的策略。大家都一致贊同。到了晚間，黑暗遮蔽了世界，也蒙掩了人的心靈。猶大忻然的到了大祭司的院子裏。大祭司降階相迎，讚美猶大的愛國心與才能不止。猶大更加興奮，說明他的來由，他並不願意見耶穌受任何的虧損。他的條件是：第一，他們允許好好的款待耶穌，計議出一個共同救國的方案來。第二是自己的責任。要他們讓他從中排難解紛，勉效馳驅。這些事大祭司與文士們都滿口應承。至於用幾個兵士去幫助敦請一層，在他看來，實在可以不必；不過大祭司既有誠意，即用武力，威脅耶穌使他不能不來，

在猶大看，也覺得經權並濟，殊無甚大的妨礙。一切計議已定，大祭司就喜笑顏開地取出一封銀子來，贈給猶大，作為初次酬謝的敬禮。猶大本不願受，但既負了重大的使命，收了銀子，反可表明真摯的熱心。於是感謝了大祭司，將銀子收在懷中，忻然辭出，一逕去做他拯救國家，尊崇自己的好夢了。

第十六章 是所望於羣公

四月六日，耶穌沒有上聖殿去教訓羣衆；那件事是沒有效果的了。無論如何，他曉得自己的結局，即在目前：他祇要與使徒們再團聚一次，將他自己的使命交託給他們。他決志不乘機會遁逃，因為他原是爲赴死而到耶路撒冷來的。可是情勢已經朝不待夕的了，各處都滿布着仇敵，他非祕密謹慎不可。耶路撒冷城裏他有一個好朋友；在他家的樓上，可以設一個筵席，讓他與使徒們靜靜地談敘一次。猶大的行徑，他是深知的；他屢次明言暗示，點化給他，總是毫無結果。他知道猶大有一個彌賽亞用武力救國的希望，有一個沽名釣譽的虛榮心，也知道猶大近來行事的隱密。所以他讓猶大曉得他要在那裏與使徒們坐席；直到臨時，再去告訴他。計畫是極嚴密的，是早已規畫的。到了時候，他對兩個門徒說，「你們進城去，若見一個男子提着一瓶水，迎面而來，你們就跟隨他；到了他所進去的那一家，你們就問主人說，『夫子所預定的客房在那裏，他與他的門徒要在此地會餐』，他必指示給你們擺設整齊的一間大樓。你們就在那裏爲我預備。」門徒去了，果然遇見

了拿水瓶的男子，果然按耶穌所說的安排下了。因為在猶太國祇有女子頂水瓶在頭上，或是提水瓶在手中；很不容易看見男子提水瓶的。

太陽下山的時候，耶穌與使徒們都聚集在樓上，猶大也被找來了。耶穌對他們說，『我願意在我受難之前，與你們同喫逾越節的筵席。可是我不能在逾越節上與你們同聚；我不再喫這個筵席，直到事情成就在上帝的國裏。』猶大聽了這些話，臉上鐵青起來，低垂了頭，沒有敢將他的計畫告訴耶穌，與他作一箇商量。

但是耶穌心中早已知道猶大的詭計。他既愛使徒們，就決意愛他們到底。靜默了一回，他要給使徒們做最清楚的最後的榜樣，并且乘此，對於猶大作一個最忠愛的最後的警告。他就站起來脫下了長衣，拿手巾束了腰，隨後取水倒在水盆裏，到使徒們跟前來，爲他們洗腳。這是奴婢的事。使徒們都嚇得手足無所措，也不敢說話，也不敢推辭。挨到西門彼得，彼得哀求他說，『主啊，你洗我的腳麼？』

耶穌說，『我所作的，你現在不明白，後來自會明白。』

『不可！不可！主啊，你萬萬不可洗我的腳！』

『我若不洗你，』耶穌說，『你就與我無分了！』

彼得慌張萬狀，又愛耶穌，又情願萬事聽從耶穌，急得連忙說，「主啊，那末不但是我的頭，連我的手，我的腳，都要你爲我洗！」

耶穌說，「沐過身的，只要把腳一洗，全身就乾淨了。你們是乾淨的，然而不都是乾淨」。耶穌洗了彼得，又洗猶大。猶大的腳，冷得像冰一樣。

洗腳已畢，耶穌便穿上衣服，重新坐下，對使徒們說，「我向你們所作的你們明白麼？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你們稱的不錯，我本來是。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尙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我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照我所作的去作。」坐席的時候，耶穌看見猶大默然無言，臉上蒙了一層死灰，知道他有他的計畫，即是上帝的力量，也不能勉強他轉移過來。就心裏憂苦，明明的說，「我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

使徒們也都憂愁起來，大家問說，「是我麼？」他們彼此對問，猜不準耶穌所指的是誰。有一個使徒，是耶穌所愛的，側身挨近耶穌的懷裏，問他說，「主啊，是誰呢？」

耶穌回答說，「我蘸一點餅給誰就是誰。」於是就蘸了一點餅，遞給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猶大喫了。耶穌對他說，「你所要作的快去作罷！」

猶大立刻就出去了，時候已經是黃昏之後。人的心是最奧妙不過的：受了真理的洗禮，誠實無偽，可以作聖賢英傑，像文天祥，蘇格拉底，世界上的權勢，沒有能搖動他們的；受了仇恨心，虛榮心，以及顛倒的夢想的驅使，可以作亂臣賊子，像秦檜賈似道，宇宙間的正誼，也沒有法子轉移他們的。不是他們生下來便是我心匪石，不可轉也；乃是履霜堅冰至，不是一朝一夕所積成。

猶大走了，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來，分成碎片，遞給使徒們，說，「你們拿着喫，這就是我的身體！」

他又舉起盃來，祝謝了，遞給使徒們，他們大家喝了。耶穌說，「這是我與你們立約的血，是為許多人流出來的。我告訴你們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上帝的國裏喝新酒的日子。」

使徒們心中都有不能訴說的感激與憂愁。

「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耶穌說，「就是你們要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人就能知道你們是我的門徒了。……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他，并且已經看見他。」

腓力對他說，「主啊，求你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

『腓力』，耶穌說，『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麼？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樣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不信麼？……我是真的葡萄樹，我父是園丁。凡屬我而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加多。……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人爲朋友舍性命，人的愛，沒有更大於此的了。……我不再稱你們爲僕人，因爲僕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稱你們爲朋友，因我從父所受的，都已經告訴你們了。』

『人們若逼迫我』，耶穌繼續地說，『當然也要逼迫你們。……人要驅逐你們出會堂。并且時候將到，凡殺你們的，還要以爲如此做是事奉上帝。他們這樣行，是因爲未曾認識父，也未曾認識我。……你們將要痛哭，哀號，……然而你們的憂愁，至終必要轉爲歡喜；因爲婦人到了產期，心中憂愁，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記念臨產的苦楚，反而歡喜世上添了一個人。……看哪，時候已經到了，你們要分散各歸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獨自一人。其實我不是獨自一人，因爲父與我同在。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因我得平安。在世

上，你們有苦難，但是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征服了世界。」

耶穌說了這些話，頓了一頓。忽然又長嘆了一聲說道，「今夜裏你們爲了我的緣故，都要跌倒了，正像經上所說，『我要打擊牧羊人，羊就都分散了。』」

彼得眼中擎住了熱淚對耶穌說，「衆人雖然爲你的緣故跌倒，我却永遠不跌倒。」

「我告訴你」，耶穌說，「今夜鷄啼之前，你且要三次不認我！」

「主啊，」彼得竭力的說，「我就同你下監，同你死，我也甘心。我總不會不認你。」其餘的使徒都是這樣說。

耶穌說，「西門，西門，撒但想要得着你們，要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但是我已經爲你代求，叫你不至於丟失了信心。你回心之後，要堅固你的弟兄們。」

說完了話，耶穌與使徒們唱詩祈禱，隨後便出城上橄欖山去。

在路上，耶穌問使徒們說，「我差你們出去的時候，沒有錢囊，沒有口袋，沒有鞋，你們缺少了甚麼沒有？」

他們說，「沒有。」

耶穌說，「但是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着，有口袋的可以帶着。沒有刀的，要賣了衣

服買刀。我告訴你們，經上說「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這句話，必要應驗在我身上。那關於我的事，必要成就。」

他們說，「主啊，請看這裏有兩把刀。」

耶穌說，「殺了！」

在山坡上，有一個園子，叫客西馬尼，裏面有石頭堆，有橄欖樹，原是一個荒涼冷落的地方。耶穌與使徒們走進了園子，叫幾個使徒坐在門口看守着。夜的空氣裏好像充滿了凶惡，仇恨，殘殺，的趨勢。天上的新月疎星都像有知覺的漸漸退隱了，藏在愁雲堆裏。耶穌又對幾個使徒說，「你們坐在這裏，等我前去祈禱。」安排妥了，他帶着彼得，雅各，約翰，往前走。走的時候，他覺得驚恐起來，心裏有當不起的苦痛。「我心裏甚是憂愁，幾乎要死！」他說。「你們且在此地儆醒守候。」

上前幾步，約有擲一塊石頭那麼遠的路，他就俯伏在地，禱告說，「若是可行，便叫那時候過去。阿爸，父啊，在於你萬事都能，求你將這盃子撤去。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耶穌心裏極其傷痛，汗珠像大血點，一點一點的滴在地上。

上耶路撒冷爲以色列民族作最後的決戰，是耶穌在加利利失敗之後早已決定的。他知

道如此辦法是不免於死的，但是他仍不完全失去或許可以不死的希望。貪生怕死，原是含生之倫保護一己，保護種族必要的條件。但是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英雄豪傑懷任俠的心志，要顯揚名聲於天下後世，未嘗沒有人以死爲昭垂千古的機會。在他們，死是可以求的，可以視爲至寶的；因爲付了死的代價，便可以名垂青史，得歷史上的永生。耶穌則毫無這種尋求，因爲耶穌沒有要彰顯自己爲英雄豪傑的夢想。匹夫匹婦，到了窮凶極惡，山窮水盡的時候，生出生不如死的感想來，也有許多人去尋死。死了，痛苦終止，生活終止，一切都是終止；終止竟成了一種絕望中的希望。耶穌則不然：他絕對沒有終止一切的思想，絕對沒有厭惡生命的情緒。他所要的是生命，也要給他人得生命，并且得豐滿的生命。還有許多人是被人家逼死的，貪生怕死而竟不能生，又不能不死；如楊玉環的被縊於馬嵬，如李後主的飲鴆於拘囚。耶穌則又不然；希律與希律的黨羽要逼他死，文士與法利賽人要逼他死，大祭司亞那與該亞法要逼他死，撒但該人要逼他死，固然；但是他有終止運動的可能，有遷世退藏的可能，有寄跡異方的可能，雖有人逼，仍不必有因身不由主而死的厄運。卽在客西馬尼園裏的時候，他還可以有越橄欖山，渡約但河，帶了親信的弟子，以一走了事的機會。他早已說過，他有權柄舍性命，也有權柄將性命得回來。然則

耶穌是以自由之身，取自由的死；那末又爲什麼發顫恐懼，要懇求上帝將苦盃撤去呢？蘇格拉底被雅典的政府用不法不德的庭審而定死罪，雖可以用賄賂逃死，用遁藏逃死，而終毫無恐懼，坦然服毒，以至於死。何以耶穌反不如蘇格拉底的坦蕩悠靜，視死如歸呢？豈情勢有不同麼？服毒與釘十字架，在監獄與在千人萬人指目的屠宰場，實在有天壤的不同。蘇格拉底是年邁的人，耶穌還是少壯的人，年齡要比蘇格拉底小一半，生機絕異，對於死的感覺當然也有不同。蘇格拉底是純乎理智的人物，是哲學家，耶穌則不然，理智極敏銳，情感極浩蕩，生命的激蕩與安靜當然不能相同。不過所最不同者是耶穌愛此時此地變化萬狀的生命，並不像蘇格拉底那樣尋求萬事萬物超乎形變的定理，所以是比較切近人情。律以理論，則蘇格拉底可以爲天下的表率；但律以人情，則耶穌實爲含生之倫，無論賢愚智不肖的心範。荆軻向秦，亢聲高歌，『風蕭蕭兮易水寒。』項羽別姬，慷慨悲歌，『離不逝兮奈若何。』不平之鳴，洋洋盈耳。耶穌則悄然無聲，祇在橄欖樹下，心對上帝。祈禱之中，絕無半點的怨尤，絕無半點的惋惜。生命既是生命，自然亦是自然，恐懼發顫，豈不是至誠的表顯，天真的流露。耶穌對於死，不是英傑的對於死，也不是聖哲的對於死，也不是匹夫婦的對於死；乃是純乎人，純乎人情的對於死。

死是可怕的。但是可以避，却不肯避。耶穌一生完全以上帝的旨意爲指歸。所以說，『父啊，不要從我的意思，乃要從你的意思。』上帝萬能，所以可以撒苦盃，亦可以不撒苦盃；耶穌的祈禱，又依上帝的性格爲指歸。上帝好生，豈有不愛惜他的兒子之理，又豈有不與他兒子一同進入苦難之理？西方學者，深邃如修葛耳 *Bacon Von Hugel* 竟說上帝不能受苦難。上帝不能進入人的苦難，豈不是與上帝能進入人的苦難，同樣的包含着矛盾的思想麼？人的生活，宗教的生活，是合矛盾爲一個洪流的生活，死的邏輯，是毫無是處的。耶穌知道上帝與他在此時此地作永遠而暫時，暫時而永遠的同在。因此，耶穌的祈禱，無論其說撒苦盃，或說從神旨，都是以上帝的性情爲根基，都是宗教，也都是人情。人而無情，安能爲人？情而無深遠幽久的根源，又安得爲情？人哪，知道罷，耶穌以惜生之情，求合於愛上帝愛人之情，不願死而竟願死，經過惡奮鬥，經過恐懼戰慄而得鎮靜坦蕩的勇猛，——這就是上帝的兒子的真生命！

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耶穌早已知道要死，決定要死，而猶然有此惡奮鬥，足見有敏銳的感覺，深厚的感情之人處死的艱難！可是耶穌要將上帝愛人，人當互愛的生命傳給世界，死是萬無可免的。若耶穌竟不死，或走異域，或爲隱淪，他的理想，能有這二

千年來的歷史麼？世界上還有人能說，尤其在今日，人類互助是可能的事麼？能死即可能；不能死即不可能。所以後世的宗教家，神學家都兢兢然以耶穌的寶血為贖罪的代價，以耶穌的死為神人和睦的媒介，以耶穌的十字架為無上的尊榮。……

耶穌祈禱之後，回過身來，看見彼得，雅各，約翰都因愁苦煩悶，勞乏困倦，而睡着了。『你睡覺麼？』他對彼得說。『不能徹醒片刻麼？總要做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的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却軟弱了。』

耶穌又上前去禱告，所說的與先前一樣。祈禱完了，回來，見彼得等又睡着了。因為他們甚是困倦，不能擡起眼來，也不知怎樣回答耶穌。第三次，耶穌過來，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罷！』這時候，耶穌已經因祈禱而得了能力，心中鎮靜，毫無恐怖。剛纔耶穌急需人的同情，急需人分擔痛苦，現在則上帝臨在，心志清明，奮鬥已得勝利，可以處之泰然了。

愛上帝的，必然愛人；口中說愛上帝而行為上不愛人的不免於虛偽。愛人的必然相信人；口中說愛人而行為上不信人的也不免於虛偽。耶穌愛上帝，也愛人，相信人。這時候，他祈禱完了，到使徒們那裏，見他們憂愁惶惑，沉沉昏睡，他說，『你們仍然安睡歇息

罷！」這是傷心語，也是信任語。使徒們跟隨他二年有零，強點弱點，都是他所洞悉的；然而他有清楚的認識，曉得他們是何等心靈荏弱的人物，却還將世界上最偉大，最艱難，最重要的事業，加在他們的身上。如此辦法，豈不是叫螞蟥去撼大樹麼？但是耶穌有信心。他知道他們不明白他的理想，他們的夢是糊塗不清的；他知道他們都是屬世的血肉往往要爭高位，奪利祿，愛虛榮的，對於真理，絕少正解；他知道他們是不學無術的，或是漁夫，或是稅吏，沒有文士與法利賽人的學識，不能與當世的賢雋論長絮短；他知道他們現在當到大難，必要像羣羊遇鷹犬一樣地流離失散。但是同時，他很有把握地將世界所繫命的道義的擔子，壓在他們的肩頭。他相信上帝臨在，他的真理，既已栽種在這些人的心頭，眼前雖略見嫩苗，將來必有什伯倍的收成。生命在道路中。道能使使徒們潔淨；道能使他們成聖，住在這個世界上而能宅心於超乎這世界的世界。天國原是一點酵頭，一粒芥子！他可也知道彼得的精忠，雅各，約翰的勇猛，馬太的穩健，腓力，安得烈的勤勞，西門的熱忱，多馬的慎細。這些人，多有破綻，也多有破綻中的寶藏。分離開來，誰也不能成大事；結合起來，心向上帝，則竟可以搖動天下。耶穌立在樹影之中，深深的知道，上帝雖然沒有聲色的現示，却比聲色還實在；使徒們雖然睡着，神思恍惚，却能擔負

救世的責任。一剎那間，耶穌心中有上帝，有人；有上帝與人共同的向前。

耶穌立了一回，對他們說，「穀了。時候到了，人的兒子被賣在罪人手中了。起來我們走罷。看哪，賣我的人來了！」

正說話的時候，猶大領了許多人，都是些殿裏的祭司，殿裏的巡警，帶了刀與棒，從祭司長與人民的長老那裏來。猶大現在已經看出勢頭的不好來了；可是心裏橫梗着自己的榮譽與仇恨，昏迷矇矓地，好像一不做，二不休，有鬼迷住了似的。他叫同來的人在園子門口站着等候，先讓自己去找耶穌；祇是到了這個時候，那些人是受了密令的，他也就沒有法子約束了。猶大一進園子，大家也一擁而進，大聲呼喝起來。耶穌站在使徒們前頭，猶大見了他心中慌了，上前去請他的安，說，「請夫子安！」就與他接吻。

耶穌臉上，帶着慘澹的顏色，却全無怒意，很鎮靜的對猶大說，「朋友，你要來作的事，就作罷！」

那些殿警們看見猶大與耶穌接吻，又聽他說「請夫子安，」知道站在前面的就是耶穌。他們都曾見過他，可是在火把的光耀中，還不十分認識他。等到聽見聲音，就一齊上來動手，不管猶大怎樣說。耶穌背後忽然跳出一個人來，用刀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

了他一個耳朵。耶穌喝住他說，「收刀入鞘罷。凡動刀的，必死於刀下！」

耶穌看他們擁上來，就對他們說，「你們拿了刀棒出來拿我，如同強盜麼？我天天坐在殿裏教訓人，你們倒不來拿我。現在恰是你們的時候，黑暗行使他的權威了！」

使徒們受了大驚，看見耶穌鎮靜地立着待捕，並不抗拒，又看見那些殿警像要捉他們，他們就乘着黑暗與熟路，慌忙地逃走了。有一個少年，赤身披着一塊麻布，跟隨耶穌，衆人就捉拿他，他把身子一扭，丟掉了麻布，赤踝裸的飛奔，逃走了。

「聰明的大祭司，」園子裏的橄欖樹好像在風裏偷偷地笑着說。「聰明的大祭司竟會急得想不到把從人也捉了！」

第十七章 上帝深宮閉九閤

有守法的人，然後良好的法律可以行；有枉法的人，雖有良好的法律，亦可以使忠義之人銜冤於九泉之下。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卽是這個意思。猶太國有極公允的法律，大祭司烏里森然以尊重法令爲事；一旦法律不便於私圖，所謂摩西，亦必須轉而放棄法意，而俯首貼耳，聽大祭司隨意的吩咐！

大祭司的走狗們，將耶穌縛住，牽到大祭司的岳父亞那的私第。亞那已不做大祭司了，並無法律上可以審問犯人的地位；但是他是猶太最狡猾最尖刻的陰謀家，喜歡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任其事而握其權；祇要他把耶穌一問，雖無罪名，亦可以生出一個罪名來。耶穌被牽到亞那私第的時候是夜半。一切都已安排妥當的了。祭司們的死敵耶穌，已經縛在庭除，祭司們決定是要他的命的，所以耶穌簡直是與已經粉身碎骨毫無分別的了。當前的問題是怎樣給他一個罪名。猶太國最高的政治機關耶路撒冷的公會，可以逮捕人犯，可以給罪名，却不能有生殺之權。那個權柄是在羅馬政府手裏。假使猶太國最高的政治

機關可以殺人，那末即胡亂定罪也沒有什麼要緊。可是現在猶太法律之上，還要加上一層羅馬的法律，就不能太模糊糊糊了。

同時，大祭司們已下了決心，要滅此朝食，非迅雷不及掩耳，把耶穌殺了不可。真可惜手續太麻煩。第二天即是逾越節，該死的耶穌就該在那日早晨一早死；遲了在民衆方面一定要發生變故，逾越節就不容易安安定定的度過了。猶太國的法律，表面總得給他保存着尊嚴，內骨子裏總得給牠的尊嚴掃一掃地。法律上說，「殺罪的刑訊須在白晝開庭，亦必須在白晝結束。……若必判死刑而一日不能定案，則必須待到第二日。」現在事急，一刻值千金；雖在半夜，亦不能不把罪名找出來。最好的方法，莫如讓不在位的，老奸巨猾的，前任大祭司亞那來辦一辦。然後到了鷄啼的時節，再讓大祭司該亞法核准，再讓彼拉多去下刀子。

亞那細細的盤問耶穌。耶穌知道他沒有盤問他的權利，所以說，「你爲什麼問我呢？我從來是明明的對人說話，常在人們聚集的地方，會堂裏與聖殿裏教訓人。我在暗地裏沒有說什麼。你可以問聽我說話的人。我所說的他們都知道。」

旁邊站的一個差役，用手掌打他說，「你這樣回答大祭司麼？」

耶穌說，「我若說的是，你可以指證不是在那裏。我若是說的是，你爲什麼打我呢？」

狡猾的老祭司沒有盤問出結果來，鷄快啼了，猶太國的法律快要准許正式開審了，就急的把耶穌解到本年在位的大祭司，亞那的女婿該亞法那裏去。該亞法的邸第是在聖殿南邊的山坡上，下視汲淪谷，東向橄欖山，宅前有牆，圍住一個大天井。天井的一邊安着石秤；人們犯了法律，該罰糧食的，就在這裏秤油穀的分量。有一個地道通到底下去，在那裏有一個黑漆似的，石頭鑿成的牢監，監裏有石柱，鑿成洞，可以將囚犯縛起來拴在上頭受鞭笞。那時節，因爲事情甚急，該亞法正在召集耶路撒冷的公會，準備詢鞫耶穌。耶穌一到，就從天井裏經過，上了高臺階，被引到該亞法面前去了。

彼得與約翰遠遠的跟着。約翰有點認識大祭司；他跟了西庇太來付過漁稅，所以可以一逕走進門內去，彼得則等在門外。半夜裏還是春寒料峭，院子裏的人用炭生了火，四圍坐着烤火談論。彼得也坐在他們中間。有一個使女望着他，似乎有點認識，況且他操的是一口加利利的老土話，又在火光中局促不安，豈會不是耶穌的門徒？那使女說，「這個人素來也同那人一夥的！」

彼得不承認，說，『女子，不要胡說，我並不認識他。』說着，鷄就啼了。真奇事，彼得素日的大膽，不知丟在那裏去了，弄得他那忠誠的心，第一個衝動就是抵賴。若是不忠誠即是魔鬼，那末魔鬼的詭計這一次簡直是保全了他，把那魔鬼所要推翻的善勢力，反而留下了一個將來發展的根子。

過了些時，又有一個人來看見了彼得，指着他說，『哈，你是與他一黨的。』

『你這個人！我不是！』彼得抵賴着說。

又過了些時，另一個人極力的說，『他實在是同那人一夥的，因為他也是加利利人。』

彼得賭咒發誓的說，『我不認識你們所說的那個人！』話還沒有說完，鷄又啼了。

彼得記起耶穌的話來，立起身來就走，回頭一看，剛剛看見耶穌，立在門裏，擎了眼淚望見他。這一下彼得覺得置身無地，一陣傷心，好像萬箭攢來的一樣，不禁失聲痛哭，飛跑到外邊去了。

鷄啼了，東方有一點破曉的意思，守門的用杖將地上連擊三下，報告開庭的時辰到了。該亞法升上大祭司的首座，兩旁有兩個半圓形的議席，坐着七十個議員，都是冠冕堂皇的。其中大多數是要耶穌的命的；可也有耶穌的朋友——尼哥底母與亞利馬太人約瑟。可是一

切已經預先都定了，情勢洶洶，耶穌的朋友們都噤若寒蟬，不敢發言。大祭司提證人。證人是預先請定的；他們進來，一個書記高聲念法典，警告證人說，『見證人，不要忘记，……在決定人生死的訊鞫中，你若犯罪，被告的血，以及被告的子孫的血，要歸在你身上，直到世界的末日。……若有證人害死以色列中一個人，經典上說他即是害死了全世界；救拔一個人即是救拔了全世界。』那些見證人聽了這些話像與沒有聽見的一樣，七張八嘴地，上前來做見證。他們的見證是彼此抵觸，互相抵消的。說來說去，沒有弄出實據來。最後，有兩個人上前說，『這個人曾說『我能拆毀上帝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來。』大祭司一想，這種話怎能不讓彼拉多笑死呢？又怎能定人的死罪呢？這個聖殿，用了三四十年的工夫，還沒有成功，誰能夠三日內造將起來呢？說這種話的是瘋子，瘋子又怎能叫羅馬人去殺他呢？不行！大祭司急得站了起來，厲聲的問耶穌說，『你甚麼都不回答麼？這些人作見證告你的是什麼呢？』

耶穌不答。

大祭司一想，事情不妙，祇得擡出上帝來，亢聲的說道，『我指着永生的上帝，叫你起誓告訴我們，你究竟是不是上帝的兒子基督？』

耶穌對他說，『你說的是。』

大祭司就撕了衣服說，『他說僭妄的話，我們何必再用證人呢？這僭妄的話，你們都聽見了。你們的意見如何？』

他們回答說，『他罪該萬死！』

猶太國的法典裏說，『我們的法律不依據人自己的招認，而定他的死罪。』又說，『我們法律上的根本原則是不准人在訊鞠時用話來毀壞自己。』耶穌並未僭妄；按照猶太國的法典，也沒有判定死罪的根基。可是法典不便當的時候，簡直爽爽快快地把牠忘記就得了。

差役們看見大會定了耶穌的罪，大家圍住了耶穌打他，戲弄他。有的人吐唾沫在他的臉上，有的人用拳頭打他。還有人蒙住了他的頭，用手掌打他，說，『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訴我們打你的是誰？你說預言罷！』宗教是一件奇妙的法寶。人靠了宗教去冒險創造新世界；人也靠了宗教去犯彌天大罪。祇要達到目的，大祭司，文士，法利賽人，撒土該人，差役，儘可以請出上帝摩西來，把他們改頭換面，在惡人的戲臺上作塊壘。於是乎僭妄的人，用褻穢的方法，定了不僭妄，不褻瀆的人，僭妄褻瀆的罪名。

天剛放明，他們把耶穌縛得緊緊，牽到羅馬帝國巡按使彼拉多的衙門來。衙門是在安
禿尼戌樓裏，下面有大堂。那時候，大祭司的差役們已經招集了聖殿裏作買賣的街市上作
潑皮的人，大隊地擠在衙門的前邊。同時，他們又引起了許多看客。大祭司該亞法帶了
一個稟帖，叫人打門送進去。稟帖上大概是說耶路撒冷大會已將耶穌判定死罪，請求巡按
使批准，立刻行刑。大祭司本當親上堂來，但照猶太教的教規，巡按使的衙門是外邦地
帶，進入之後，必受沾污，今日下午即不能主持逾越節的大典。大清早起，猶太人鬧得這
樣凶，彼拉多覺得老大的不高興。但是他知道猶太人的脾氣，因為他在耶路撒冷主持羅馬
的政權，已經有四年了；立刻走到露臺上一望，問是什麼事。祭司們回答說，『這個人若
不是作惡的，我們怎會把他解過來呢？』

彼拉多曉得大祭司亞那，與該亞法是詭計多端的，不願意爲了猶太的宗教問題，去觸犯
那箇毒蠱窩。所以說，『你們自己帶他去按照你們的法律審問他罷。』

他們說，『我們沒有殺人的權柄。』

彼拉多沒法，祇得束上紅帶，披上外袍，就是用推羅的紫色布鑲邊的那件官服，穿上涼
鞋，手裏拿了象牙的品級杖，升坐大堂。他心裏完全瞧不起猶太人，可是他是羅馬人，十

足的羅馬人，執法審問，一定要秉公辦理，叫這些搗亂的人民曉得羅馬法律的尊嚴。

耶穌立在彼拉多面前。告他的人說，『我們見這個人誘惑人民，不許人納稅給該撒，並且說自己是基督，是王。』

彼拉多看耶穌很和善，很鎮靜，全不像一個作亂的分子。又看見他臉上紫腫，掛着幾條血，衣服上都是土，已經被大祭司的差役打得夠了。他心裏猜得出大祭司的惡狠，却猜不出這箇犯人的罪由來。經過巡按使衙門的案子也不算不多了，却從來不曾見過這麼一個稱王的人。於是彼拉多就連護帶刺地問耶穌說，『你是猶太人的王麼？』

耶穌回答說，『你說的是。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

這種真是怪事，彼拉多心裏想，真叫人不耐煩。猶太人的話連一點憑據的影子都沒有。他走出來，對大祭司與衆人說，『我審不出這個人的罪來。』

他們一齊說，『他煽惑百姓，在猶太地傳道，從加利利起，直到此地。』

加利利？加利利人？那地方是希律的封疆，可巧希律此時正在耶路撒冷，何不把耶穌送到他那裏去，讓他去玩玩那些蛇和蠍子？彼拉多一想，得起意來，馬上差人將這個加利利人耶穌解到希律那裏去。彼拉多恨希律，希律也恨彼拉多。這樣的難題目，還不叫

希律去做文章，真是傻子！

希律見了耶穌，心裏大大的一樂。因為希律久已想要見見耶穌，看他是不是以利亞，是不是施洗禮的約翰，看他會不會做一個神蹟。於是問長問短，嚙嚙了好一回。耶穌不發一言。希律與他的兵卒就都藐視他，戲弄他，給他穿上華麗的衣服，又把他送回到彼拉多那裏去。京城裏發生的事件，當在巡按使權下辦理，希律豈敢僭行職權？彼拉多受了尊敬，心中也是一樂。這一回，兩個人心裏的事倒是和解了。

大祭司與長老文士又在彼拉多面控告耶穌，舉出許多事情來。彼拉多問耶穌說，「看哪，他們告你這麼多的事，你甚麼多不回答麼？」

耶穌不言。

彼拉多心中暗暗的驚奇。又出來對大祭司與衆人說，「你們解這箇人到我這裏來，說他誘惑百姓。我審問他，查不出罪來。希律也沒有查出他的罪來。我現在要責打他，把他釋放了。」

祭司們，文士們已經在民衆面前說了耶穌許多的壞話，說他褻瀆上帝，藐視聖殿，誣謗摩西，毀棄法律，攻擊遺傳，不守安息日，冒充彌賽亞，引誘老百姓。百姓的頭腦子是簡

單的；他們聽了這些話，又看見耶穌被人解來解去。世界上那裏會有這種倒鑊的彌賽亞的！所以他們對於耶穌也生起反感來。有幾個人在內作弄，一羣愚民居然轉眼間就變了暴衆！他們聽見彼拉多要釋放耶穌，一齊大喊起來說，『除滅這箇人！除滅這箇人！』

按照舊例，巡按使可以循人民的請求，在節期上，釋放一個囚犯給他們。彼拉多心裏極願意釋放耶穌。可是大衆祇嚷着要他釋放巴拉巴；巴拉巴是城裏的亂黨，因為犯了殺人的罪而下在監裏的。彼拉多耐着性子，立在高臺階的上頭，舉手叫那暴衆安靜，勸解他們，他們却越加嚷起來說，『釘他在十字架上！釘他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第三次出來說，『爲甚麼呢？這箇人作了什麼惡事呢？我並沒有查出他有什麼罪來。所以我要責打他，把他釋放了。』

他們嚷着說，『你若是釋放了這箇人，就不是該撒的忠臣！凡是自稱爲王的，就是反叛該撒的！』

彼拉多曉得他們心裏恨羅馬，現在反會做起羅馬的孝子順孫來，說他不是該撒的忠臣，世界上的卑鄙齷齪，顛來倒去，竟能到這樣的田地。因此他氣烘烘地，連譏帶笑地問他們說，『哼，我可以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麼？』

大祭司聽了這句話，恨羅馬的心像火一樣燒起來。可是今天，他不能不達到目的，所以大聲的對彼拉多說，「除了該撒，我們沒有王！」

這麼一來，民衆又大嚷起來。秩序大亂。祇聽得「釘他在十字架上！釘他在十字架上！釋放巴拉巴；釋放巴拉巴！」

彼拉多生怕鬧出亂子來，隨即爲他們釋放了巴拉巴，把耶穌鞭打了，下命令將他拉去釘十字架。自己即在大堂上，吩咐人拿一盆水來，當着衆人連連的洗手，表明殺人的罪，不沾污在他的手上。

兵丁把耶穌帶到衙門內的院子裏，打了他一頓，給他穿上了紫色的袍，用荊棘編了一個冠冕給他戴上，慶賀他說，「猶太人的王啊，萬歲！」又拿了一根葦子打他的頭，吐唾沫在他臉上，屈膝拜他，戲弄他。戲弄完了，給他脫了紫袍，依舊把他自己的衣裳給他穿上。兵丁到齊了，足有一營，便將耶穌帶出去，要向刑場行。

彼拉多坐在堂上，心中又氣又惱，想自己是羅馬皇帝的命吏，應有大權秉公辦事，誰知竟被這些不肯沾污自己，不進大堂，心恨羅馬，嘴裏做羅馬的奴隸的猶太祭司長和文士們，與那些惡狠無賴，受愚弄，被剝削的暴衆，威脅下來，順了他們的心意，去做他們逞快一時

的工具，爲他們釘死他們的良民！這簡直是反奴爲主的怪事！彼拉多藐視猶太人，今日竟老老實實地把傲慢的心放在自己兜兒裏，輕視起自己來了。他沒個好氣，就吩咐書記官把死犯的名字寫在長方的木板上，好釘在十字架的頂頭；又吩咐把還有兩個強盜從監獄裏去牽出來，一齊帶去釘死。書記官用了三種文字，——羅馬政府的公事文牒了文，各處流行的希臘文，猶太國通用的希伯來文——寫了三塊板。第一塊是耶穌的名字，上邊寫着『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寫好了，特意拿出去給大祭司看一看，嘔嘔他的氣，因爲『猶太人的王』是這樣的一個死犯，又是一個大家看不起的『拿撒勒人。』大祭司怒不可遏，但是沒有法子，祇得差人去央求彼拉多，請他改寫一塊木板，說，『自稱猶太人的王的耶穌。』彼拉多拍案叫道，『我所寫的，我已經寫定了！』

兵丁們將一切都準備好了，將十字架上的橫木，極重的一根，壓在耶穌的肩上，因爲按照羅馬人的辦法，死犯上刑場，須得背着自己的木頭。耶穌血汗滿身，背了那塊橫木，就暈倒在地上。他本來是年富力強臂力過人的；但是因爲這幾日來他傷心苦惱，少食不眠，精神既大受虧損，身體又滿是傷痛，連一塊橫木都不能背起來了。他背上沒有一寸完膚，儘淌着連泥帶汗的血；因爲彼拉多吩咐羅馬兵將他縛在柱子上，用一束結着鐵鈕子的皮條鞭

打一頓，然後再去上刑場。這種刑罰，其實大可不必用在耶穌身上；彼拉多原是要放耶穌的；可是他給鬧昏了，惡狠毒辣，做起事來，沒有一件不是倒行逆施的。剛出衙門，兵丁看見一個古利奈人名叫西門的，從鄉下上來，似乎很壯健，就把他拉來，將橫木擱在他的肩

上，勉強他背着，跟隨耶穌。

一營精壯威武的羅馬兵，三個死犯，一大羣看客，前擁後擠地出城往北走去。羣衆當中有許多是耶穌的親戚朋友，他們跟着耶穌號咷痛哭。耶穌回轉身來，看見一羣婦女，內中有前日的那個淫婦，有抹大拉的馬利亞，有他的母親，有撒羅米，有耶路撒冷的許多女子，哭得頭都仰不起來。他就對她們說，『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爲我哭，要爲你們自己與你們的兒女哭，因爲日子要到，人必要說，不生育的，不曾懷孕的，不曾乳養嬰孩的，有福了。那時節，人要對大山說，「倒我們的身上罷」；對小山說，「遮掩我們罷。」』今朝這些事會行在活的樹身上，那枯的樹，將來又怎麼樣呢？』

大祭司與小祭司，文士與法利賽人看定了耶穌果然是上刑場了，便一陣狂喜，一陣狂怒地一直回到聖殿裏去，那已經是人們來奉獻祭禮的時候。他們急急的走到婦人院子的後面，剛要進獻祭的聖所，臺階上衝下一個蓬頭赤眼，面孔鐵青的野人來，撞在大祭司的懷

裏。他一把扭住了大祭司，大叫大喊的說他是狗頭祭司，說他流了義人的血。大祭司一看原來是猶大。一羣小祭司把猶大拉開，猶大咬牙切齒的說，『你們叫我賣了無辜的人的血，我是有罪的了！』

他們大家嗤着鼻子說，『那是你的事，與我們有什麼相干？你自己去承當罷！』

猶大把大祭司給他的敬禮，一包銀子，已經數過是三十塊的，狠命一擲，鏘琅一陣響，散在聖殿裏的石板上。大祭司已經一溜煙避到聖所裏去了。原來耶穌被捕以後，猶大跟着，還希望事情不鬧出人性命來。到了早晨，他聽見彼拉多衙門前頭的呼聲，方始曉得耶穌是死定的了。他立刻去找大祭司竟不會找到一個影子；所以他奔到聖殿裏去老等。他坐在聖殿的石階上，神志漸漸地清楚起來，感覺到自己已經闖了滔天大禍，犯了彌天大罪，恨不得叫那座金裝銀飾，鏤闕雕欄的聖殿倒塌在身上，把自己壓得一個無影無踪。他想——他想——他想耶穌是義人，是先知，也許真的是基督。他想耶穌曾經告戒過他好幾次，說自己要死在耶路撒冷。耶穌器重他，知道他的才具，也知道他的虛榮心，叫他管錢囊，信任他，常常希望他上進，常常關心他的前途。耶穌說他是魔鬼，那是千真萬確的，責備他說，『你們不常有我』，也是千真萬確的。昨天晚上爲他洗腳，用行爲，用言語，

用忍痛含悲的容貌告戒他；爲什麼他竟一點都不變移呢？猶大想到這裏不覺的喊起來，

說，『耶穌啊，我愛你！我真愛你！可是你是已經愛了我，我是永遠不再能愛你的

了！』猶大的心——碎了！碎了！猶大看見那些大祭司小祭司都往聖所裏奔，心中忽

然透亮地看清楚猶太國的絕望，上帝怎能夠差那威武的彌賽亞來救以色列而刑罰羅馬呢？

除了耶穌的救法，那裏還有救法呢？他的權位，利祿，事業，聲名，財產，幸福；猶太國

的榮耀，文明，權威，一切的一切，都與三十塊銀子一齊散在石板上。光天化日之下，在

猶大看，莫非是黑漆一團。他急匆匆的出來，直衝下山坡，再衝上山坡，往客西馬尼園子

裏走。到了耶穌被捕時，他站立的那棵大樹下，他解下一條帶子來，把自己懸挂在上頭。

那時節，正是耶穌被釘上十字架的時候。

紀元三十年四月七日上午已初時分，在耶路撒冷城北的曠地山坡上，耶穌被釘在十字

架上，在兩個一同被釘的強盜中間。羅馬的大政治家西西羅曾說，『釘十字架是最慘最酷

的死刑』。兵丁把十字架的根塞在一個深的地坑裏，四圍把石頭填緊，將耶穌挂在空中。

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罷，因爲他們所作的，他們不知道。』

兵丁守着三個十字架，不許民衆走近來，就在十字架下拈鬚子，要得耶穌的衣裳。誰

拈着誰就得衣裳，因為那件衣裳是一片織成的，分碎了是沒有價值的。民衆們看着，有的是痛哭，有的是譏誚耶穌。譏誚的人中有祭司長所用的證人們，他們搖搖頭說，「你折毀聖殿，三日裏又建造起來的，可以救自己能！你若果然是上帝的兒子，就從十字架上下來罷！」（這些人記得耶穌指聖殿的話，他們不能明白，因為耶穌是指天國必由毀壞而反快成功說的，與他自己被釘，三日裏必要復活的話，同是一個意思。）文士們也彼此談論，嘲笑他說，「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哼，他若是能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們立刻就相信他，他倚靠上帝，上帝若是喜愛他，現在就可以救他啊！」與他同釘的強盜，也是這樣譏誚他。

耶穌在痛苦中，大聲的喊着說，「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為什麼離棄我？」

聽見的人不知他喊什麼，他們說，「他在呼叫以利亞呢！」因為耶穌說的是，「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人們竟等着，要看以利亞下來不下來。

耶穌的使徒們，都逃散了，不敢到刑場上來。其餘的親戚朋友們都遠遠的站着。有許多從加利利，耶路撒冷跟隨他的婦女也遠遠的守着，很悲切的哭。她們中間，有抹大拉的馬利亞，有耶穌的母親，有撒羅米，有革羅巴的妻子馬利亞。

申初，天上起了黑雲，日光淡了下來。那時，耶穌的血，幾乎流盡了，低垂了頭，低聲的說，『渴啊！』有一個人跑去把海綿蘸滿了醋，縛在葦子上，送給他喝。耶穌忽然大叫一聲『成了』，氣就斷了。那時，正是猶太人祭祀之後，喫逾越節羔羊的時候。

羅馬的百夫長看見耶穌如此死法，就說，『這真是義人，真是上帝的兒子。』

猶太人因為這日是預備日，要預備明天守安息日，而安息日又是一個極重要的大日，所以求彼拉多把囚犯的腿打斷了，把尸首撤去，免得死尸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沾污了這聖潔的日子。同時，耶路撒冷議會的會員亞利馬太人約瑟也到彼拉多的衙門裏去，請求耶穌的屍身。彼拉多詫異耶穌死得這樣快，便傳百夫長問話，因為平常，一個人被釘，總要受兩三天的酷刑纔能死。百夫長說了實情，彼拉多以為一件公案已畢，爽爽快快地批准了約瑟的請求。約瑟回到刑場上；兵丁正在那裏打犯人的腿，把兩個強盜的腿都打斷了。到了耶穌那裏，看見他已經死絕了，就不去打斷他的腿，祇拿槍扎他的肋旁，隨即有血與水流出來。他們把耶穌的屍身取下之後，讓約瑟領去。尼哥底母帶了沒藥，沉香，約有一百斤，前來安葬耶穌。在曠地附近有一片墓地，其中有一個石頭鑿成的新墳穴。約瑟與尼哥底母，照猶太人的規矩，將耶穌的身體，用細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叫人擡到那箇

新墳穴裏，殯葬在裏頭。抹大拉的馬利亞扶着耶穌的母親，立在墓墳旁邊，送他入穴，正在太陽落山的時候。

第二天就是安息日，大祭司與法利賽人聚集，大家還有點不放心，又去求見彼拉多，說，「大人，我們想起那誘惑人的生前，曾經說過他在三日之後要復活的，因此，我們懇求你派兵看守他的墳墓，免得他的門徒偷了尸首去，又煽惑民衆說他是復活了。我們所怕的是後來的迷惑比先前的還要凶。」

彼拉多心中暗笑了一回，說，「好罷，你們有守衛的兵，多派幾個去罷，把他把守得穩當當，萬無一失就是了。」

他們，大祭司與法利賽人們，沒有等安息日過完，就派了兵去，在擋墓的大石頭上貼了封條，將墳墓像寶庫一樣地看守着。

第十八章 如是我聞

耶穌受難之後，使徒們與其他的門徒，得了一個共同的經驗，大家覺得他們的夫子，他們的主，依然是存在的，如同他未死一樣。起初他們受了打擊，像羊被豺狼衝散一樣；但是他們愛耶穌，信耶穌，猝然的一個一個感覺得他真切的臨在。他們到他的墳墓上去有這樣的感覺，在獨自思想祈禱的時候，有這樣的感覺，在共同討論會集的時候，有這樣的感覺。在曠野中行，耶穌在他們中間。閉門同禱，耶穌忽又在他們中間。在耶路撒冷，在伯大尼，在加利利海邊，在加利利山上，凡是他們所到的地方，他們都感覺到耶穌的臨在，與肉眼見他，肉手摸他，有同樣的真實。祇有兩件事與從前不同：第一是耶穌不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第二是他們每覺到耶穌臨在的時候，心中即受了無恐怖，無窒礙的力量。他們的觀念沒有經過多大的變化，還與從前同樣的信末世論，還與從前同樣的守摩西的法律。在他們的思想中，耶穌的理想與當代流行的信念還是混合在一起，不會使他們察驗出其中萬難共存的矛盾來。他們所得的不是一種哲理，也不是一種神學，乃是耶穌與他們同在的新

生命。這種經驗一天深一天，正如風吹星火一樣，到了五旬節上，竟在他們的團體裏燃燒起精神的聖火來。真理不死，正誼不死，耶穌也不死。他們信耶穌是永生上帝的兒子，是基督，是與他們同在的聖靈；他們也信耶穌的事，即是他們的事，要從他們，傳佈到普天下。有耶穌那樣的人格，有耶穌那樣的生命，在他們中間存留着，翻動着，即有他們那樣的覺悟，見象，與權能。沒有耶穌的，當然不能有他們那樣的偉大的經驗。言辭不能傳，儀式不能遞，他們祇能說，有耶穌的，有生命，沒有耶穌的，沒有生命。有愛的，有生命，沒有愛的，沒有生命。因為他們覺得這種經驗的真切與偉大，所以他們在短時期之中，由失望灰心的小百姓，變成了梯山航海，赴湯蹈火，百折不回，萬死不懼的福音使者。所以在耶穌離世以後的數十年間，就有了種種關於他復活的傳說與信仰。後世的人讀了這種傳說的記載，甚至於忘記了心靈上奇妙的事實，專執了耶穌肉體復活的唯物觀。耶穌的理想與精神，耶穌的品格與生命，存留在人中間，——這是基督教的實際。沒有這個，即無所謂基督教。至於耶穌的肉體如何變化，如何存在，非但不是問題，且與人類的的生活絕無理論上與實際上任何的關係。「使人得生命的乃是靈，」約翰福音的著者說，「肉體是無益的。」耶穌復活即是耶穌精神永遠存在的意思。此外更無有意思。耶穌的精神是

人類所必須的，有之則有望，無之則無望。耶穌的靈在此時此地的人中間實現，使人以生命證生命；這個就是救人救世的福音。此外更無有福音。

關於耶穌復活的傳說，四福音書所載的，有不少互相抵觸的地方。其中共同之點，即是使徒們與其他的門徒們共有的經驗——耶穌真在。在他們的情境中，自然有他們的經驗。在今日，人們誠信，心向耶穌，心向上帝，也可以感受他們所感受的，分得他們的經驗，分得他們的力量。二千年來，史實昭然，俱在我們的面前。在誠信的人看，聖經中所載的傳說，雖有矛盾之處，仍不失牠內含的純美，與此純美的價值。請述幾種傳說於下以求有智慧的心靈，在感受中，深深地了解與欣賞。

安息日的後一日，即紀元三十年四月九日，耶穌受難後的第三日清早，天還不曾放明，抹大拉的馬利亞提了一瓶香膏上耶穌的墳墓上來，心中悲苦，哀哀地哭泣。哭了一回，天剛微明，她轉過身來，淚眼模糊地看見一個人影，以爲是守墳的園丁。忽然間耶穌顯現在她面前，叫她的名字：『馬利亞！』這是她素來聽見耶穌叫的名字，從來沒有別人用這樣的聲調稱呼她。她立刻用她的土音回答說，『拉波尼！』耶穌在她面前；耶穌不死；耶穌復活了。她剛要舉手去摸他，他便不見了。那時，在她心中，一切都豁然開朗，記憶

中耶穌自己『我三日裏要復活』的話，立刻成了無可反證，千準萬確的事實。四福音書中

記載抹大拉馬利亞的事，祇說她起初附有七個鬼，爲耶穌所驅除，她隨即跟從耶穌，將自己所有的供他使用，在加利利會跟他遊行，此番又跟到耶路撒冷親見他被釘在十字架上，被葬在石頭鑿成的新墳裏，又是第一個人看見復活的耶穌。她也跟着耶穌的母親，在她們最痛苦，最傷心的時候。她的心是完全獻給耶穌的。四福音書除了約翰福音之外，絕不記載抹大拉馬利亞的言辭，而約翰福音亦不過記載『拉波尼』一字。『拉波尼』譯爲漢文，卽是『夫子』。『拉波尼』卽是她素常對於耶穌所用的稱呼，這個稱呼，在於她有極深的意義。她是確知確信耶穌復活的第一個人。在她的靈魂裏，耶穌存在，耶穌依然活着，是毫無疑惑的。關於耶穌復活的記載互有出入，但四個福音書記載抹大拉馬利亞是看見復活的耶穌的第一個人這件事，則完全一致，無有絲毫的舛觸。雖所載的情形，略有不同，這件事的本身確是歷史的事實。基督教以彼得爲磐石。以經驗而論，則基督教又當以抹大拉馬利亞爲磐石。她不用肉眼看耶穌；她用心眼見耶穌。靈心獨得，她在歷史上，在人類的生活史上，是清朗皎潔，上下通明的光輝！

女子是得見整全的心靈。抹大拉馬利亞看見耶穌之後，耶穌的母親與其他的女門徒都

感覺到耶穌真切的臨在。彼得約翰與其他的使徒們受了他們的影響，深自尋求，也先後進入了相同的經驗。後來，使徒保羅，以不曾親接耶穌肉體的外人，承受靈象，清楚的宣說，『上帝樂意將他的兒子啓示在我心裏，命我將他宣傳在外邦人之中。』又說，『那感動彼得的……也感動我。』所謂感動，即指心靈受耶穌臨在的薰陶而得獲新力量，新生命。新約各書的著作，以保羅的書翰爲最先；保羅所述的耶穌的顯示，無不指心靈上的感覺，絕非肉眼肉體的接觸。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中說，『基督……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然後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顯給雅各看，再顯給衆使徒看。最後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樣。』保羅自己所見，乃是心象。耶穌臨在，於彼得，於保羅，既係同樣的顯示，那末他們的感受，當然同是一種心靈上真切的覺悟。希臘的哲學家，論起理來，往往由象求型，都用抽象的概念；猶太的宗教家則不然，說起宗教經驗來，往往由心入象，都用物觀的描寫。虛靈之事，受了實體的描寫，不免引起肉體復活的種種傳說來。到了馬可，馬太，路加，三福音著作的時期，皆在耶路撒冷被羅馬攻毀之後，耶穌離世後四十至七十年間，各地已經流布着彼此不同的傳說：馬可說墓石撒開，馬太則加上地震及貌如閃電，衣如白雪的天使；路加則又加上一個天使。舊的著作愈遲，則傳說的事

件亦愈多而愈奇。

約翰福音最後作，所收的關於復活的材料與前三福音，又迥異，大約在前三福音著作之時，約翰福音中所載的傳說尚未流行；否則地點不同，各地有各地獨有的傳說，亦未可知。在馬可福音著作之時，馬太，路加，兩福音中的傳說亦尚未流行。不過種種傳說，皆以使徒們的經驗爲根基；所以雖爲傳說，亦自有歷史的基礎，並非全是妄傳。基督教是歷史的宗教，耶穌永存是信衆經驗中的事實。這種經驗，若非史實，那末使徒們，既被驅除，決不能有搖動世界的勇敢與力量；而世界今日，亦決不能有基督教。現在請述抹大拉馬利亞看見耶穌之後，福音所載的其他的傳聞。

抹大拉馬利亞見耶穌那一天，卽七日的第一日，四月九日，有兩個門徒上以馬忤斯去，在路上談論耶路撒冷的事情。忽然間耶穌走在他們中間，問他們所談的是什麼事。他們面色慘然，心中悲苦，不知道與他們說話的，就是耶穌。那個名叫革流巴的回答說，『你在耶路撒冷還不知道這幾天在那裏所出的事麼？』

耶穌說，『甚麼事呢？』

他們說，『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事。他是個先知，在上帝與民衆面前，說話行事，都有大能。大祭司和我們的官府，竟把他判定死刑，釘在十字架上。我們素來所盼望要救

以色列民族的，就是他。但此事的經過，今天已是第三天了。我們中間有幾個婦女使我們驚奇，說他復活了。……』

『無知的人哪，』耶穌說，……『基督如何受害，又如何進入榮耀，豈不應當的麼？……』到了以馬忤斯他們強留耶穌住宿。在晚飯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他們忽然發現他就是耶穌。耶穌立刻不見了。他們驚奇之餘，立即回耶路撒冷，將所見的事告訴使徒們。……

以馬忤斯這件事是路加福音書所載的。約翰福音亦有關於那一日的記載，說，『那日，（即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聚集，因為怕耶路撒冷的人，所以關上門，作秘密的開會。』猝然間，門戶未關而耶穌立在他們中間，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如何差遣我，我也如何差遣你們。』……那時多馬不在，後來有人將這次的經驗告訴他，他不能信，以為非親自與耶穌相遇，用手摸他的傷處，決無輕易隨從之理。

過了八天，門徒又會集，多馬亦在，門戶關閉了。猝然間耶穌臨在，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又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我的肋旁；不要懷疑，總要誠信。』

多馬說，『我的主，我的上帝！』

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這個記載很有事實與傳聞混合的可能。門徒祕密會集，因為深信耶穌三日復活的話，與抹大拉馬利亞等的見證，又因為深愛耶穌，既痛其慘死，復欲其同在，所以在熱切崇拜的團契中，忽然感覺到耶穌即在他們的中間，像眼見耳聞一樣。此種經驗，在他們是一種得未曾有的奧妙。多馬未曾參與，所以不肯輕信。八日之後，多馬同在，他們又有此種感覺。多馬亦大受感動，正如耶穌要他撫摸傷處一樣，便誠心敬念，決然地說，『我的主，我的上帝。』在那時，多馬並未伸手去摸耶穌，一受感動，確鑿無疑，即俯首崇拜，經驗到不可言喻的愉快，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力量。這兩次的會集，皆似乎是歷史的事實。揆情度理，非不可能。約翰福音的著者，得此傳聞，即按當時信衆的信念，作為實錄。著者原有他自己的神學，本不注重形體上的事情。當時有人抱親見始信的態度，所以他就以多馬的經驗為喻，說『不曾看見而信的有福了』。至於耶穌吹一口氣使使徒們受聖靈，給他們赦罪的權柄，這一層，約翰福音與使徒行傳所載顯有衝突；因為按使徒行傳所載，在耶穌升天的時候，使徒們尚不曾感受聖靈。約翰福音的見解較為高明，以為使徒們感受耶

耶穌的臨在卽是感受聖靈，無須待五旬節，纔有聖靈下降的事實。在約翰福音的著者看，耶穌的復活乃是使徒們心靈上的一件確實的事。他雖然誠信耶穌生前奇事，能以水變酒，使久死之人復活；雖然亦誠信耶穌的身體，果然出死入生；但所主持以爲至要之點，仍在心靈，不在肉體的交接。

關於彼得看見復活的耶穌之事，馬可福音並不載述；這是很可使人深省的。馬可從彼得的傳述，得耶穌一生的史料。彼得若果以肉眼看見復活的耶穌，他決無祕而不宣之理，因爲此種重要的經驗，正是宣傳福音的好材料。彼得若果然宣說自己肉眼見耶穌，以馬可那樣專載事實的精神，以馬可那樣愛好奇事的心理，決不肯不有清楚的記載。因此，馬可福音不提彼得見耶穌的事，彼得準定不會有肉眼見耶穌的經驗，並不會有抹大拉馬利亞那種果有見象的經驗。彼得的經驗，定是精神上，心靈上的事，定是因抹大拉馬利亞等人的告訴而自己心受的一回事。因爲馬可祇說，『去告訴他的門徒與彼得』。馬太福音所載，亦大致相同。到了路加著書的時與地，卽有彼得到耶穌墳前俯視的傳說，但尙無彼得親與耶穌作個人交接的記載。約翰福音的著作是最後的，其時已是第二世紀初葉，所以關於彼得一人的故事，已經頗有流傳的了。在那時候，彼得已建立事業，各教會都承認他是基督

教的首領。教會的首領，耶穌最器重的使徒彼得，既有宣教殉道，光榮的事蹟，在當時人看，自應有肉眼看見復活的耶穌的經驗。轉輾傳言，彼得的故事，也就流布開來。約翰福音末章所增載的就是此種後來流布的故事。

據此記載，耶穌在提庇利亞海邊，向彼得，多馬，拿但業，雅各，約翰等顯現。彼得等終夜打魚，並無所得。天未明，耶穌立在岸上向他們要食物，而他們不以為他就是耶穌。耶穌指示他們，叫他們將網撒在船的右邊。他們撒下網去，竟得了許多魚，網都幾乎拉破了。約翰對彼得說，『是主。』彼得即束上衣服，逃下海，泅到岸邊，將網拉起，所得的魚是一百五十三條。使徒們不敢問，但與耶穌共食一次，因為他們知道他即是他們的主，他們的夫子。

早餐之後，耶穌對彼得說，『約拿的兒子西門，你對於我有絕對同情的愛，愛我比這些更深麼？』

彼得說，『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對他說，『你喂養我的小羊。』

第二次，耶穌又問他說，『約拿的兒子西門，你絕對的愛我麼？』

彼得說，「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你牧養我的羊。」

第三次耶穌又問他，說，「約拿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

彼得因為耶穌三次問他「愛我麼」？心中就憂愁起來，回答耶穌說，「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你喂養我的羊。我告訴你，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帶，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爲你束腰，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耶穌這些話是指彼得如何死。頓了一頓，耶穌又對他說，「你跟從我罷！」

彼得轉身，看見約翰跟着，就問耶穌說，「主啊，這人將來如何？」

耶穌回答說，「我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你跟從我罷！」於是此言流傳，人以爲約翰不死，其實耶穌不會說他不死。

這箇記載，是頗耐尋味的。捕魚一段，恐與路加福音書五章所載混在一起，不免是一個流傳的錯訛。耶穌三次問彼得「愛我否」一段，應有歷史的事實夾在其中。彼得自從三次不認耶穌，心中定有自鄙自傷的悲痛。他懇切懺悔，誠信耶穌，而此傷痛依舊來還縈繞於

胸中；所以自問自答，立志深愛耶穌，爲他牧養他的羣羊。後來，他將此種悲苦的經驗向人訴告，轉輾遞傳，遂有以上所述的傳聞。惟此故事，含義深奧，能有流傳，亦未始非後人的幸事。

至於耶穌指示彼得如何舍命，乃是後人臆度之詞；約翰既老而竟死，不符末世論與流傳之言，乃是著作者的解釋之詞。以上種種傳聞，雖都表示初世紀信衆的思想信念，不能據爲史實；但其所以有此流傳，自皆有史實爲背景，爲根據，並非全屬子虛。而其最大最要的史實，即是使徒們對於耶穌同在的感悟與經驗。讀經典者，若有分判的眼光，虔誠的心志，精細玩索，揆其情，度其理，入其境，識其心，自當瞭然；若固執成見，那末是非兩途，就難確得正解了。

使徒時代的教會確信耶穌復活之後，無幾何時便即升天。馬可不記耶穌升天的地點。約翰不載耶穌升天的事。馬太則以加利利的山上爲耶穌升天之處；路加則以伯大尼對面橄欖山上爲耶穌升天之處。在耶穌升天之前，使徒們從他領受宣傳福音於普天下的使命。

耶穌的一生，在我們面前，真如在地上的河嶽，在天的日星。他是木匠的兒子，窮苦的工人；他是罪人的朋友，漁父稅吏的師傅，妓女，強盜，地棍，流氓，與夫一切自知軟弱的

人的救主；他是二千年來信衆們所依賴的生命。論思想學術，他沒有受過教育，沒有從過名師，而所得的理想，屬全貫徹，高潔涵深，非但是當代的人所不能企及，即現代的人亦不能不嘆賞忻服，讚爲得未曾有。論行爲，則愛人愛澈，言行一致，將世人不能實行的理想，作實際表顯的生命。在於他，理想卽是行爲；因此，他不能不在此不可能，無遠想，無信仰的世界，爲實現理想而舍棄生命。在於他，生活是大解放，大自由，不爲規條禮傳所束縛，而中節無違，因爲他所對向的是超乎禮法的高標，是上帝的旨意。論宗教，他獨見上帝，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兒子，因此人人都有爲上帝之子的權利。他以宇宙中至善之心爲心；以上帝爲天父，以世人爲弟兄姊妹，以世界爲家庭，以純愛爲無盡藏的威權。一朵百合花勝於所羅門的榮華，兩個小銅子，勝於大富翁的金銀。不以物量人，不以位量人。人卽是人，有至高無上的價值；所以一杯清水，解弟兄之枯渴，卽是服事上帝。所以一事之微，使一小弟兄，失足泥塗，不如自挫磨石，沉於汪洋的深淵。一言一行，莫非華美；一動一靜，莫非宗教；不待巍峨的神殿，繁縟的儀式，複雜的組織，悠久的遺傳，高深不切事實的神學，陳腐不合真理的教條，然後乃能爲上帝的子女。宗教在近，不在遠；在誠，不在形。人而愛人，則一笑一顰，一歌一哭，俱是上帝的臨在。人而無愛，則鐘鼓笙琴，

等於殺伐的鼓擊。而感化之力，不在蠻橫的宣說，不在強加的言詞，而在真摯快樂，自然融和的友誼，而在如光如鹽如山城的生命。生命在自由；生自取之，死亦自取之。死中有生，十字架變了無上偉大的光華。耶穌不要自異於常人；他所有的，他深願人人俱有；他所成的，他深願人人都成。而後世之人，敬尊他爲教主，爲上帝。世界不有上帝則已矣；若有上帝，應不能不如耶穌。世界上既有耶穌，世界上即不能沒有上帝。約翰福音的著者說，『從來沒有人看見上帝，祇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在耶穌的生命中，腐朽化爲神奇，神明入於此時此地，一剎那的人生，轉爲活動流行，入時地，超時地的永生。至於社會國家方面，則耶穌乃是世上最愛國的偉人。本書所論，已至詳明，無庸增益。他深得猶太文化的精髓，獨任以色列民族的使命；明知他的救國方法，與世齟齬，却仍百折不回，堅持至死。猶太雖亡，心竟不亡；現在世界上最急需的勢力，依然是他所保全的那個猶太國的國魂。他的精神，現在仍被人拒絕，也仍被人接受。人的眼睛今日不能看見他，而人的心靈中，今日依舊有他的存在。與他交通，則經驗到人格的建立，生意活潑的力量。信他的人，在心中，在團契中，在不可見而存，不可能而成的運行中，得他同在的證據。耶穌啊，你不用我們尊你爲上帝，除了你，我們即不能知道宇宙的創化

與維繫者爲上帝。我們不肯，常須學你；有你，我們有生命；沒有你，我們竟如迷失的亡羊。願你與我們同在罷，導師啊，朋友啊！我們願與十二世紀的聖伯納同唱思慕之歌，貢獻我們誠敬的愛戴：

耶穌，我每默默念你，

便覺心境怡然，

接你音容當更歡喜，

就你更得平安。

耶穌聖名無限馨香，

妙不可以言傳，

祇有天上聖樂悠颺，

髣髴堪獻讚嘆。

懺悔之心因主有望，

謙心因主歡愉，

扶持顛撲，引導徬徨

主恩純美豐腴。

耶穌之愛筆舌難宣，

粹美使我驚異，

祇有親嘗生命泉源，

始能解悟真意。

耶穌，惟你是我所樂，

是我錦標高懸，

耶穌，惟你我所歸託，

是我榮譽無邊。

跋詞滿江紅

萬里高雲衝飛處心生羽翼隨脚王興仰
觀神子敢排閭闔三兩年中凌絕頂二千載
後留消息問從來那個帝王頭纏紉束

惟仁至愛能敵惟義盡忠烈新

盟酌極金鼎之血衛國纔遭釘與架

憂時始踞蛇和蝎料今朝他若到人間

應悲切

